



炎黄春秋

1992年第6期·总第9期

# 邓小平与华北大演习

## 杨尚昆苦寻当年小“看守”



# 中国歌坛第一 讼案全景曝光



# 情海冤魂长恨歌



■特稿/朱德之德/肖克 16

■英杰谱

# 邓小平与 华北军事大演习

/张卫明 2

杨尚昆苦寻当年小“看守”/张卫明 18

■预星篇

## 周恩来逝世前的 一段秘闻

/陈宝国 20

## 邓颖超身后事 内情写真

魏群 诸葛 23



## ■人海浪 “毛泽东”奇人奇事奇遇录

/郭向星 38

■时代风/“红色大亨”和他的东方魔水/胡少安 28

羊城时髦“洋打工仔”/叶晓 34

■法纪苑

## 中国歌坛第一诉讼案 全景曝光

田浩 62



原告

李谷一：用法律来裁决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人海浪/毛泽东的孙子访延安/石玉山 章庭杰 44  
 珠海有条“西北汉”/白描 47

画家赢台京开剪影/李南友 86

同根结

大陆有一群台湾郎 闫昆 56

古今谈/轩辕黄帝族“进军”美洲/王大友 宋宝忠 54

从盗墓工具到考古利器/王兆麟 55

访谈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王恂 郑晋 27

赤子心/地盘工到亿万富翁/郭金荣 79

春秋笔/红军向粤军借道长征内幕/刘子民 51

## 文革前夕发生在中南海的“反革命案”

卢·弘 72

同根结/“亚洲小姐”王玮/叶雷 60

古镜台

慈禧西逃记 张宝瑞 88

情海冤魂长恨歌/胡戟 82

文荟园/五帝古陵今何在/陈百美 85

梁实秋四字论鲁迅/融 33

70 春秋笔墨情/蔡志翔 95

编读窗/致《炎黄春秋》编者/温济泽 96

顾问:

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其庸 张 饒  
 张国琦 李学勤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丁洪章

宋文茂

总编辑:洪 炉

总经理:徐 孔

本期执行副总编辑:杜卫东

美术设计:方达

社 址:北京市文津街7号

邮 码:100802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委托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国内统一刊号:CN-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003-1170

炎 黄  
 春 秋



# 邓小平与华北



**华**北大演习之重要：不亚于一次方面军规模的战役。从更大背景看，它可以与当时中国所经历的农村大变革相提并论。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防战线加速现代化伟大进军战略起点的，是毛泽东之后人民军队贯彻新的战略方针的成功实践。

## 1、 新任军委主席的第一个重大军事决策

院门准时敞开，挂着“辰5”字号车牌的两辆黑色高级轿车正好驶到，一先一后滑入院子。

这是1981年3月10日上午。

车上下来的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张震。礼貌有素的工作人员迎住两位将军，说：“首长在等。”便前行引路。杨得志迅速瞥一眼院落，迎春花和桃花欲开未开，枝上交凝着冬的冷峻和春的含蓄。要是换个处所，这位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老将军会当院喊主人：“我老杨来了。”但在邓小平处不行。毛、刘、周、朱、陈、林、邓，当年邓小平在新中国领导人中位列第七。别说大将上将，即使十大元帅，能排在他前面的，也仅止两三人。

谈话预定内容：总长向中央军委主席汇报北京军区组织战役演习的方案与军委办公会议意见。在这以前，张震副总长已于3月6日呈上请示信。邓小平这么快召见，看来拍板的时间已经到了。

想到拍板，杨得志不由忆起两年前武汉事。他收到急电，立即赴京。那时，他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决定，杨得志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即刻飞赴前线，接手对越反击作战部署与指挥。

杨得志成马生涯的前半生不去说了。这后半生，他职务一步步南迁。继彭德怀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回国任济

# 军事大演习。

张卫明



南军区司令员；1974年初，被毛泽东主席召到北京，唱过《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毛主席宣布八大司令员对调，杨得志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二十多年，从冰天雪地的朝鲜经黄河，经长江，一直迁任到亚热带山岳丛林的南国边陲，横贯了整个中国。这一次是由他执掌从几个大军区调集的数十万大军，在全世界瞩目下去同当年作战经验丰富的地区小霸较量。在昆明军区完成作战任务之后，杨得志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其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过两年，军队也经历着艰难的工作重心转移。新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策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激扬军威，全面检验和提高军政素质，组织此次国外罕见国内空前的、方面军规模的战役实兵大演习。

杨得志敬礼。邓小平伸出手，杨得志握过，侧开身让给张震。接着各自落座。开门见山，话题直接进入演习事项。见邓小平就这么简单，不必多问候，他也不会同你拉家常，约什么事就谈什么事，一二三四，谈完就完。他征求你意见，你抓紧扼要说。他拍了板，你不要再多罗嗦一句，否则必碰钉子无疑。作为兵员人数居世界军队之首的中国军事统帅，他说一不二。而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前，他也威重令行。

杨得志说：“我们简要地把演习的方案向您汇报一下。”

张震送上演习的立案企图。

邓小平说：“这个图我看过了。”

这显然是说，整个情况我已经知道了。既然如此，杨得志当即大幅度压缩汇报内容，只用几分钟时间，就预想的三个方案作简要说明，然后干脆利落地结束汇报。

邓小平用人们在电视屏幕中很熟悉的坐姿倾听汇报。他77岁高龄，耳聪目明，没戴助听器 and 眼镜，也不须对方说话加大音量。张震的请示信置于案头。邓小平赞同毛泽东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世界大战的爆发可能性他有新的看法。对国际形势的这种估计，使得我们党和国家得以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他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到：“中国对战争的看法与过去没有什么不同，还是那三条：一、战争的危险始终严重存在；二、经过努力，主要是建立国际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战争是可以延缓的，可以争取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三、尽管我们判断可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但对战争不能不有所准备。”

两年前开始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由原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签署命令，但真正的拍板人是邓小平。那一次拍板真可以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愈演愈烈的中越边境冲突和越侵柬战争，使中越关系急转直下，而中苏关系尚未解冻。象是对中国的严正警告，苏联同越南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尽管如此，邓小平在亲自访美之后，义无反顾地决策了一场短促突击式的反击战。但是，这次演习的拍板并不比上一次轻松。军队领导层有着方案之争。而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和推动全党实现战略重心的转移，也无异于一场艰苦的战争。邓小平在经济战线

和军事战线两面作战，承受的压力非常人所能体验。焦点在于演习要花钱，经济建设更要花钱。军费减了又减，“军队要忍耐”竟成为建军口号。邓小平明白，这是权宜之计，是闯难关之必须。但准备打仗不能靠忍耐，忍耐出不了战斗力。使和平时军队保持战争活力，在无仗可打的情况下，只能靠演习。

邓小平拍板了。

## 2、“渤海2”事故的结论激怒了将军们

3月12日。三座门第一会议室。门前，轿车如林，冠盖如云。总长杨得志、国防部长耿飚、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各军兵种负责同志到会。张震传达邓小平的批示和关于演习问题的指示。杨得志讲话，表明对邓小平批示的态度，并宣布演习代号。

对这一刻，秦基伟等了大半年。

1980年初秋，秦基伟赴中原参观兄弟军区演习。演习在野战条件下进行，参观者住农村民房是题中之义。接待工作不很严密，秦基伟的原话是：“蚊子满把抓。”尽管情绪上打了些折扣，成功的演习仍鼓舞了秦基伟。归途路过保定，他问军区作战部副部长侯希铎：“我们就不能搞个大些的演习？”秦基伟的设问已有背景。

1980年底，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下达指示，正式委托北京军区于1981年秋季组织实兵演习。

1981年1月14日，副总长张震、总长助理韩怀智及总参军训部有关人员到北京军区，了解大体设想，共同研究有关问题。

2月5日，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秦基伟登门拜年，向邓小平交上一份厚礼：演习方案设想。

2月25日上午，三座门第一会议室，军委及总参领导同志听取北京军区正式汇报。

3月10日上午，见邓小平前，杨得志再一次打电话给秦基伟，就演习方案作最后推敲。因此，秦基伟对邓小平的决策和演习任务的最终赋予，毫不意外但觉责任沉重。这体现在6天后。3月18日，北京军区召开工作会议，杨得志总长和杨勇副总长到会并讲话。杨得志在讲话中提到“渤海2号”事故，要求总结教训改变对军队指挥打仗的简单化看法，鼓励大家认真贯彻邓主席指示，创造一流成绩，用实际行动改善“观瞻”。秦基伟司令员紧挨杨得志坐着，由衷地感激总部领导对北京军区工作的指导和关心。

然而在3月12日的三座门第一会议室，慷慨激昂的发言主角却不是秦基伟。

邓小平的批示和关于演习问题的重要指示由张震副总长传达后，杨得志表态，要认真贯彻邓主席指示，以最大决心组织好演习。军委、总部和各军兵种领导同志热烈发言，说邓主席给了军队最大信任，最大支持，军队要创造出最好成绩。还

没演习，气先打足了。

财政部拨款的数字让杨得志如释重负，虽明显不够，但来之不易，这是国防费之外的特批专款，如果不是小平同志决心大，他这个总长是弄不来这笔钱的。

有位老将军说：“搞演习花钱多，我们可要准备挨骂哟。”花钱挨骂倒也罢了，不花钱也照样挨数落，这口气老将军们怎么也难咽下去。军队可以忍耐，国家安全能忍耐吗？高级将领们七嘴八舌，武装力量的地位、形象，被和平岁月侵蚀得堪回首。林彪、四人帮的老帐倒也罢了，公众舆论还在往伤口上撒盐：

将军们指的是“渤2”事故。

就在头一年，石油战线发生了一桩惨祸。“渤海2号”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在大风浪中倾覆，72人死亡，直接损失数千万元。一时全国震惊，舆论大哗。这起重大行政责任事故，导致直接责任人入狱，负有领导责任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石油部长宋振明，受到严肃的纪律处分。

这件事与军队毫无组织与责任的关系。但总结的一条重要教训却攀上了军队，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见诸报端。报称，教训之一，就是某些领导者仍用战争年代军队指挥打仗的那一套指导经济建设。一句话，蛮干。

说者无恶意，绝大多数中国人也很不在意这句话，但是，确实严重伤害了中国军人的职业自尊，伤害了武装力量的形象。军界涌起轩然大波。

怎么可以拿军队形象为这件事垫背？！军队指挥打仗的那一套就那么简单随意、一文不值吗？！共和国的一切，就是靠这一套打出来的。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军事，毛泽东本人就是指挥艺术高超的战略家、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和他以三大战役为巅峰的战争指导实践，在军事科学和战争史上都是醒目的得意之笔。在军人看来，“渤2”事故恰恰违背了军队指挥打仗的科学统筹与严格组织，以及对天时、地利的详尽掌握和相应对策。严格地说，战争指导与经济建设指导是科学的两条战线，两者的高层次相通是艺术。

军队若是就此麻木不仁和毫无反应，那将比受到伤害本身更可怕千百倍。因此，华北大演习任务下达后，军人的强烈决心和高昂士气中，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带有雪耻、争气的哀兵色彩。

由此，总部、有关军兵种和北京军区的首长和机关，进入异常紧张严肃的工作状态。军事首长、作战、机要和通信部门工作量的繁剧更是超乎寻常。北京军区、空军所属许多部队继续开始高标准大强度的训练。各级的会议、文电突然激增。保密制度相当严格。随即，各部队停止休假，探亲、外出人员奉召火速返营。有些跨战略区调动的部队还控制了私人通信。多数部队的指战员经允许发了一封信，口径如队列般整齐划一。

亲属被告知，部队将执行任务，不要再向营房发信。至于是什么任务，在什么地点，只字未露。实际上，许多基层指挥员也确难对演习任务全貌作出描绘。军人亲属饱经忧患的心再度怦然。南疆？北疆？还是其他边境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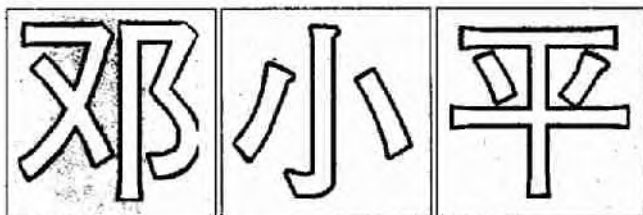
### 3、一号会议秘密召开

京西宾馆。

1980年的某天，全军一大批中高级军官如期报到。按照保密惯例，会议规定了代号。这里所述的一号会议，是笔者为代号所拟就的代号，以区别于出于同样考虑将在后面出现的二号会议。

尽管事先打过招呼，当与会者从贴着个人姓名标签的房间步入会议室时，一号会议的议题还是令他们紧张与陌生。论战略方针，与会者人人都能讲一通，陌生的讨论。自建国以来，尤其是毛泽东的威望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

时，对战略方针从来只说学习、领会和贯彻，学习领会的过程当然要讨论，但那是学习的



### 与华北军事大演习



深入，是不折不扣的消化，是无条件执行的前提。孤立地提讨论，含义就不同了。政治性很强的中国军人习惯于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更何况，既定的中央军委战略方针是毛泽东亲自确立的，这一战略方针熏陶了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的全体学员，参加一号会议的这些要员也概莫能外。为了好记，那个时代将其概括为“二十一字方针”，连刚入伍的新兵也能熟极而流：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打人民战争，打运动战，打歼灭战。

积22年武装斗争之经验，并在十余年和平时期巩固国防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这一战略方针，已然具有系统理论化和高度经典化的神圣性。如果说已经开始了一年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使京西宾馆的与会者们能够拂去伟人头顶的光轮，并认为对毛泽东的一些观点应该重新审视和加以修改，那也至多限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原则及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则是经过战争实践检验的，是完美无缺和无可非议的。

一号会议的指导思想恰恰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科学地分析原战略方针的缺陷，并给予新的发展和完善。诱敌深入这一原则将被放弃。

这引起了巨大震动。

事后可以说，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徐向前、粟裕等，以实事求是的战略洞察力和理论勇气，领导全军完成了一次军事战线极为艰巨的拨乱反正，开创了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崭新局面。继一号会议取得成果之后，于次年召开了二号会议，并采取理论和实践、课堂和现场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实施了震惊中外的华北军事演习。这便是华北大演习的简略由来。它与党中央、中央军委拨乱反正的巨大努力密不可分；它与体现这种努力的一号会议、二号会议密不可分；甚至大演习与二号会议使用了同一代号。

## 4、粟裕大将的边境之行

战争年代，连续多年的“剿共”作战，使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们“剿”出一句名言：中国有三个半参谋长。

三个：刘伯承、林彪、粟裕。

半个者：小诸葛白崇禧。

毛泽东器重粟裕。抗美援朝战争之初，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第一人选，即粟裕。粟裕由副总长而总长，执掌总参谋部。不久受到不公正待遇，改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文化大

革命”初期被迫离开军队。周恩来全力保护粟裕，安排他到国务院主持交通工作。周恩来说：“你现在已回不了部队，就在我身边，在国务院做点工作吧。”

粟裕万分感念好总理的一片苦心，可是，国家利益在上，个人安危实在不足道。于是说：“我打了一辈子的仗，不会做地方工作。”

周恩来说：“不会做，可以学嘛。”其实精细过人的周恩来岂能听不出弦外之音，但周恩来的用意既是用人，更是藏人。

粟裕对可亲可敬的总理，无保留地敞开心扉：“请求总理替我向毛主席报告，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上前线！”

“那当然。”周恩来一口应允，这正是他隐隐焦虑的大事。中苏交恶，边境紧张局势升级为多起军事冲突。珍宝岛的胜利为浓烈的政治情绪火上浇油，但周恩来知道这不是真正的较量。

果然，不到半年，周恩来为粟裕安排了沿我国北部边疆的视察工作。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与粟裕此时都没有军职，而部分军权在握的林彪如日中天，周恩来此举显然担了某种风险。更意味深长的是，毛泽东把诱敌深入作为战略方针的核心，周恩来让粟裕视察的地方却不是诱敌深入的预设战场，这件事又必须经毛泽东批准才能成行，一向谨慎缜密的周恩来当时是何考虑，已不得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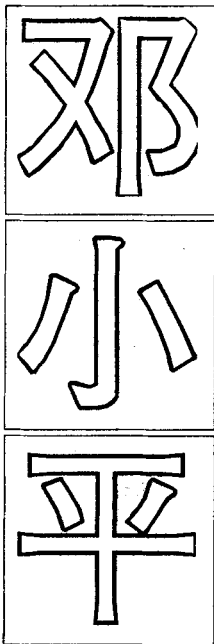
五千余公里的长途视察自1970年4月开始。北疆之春，冰雪未消，肩负着周恩来总理的重托，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乘吉普车登程。看地形是粟裕的职业嗜好，坐吉普车看地形更是他的职业习惯。北京212吉普车底盘高，越野能力强，小沟小坎一跳而过，河床山坡也敢闯行，脱离公路后仍有一定的自由度。他登上一处守备阵地的制高点，捧着地图与现地对照，边听有关人员讲解边思索，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从制高点下来，粟裕又提出要到对面的制高点去参观。这是要从进攻者的角度观察我守备阵地，仅此一点，就给指战员上了一课。

边防部队指战员中敢言者大有人在，他们就防御方针和战斗结局作出悲观的估计。粟裕的心被重重牵痛了，这与他的某种担心相印合。

周恩来疲惫而忧郁的目光久久停在粟裕脸上，听大将把情况和看法说完，仍陷在沉思中。这时候，粟裕倒希望总理反驳自己，并摆出令人宽慰的分析来。然而总理的表态一字一顿：

“我同意你的观点。”

粟裕以老战士的耿耿忠心，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写出书面汇报交了上去，同时也就把命运交了出去。有的同志提醒他，



### 与华北军事大演习



该项边防建设是经毛主席批准的。粟裕说，作为一个老兵，对国家安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看到问题不说，就是犯罪；不能因为主席批了就不如实反映情况，虽是主席批的，也要看报告情况时是怎样报告的。

粟裕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幸运的是，毛泽东对这位小个子同乡的谏言颇为宽容。粟裕又陆续送上了关于加强歼击机部队建设、夺取未来战争局部制空权和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指导问题等一批报告。

和平是政治家的舞台，军事家的雅座。

军事战略的严重缺陷，为政治、外交战略的成功所暂时遮掩。粟裕的卓越见解因无从检验而被搁置。

一吐为快的日子终于来了。

1979年1月11日，中央军委常委粟裕走上军事学院的讲坛，刚说了句“同志们”，便从高级系毕业班全体学员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个讲坛发出的声音，中央军委能听到，全军能听到。粟裕大将作了题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重要报告。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之后各大军事单位的邀请排满了粟裕的日程，一传十，十传百，中央党校也找上门来。《解放军报》将他的报告作了选载。这件事激活了中国的军事学术研究气氛，更直接推进了军队领导人和首脑机构对战略方针的积极反思，也为一年后的二一会议作了理论奠基。

## 5、理论阵痛。并非简单回归

京西宾馆的震动，比预料的大得多。

一号会议规定不准会客，控制外出。其实，与会者哪有心思旁顾其他？会议室、宿舍，激烈争论的各方引经据典，纵论战史，直争得不可开交。上下级的概念模糊了，兄弟单位的面子不顾了，只要主义真。有的讨论组分成两个阵线，有的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条阵线。一位将军哈哈笑着回忆：“那个争呀，就差武斗了。”因讨论而误了开饭的事屡见不鲜，到了饭桌上也时不时冒出一番争论。

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究竟怎么了？

焦点在“诱敌深入”。

统一认识，最高层易，中高层难。

“诱敌深入”何以如此值得留恋？

不言而喻，在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的天才创造和成功运用；在于毛泽东对已有经验的固守和偏爱；在于一些人不当的宣传，并把历史上的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界限和焦点套移到今天；在于对现代战争特点和敌情我情的隔膜；在于对军事辩证法的偏离和迷盲。

“诱敌深入”铭刻的历史荣耀和军事自豪对于老师老总们又何尝不是息息相关的呢？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胜败的经验教训，哪个不是刻骨铭心呢？

但是，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变化，今天的战争同昨天的战争截然不同。“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毛泽东本人讲了一辈子辩证法，晚年又不幸在一些问题上违反了辩证法。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就在一个字——变。

未来战争的对象在变，武器装备和战争方式在变，变得令人瞠目结舌。

战争一旦爆发，敌人使用强大兵力实施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的突击，进攻的战略目标绝不会是边远荒凉之地，我之战略要点，即敌之战略目标。诱也好，不诱也好，敌总要设法侵入我腹地，打击或夺占我政治经济中心，而我们的政治经济中心恰恰比较靠前。敌重兵集团不付出惨重代价，在战争初期就被诱进来，其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主要的作战方式不是运动战，不是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不是战略上的诱敌深入，而是以阵地战为主，以坚守防御为主，不放过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和外歼战。坚守防御，主要是依托纵深配置的既设阵地，坚决抗击敌人战争初期的突击，以空间争取时间，完成战争初期的作战任务。战争初期任务很多，共同的是制止敌人长驱直入，争取到足够时间，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全民动员，扩充部队，军队初期扩编，人口疏散，工厂搬迁），掩护我军主力战略展开。作战中，不排除战役和战术的诱敌深入，而作为战略方针，则必须放在诱





## 6、“韩信用兵，多多益善” 之于秦基伟

秦基伟司令员放下电话，在阔大的办公室内走动了几步，不由停在窗前。杨得志总长和张震副总长去向军委主席邓小平汇报，路不远，车子一会儿就能到。结果会怎么样，秦基伟猜不准，但自己的意见是带上去。

电话里杨总长说，他和张副总长马上要到邓主席那里去，问秦基伟对演习方案还有什么想法。

秦基伟不假思索地答：“我还认为按第一方案好。”

杨总长表示，将把这个意见转达给邓小平主席。

窗外的冲天杨桂满毛串，初春的3月10日上午风和日丽。秦基伟很敬重杨总长，也很赞赏杨总长居功不傲，广开言路的胸怀和民主作风。57个上将中，有三陈三杨之说。另二杨，杨成武和杨勇，说来也巧，都先后在北京军区任过司令员之职。与杨得志也有缘份。文革前秦基伟曾任昆明军区司令

敌深入。

经过比较和鉴别，中央军委新战略方针得到一致拥护。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新贡献。

一号会议后，中央军委确定于1981年召开二号会议，会议主题是研究战略方针的具体化。名为会议，实为全军高级将领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战役集训。战役集训不是纸上谈兵，它要以相应的实践为参照系，据此一次实兵军事演习的任务提了出来。与战略方针的历史性变动同步，统帅部最高领导人员也发生历史性变动。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数百万大军拱卫国家安全的全责落在他的肩上。

建军史上最大规模的此次演习，首先是最高统帅部就应付未来反侵略战争这一重大课题，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出的一份战略答卷；其次是各大战略区的方面军指挥官，针对现代战争特点和立足部队现有装备，在华北地形上所作的战争初期防御作战的战役指挥汇报；再次是方面军编成内诸军种合成作战的严密协同与立体展示。

一位驻外武官告诉笔者，我驻法大使馆在电影招待会上放映华北演习影片时，应邀观看的各国武官反应强烈，有的提出要再看几遍，武器装备对他们不会有新鲜触动，他们的职业兴趣在画面深处。

在这里，从中央军委主席到士兵都是受考者。

考官有四个：

假敌。共和国。人民。历史。



### 与华北军事大演习

员，而这一职务前年是由杨得志赴滇担任的。老上将与老中将在他心目中是有严格界限的！见了杨得志他是要先敬礼的，杨得志那次是临战受命，在全世界注目下组织对越反击作战，杨得志负责的西线（即云南方向）打得好，伤亡小，一年后调回北京，从邓小平手中接过总参谋长要职，正好赶上筹备和组织一号会议，接着是目前着手的二号会议和演习的筹划。杨总长为人谦和，虽功高位尊，遇事还要与各方面反复协商，包括对下级的意见也很看重。正因为如此，秦基伟才更加敢说敢言，敢于坚持自己的想法。

说起来，秦基伟形成自己的想法，也不是一天半天了。自1977年—1980年，北京军区连续四年组织了四次集团军规模的战役集训，再早几年，还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打秦群坦克演习，这期间发生了三件事情，也都把秦基伟的想法向一个方向强化。

第一件事情，传达了几位老帅的指示，战略方针和战略方针具体化的问题，是军队的头等大事。位置摆得如此之高，作为华北战区最高军事指挥官，秦基伟确实感到老帅们站得高，看得远，讲得重，抓得狠。

第二件事情，1980年秋季，秦基伟参加总部在中原某地

组织的夜间训练现场会。会上有熟人说，你们北京军区那么多部队，就不能组织一个象样的演习？秦基伟的心被重重锥了一下。当时他没说什么，但北京军区的战略地位和作战任务，逼着他必须有所触动。归途路过保定，秦基伟对军区作战部副部长侯希铎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搞一个演习？”这话有自问意味，侯希铎没贸然插话。果然秦基伟自答：“我们也要组织。”有了这句话，侯希铎烧了把火：“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有几次战役集训的经验，和这几年对防御作战的研究基础。”说到理论材料，秦基伟问：“咱们能写吗？”侯希铎有把握地说：“能，有几个人。”秦基伟初步有了底数。原来，上面已打过招呼，秦基伟这番问话是有背景的。

第三件事情，1980年年底，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下达（1980）参联字6号文件《关于1981年加强军事训练的指示》，正式委托北京军区于1981年秋季组织实兵演习，同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无异于双喜临门。

秦基伟的想法是，演就大一点儿，不要小里小气。他的主要军事副手马卫华副司令员和周衣冰参谋长都支持这一想法。演习方案的草拟和现场初步勘察都体现这个主导思想。

1981年1月14日，副总长张震，总长助理韩怀智及总参军训部有关人员到北京军区，了解大体设想，共同研究有关问题。

2月25日上午，在三座门第一会议室，军委、总参领导同志听取北京军区的正式汇报。到会的有国防部长耿飚，总长杨得志，副总长杨勇、张震，军委常委韩先楚。秦基伟、马卫华和周衣冰提前几分钟到达。

这是一个明显的阵容变化。在世的元帅和老将年事已高，上将和中将开始唱重场戏。

北京军区的汇报详尽而不拖沓。一听就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的胃口，规模大，兵力多，气魄很令人振奋。其规模大到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创纪录的程度，即令在国外也是罕见的。

但是经费从哪来？军费压缩到仅180多亿，许多部队不得不用装备去承包工程，跑运输，这实际是用装备费去换另一笔经费，无异于拆了东墙补西墙。总参谋部为演习预算的经费，充其量竟然只是后来空军司令员张廷发一开口所报款项的十六分之一！出于其他方面考虑，总参谋部倾向于搞小些。

杨勇先发言。这位上将资深望重，在北京军区任司令员多年。他说，我看规模稍小点为宜，集团军规模，人数是北京军区报的一半，少花点钱，演习内容不变，少花钱同样能办事，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他的意见得到其他领导同志的同意。

秦基伟重申搞大规模演习的意义和理由，建议采用北京军区的方案，并说，北京军区不发演习财，花多少报多少，实报实销；你们要没钱，我们出也可以。

此言颇有些份量。秦基伟说的是真心话。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家子，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谁掏腰包何必分得那么清楚。话是这么说，换个角度分析，也不能说一点儿没有“将军”的意思。可不是嘛，总部委托的演习，经费倒让军区出了大头儿，就象我请客，你掏钱，总有些说不过去。要是换个小子辈，杨勇嘴上不说心里也要嘀咕你算老几。但对秦基伟他还是买帐的。

如此一来，形成了相持局面。

双方预计都是这个结果。总参是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另提方案居于有利地位。而北京军区，与上级机关打个平手也可满意。散会时敬礼握手，方案之争开了场。

## 7、外交问号使杨得志三思而言

平年二月短，转眼就是三月初。

总参谋部出手不凡，一下子提出两个方案。连同北京军区的方案，共是三个。

3月6日，张震代表总参几位领导同志，就组织实兵演习的总体设想和具体方案，给邓小平写了请示信。信中按各方案分别汇报了拟调动军兵种部队的具体数字和总数，提出按照小平同志指示过的，拟编成集团军进行合练。同时列举了我军另几次较大规模的演习，指出：“这是我军历史上实兵演习规模最大的一次。”

北京军区热情十足地准备好演习一番。听说报了三个方案，机关的个别同志有些沉不住气，认为军区的方案要搁浅。军区的方案是搞方面军（即大军区）规模的，总参在维持集团军规模原议的前提下，又拿出个师规模的方案。出现三个方案后，情况明显地不利于北京军区。从感情上讲，上面总不便把总参的两个方案都否掉；从中标概率上讲，北京军区只占33.3%，而总参是66.6%；从传统文化上讲，中国人信奉中庸，三个方案取中的可能性最大，总参最初的方案恰恰居中。

其实这是多虑。

杨得志的态度很明朗，他何尝不愿意部队多搞演习、搞大演习呢。看看美军“秋季狩猎”演习的录相资料吧，摔了14架战斗机，片子上美滋滋地当成绩宣扬，不就是有钱有物吗。单就总部机关本身选择，杨得志赞同集团军规模的方案，这一点他光明正大地表态。但作为中央军委的军事部门和办事机构，他自觉地把几个方案摆平，并提出把北京军区的方案作为第一方案，提供给军委主席作第一选择。也确实有人提出师规模的意见，杨得志不能因为自己兴趣不大而压住不提。把各方面的意见如实地归纳上报，不仅高度负责地为中央军委主席充分提供比较鉴别的选择可能，也应该这样摆正本部门和个人位置。

邓小平处回话，请杨总长、张副总长于3月10日上午到小平同志处面议。显见军委主席决心已定。如何定的，杨得志

无从揣度。他只有两点想法，第一，见到邓主席，要作进一步的汇报；第二，坚决按邓主席的批示办。杨得志没想到的是，邓小平的思考既关乎演习又高于演习，远远超越了方案范围。

3月10日上午，车子驶向邓小平住处的路上，杨得志最后清理了一下思路。

经费考虑是一方面喽，另一方面，他在考虑外交。周边国家的反应不能不想到，首当其冲的是苏联。他要还是当司令员，也就不会把这层想得这么多，看得这么重。在南线打仗，自己搞的也是多多益善嘛，手头掌握了许多部队，胃口不比秦基伟小。要让自己当北京军区司令员，演习方案肯定和秦基伟如出一辙。当总长可不同，上下左右都要关照到。常常有这样的事，军队的事，尤其是边防部队的事，很容易涉及外交问题。外交部一个电话，总参就要紧忙乎一阵，查明情况，及时处理，下面想不通也要先执行，原则是军事服从政治，服从外交。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前，杨得志赴任前在北京听取了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尤其对苏联反应的分析，受到很大教育。同样，演习规模一搞大，军队工作肯定是受益的，外交上会不会出什么麻烦，给国家造成某种不利？多年的经验告诉杨得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宁可把困难估计得多一些，情况想得复杂一些。想到了不被采纳也是尽了责任，如果根本没有想到，即使不出事也是失职。

车减速，邓小平住处大门已开。

大潮乍起。“时间就是金钱”响彻全国，秦基伟仍然信奉这个口号的原版：时间就是军队。

按秦基伟的时间估算，杨总长的电话该来了。看这样子，汇报和指示的时间都不短。

有一点秦基伟敢拍胸脯，在邓主席那里，师规模的演习方案根本不会予以考虑，因为邓主席已明确指示，编成集团军进行合练。几年后，邓小平宣布裁军一百万，军队实行十一大军区裁并为七大军区、组建集团军等一系列精简整编措施。秦基伟预见不到这么具体，但从邓主席的讲话中能窥到端倪，至少要在演习中进行集团军编制、战斗力的综合论证和实验。这也是加大演习负荷，追求最大的军事效益。正是把这一思想作为依据之一，北京军区连续四次战役集训都是按集团军规模组织实施的，当然这与同等规模的实兵演习不能相提并论。

邓小平的门槛，对秦基伟不是铁壁。

这年2月5日，辛酉年春节，秦基伟迈过这道门槛。新任中央军委主席，得到兵员居全军之冠的首都军区的最好礼物——演习方案。大年初一送文件，谈工作，算不算失礼，秦基伟顾不得这许多了。当然吉利话也要说，高高兴兴就把正事办了，话点到为止，说完告辞。要指望马上阅读和回话，那就没趣了。

演习方案，秦基伟是按方面军规模报的。不敢说会对邓主席有多大影响力，但自认为主要理由是站得住脚的。其一、二

号会议要研究战争初期战略方针具体化、探讨方面军防御作战，只有组织方面军规模的演习，才能将会议与演习从内容上统一起来。其二，不能怕花钱，浪费不浪费的主要标准在演习内容和质量。若能针对国防建设之急需，高层次大课题地解决问题，多花些钱也值得，否则零敲碎打更费钱。其三，北京军区在四次集团军规模战役集训的基础上升格为方面军实兵演习，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有能力有条件把大演习搞好。

退一步说，按预算的钱，搞集团军规模演习也远远不够。杨总长也难呀，这个家不好当。撇开别的考虑，如果有钱，总部和北京军区哪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国家固然穷，但有没有钱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军队有没有地位的大问题，是国家安全有没有位置的大问题。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在这上面抠钱，一得千失。

## 8、大战略——军委主席与总长对话录

邓小平磕磕烟灰，调整了一下坐姿，目光从张震脸上转向杨得志。这是听取详细汇报的准备姿式。工作人员为来客送上茶杯，悄无声息退下。有专人记录。

杨得志身体微前倾，汇报说：

“演习拟了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按北京军区汇报的××万人的方案；第二方案，压缩到×万人左右；第三方案，只搞图上作业。这三个方案考虑的根据，主要是调整时期要动用这样多的部队，动用这样多的钱，比较困难。在来之前，军委办公会议也研究了一下，有的同志说，按第一方案演习花钱太多；政治上对苏联有没有影响？所得的效果又如何？还有的同志说，只动用××军加上一点训练保障，部队不做大的调动，可以节约一些。办公会议其他同志也认为规模小一点好，节约一点好。”

邓小平轻微颌首，吸了口烟。

杨得志接着说：

“今天上午我又同秦基伟同志电话商量过，他还认为按第一方案好。我们考虑第一方案主要是花钱多些。”

邓小平含蓄地说：

“我曾经听到过他讲过演习的设想，没有讲要花多少钱。”

杨得志两手交握，身体前倾，说：

“到底怎么确定好，请邓主席指示。”

张震对第一方案作了一些补充说明。他表述得简洁清晰。杨得志均已说清，不再补充。两人静静望定军委主席，请他定夺。

邓小平一步到位：

“由于演习，在政治上会不会引起苏联有什么反应，不要考虑。这与海军编队在海上演习不同；海上演习可能引起人家猜想，我们只是在陆地上搞演习，与海上演习就不一样了。苏

联也搞嘛！苏每年要搞多少次，规模也不少，也没有政治上的反应。我们过去也搞过嘛！”

杨得志、张震很专注地听着，并不碰茶杯。77岁高龄的邓小平说话缓慢，但很有力度，左手夹着烟，右手时而有个强调动作。思路惊人的敏锐，一句话一层意思，环环相扣。谈完国外，话题回到国内。

“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有好处，我们的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看部队训练的成果。这样大规模的演习，我们好久没有搞了，……”

“还有一个，”邓小平竖起一根指头，“搞这么一个演习也是给军队打打气。我们好久没有打仗了；我们同越南打了一仗，还不是合成军。要搞合成军，天上地下该有吧！这次演习，有地面部队，有空军协同，只是没有海军。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舞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可以提高部队实战水平。多年没有搞了，还是搞一次。军委常委同志不是都同意吗？”

杨得志说：“对立案企图没有不同意，只是感觉规模大，花钱多。”说这话的时候，杨得志还在思索。邓小平讲的是演习问题，但着眼点显然是从政治战略上考虑，给部队打打气，有鼓励作用，无疑这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毛泽东讲话喜欢旁征博引，从侧面点拨。邓小平是单刀直入，一针见血。但共同特点都是深入浅出，大话小说，看似不经意地即席发挥，深意却滞在里面。前面所说，表面也没离开方案，但实际上已超出方案和军事范畴，是在从政治上为演习规定指导思想。

果然，话锋又翻出一层。

“部队阅兵式、分列式也好久没有搞了。不能说阅兵式、分列式是形式主义，对部队作风培养都有教育意义。现在有的部队懒懒散散不象个样，我想适当的时间要搞一次阅兵。阅兵对军队在人民的观瞻中有好处。现在人民不知道军队在干什么，经过阅兵式、分列式，把军队摆一摆给大家看，给人民看，这样更加强了军民关系，对加强军队训练也有作用。”

杨得志默记——阅兵，观瞻，军民关系。

张震说：“去年××军搞了一次阅

兵，空降兵走得最好，大家反映很好。”

邓小平说：“那次演习听说搞得不错，那次演习规模不大。”

张震说：“那次演习是一个师，也用了空军。演习的钱花了××万元，动用储备物资××万元，主要是油、弹药要钱。”

邓小平说：“就是花油多一些，现在我们油还不多，打的炮弹也多一些。”

邓小平捏着烟头又吸燃一支烟，扬了一下手掌：“就按第一方案搞一次，节约一点儿。总参具体抓。”

张震说：“杨总长是领导小组组长，具体的请秦基伟同志搞。”

邓小平说：“看看部队这次搞得怎么样，这样的规模我们过去没有搞过，关键问题看这次的组织能力怎么样。”

张震说：“北京军区集训干部已搞过四次图上作业，已经有一定基础。”

邓小平说：“演习时各军区首长、各军兵种首长要组织一些干部来看。总参要抓。这笔钱还是要花，要搞好一点儿，要把部队的气鼓一下，要把军队训练得象个军队的样子。用炮弹可以，就是油多花了一些，现在主要是生产不出来。”

邓小平讲了个用炮弹多的战例，讲着讲着自己先笑了。邓小平难得这么开心，杨得志、张震也会心微笑。

张震请示：“如果这样搞，要用一笔经费，要动用储备物资。”

最后，邓小平说：“好吧！就这样。”

张震3月6日的请示信已平展在案头，邓小平提笔批示：同意第一方案，力求节约。

邓小平

三月十日

邓  
小  
平

## 与华北军事大演习



秦基伟和杨得志都是胜利者。

## 9、蚊子、浆糊、30天一座楼

1980年夏季，秦基伟到兄弟军区某军参观军事演习。参观实际上是一定程度的参加，一比五万的军用地图人手一套。粘地图是军人的基本功，几张相邻的地图粘接到一起，边缘部位要严丝合缝，这并不容易。秦基伟在民舍里东张西望，怎么也找不到浆糊瓶。建国以后第一次找浆糊，他找出了很多感受。同来的有副司令和副政委，秦基伟抽空要找他们谈谈工作，却因为住宿分散浪费了许多时间。等坐下来商量工作时，才晓得坐不得，蚊子多的打不过来，咬的腿上胳膊上疙瘩接疙瘩。蚊子这东西比没浆糊和居住分散可要命得多，在屋里嗡嗡追着你，看地图、写东西、谈话什么也不能干。这度日如年、让人心有余悸的几天，给很成功的演习打了折扣。因此，秦基伟在华北演习中具体检查接待准备工作时，首当其冲的便是三板斧。

1. 不准见到一只苍蝇；
2. 每个房间备有浆糊、墨水、纸笔。
3. 逐个核对住房分配名单，做到便于工作，便于走动，配置合理。

秦基伟也有想不周全的地方。

4个演习场地的4座参观台，分别由4个野战军负责派部队施工。所谓参观台，并不是在平地上搭个台子完事。演习场地全在山地，先选定既不妨碍演习又便于参观的山头，在上面开出许多块大面积平地，作为人员参观、车辆停放和装置各种设施之用。还要把公路修上去，工程量浩大，一个团要干数月。

秦基伟上了猴山，见部队拉开的架式很大，对孙军长发了火：“下功夫太大！”

孙军长说：“你别着急，最后你就知道了。”

秦基伟虎着脸：“我不管那个，你把地形破坏了。”

孙军长说：“我心里有数。”

秦基伟说：“你知道部队怎么反映？革命战士意志坚，整天劳动在猴山，高的平，低的填，最后还是不过关。”

孙军长说：“司令，后面又加了一句，还是愚公能移山。”

参观台修得大方美观，公路线路安全合理，平台平整宽阔，一应设施齐备，摆上折叠桌椅，桌上铺白桌布，上置草帽，望远镜、茶杯，需要的还提供军大衣、口罩、耳塞（防震）、手套。一次接待参观人员数千名，各种车辆700多台。秦基伟高

兴了，搞小了真不行。

演习后，猴山被当地辟为山地公园，成为一处新景点。

这天，秦基伟和孙军长站在当院，发现了一个最大的安全疏漏。与一号楼几十米相对的招待所墙外，有一家地方的两层楼饭店挺拔而立，能够瞰视院内的大部和整座一号楼。怎么办？不扰民的原则是定了的，让饭店中止营业的事情不能做。不采取措施，在安全方面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先例是周恩来创下的。

22层的北京饭店拔地而起，中南海一览无遗。周恩来灵机一动，盖座楼挡住。可后盖的楼照样能俯视。这就无所谓了，是警卫中南海的部队住的，一举两得。

秦基伟批准，孙军长督阵，三十多天，起了一座四层楼。秦基伟大加赞赏：“你这个军，第一是钻洞，第二是修路，第三是修房子，真是厉害呀，三十几天盖了一座四层楼，我看质量蛮好的。突击力这么强，真不简单，这里真有人材。这个作风好，有特殊本领。”

## 与华北军事大演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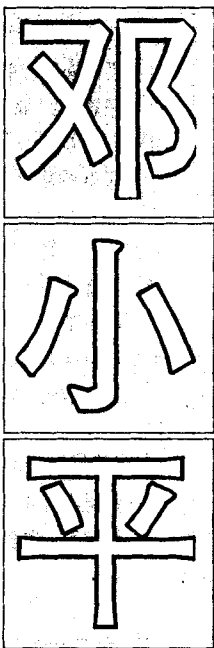
## 10、宾至如归

来的人官越小带的东西越多：热得快，电热杯，水壶，手电筒，报纸（准备席地而坐），避蚊剂，黄连素，大蒜，方便面，小勺，有的还带了饭盒，仿佛是“四清”工作队下乡。

车到站，门一开，每节车厢马上进来一位军官，敬礼、致辞：“欢迎首长和同志们光临。我是联络官，请跟随我出站。”上汽车后，车队行驶间，又发放参观证，证的后面是住房号码。进了住房，桌上有张安排表，日程安排，车号，就餐桌号，文艺活动安排，一目了然，就差告诉你演习后专列返回的时间。军医马上来巡诊，提醒参观演习保健注意事项。小卖部货色齐全。卫生间热水全时保障。想向家里报个平安，电话畅通。招待所不豪华，但用品清洁，素雅，方便，有家的感觉。当天报纸准时送到。餐厅干净得舍不得往地上吐鱼刺，饭菜不排场，但能看出主人的匠心，色香味形俱佳，怀疑这是进了国宾馆。实际也是如此。北京的名厨高手前来献艺。到了这一步，演习尚未开场，便已先声夺人。

演习是后威猛加。登车不用提前等候占座，早饭后有充分的自由支配时间。时间到，提前两三分钟上车即可，各车联络员迅速报告清点人数情况，哨音一响，哗——车门同时关闭，车辆同时发动，首车已发，车队一溜一溜驶出，门岗庄严行礼，客人惊叹：“这也是演习呀！”

首长专列、专机到，北京军区常委集体迎候，一路陪到进了招待所房间。中等住宿条件，高规格礼仪，礼多人不怪，又



为军队形象得了分。

贵宾一到，孙军长就成了大服务员。逐个房间看望，检查接待工作漏洞或新问题。

两件事他懊悔不已。

刘副军长舍不得给客房铺地毯，孙军长说：“算了吧，都是副总理以上的，铺吧。”张震副总理住进后，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你看，你们军有钱。”孙军长吓了一跳，赶紧哭穷，要不然，从军区到军里，都“砸锅卖铁”搭上不少钱，就指望着总部最后给些补贴。

孙军长又进了胡耀邦的房间。胡耀邦好动，也好客，拿出烟招待孙军长。老孙边吸边嘀咕：“你秦司令说句不吸烟，我做具体工作的，这脸往哪放？”烟吸完告辞出来，马上去找管理员。

孙军长留了个心眼，打着演习的旗号到商业部要好烟，已被河北省捷足先登，搞走一批好烟。孙军长好说歹说，弄到两条“熊猫”牌和其他名牌 25 箱，总是有备无患嘛。

见到管理员，孙军长说：“摆烟！”

十分钟内落实。

“熊猫”烟非军委主席邓小平莫属。

孙军长仍然自语：该摆的没摆，不该铺的铺了。

李先念吃得很顺口，想夸秦基伟两句，出了口却很严厉：“你秦基伟领导我们搞特殊化。”

秦基伟马上说：“千载难逢，原则性和灵活性要结合嘛。”

众首脑人物哈哈大笑。

李先念只看到现象，餐具固然是国宴的水准，但那是厨师们带来的，演习结束后还要随厨师们回归北京饭店，当然，伙食基本上是无可挑剔的——毕竟是名厨绝技呀！

秦基伟事后诉苦：“人家说北京军区有钱，我们是拼老命了，为了搞好这次演习，我们比较舍得。”

不过，对李先念的照顾确实超过了别人。别人都没得大病，顶多个别肠胃不适吃点药，李先念感冒发烧。接待人员不得已搞了特殊化，饭以稀软的为主，菜以清淡的为主，说起来倒是亏待了李副主席。



野战军医院一位女护士，对院领导严重不满，遂决定直闯“小中南海”。

她装束没变，绿军装，无檐帽，红五星，红领章，黑色高跟鞋，丝袜，衣兜揣了件东西，就噔噔直奔第一招待所。大门口岗哨林立，近处没有闲散人员活动。她像个骄傲的公主，挺胸扬脸，目不旁视，从大门正中气宇轩昂地傲然挺进。哨兵们待她走近，味地立正行执枪礼，她理也不理，在肃然起敬的值班军官和哨兵的注目下，把第一道警戒线甩在身后。哨兵的职责是检查任何人的证件，司令员军长概莫能外，神使鬼差，她竟能如履平地地平蹕而入。接着院内几道岗也这样迎刃而解，来到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居住的三号楼门前，手插在兜里掏东西。

这是“女兵效应”。

女护士蹬着高跟鞋进了三号楼。楼内值班人员有权检查证件，却问：“您找谁？”

她说：“总书记，胡耀邦。”

电话到三楼，秘书下来问：“有什么事请说吧。”

她掏出东西——一个信封。

“这封信，请交给总书记。”

过程就这么简单，在戒备重地，她如入无人之境，来去自由。她的目的达到了。

警戒线受到戏弄，

医院管理受到戏弄，

院方非要处分她不可。

她的信救了院，如果信送不到，既要受处分，又达不到目的。

信的大意是，她父亲是老红军，战争年代与胡耀邦是战友，想请总书记说句话，使她得以上军医大学。潜台词是院方不公正。

胡耀邦在信上写了几行字，意见是确与其父相识，已多年未联系，这种事还是以部队的意见为主。

信到了军长手里。

## 11 女兵直闯“小中南海”

这里是“小中南海”，够资格的领导人都住在此地，人车要特别通行证，警卫一层又一层，服务人员也有警卫职责，可谓森严壁垒。自来水水质把关，食品检验，封堵地下暖气道，防止吊灯坠落，防止地板打滑，电源安全，已细致到了杞人忧天的地步。

万有一失在此上演，

院方的处分意见也汇报给军长。

军长说，就不要处分了吧，想上学不是坏事，她也有权反映情况，闯进来主要是岗哨没阻拦，她吸取教训就行了。

女护士如愿以偿。

## 12、演习气势磅礴

天文时间：9月18日9时30分

作战时间：11月××日×时×分

集团军宣传干事、男高音许守信的演习解说兵味足，充满激情和演习味儿。

首长入席毕。

许守信即时播音。

介绍完参加演习的部队，又介绍地形方位，演习场地的主要居民地，与演习有关主要高地和居民地。同时，相应目标处腾起一朵朵白色爆烟，一切如电子计算机控制般准确。

5个参观台上的4千多人员无人走动，一片安静。方圆数百里演习场象个无人区，看不到一车一炮，一兵一卒。邓小平在军装外加了件布领军大衣，戴了墨镜，端然危坐。杨尚昆看看手表。秦基伟在邓小平左侧后就坐，这时前倾了身体，准备一提问题，即作些画龙点睛式的提示。党政军领导人和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班的人员在向自己设问：假如我是战役指挥官。战争初期的战局进入关键时刻。“蓝军”突破“红军”防御阵地，乘机扩大战果，夺取“红军”纵深地带要点，发展进攻。

还有半分钟。

鏖战的短暂间歇，战场静悄悄。

三秒，两秒，一秒——

信号弹。

唰——8架歼击机编队通过参观台上空。

歼击机群在夺取战区局部制空权的同时，“红军”3架电子干扰机引导长空瀑布般的轰炸机群临空。

目力不及的光束在传播。“蓝军”对敌警戒雷达、炮瞄雷达和制导雷达出现迷盲。

航空火力突击开始。重磅炸弹准确命中轰击目标。强击机机群尾随而至，双机跟进，梯次进入，俯冲，发射，拉起，又俯冲，又发射，又拉起，再俯冲，再发射，再拉起，航箭喇喇，航炮咚咚。地面万炮齐轰，122加农炮、130加农炮、152加榴炮用火与铁的重播显示战争之神的威力。地壳抽搐节奏被130火箭炮群的连绵发射加剧到消灭节奏的程度，无边的轰鸣持续稳定在极高的音区。最初尚能辨出独立的爆烟，一丛丛珊瑚状、剑麻状、树冠状、蘑菇状的烟陡然拔起，杂着石块沙土，并有浓浓的小烟圈打着旋儿腾飞，到后来就没了个性，大地如岩浆横陈，紫气冲天，惊风乱贴，雷鸣电闪，烟波汇成大潮，借九天风浩浩荡荡荡满视野。

在战局紧要时，邓小平立起身观看，鼓掌的密度平均10分钟一次。一位副总理和几个部长惊讶地问现场工作人员：“这么惊天动地，到底有没有伤亡、有没有事故呀？”工作人员说：“没有哇，一个都没有。前一段训练中伤过。”副总理惊叹：“了不得，真枪真炮几小时，都打到哪去了？”我国驻东欧国家的五个武官参观后极口称赞，说演习水平超过了东欧，每个课题都是一鼓作气下来的，中间没有纰漏。王震高兴地说，军队还是要多花点钱的。秦基伟向中央领导介绍反坦克导弹说，中东战争时候，那么多的坦克，就是靠这个家伙打的，是很厉害的，“红箭-73”是我们起的，它原来叫什么搞不清。李先念说，还是要多搞点装备。廖承志副委员长回京见外宾，匆匆赶回来后漏看了一个课题，到处喊遗憾，说终生遗憾。

“红军”坦克、步兵装甲车隆隆前出，如怒海中一层小船。“蓝军”用大型干扰机对“红军”通讯网络实施压制性干扰，“红军”无线分队及时采用快速改频，启用隐蔽网、转信等方法抗干扰，航空兵以火力摧毁“蓝军”干扰台。“红军”反突击作战第一梯队步兵利用火力急袭的效果，快速运动到冲击出发阵地，迅速楔入“蓝军”战斗队形，包围前沿要点，尔后利用有利态势，迅速穿插分割敌人，向纵深扩大战果。“红军”坦克排浪般一波叠一波连续突击，宽大正面上多路多波次的队形，把现代化战争坦克进攻的战役密度和进攻厚度展呈得动魄惊心。

“红军”运输机群临空，空降部队实施伞降，抢占制高点，协同地面部队形成合围的对外正面，保障主力全歼突入之敌。空降场上空伞花蔽日，徐徐降落。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伞幕连接白云黄烟，天地间矗立一座色调古朴的壁画。

“蓝军”歼击机与“红军”歼击机争夺制空权。其地面部队伴随炮火急袭实施反冲击，并施放化学毒剂和火箭布雷，以迟滞“红军”行动。“红军”一梯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生力军二梯队投入战斗。“红军”以猛烈火力压制反冲击之敌，以部分兵力向反冲击之敌翼侧迂回，断其退路，由行进间侧击反冲击之敌。高炮部队实施跟进掩护。喷火分队交叉喷火，几十条炽白炫目的火龙蹿射进“蓝军”火力点。“蓝军”航空兵对“红军”指挥所、炮兵阵地和一梯队实施报复性攻击，“红军”高炮群以隐蔽、突然、猛烈的火力狠狠回击。防化兵施放烟障，掩护二梯队沿急造军路向纵深攻击前进。“红军”空中地面火力将“蓝军”阵地炸成火海，“红军”各部队步坦协同全线卷击！

呼！嗤——

呼！嗤——

呼！嗤——

3发绿色信号弹。

强击机8机编队由北向南低空通过参观台，代表此次演习的陆空10万部队向首长致敬。



## 13、豪饮沙场

演习成功，兄弟军区的熟人边祝贺边咋呼：“应该好好庆祝庆祝。”孙军长一破例上烟，酒就有些唇亡齿寒了。秦基伟发发狠，同意对大单位以上领导“表示”一下。

邓小平一向严肃，都知道他爱打桥牌，平时却不苟言谈，对下级批评多表扬少。所以给邓小平敬酒，说什么话要仔细掂量。邓小平高兴不高兴，是对演习的直接评价。

敬酒屡屡失败，邓小平的女儿为父亲的健康负全责，一再阻拦。哪知道邓小平异常高兴，真心要同众将官满饮几盏。这连连被挡驾，邓小平对全桌发话了：“我能喝，她尽给我捣乱，她不捣乱，我能喝10杯。”

立时欢笑声起。

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了，连孙军长都轮上敬了一杯。好在是三钱的酒杯，10杯不才三两吗？邓小平一一干杯，将军们比听表扬还高兴。

## 14、将帅秋点兵

1981年9月19日上午，当秦基伟登上敞篷“红旗”轿车，作为整个演习的尾声与高潮的陆海空三军盛大阅兵即将开始之际，他心中腾升的不是诗意。

塞北金秋，群山环拱，阳光灿烂。

十余万演习大军，上万辆汽车，数以千计的坦克、装甲车

和战炮，以及数百架战斗机，接连四天的实兵实弹战役演习推演下来，不仅非常成功，而且没出现任何事故。老天也作美，第三天傍晚下起雨，第四天凌晨便收住。根据天气预报，阅兵这天为阴雨天气，但是，导演部呈送的卫星云图有个“眼”，这个“眼”恰好通过阅兵区域。秦基伟决定，抓住这个把小时的好时机，阅兵如期举行，圆满紧凑地完成向党全国人民汇报的任务。

敞篷车载着他驶向阅兵台。

八一军旗的巨大图形辉映阅兵台。

受阅部队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向邓小平报告。邓小平还礼。

随着白手套的右手已伸展得不那么直挺，这没什么。当年毛泽东主席进北京前在南苑机场阅兵，也是以这般的手势向他的大军致意的。所不同的是，毛泽东那年56岁，而邓小平第一次以中央军委主席行举手礼，时年已77岁。

他的声音并不苍老。

“同志们好！”

“同志们辛苦了！”

在指战员山呼海啸般的回答声中，“红旗”敞篷阅兵车载着邓小平中速巡行。秦基伟的车伴随在右后方。

接着，分列式开始。

国防军的隆隆步伐震撼华夏大地。

世界瞪大眼睛，注视着中国军事力量的未来。

〔责任编辑：张向阳〕

邓  
小  
平

与  
华  
北  
军  
事  
大  
演  
习



# 朱德之德

●肖克

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必然会造就出伟大的人物。朱德便是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数十年间所产生出来的伟大人物之一。



## 朱

德继承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一个旧民主主义时期的高级军官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后，便毕生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的丰富经历和他所创建的丰功伟绩，世人皆知。我作为朱德总司令麾下的老战士，在与其数十年的接触中直接感受到，他那勤俭、忠诚、坚毅、明智、宽厚的高尚品德，堪称我们学习的楷模。

勤劳与俭朴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朱德勤俭持身，几十年如一日。他出身贫寒，家庭的影响使他从小就勤于劳作，习惯于肩挑背负，爬山涉水。1928年冬，他身为红四军军长，带头从宁冈县的白鹤挑谷上井冈山。这时，他已是四十出头的人了，挑着担子上山，并不为难。第二次反“围剿”时，部队在东固、南陇地区

“待机”，他带领指战员帮助老乡耙田插秧。在著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他身体力行，亲赴南泥湾勘察地形，布置屯田垦荒任务。全国解放以后，他提倡勤俭建国、勤俭治军，时常告诫我们要发扬艰苦奋斗、廉洁朴素的优良作风。他一向反对讲排场、大手大脚的公子哥儿作风，提倡伙食单位养猪种菜，严格经济管理制度。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带头种菜，节衣缩食。他曾经这样写道：“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永久是真言”。我认为，朱德的话，在今天的新形势下，依然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 二

朱德的忠诚，在党内、军内是有口皆碑的。他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从青年时期，他怀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学习军事。为了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以后，又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自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便决心终生为党从事军事运动，把自己的生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服从党章党纪，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以后，他带领一部分部队，独立活动。他和陈毅一起，把武装力量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发





展党员,把党的组织工作做到基层,以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同时千方百计与当地党组织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取得联系,保留了我党领导的这支武装力量。

### 三

朱德不怕困难,百折不挠。早年为了去昆明学习军事,他从故乡首途,历时七十多天,在当时西南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旅途之艰难,可想而知。在护国讨袁战争中,他率部随蔡锷入川。在四川纳溪前线,敌众我寡,他担负着主要作战任务,时攻时防,与敌搏斗四十多天,赢得了“英勇善战”的称誉。南昌起义军进到东江,他率部镇守三河坝,为掩护主力在潮汕、揭阳与李济主力作战,与多于我军三倍之敌激战数昼夜。虽然没有取得胜利,却也表现出他的大智大勇和顽强的意志。三河坝战后,他率余部转战于粤闽赣边和湘粤赣边的崇山峻岭之间。天寒地冻,雨雪纷飞,后有敌军追击,前有民团滋扰,又无军需给养补充,部队中人心涣散,离队者越来越多。在这阴霾密布,前途渺茫的生死关头,他面前摆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大革命已经失败,共产党员和革命军队对革命的态度如何?另一个是南昌起义也失败了,今后采取什么军事政策呢?回答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要继续革命。他登高一呼,要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今天中国的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黑暗是暂时的,俄国终于在1917年取得革命的胜利。我们只要继续革命,中国也会有1917年的。回答第二个问题是,今后打游击呀!他还说这一带有农民运动基础,我们一定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朱德的讲话,既从政治上指出革

命前途,又以战略家的眼光自觉地实行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当时,能够做出这样的决断,是需要何等的气魄与明智啊。朱德正是靠着他那坚毅、顽强的胆略,在黑暗中看清革命前途,从而稳定了军心,保存了革命的力量。

### 四

凡是接触过朱德的人,都能够体会到他的宽厚,他善于团结同志,待人和气,不积怨,不记仇。下级有错误,他批评而不苛求。和同志的关系,无论是党内党外,军内军外,可谓“与人为善”、“善与人同”。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也作过检讨,只从自己主观上找原因,不用浮夸言辞哗众取宠。对不恰当的批评,甚至恶语谗谤,他都泰然处之。庐山会议后,林彪等说他从来不是总司令,他听到后,只是付之一笑,并不急于解释。他的度量之大,胸襟之宽广,无不令人敬佩。在长征中,张国焘闹分裂,反对党中央,朱德坚持原则,反对分裂,但又注意工作方式方法,使张国焘无可奈何,只能与之共处。在南下过程中,他继续耐心地团结同志,进行说服工作,终于使左路军重新踏上北上之路。在张国焘未叛逃之前,朱德对他始终以党内问题来看待。毛泽东曾评价朱德“度量海如海,意志坚如钢”,可谓恰如其份。

朱德的高尚品德,正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具体体现。他是在中国民族优良传统道德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人们所称颂和学习的榜样。

朱德之德,令人敬仰。

# 杨尚昆 苦寻 当年

英杰普

## 小“看守”

●张卫明

身陷囹圄·隔铁窗一段因缘  
岁月倥偬·难挥却一腔深情

19 81年秋，本世纪中国最大规模的军事大演习以气贯长虹之势在华北平原拉开了帷幕。碧野晴空，千余战机反坦克炮铺天盖地，携雷霆万钧之力竖起道道火网。参观台上千余副望远镜举起来。有一双眼睛似乎想从这千篇一律的视野画面中，从那硝烟深处搜寻出什么。这种寻觅是下意识的。因为他总也摆脱不掉那张纯真面庞的记忆。

### 2层1号房间

观看演习之余，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的日程安排得很繁。在下榻的野战军招待所一号楼二层一号房间内，他抓紧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邓小平住在楼下的一号房间，请示研究工作比在北京还近便许多。十一届六中全会刚开过，许多大事情要同邓小平反复深谈。此外，杨尚昆复出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也借全军高级领导同志大多到齐之便，有些事情要分别打招呼。还有一茬，风风雨雨十年，党政军要员中许多人是久别重逢，在参观台上握握手是不够的，下来还要叙叙旧。计划外的项目往往更推不掉，王震这些老家伙来串门，山南海北，闲扯中有正事。熟人多没办法，谁叫杨尚昆在红军长征途中遵义会议时就担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呢。

越是见熟人多，杨尚昆越是思念一个陌生人。演习场上千军万马，杨尚昆冷不丁会出个闪念：他在里面吗？——一个普通战士。

### 铁窗内外

杨尚昆说不出他叫什么，哪里的人，多大年龄，否则就不用这么牵肠挂肚地思念了。

那时他没权利知道。

战士是专政工具，他是专政对象。

那年月兴扣帽子，给国家主席扣了顶“叛徒、内奸、工贼”，给他这个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扣了顶“特务”。扣了帽子就要扣押。

铁窗内外，他和战士。

那个战士纯真的目光投到被监禁的人的脸上，总象是说，这怎么会是坏人呢？

这种目光能赢得信任。

杨尚昆有事相托，战士也一定会办的，杨尚昆相信自己不会看错人。

有一天，杨尚昆终于开口：“同志！”杨尚

昆仍把自己看作是共产党员，就这么称呼了。欠陷困顿，营养不良造成低血糖，无休止的游斗、批判，杨尚昆时常头晕目眩，这种时候，坚持不倒下去的支点，除了信念意志，他只需要一块……糖！

铁窗外战士再上岗时，善良的目光中多了一丝为别人办成事的欣慰。

杨尚昆没看错人。

几十年战争与和平，杨尚昆吃过苦也尝过甜。但千真万确，一包普普通通的糖块令他双手颤抖，这是第一次。

这包糖好沉。

糖没有这么沉的，这是心的重量，情感的份量。战士放弃了一次告发并立功的机会，甘愿担风险帮助一个被监禁的人，这是最纯最美的真情！

糖，杨尚昆藏在褥子下面，无比珍惜地一点儿一点儿地使用。每当最困难的时刻，带给他甘甜和力量的，是那纯美之心透射出来的善良目光。

一而再，再而三，战士与“犯人”目光的交融和默契被带班干部觉察。领导作出复员决定之时，这个战士的正常值勤已注定是最后一班岗。

战士并不知道这一切。

杨尚昆更不可能知道这一切，但他突然有了某种预感，他产生了彼此要分手的不安，这使杨尚昆鼓起勇气说出早就想说的话：“我永远忘不了你对我的帮助，你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吧，还有你是哪的人，将来我找你。”

战士笑笑，不需要感谢。但好汉做事好汉当，一旦有一天糖被发现，他不想让其他战友受牵连。

杨尚昆打开《毛主席语录》本，匆匆写下姓，为了战士安全又翻过去，在另两页分别写下名字，又这样写下地址。杨尚昆最后悔的是，当时，只顾注意周围动静，没立刻背下来。

战士下了岗再没能露面。

杨尚昆把语录本夹藏到仅有的一点物品中。马上，杨尚昆被转移监禁住地，物品不让携行。杨尚昆失去了甜，更失去了比糖珍贵无数倍的东西。

多年后，杨尚昆被“解放”。遍寻归还的物品，不见语录本。他请求有关部门详查，这个珍物终于没能复归。

杨尚昆把最后一线希望托付给北京卫戍区，大海捞针，协助查找这个战士。不久杨尚昆来到演习区域。

## 寻觅，寻觅，却近在咫尺

战士叫田政红。

复员回农村种地，爱人有病又拉扯着孩子，日子过得艰难。田政红东求人，西求人，在铁矿上找了个烧锅炉的差事，上班就到矿上，下班跑回家到田里干活，一个人当两个人用。手难万难，日子总得过呀。演习区域就在他家乡，枪炮声轰轰在耳，抬头就见天上的机群。工友们都去看，说很开眼。田政红去不了，地里的活在等着他。

他知道当年监护的是什么人。

这个人的复出他也知道。

但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呢？什么也没有。

他还知道党政军的领导们都来看演习，家乡的人都知道。但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呢？什么也没有。

地方志云，当地“人心醇而风俗美。”又云，“文武士人皆持重，不肯毁名节，内外坦白，心无畦畛，轻财好施，无愷畜之习。”

演习结束了。领导人走了。大部队走了。一切恢复正常。他继续烧他的锅炉，种他的地。走了就走了吧，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呢？什么也没有。

日子象微风一样轻轻地流淌。

## “贵宾”走了

千回百折，卫戍区查到线索。几个老同志回忆起：是有这么个战士，和“黑帮”接近，给开走了。

来人到了矿上锅炉房，说田政红下班了。追到村子，在地头寻到他。

你是不是当兵时监护过中央的大头儿？是哩。是什么人？王尚荣。还有谁？现在的杨副主席。你帮助过他没有？记不得。你再想想？他有病，得吃糖，我给他买过。可找到了！

田政红不肯一同去北京。烧锅炉这活儿好容易才干上，哪能丢开就走。锅炉，庄稼，两头儿都丢不开。

## 杨尚昆迎出会议室

那是杨尚昆非常沉痛的时期，夫人李伯钊不幸去世。思念亲人，就总要想到那个战士。杨尚昆尽量用加大工作量排解悲哀。在一个会议上，工作人员报告，说大门外警卫室来了一个人，拿着卫戍区留给的地址找来的。情况没说完，杨尚昆“啊”了一声，起身出会议室就向外急迎。

这就是他吗？当年年纪轻轻的娃娃兵，什么磨难使他这么见老？只有那目光，还是那么善良。杨尚昆紧紧握住他粗砺的手。

田政红住到杨尚昆家中，得到家庭贵客的礼遇。工作腾出身来，杨尚昆就与他长谈，问个人情况，问家里情况，还不断埋怨：“你怎么不早来找我？”

要走了，锅炉和庄稼在等着田政红。杨尚昆问他有什么困难。他说没有。又问有什么事要办。也说没有，家里很好的。总不能这么走吧，杨尚昆做了周到的安排，完全把他作为久别的亲人。临别，杨尚昆说：“咱们是亲戚，你先在我家住住，以后有空我到你家住去，看看去。”说着，杨尚昆从腕上取下手表：“这块表跟了我许多年，留个纪念吧。”

田政红感动得热泪盈眶。

“文” 1973年。

这里是解放军总医院的一间大课堂，百十个座位，坐得满满的。听课的学员，大多是鬓发苍苍的老教授、老大夫、老学者，在医疗工作岗位奋斗了大半辈子。其中，有的曾为国家领导人做过手术，有的曾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有的曾多次出版价值很高的专题著作……总之，在“西医”方面，都是有相当造诣的“权威”人士。今天，为了贯彻“中西医结合”的精神，从“中医”宝库共同寻求新的探索，迈出新的一步。

然而，站在前面讲台上授课的这位“教授的教授”却是个身着战士服装、仍旧带着几分学生气的年轻人。他，时而板书，时而绘图，时而亮出模型、标本，生动形象地讲述着“中医”“中药”。深入浅出，引经据典，犹如一名沉着、老练的高级指挥员，在胸有成竹地部署着作战方案。

他，就是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全国青联委员、总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魏守顺。

时间过得很快，三个月匆匆逝去。小魏的中医课讲得正起劲，学员们也学得正起劲时，突然接到上级一项紧急重要的“政治任务”，不容商量，没有余地，指名道姓地把魏守顺调了出去。

夜，北京的夏夜，依旧是那么温馨、那么恬静。从不知道失眠滋味的小魏，整整一夜没有合眼。尽管领导没有交待具体内容，但他从半路停课决定，掂出了这项“政治任务”的分量。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已经在全国各个角落整整燃烧了几个春秋。风风雨雨，冲冲杀杀，批批斗斗，人们都亲身感受到这“政治”两字后边，隐藏着的是凶多吉少的噩运。眼下，“批林批孔”、“儒法斗争”的高温尚未消散，“评《水浒》”的浪潮已掀起……等待着他的，究竟会是怎样的结局？

第二天上午，一辆面包车，把魏守顺和其他几位同志，拉到了一座林木葱茏、花香四溢的小院。在一间宽敞、明亮的会

# 周总理 逝世前的一 段秘闻

● 陈淀国

陨星篇

客厅，大家静静地恭候着。

片刻之后，一位身着草绿军装、步履沉稳有力的老人，满面笑容地走进来。那亲切的身影，那熟悉的面庞，小魏一眼认出，几乎忘形地喊出声来：“叶帅！叶帅！您好……”

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同志，和所有人一一握手之后，语重心长地讲道：你们都是专家、教授，今天把大家请来，是要成立一个攻克膀胱癌的科研小组，找出一条以中药为主，中西医结合，不开刀，不动手术的新路子，造福人类，造福世界。时间嘛，很紧迫，越快越好……

这，就是他所受领的“政治任务”。听到后，小魏兴奋得血液春潮般涌动起来。他清楚，这的确的确是项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决非单纯的科研项目。叶帅亲自过问，抽调的人员全是医院的“尖子”，具体负责的吴阶平教授，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是很有威望的泌尿科专家。自己算是最年轻的新手，但也有长处，是系统学习了中医专业的，一定要不惜一切地拼出个名堂来。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同志们的期待，为“造福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车子在宽阔的长安街奔驰着，过了天安门，过了人民大会堂，当中南海的红墙展现在眼前时，魏守顺情不自禁地把目光移了过去。他望着那一簇簇生机盎然的绿丛，望着那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望着那新华门里“为人民服务”的巨幅标语……心的海洋，不由自主地荡起重重感情波澜。似乎一下子看到了敬爱的周总理，拖着疲惫的身躯，坐在那间连油漆都已剥落的古旧平房中，为人民，为国家，忘我地忙碌着、操劳着……

可令人难以理解、难以容忍的是，“那几个”心怀鬼胎的野心家，却扛着“文化大革命”的金字招牌，打着老人家的旗号，不断干着不可告人的阴谋勾当，而且越来越嚣张，越来越猖狂。目前正在开展的“评《水浒》”运动，不就是把矛头直接了当地指向了敬爱的周总理吗！江青还在大寨恶狠狠地嚎叫：“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影射、攻击，手段可谓毒也！

总理患病的消息，人们已有耳闻，而且无时无刻都在牵挂着这桩至关重要的大事。



那是三年前，保健大夫张佐良，从周总理尿常规化验中，突然发现了几个红血球，引起他的高度警觉。接着，跟踪多次送检，又请上海、天津和北京的名医专家会诊，及时发现了膀胱癌细胞。翌年3月10日，就是这位吴阶平教授，亲自主刀，为周总理做了手术。保健大夫张佐良，观看了整个全过程，仅仅0.5厘米的癌组织，清除得干干净净，才如释重负，庆幸手术顺利、成功。但吴教授的心情，并不那么轻松。他知道，膀胱癌手术后，只有三分之一的患者，能活五年以上；三分之一的患者，不足五年；还有三分之一患者，生存的时间则更短。而一向不把个人安危放在心上的周总理，国内，国际，日理万机，有时理发时还要听新闻，常常是在欢迎外宾去机场的途中充饥，哪能保证得了正常的休息、治疗？更何况，指桑骂槐，借机发难等人为的干扰、破坏，不是给总理的病雪上加霜吗！

第二年春节不久，在总理尿样中，又查出了万恶的癌细

胞，而且来势更凶、更猛，不得不一次、再一次的手术……

严酷无情的现实使魏守顺进一步悟出叶帅反复强调的“以中药为主，不开刀，不动手术”的深远意义。

新的使命，新的战斗，把金担上下紧紧地拧成一股绳，一个心眼，一个目标，将对周总理的无比崇敬，化作巨大动力，向“膀胱癌”这个顽固敌人，发起全面冲击。

自从魏守顺把这项特殊的“政治任务”接受以后，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时间嘛，很紧迫，越快越好”。是啊，攻关的成败，迟早，直接关系到总理的康复，所以不应以年、以月，不应以日、以时，而必须以分、以秒去争夺、拼搏。正因为这样，多少个节日，多少个周末，多少个深夜，他都是在为攻关铺石、筑路、搭桥哇！爱情之神，向他招手，他毅然决然地回绝了。父亲病重，连来电报催促，他不声不响，登上南下的飞机，到羊城为实验取猴枣、毒蛇、熊胆等急需药材去了……他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实在：单身一人，没有家庭拖累，年纪也最轻，苦差事、累差事，咱们不争着、抢着干，象话吗！

这几百个不寻常的日日夜夜，用小魏自己的话说，是在无休止地进行“三角运动”——从宿舍到饭堂、到图书馆或实验室。而绝大部分的时光，又是在那最后“一角”度过的。功夫不负有心人，从而使他对膀胱癌这个“庞然大物”，有了许多新的了解、认识。

这种病，是泌尿系统最常见的，随着工业的大力发展，城市污染不断加剧，膀胱癌的发病率，便象受了热的水银柱般，在逐年上升。它最常见的信号，是尿中带血。其量有多有少，颜色有深有浅，严重时甚至呈块状，将尿路堵塞。但也有时隐时现的情形，或是过了一段时间后，不见了血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病症消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它常常是种假象，切不该盲目乐观，延误了治疗时间。目前，检查的重要手段，是用膀胱镜，它可以直接观察到肿瘤形状、大小、位置、数目。治疗的主要方法，就是手术切除。这是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制服这种恶魔的主要途径。

要找出一条新路，不开刀，不动手术，用中药办法，把膀胱癌彻底征服，魏守顺的态度是明朗的、坚定的，充满信心的。

在海洋一样的大量国外资料、索引中，他查到六篇用注射药液，使肿瘤消失的论文，临床四例，成功3例，药液名为

“阿梅素”，价格极为昂贵，根本无法推广、普及。不过，它却象曙光一样，给小魏带来了希望，送来了光明，受到至关重要的启发。并联想到中药“消痔液”，治疗痔疮有一定效果，也是将药液直接注射到病体上的。决定沿着这样的路子，继续摸索、探求，大踏步朝着并不那么险峻的顶峰前进。一个是“液”，一个是“针”，这是两个关键的“拦路虎”，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首先把它们扫除、解决……。

日历翻到了1976年。

小魏又整整熬了一个通宵，当黎明的霞光，从窗子悄悄地洒进的时候，他正在为自己有了新的突破而感到无比欣喜。按照习惯，准备到外面跑跑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忽然间，广播喇叭随着一阵低沉的哀乐，传来了一个撕裂人心的噩耗，敬爱的周总理，于1月8日离开了人间……

平时极少流泪的魏守顺，立刻痛哭起来。两眼盯着桌上那张周总理慈祥、微笑的照片，面对自己的攻关课题成果，情不自禁讲道：“周总理啊，人民的好总理，您为什么走得这么匆忙，为什么不再等一等呢！我们这不开刀、不动手术的攻克膀胱癌的新法，已经……”

强烈的悲哀、痛苦，占据着攻关组每个人的心头，争分夺秒的拼搏，还是迟了一步。

又来到了这座整洁的小院，又跨进了这间明亮的会客厅。叶帅仔细、认真地听了攻关组的进展汇报后，掷地有声地开导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造福人类，继续登攀，胜利一定会到

来！

听了叶帅语重心长一席话，大家的脸上重又露出了深情的微笑。

暑去寒来，日以继夜，经过长达22个月、整整660多个日日夜夜，魏守顺终于盼来了这一天：

病人是河南开封的一位干部，患膀胱癌多时，肿瘤已发展到3×3厘米，严重堵塞尿道，每逢小便痛得钻心、打滚。但由于体弱多病，难以进行手术治疗，求医心切，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找上了这座“大医院”的大门。

魏守顺对他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没有开刀，没有手术，把刚刚研制成功、成本只有几分钱的“枯瘤液”，用自己特造的“针”，直接注射到肿瘤上，真可说是“立竿见影”，没用多久，长时积结的肿瘤，就这样变魔术一般地完全消失了。尿道不疼了，全身舒畅了，象是换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激动不已，躺在病床上，流着热泪，不住地呼喊“万岁！”“解放军万岁！”叶剑英同志听到这一喜讯，非常高兴，百忙中又一次召见了他们。老人家把双手高高举过头顶，频频鼓舞、祝贺，并鼓励魏守顺说：“你非常年轻，这辈子就干这个，造福人民，很有希望！”

欣慰之余，魏守顺又感到深深的遗憾：如果早一点研制成功“枯瘤液”，敬爱的周总理也许就不会匆匆而去了……

[责任编辑：晓波]







# 泪雨 纷纷 送 大姐

●魏群 ● 诸葛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妈妈已在这里等候多时，她叫韩木锦，是宣武区的居民，为见邓大姐最后一面，她清晨5点就步行近一个小时赶到这里，她泣不成声地念叨着：“我来为大姐送行，她可是为咱老百姓操劳了一辈子，好人，好人啊……”

北京警官大学一位年逾70岁的老警官，胸戴黑色领带，臂缠黑纱，哭得像个孩子，他请求着：“让我为邓大姐站一会儿岗吧……”

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夫妇，抬着一个精致的花篮，因为不能进入医院，他们一边呼唤着：“大姐呀大姐……”一边围着北京医院绕了一大圈。

中纪委机关党委的一位中年人，在医院门口苦苦哀求工作人员指给他停放大姐遗体的方位，然后整理好衣服郑重地深深地鞠了三躬，失声痛哭：“邓大姐呀，我就在这里向您告别了……”

于是，在十里长街，留下了这样催人泪下的情景——

灵车缓缓西行。在台基厂，一位70岁的老人，骑着自行车专程赶到这里，灵

这是一个悲痛与哀伤的日子。雨水洗过的清晨，显得比以往更加明净，轻风吹来，甚至使人感到丝丝凉意。1992年7月17日，敬爱的邓颖超大姐就要上路远行了，成千上万的北京人揣着一颗沉甸甸的心，匆匆走出家门，他们要去和大姐告别，他们要去为大姐送行。

是的，几天来，人们是含着眼泪一遍又一遍读完大姐生前写给中共中央的那封信的：“……1. 遗体解剖后火化。2. 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3. 不搞遗体告别。4. 不开追悼会。5. 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以上是1978年7月1日写的，此次重抄再增加以下两点：1. 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馆，这是我和周恩来生前就反对的。2. 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任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们，勿以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或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根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无私高尚心灵的见证，人们从这位老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上再一次读懂了共产党人的真正内涵。人们说，只有大姐才会写下和周总理一样的墓志铭，没有儿女，没有遗产，一无所求。可是她却赢得五十六个民族整整12亿人的热爱，她却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家园留下了享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她却获得了世间最珍贵的信赖和最真挚的感情，没有谁忍心违背大姐遗愿，可是，人们又怎忍心让这位操劳一生奉献一生的大姐就这样子然一身地悄然离我们而去呢？不能啊，绝对不能，人们不约而同地凝聚起一个心愿：大姐，让我们再看您一眼，让我们送上您一程，让我们永远的敬意和永恒的思念陪您走完那漫长孤独的路程。

于是，在北京医院门口，一位记者记下这样感人至深的场面——

## 邓颖超身后事内情写真

车驶来，他猛地拨开人群，对着灵车连连鞠躬：“大姐呀，人民怀念您。”在天安门城楼下，一位来自河南的老工人声泪俱下的自言自语着：“大姐呀，咱家乡人送您来了，咱家乡人想您啊。如果咱党的干部都能象您和周总理那样清廉，俺老百姓就更信着咱们的党了……”在公主坟路口，几位挤在人群中的姑娘齐声喊道：“邓奶奶，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八宝山，是灵车的终点。早晨7点刚过，这里已聚满送行的人群。大家都想在这里再多看几眼大姐的音容笑貌，都想在这里再和大姐多聊上几句心头的话语，都想在这里多挽留一会大姐启程的脚步。大家舍不得大姐走啊！

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和妻子孙铭、女儿马小枚也早早驱车赶来，马老一下车就问：“大姐来了没有，大姐在哪里？”工作人员对他说，大姐的灵车9点多钟才能到，劝他还是先回家等一等，马老执拗不肯，他说：“我就在这里等，今天会来很多人，至少得有几千人，路上会堵车的，会误事的。”

八宝山的职工早就预料到会出現这种难舍难分的情形，他们默默无言地准备好了一张特别的冷床，天气这么热，送行的人这么多，可千万别热坏了大姐的身体啊！

工作人员也在一丝不苟地忙碌着。翻到来送行的人们都想留下自己心中的诉说，他们搬来长桌，铺上纸墨；想到送行的人们到时难以抑制自己的情感会拥挤上前，他们事先就考虑好了进退有序的方策；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带来临时救急的药品，怕的是有人悲痛过度出现意外；警卫战士也早早站到自己的岗位上，为的是保证大姐最后的平安。工作人员说：“大姐没有亲人，没有要求，我们要把大姐的事办得更认真，更周到”。警卫战士说：“大姐平常就象妈妈，我们要为妈妈作好最后一次警卫。”

9点10分，灵车缓缓驶进八宝山，送行的人们顿时自觉地站成两排整齐的队伍，迎接大姐的灵柩。伴随着低回的哀乐，人民解放军的8名礼兵稳稳地从车上卸下大姐的灵柩，要知道为了让静卧在灵柩中的大姐不受到一丝一毫的颠簸和震荡，八名礼兵事先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训练，每一个脚步的协调，每一个动作的配合，他们都反复练上几十遍、上百遍。他们心中都珍藏着一个念头，要让操劳一生的大姐睡得更踏实些，更香甜些，他们都想到绝不能因为自己的一个微小的疏忽使沉睡中的大姐受到惊吓。他们就这样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前方，稳稳的稳稳的缓步前行。在他们身后，依次走着邓大姐身边的工作人员；身着少将军服的警卫秘书高振普双唇紧咬，沉重地捧着邓大姐那张深情微笑着的遗像；两位身着黑色连衣裙的女护士眼含热泪，轻轻地抬着一个用鲜花做成的花圈，挽联上写着：“邓颖超同志千古！邓大姐身边工作人员敬挽”；走在最后的是跟随了大姐27年的秘书赵炜。

人们的一片痴情使邓大姐终于在八宝山驻足。大姐身边的工作人员分别以赵炜和高振普领头分成两拨，轮流为邓大姐守灵。大姐没有亲生儿女，这些工作人员比亲生儿女还要亲，几天来，无限的哀思和无尽的泪水已把他们的心都泡碎了。每每想到与大姐朝夕相处的那些幸福时光，每每念及大姐生前如慈母般的关心、爱护、教诲和帮助，每每回忆起大姐弥留之际的嘱托和深情，他们就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泪如雨

下。22岁的保健护士彭涛，手绢已不知哭湿了多少条；眼睛又红又肿，大姐临终前最后两次醒来时，都正好赶上她在值班。小彭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回忆说：“大姐对我们非常好，非常疼爱。大姐罹病危之后，虽然很少睁眼，很少说话，但神态却很清楚。她的心里一直惦记着我们。7月6日，我上白班，中午，大姐突然睁开眼睛，她使劲地喊道：“护主，护主，你是哪位护士啊？我急忙俯在大姐身边，对大姐说，我是小彭，大姐紧紧抓住我的手说：“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的，你们这样照顾我，让你们受累了，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大姐把我的手越擦越紧，久久不放开。7月9日又是我值白班，中午，大姐再一次从昏睡中醒来喊着：“护主，护主，你快把赵炜叫来。”赵炜闻声来到大姐身边，大姐十分动情地说：“赵炜啊，我这是见你最后一面啊……”赵炜秘书赶紧截住大姐的话说：“大姐，您可别这么说，我们都盼着您好起来，您这样说，我们都会伤心的……”大姐和赵炜秘书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说到这里，小彭已是泣不成声。是啊，邓大姐生前留给她们最后的一言一行印象太深刻了，大姐心里只有他人，唯独没有自己。

邓大姐安详地静卧在鲜花丛中，已被解剖的遗体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那套经工作人员刚刚缝补过的西服板板正正穿在大姐瘦弱的身体上，白色的衬衣系着一条红色的领带，大姐的肩头仍然披着她生前一直戴着的那条针织围巾。大姐最喜欢这条围巾，她曾多次围戴着它与周恩来总理合影留念，这条围巾编织着两个世纪伟人最高尚的情感。邓大姐生前最喜欢的花是马蹄莲，可是七月不是马蹄莲开花的季节，几天来许多人为了寻找马蹄莲跑遍了京城的花店都未能如愿，而细心的八宝山人从自己培育的鲜花中捧出唯一的一盆盛开的马蹄莲，这盆马蹄莲一共开着3株花，八宝山的职工们精心地将其中一株摆放在大姐的灵柩前，另一株插放在大姐身旁的那束鲜花中，还有一株敬献在西花厅大姐慈祥的遗像下。望着婷婷玉立的马蹄莲，这白色的花，这绿色的叶，人们就象看到了大姐朴素圣洁崇高的品格和心灵。

在邓大姐的灵柩前，除了正中间摆放着大姐身边工作人员敬献的花圈外，还有两个花圈格外引人注目，一个上面的白色挽带上写着：“敬爱的邓大姐、亲爱的邓妈妈，您安息吧！赵炜敬挽”。赵炜跟随大姐27年，是秘书，也是女儿。在工作上，在党内，赵炜称邓颖超同志为大姐，在生活中，在感情上，她觉得大姐就象妈妈，赵炜在挽联上所选用的这两个不同的称呼，充分表达了这样两种人类最高尚的情感：同志情，母女情。赵炜敬献的花圈别具匠心，花圈由88朵白、黄、红三色玫瑰花组成。外圈是一色白玫瑰，象征着大姐高洁清廉的品格，里圈是一片黄灿灿的玫瑰，象征着大姐人生的坚实与辉煌，中心由鲜红鲜红的玫瑰组成两个大大的阿拉伯字母88，这既是标志着大姐的高龄，也表现着大姐一生对赤色信仰的一腔赤诚。赵炜十分了解大姐，她把对大姐的一往情深融进这花圈中。

在另一个花圈的白色缎带上写着：“七嫂、伯母、奶奶，我们永远怀念您！亲属敬挽”。看到“亲属”二字，人们自然会想到邓大姐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上提到的那个很本分的远方侄子。他来了没有？他来了没有？人们寻找打听者。邓光弼没有来，因为72岁的邓光弼因患脑血栓已经瘫痪，一年多不能

说话了。与邓光弼共事共邻了几十年的吉林省人民银行的同志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位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货币流通科科长，竟是邓大姐唯一的亲戚。几十年来，邓光弼严格要求家人，立下家规：到外面一律不许说是邓颖超的亲戚。几十年来，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严守这条家规，无论遇到什么难以克服的困难，他们从未向任何部门提出要求。7月11日晚，听到邓颖超同志逝世的噩耗，邓光弼的儿女们要去北京为姑奶奶守灵，可是天太晚了没了班机。第二天，他们把认识的人都动员起来，也没买到当日的机票，他们才不得不去省委办公厅。邓颖超唯一的亲属在长春，而且如此默默无闻生活了几十年，这太叫人惊讶和难以置信。办公厅同志迅速做了调查，结果确定无疑，于是他们立即帮助买了3张机票和2张卧铺票。邓家再一声明，进京所有费用，都由我们出，决不给组织添任何麻烦。这就是邓光弼一家，普普通通，默默无闻，没有炫耀，没有喧哗，人们在祭奠一个伟大英灵的同时，也不由的向他们投来敬重的目光。

炎炎烈日下，送行的队伍已经排起一眼望不到头拐了几道弯的长龙。其中有拄着拐杖的老同志、有相互搀扶着的老战士、有坐着轮椅的老作家，有刚下夜班的中年人和青年人，还有戴着红领巾的娃娃们。他们甩一把汗水，抹一把泪水，默默地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动着。

敬爱的邓大姐，您看见了吗？坐在轮椅上的冰心老人送您来了。您可知道，这位92岁高龄的文坛巨匠，在听到您撒手人寰的噩耗时心情有多悲恸，当时就落下泪来。不一会儿，一位香港记者电话采访，她没说上两句便哽咽难言。当晚，老人几乎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她叫外孙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取来一条白色缎带，她双手颤抖着在缎带上面写下了“痛悼生平第一知己”几个字，然后，又囑外孙马上去买个花篮，一定要鲜花，最好是月季。冰心老人这样讲述她心中的月季：“我特别喜欢月季，这不仅仅是因为她漂亮，漂亮的东西多着呢！月季花的可爱之处在于，它有风姿，有风骨，还带刺儿。以前，我经常到北京的一家月季花公司去赏花，邓颖超知道后，1987年的一天，她也去了，但没有碰到我，她驾驱车一直



赶来我家。我们谈了很多，最后还在周总理的画像前合了影。如今那幅画像仍挂在我的客厅里。画像前，我每天都要摆放上一束鲜花，多少年来未间断，而摆放时间最长的是月季。”此时，一位身披秀发的女孩子将冰心老人推至邓颖超同志的灵前，老人的双颊剧烈的抽搐着，象是怕惊醒眼前这位平生第一知己的睡梦，冰心老人绝不哭出声来，任凭眼泪劈劈叭叭洒落在胸前。不管工作人员怎样劝说，请她就坐在轮椅上向邓颖超同志致哀，冰心老人坚决不肯，硬是几经挣扎撑起颤颤巍巍的身体，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

敬爱的邓大姐，您看见了吗？著名抗日将领张治中将军的长子张一真专程从台湾赶来向您哭别啊！他动情地说：“我是非来不可的。我和邓妈妈认识已52年，解放后她老人家一直鼓励我要为祖国统一做工作，我要加倍的努力，以工作的成果来怀念她老人家”。张一真的弟弟，北京政协副主席张一纯接着说：“我对邓妈妈的感情无法用语言表达。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周总理、邓妈妈的关心、帮助，没有党的统一战线，就没有我的今天”。

敬爱的邓大姐，您看见了吗？这位一进门就跪倒在您的灵前痛哭不已的汉子是千里迢迢带着孩子，带着全家从湖北赶来向您告别的，他们一家永远也忘不了您和敬爱的周总理对他们一家的救命之恩。那是十几年前，他的两岁的孩子不幸患了白血病，这个贫困无助的家庭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试着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周总理接到这封信后非常重视，亲自打电话请有关部门竭尽全力也要把孩子救活，邓大姐也给予这个家庭以鼓励和安慰。在总理和大姐的关怀下，孩子的病居然奇迹般地好起来，现在孩子已经和其他孩子一样健康活泼。他们从总理和大姐身上感受到党和老百姓心贴心。党为老百姓做过的每一件好事，人民都会永远铭记。

敬爱的邓大姐，您看见了吗？您生前最关心最爱护的文艺界老朋友送您来了。阳翰笙和夫人擎着一个巨大的还滴着露珠的花篮，白色的缎带上写着：“敬爱的邓大姐，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阳翰笙暨文艺界老朋友敬挽！”工作人员上前接过花篮，两位老人象两名开道卫士，一边挡开拥挤的人群，一边不停地道：“慢点，慢点啊，一定要把它放好，这可是我们文艺界老朋友们共同敬献给大姐的……”。老夫人的手中还擎着一束鲜花，她忘不了对大姐说：“这束鲜花是赵清阁先生托我带给大姐的，因为他患了癌症在医院里，不能亲自来，他囑我一定要把这束鲜花敬放在大姐灵前。”老舍的夫人胡絮青在儿子舒乙的搀扶下，也手擎鲜花一步一步地走来，她默默地流泪，那神情似乎又把她带入那些令人难忘的岁月。

敬爱的邓大姐，您看见了吗？从您身旁一步三回头地走过的是著名电影演员于蓝、田华……她们与赵焯紧紧拥抱，抱头痛哭，石维坚、许还山等几位饱经沧桑的中年汉子此时也哭得象孩子似的。于蓝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年她患了乳腺癌，住进肿瘤医院开刀，邓大姐给她写来长信，囑咐她要学习《我的一家》作者陶承同志的坚强意志，战胜病魔。于蓝说：“我出院后，邓妈妈还用车来接我到西花厅。我童年失去了

母爱，邓妈妈那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鼓励，使我感受到母爱的温暖。她把一个精致的日本女团玩具放到我手里，叫我带回家去！我潮湿了双目，暗暗发誓，您就是我的母亲，我一定要像女儿一样侍奉您。如今亲爱的妈妈，走完了自己光辉璀璨的人生历程，但是她的高尚情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留在我心中。安息吧，人民之母，至爱的妈妈。”

敬爱的邓大姐，您看见了吗？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着轮椅守候在您的身旁已经两个多小时了。她凝视着您的面容，神情那般专注。无论人们怎样劝她就送到这儿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可她说什么也不肯离去。“让我再多呆一会吧，让我再多看我的老师几眼吧，让我再陪我的大姐一会儿吧。”她叫钱曾敏，今年84岁，曾和邓大姐一起相度过青春岁月。她称邓大姐是自己的启蒙老师，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人们，她是在邓大姐的启发下考入天津女师的，她是在邓大姐的引导和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革命道路的。大姐与她很相知，1925年分别后，大姐和周恩来结婚还专门寄给她一张结婚照留存。她后来在大姐亲笔题写校名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任教，牢记大姐的嘱托，为国家培养接班人。伴随着钱老的回忆，身着实验小学校服的红领巾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到邓奶奶的身边，孩子们在邓奶奶面前高高举起手臂：“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孩子们懂事地请邓奶奶放心，革命前辈未完的事业后继有人。

“邓妈妈一生没有儿女，但她却为全国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她对青少年有一种特别的厚爱之情。”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回忆起她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期间，邓大姐对青少年事业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便禁不住泪如泉涌。令她最难以忘怀的是邓大姐生前最后一次公开参加的社会活动，就是参加1989年5月4日共青团中央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座谈会，大姐那时身体已经重病缠身，那天，她还发着低烧，但是大姐说：我是一个老共青团员，对共青团和青年运动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别的活动不能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却一定要来的。那怕只坐一会儿，也是我的心意。当时，在场的团干部无不为邓妈妈的情怀所感动。我们更感到了党对青少年一代所寄予的无限厚望和自己肩头的责任。

……

整整一个上午过去，签到簿上已经留下上万人的名字，可是，送行的人们依然有增无减。下午两点，以八宝山为界的東西两侧的马路上仍然站着排成三四站地的人流。许多过路办事的、买东西的、旅游的人们也都放弃了原定计划，纷纷加入送行队伍的行列，许多单位和群众频频打电话给治丧办公室要求再见邓大姐一面。这种出乎预料的场面令工作人员为难了，群众的感情难以伤害，可是，大姐太累了，时间太

长了，这么高的气温下，冷冻床的温度也在升高，大姐的遗体会热坏的，怎么办？有一部分工作人员去耐心地说服群众不要再排队了，另一部分工作人员组织送行的队伍从一队变成两队，两队变成四队，工作人员含着眼泪对人们说：“对不起了，请大家快些走，别停留，大姐太累了。”

夕阳西斜，余辉染红了半个天际，终于喧嚣了一天的八宝山安静了下来。笔者最后将一束鲜花敬放在邓妈妈的遗体上，忽然，几年前邓妈妈与笔者交谈的情景和话语浮现在眼前，回响在耳际：“我能活到今天，与那些和我一起参加革命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们相比，我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多赚的，如果病能治好说明马克思还要让我多为人民做点贡献，如果手术失败，那就把它当作一次试验，用我的身体进行研究算我为人民作最后的贡献。”这就是邓妈妈——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生死观，她生亦为人民，死亦为人民，她是我们永生的楷模。人民将永远铭记。

此时，邓大姐身边的工作人员再一次簇拥在大姐的遗体前，她（他）们和大姐、和妈妈作最后的诀别，一位老工作人员深情地亲吻着邓大姐的面颊，喃喃地象是说，大姐，没有我们的陪伴，您可要多保重啊！随着灵车的再次启动，一声痛断肝肠的悲哭，惊天动地：再见了，敬爱的邓大姐！再见了，亲爱的邓妈妈：祝您一路平安！

1992年7月18日，邓大姐的骨灰撒入天津海河。汽笛长鸣，一个民族为她最优秀的女儿举行了最简朴却又最隆重的葬礼！

〔责任编辑：晓波〕





先生早就指明的：“应该根据真实的史料，把一切荒谬无理的假说，一起踢开，还给《金瓶梅》一个原来的面目。”这就是魏子云先生考证的方法。

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金瓶梅》的面很广，线很多。进行考证，要把千丝万缕的线一根一根理出来。这就好比架电线，总不能凭空架线，要立起电线杆，还要把电线杆牢固地埋在地基里。这个地基，就是考证所根据的丰富的、详实的史料。

以这种求实、严谨的治学态度，魏子云先生在20余年的悠悠岁月中，苦心孤诣地考证了“金学”中的两个专题，成书年代，作者何人。他把《金瓶梅》这部百万字巨著一字不拉地看了9遍，有不少地方不厌其烦地读了二、三十遍，就像沙里淘金那样，从中觅取真金，铸造“金学”之宝塔。

魏老先生无限感慨地说：“20年了！我孜孜矻矻地、孤孤独独地，像一个独入深山的疯汉似的，在《金瓶梅》这座迷宫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上穷碧落下黄泉，终于把迷宫的道路越摸越熟，能为同道出入指引门径，自己还总觉得‘日起有功’。吴晓铃先生说我是在‘独学无友’中研究《金瓶梅》的。但又何止如此呢？我写的一篇篇论文，连我身边最忠实的老伴都不愿看。我写的40万言的《金瓶梅词话注释》，连一文钱稿酬也不曾获得。所得的版税，有时连买书的钱都不够付。现在好了，真是同道之友遍天下！”

在这次“金学”盛会上，魏子云先生以清晰的思路，铿锵的语言，有理有据地宣讲了他的论文《〈金瓶梅〉是山东的》。他满怀着炎黄赤子之深情，提议：应该像绘制和建造

《红楼梦》大观园那样，根据《金瓶梅》绘制出山东清河县（属东平州管辖）地图，并筹建一座“《金瓶梅》乡里纪念馆”，永垂文史，以供观光游览。

魏老先生说：20年了！我孜孜矻矻地、孤孤独独地，像一个独入深山的疯汉似的，在《金瓶梅》这座迷宫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上穷碧落下黄泉，终于把迷宫的道路越摸越熟，能为同道出入指引门径，自己还总觉得‘日起有功’。吴晓铃先生说我是在‘独学无友’中研究《金瓶梅》的。但又何止如此呢？我写的一篇篇论文，连我身边最忠实的老伴都不愿看。我写的40万言的《金瓶梅词话注释》，连一文钱稿酬也不曾获得。所得的版税，有时连买书的钱都不够付。现在好了，真是同道之友遍天下！”

# 上穷碧落下黄泉

——访台湾著名学者、“金学”专家魏子云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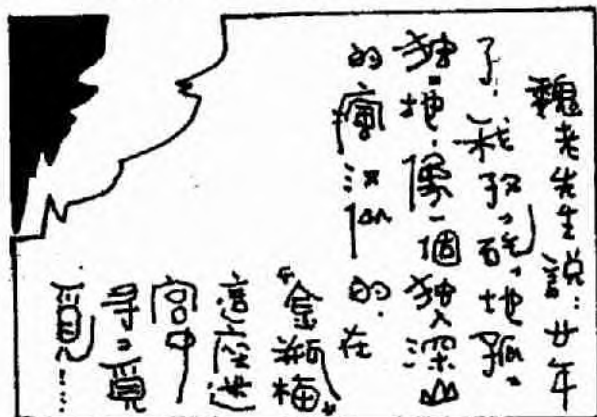
●王 恂 郑 晋

来 此古兰陵（今山东枣庄峰城一带）参加“金学”盛会的150多名中外学者、专家中，有一位寿眉银白、面容慈祥、风度庄重的教授，他便是来自台湾、重返故土的魏子云先生。

74岁的魏老先生，祖籍安徽省淮北市（原宿县）。幼时在家读私塾，深得桐城学派真传。他离家赴台湾已40余年，从事教育事业30余载，潜心研究“金学”历时20余个春秋，有15种著述问世。

“学术是公器，不仅是国家的公器，而且是世界的公器。我乐意帮助任何人，也欢迎任何人对我提出批评。研究、考证，不能带有个人情感和成见。”这就是魏子云先生治学的态度。

“我出身于桐城学派，治学之道以历史为考据的基石，以社会现象为寻证的基因，以训诂为考察问题的方法，以义理为义法合一的立论。行文立说，正如郑振铎



# 红色大亨与他的「东方魔水」

毫无疑问，赵章光和他的101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因此在他的身上不乏时代色彩。

如果说，西方称之为“美发之神”主要是基于其划时代的科研发明，那么，海内外传媒冠之以“红色大亨”的头衔，就带有一定政治色彩了。从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思路看，他是赞赏这类红色大亨的……

——美国《新亚时报》

## 希波克拉底留下的难题

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是个秃头，他曾对医治秃头动过一番脑筋，譬如把鸦片与玫瑰或百合的香精混合，再加些酒、生橄榄油或洋葱汁制成药膏涂在头皮上……然而这个方子却未能像他的名字一样流传下来。

法兰西一代枭雄拿破仑23岁便开始脱发，渐至秃顶。有一次他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讨论欧洲前途问题，结果二人却探讨起最新的治秃办法来。

几千年来，人类自身文明史的进程中创造了无数奇迹，但却始终对付不了自己的秃头。

《大英百科全书》直截了当地写道：“秃头很普遍，但却没有实际有效的疗法。”

美国医学协会指出：“号称能防止、延迟、治愈或掩饰秃头的疗法或医药，已经推销了几百年，它们有一点完全相同，就是都不能长头发。”

万般无奈之下，人类发明了假发套。然而，戴假发的苦恼，只有戴假发者心里知道……

## 秃头少女的哭泣，触动了他的神经

上海外滩，行人如鲫。一位秀发如云、身材苗条的18岁少女却有些步履沉重，她漫无目的地走着，黄浦江畔的景色仿佛与她无缘。

忽然一阵江风吹来，当她下意识地把住头发时，已经晚了——一头秀发被风吹落在地，她的秃头出现在众人面前！

“哈，女秃子！”有无聊者尖声笑道。

那少女狼狈万分，她一手捂住光头，

一手从地上抓起假发套，飞也似地哭着跑开。

回到家之后，少女不吃不喝，只是一个劲地哭，趁人不备，她竟跑出门外要投河，幸亏被家人拦住，没有酿成悲剧。

一个偶然的时机，这个少女的父亲听说浙江乐清县象东乡泥垟村有位名叫赵章光的乡村医生在治疗皮肤病上效果不错，而且态度很负责任，便辗转打听着来到乐清县泥垟村。

这对夫妇带着女儿来到一间破旧的农舍，他们见到了赵章光，身材削瘦，却显得精力充沛，尤其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射出坚定的目光，他虽显得有些疲惫，但却态度和气。

“赵大夫，请您想想办法吧。”那中年汉子说，“我女儿18岁了，为了治她的脱发病，我们走了许多大城市，可是都没有办法。赵大夫，救救我女儿吧！”

少女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赵章光沉默了。像这样的



事情,对他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了。

邻村有位姑娘,刚20岁出头,很快就要结婚了,有一天却忽然患了斑秃,未婚夫得知此事,竟然解除婚约。姑娘又气又羞,差点喝了滴滴灵!

另一件事是,邻村民办小学有位女教师,姓林,不幸得了全秃症,头上没有一根头发,淘气的孩子们便叫她“林秃子”(当时林越外逃事件刚过),叫得周围的村子里知道这边小学有个“林秃子”。这一切,使那位林老师精神大受刺激,不得不辞教回家。

一位又一位患者,向他发出饱含希望的恳求,一次又一次恳求,都促使他奋发努力。

“这么多脱发患者的痛苦解除不了,我还算什么医生!”赵章光坐不住了,血气方刚的赵章光,面对故乡的山山水水,默默发出了誓言:治秃。

赵章光当时不知道,他是在向人类的劲敌宣战,面对这个劲敌,千百年来,多少行家名医向它挑战;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更使得医治脱发、秃头的新技术、新药物层出不穷,然而,效果不甚理想。人类还在摸索之中。

## 能受天磨真铁汉

“能受天磨真铁汉,不為人嫉是庸才。”与许多成大气候的杰出人才一样,赵章光在成功之前,曾历尽艰辛——

雁荡山余脉的山崖上,有他奋力攀登的身影。为了寻找珍稀的草药,他专门往险峻的地方走,钻草丛,下山崖,左冲右突;有一次,他不慎从树上摔下来,鲜血淋漓,但生性坚强的赵章光并未屈服退却。在寻找草药的过程中,他的意志也被磨炼得更加坚强。

缺乏研究经费,“一个钱难倒英雄汉”,赵章光只有找亲友借,欠债3000多元,仍然没有头绪,但他认定的路就一定要走下去,实在难借款了,就卖猪,直至卖房!

狭窄的居住空间里,床边、桌前、墙角,摆满了他的瓶瓶罐罐。伴随着小油灯,他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田纪云副总理接见赵章光

为了验证药效,他不仅在秃头患者脑袋上试,也在自己身上试,涂抹一些药水,有时会出现水泡、溃烂,但他挺住了;为了找到最佳效果,他甚至在72岁的老父亲头上作试验,在7岁的女儿皮肤上涂药,疼得女儿哭着跑开……

一次次付出血与泪的代价,却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却使他愈挫愈奋,他想起古代有位皇帝,手下的大臣率军与强敌作战,经常失败,溃败之后对皇上说:“臣屡战屡败。”皇上另派一位大臣指挥军队,仍然不断失败,但这后一位大臣却决不屈服。他在皇上面前换了个说法:“臣屡败屡战!”赵章光想自己也该像这位大臣一样,屡败屡战,“虽九死其犹未悔!”

试验,失败,改变配方,再试验,再失败。赵章光仿佛已经着魔,他已经没有退路——冥冥之中似乎有某种力量为他安排了一个背水一战的绝境,置之死地而后生……

50次,80次,90次,100次试验,终于,他看到了一线曙光:101次,成功了!秃头患者头上生出了细细的新发!

多年之后,在与笔者长谈时,赵章光说:“究竟失败了多少次,试验了多少次,老实讲,我也没有记录,100次失败只是个大概的数字,那时候经常失败,碰得眼冒金星!但我这个人就是有这个脾气,认准了的路,就一定要走下去,当然也不能

蛮干,还要动脑筋……”

赵章光命名为101的这种治疗秃头的药水获得了成功。他的初衷不过是为患者解除痛苦,他并没有料想到其中巨大的经济价值;也没有想到这项发明解决了一道世界性的医学难题;甚至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随之而改变,从泥洋村走向乐清县城、走向温州市、走向杭嘉湖、走向郑州、北京,最终走向布鲁塞尔、日内瓦、巴黎、纽约的国际发明博览会……

## 国际金奖的含金量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赵章光带着他的“章光101毛发再生精”飞往比利时,参加第36届布鲁塞尔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时间是1987年9月。

本届国际发明博览会上,汇集了世界上千种新发明成果,仅生发水一类,就有10余种之多,有中国的,有日本的,也有意大利的,其中意大利的参赛者志在夺冠,来势很猛。

赵章光虽是首次出国参加博览会,却有自己的精明之处。他冷静地分析了自己,在语言环境、论证报告以及参赛经验方面,都不是自己的强项,对夺冠较为不利;

对自己唯一有利的,是101的独特疗效!

但“群雄毕起,逐鹿中原”,谁不说

自己的产品疗效好?面对国际金奖,谁不是志在必得?

赵章光向评委们提供的报告中,有国内权威医疗机构认可的数据:101对脱发患者的临床实践证明——

显效:87.5%,有效率:98.5%。

为了加强说服力,赵章光还带去了患者使用101前后的彩色对比照片。

然而,有关方面提出两个问题:一、照片真实性如何?二、治愈者中没有欧洲人,怎么解释?

赵章光没有在这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他带着翻译找到组委会和评委会,明确表示:“我们的101可以和任何国家的生发水较量,具体方法是,在布鲁塞尔任选一家医院,找一批患者进行治疗,所使用的产品隐去包装,不要商标和国名,评委会暗作记号即可——大家比一下,看谁的产品最有效!”

他特别提出:请组委会安排一下,我们愿与本届博览会夺标呼声最高的意大利产品一比高低。

中国人的自信,令组委会、评委会的官员暗暗称奇。赵章光“打擂台”的消息传出去,却无人应战,意大利那边也是一片沉默。

赵章光此次带来了300瓶101,他宣布一律免费为患者治秃,保证三个月之内见效!

一时间,中国“章光101毛发再生精”参展台前,挤满了不同肤色的参观者,有人求诊,有人咨询,有人洽谈贸易,每天都有数千人次涌来涌去。

经过激烈的评比,评委会表示:101因其神奇功效,应得最高发明奖。

10月1日,授奖仪式在皇宫举行。布鲁塞尔市长代表比利时国王,将本次世界发明博览会个人最高奖授予赵章光:“一级骑士勋章。”世界各国的通讯社、电视台迅速报道:“101——东方魔水”。

“美发之神发明了治秃神药!”

真金不怕烈火炼。“101毛发再生精”在比利时一炮打响之后,立即受到世人的青睐,它那稳定的疗效,更使得不同

国度的脱发患者们恢复了一头青丝、一头金发或一头亚麻色的头发,他们也随之而恢复了自信、青春和幸福。

在评选程序繁琐的国际发明博览会,机遇似乎总是对赵章光和101情有独钟,他的新产品参加多少次博览会,就夺得多少次桂冠,继布鲁塞尔36届尤里卡发明博览会之后,赵章光的101还获得了——

第16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博览会“奥斯卡发明大奖”和“产品金牌奖”(1988年4月);

第80届巴黎国际发明博览会“工商会金杯奖”和“产品金牌奖”(1989年5月);

第1届北京国际发明博览会“产品金牌奖”(1989年7月);

第14届纽约国际发明博览会唯一的“产品金奖”(1991年6月)。

短短的几年时间,101就获得七项国际金奖(此外还获得中国卫生部颁发的中医杯“神农杯”金奖),这或许称得上一个奇迹。

赵章光不善言谈,过去也没有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然而,101的神奇疗效却证实了其金奖的含金量。

## 脱发患者:绝望与狂喜

最初去泥洋村找赵章光治疗秃头的那几位患者,在他心目中有非同寻常的分量:是他(她)们,使他产生了发明101的动机;是他们的一头新发宣告了一位杰出发明家的崛起。

一项最新统计表明,“章光101毛发再生精”数年来已为288万中外脱发患者解除了痛苦,总有效率高达95%,这个百分比,似乎还并不能道出发脱患者的痛苦与欢欣、绝望与狂喜,更不能概括他们的许许多多故事……

南京姑娘刘桂萍,患脱发症已7年,头发全部脱落。经用“章光101”涂抹头皮并内服赵章光开的中药,20天后头上即开始萌生新发,不到两个月,已长出一寸多长的黑发;

大连金州酒厂青年工人鲍相枝,患脱发症一年多,用了许多药也不见效,而用101之后,三个月就出现奇迹,他说:“三个月就长出黑发,这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啊!”

美籍华人廖涓山先生曾购买15瓶101分送美国友人使用,发现其效果远优于美国目前生产的四种生发剂,他再度来到北京联系合作事宜,他对赵章光说:“祖国有此良药,也是我们炎黄子孙的光荣!”

长沙铁道学院的朱明鹿,是位能歌善舞的姑娘,但她9岁时却患了全秃,一直戴着假发。28岁那年,她用101数月,就长出了满头黑发,这位欣喜万分的姑娘说:“是赵医生给了我新的生命!”

解放军57318部队助理研究员吴盘生也是101的受益者,他的体会是:“花点钱买来满头青丝,值得!”

北京海淀区某学校的会计王爱萍,不知何故在1984年的3个月内头发忽然全部脱光,花了2000元钱到处寻医求治也没有成功,男朋友因而与她分手。后来,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用101,没想到仅用60毫升就生出新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患者对《北京晚报》记者说:“我脱发21年,用过多种生发药,全无效,已经没信心活了。但是,来这里(指西单宣内大街169号门诊部——笔者注)看病时,赵大夫肯定地对我说,保证治好我的病,若治不好分文不收。我还是半信半疑。用101两个月后,奇迹出现了,满头长出了新发!”

重庆电力系统一位技术人员,从解放初20岁起即脱发,一直未婚。在近60岁那年,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商店买了两瓶101使用约两个月,就发现开始长新发了;坚持半年多,头发越长越多,人也显得年轻了许多。后来,他居然结婚生子……

安徽巢湖百货商店一位22岁的女售货员,全秃7年,难以治愈,干脆出家当尼姑。用101之后,头上竟出现了浓密的黑发,这个女孩重展笑颜,还俗了。

河南有位30多岁的女性患者,患普





□ “大约 10 个月，你会有一头新发！”

秃多年，不仅头发没有，连眉毛、腋毛、阴毛都没有，未婚夫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怕她是“白虎”，迟迟不敢与她结婚。她在痛苦之中听说 101 有效，就悄悄去百货商店日化柜花 100 多元买了 4 瓶“章光 101”毛发再生精，涂抹两瓶之后，她惊喜地发现，不仅头上生出新发，连身体有关部位也出现了生机……

赵章光在科研发明方面，并非科班出身，但他却具有严格、系统的科学态度。对患者资料，他规定手下的工作人员必须系统整理，妥善保存：病历档案、患者来信都整理得有条不紊；一些较特殊的病例，他都在征得患者同意之后拍下照片，并编号封存。数月之后，患者萌生新发再来时，再拍对比照片，然后留作科研资料。他常说：“我们讲多少都没用，患者的病例资料才是最有价值的。”

## “要青春，不要青春痘！”

赵章光深知，不断推出新产品，企业才会有活力。继专治全秃、斑秃和普秃的 101 之后，他又推出了 101 系列——

101A：专治脱发患者中最常见的脂溢性脱发，经北京友谊医院、北京中医院等单位对 347 例及西欧 48 例患者使用

结果表明，101A 对早、中期脂溢性脱发有效率为 84%；

101B：专攻头皮脂溢性皮炎，同时在防止脱发、止痒、除屑、祛脂方面有独特作用；

101D 发宝：同时具备控制脱落和毛发再生功能，是许多脂溢性脱发和斑秃患者喜爱的产品。

有必要指出的是，随即推出的“101E 粉刺一扫光”（又名“101E 青春美之露”）则意味着赵章光已由治秃扩展到治疗面部粉刺（暗疮）。

在 1991 年美国纽约国际发明博览会上夺得唯一金牌奖的，正是这种 101E。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带着 320 多项发明成果参加了这一届博览会，赵章光不显山、不露水，他权衡利弊，计上心来，他叫过翻译：

“咱们一起上街转转，找一些美国粉刺患者治一治，怎么样？”

“这……年轻的翻译面有难色，他还不能适应老赵的“游击队作风”。

“实在不好办就这样吧”，赵章光对翻译道：“你教我，‘粉刺’英语怎么说？”

“acne”。

“那么‘一扫光’呢？”

翻译想了想告诉他一个简单的表述方式：“no”

“好，acne，no！”赵章光反复背诵这两个英语单词，兴冲冲走下纽约街头。

千难万险他都不怕，为了事业，难道还不好意思么？赵章光认准了的事，就一定要干。

行人如鲫，很快，目标出现了，那是一个脸上长有粉刺的高大的美国青年。

“acne”，赵章光迎上前去，比划着说：“no！”

那美国青年吓了一跳，不知眼前这身材不高的东方人要干什么，或许他有一身“中国功夫”，要与我一比高下？这位美国青年吓得不敢停步，夺路而逃。

赵章光笑着摇摇头，他继续寻觅着。

又一位金发女郎走过来，她漂亮的脸颊上也长了不少粉刺。赵章光对她挥着“101E 粉刺一扫光”药盒道：“acne，no！”那金发女郎犹豫片刻，停下来看那盒 101E 上的英文说明，似有所悟。

“acne，no！”赵章光比划着：我可以帮助你。

金发女郎明白了。她是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深为脸上的“青春痘”而苦恼，而今有中国人愿帮她一扫而光，当然是好事了。

赵章光送她一瓶“101E”，并把博览会展厅的地址给她，示意她过两、三天再来。

接着，赵章光又拦下了两位有粉刺的行人，她们最初以为这位中国人耻笑她们，后来明白了，接过“101E”。

两、三日之后，这三位美国粉刺患者纷纷来到博览会中国展台，她们找到赵章光，笑容灿然，三位患者脸上的粉刺都有很大程度的消退。

“神奇的东方魔水！”这三位患者惊喜地感谢中国发明家。她们对越来越多的围观者现身说法，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赵章光没有听懂她们在讲些什么，但他又似乎句句都听懂了。他满意地笑了，看着 101E 的小瓶子；这散发着淡淡中草药气味的粉红色液体，就是他的世界语。

数日之后，本届发明博览会评选结果揭晓：中国的“101E粉刺一扫光”击败所有参赛对手，夺得同类产品中的唯一金奖！

纽约《侨报》评论道：“101E的研制成功，又一次证明祖国中草药的潜力！”

美国总统府国家科学奖审查委员陈天枢热烈祝贺赵章光研制的“101E”等新产品的成功。

美国华侨总商会会长应行久兴奋地说：“看到中国产品这样好，在世界上获奖，这是祖国的光荣，也是海外侨胞的光荣！”

现在“101E”已经为越来越多爱美的年轻人所熟悉。他们纷纷从天南海北来信，感谢赵章光为他们实现了“要青春，不要青春痘”的梦想……

赵章光笑了，虽然笑容里有一丝疲倦。

## 深宵，电话传来董事长的声音

“哪……”

海南章光实业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刘立新的房间里忽然电话声大作。刘总从床上坐起，看看手表：午夜一点钟。他苦笑：这个时候的电话，只会是董事长来的。

“喂，老板！”他抓起电话筒就喊。

果然，电话里传来赵章光的声音：“‘粉刺一扫光’的生产怎么样？能跟上销售吗？”

还有点困难，市场需求量太大，流水线按正常生产速度肯定满足不了销售需求，看来得考虑加班了，”刘总答道。

赵章光：“要组织好加班，还要协调好运输问题，另外，工人的吃饭和休息也要注意……”

“请放心，我会安排好的”，刘总说。

北京，赵章光卧室。他放下话筒，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沉思片刻，又抓起话筒，按动程控电话机的按键：“……喂，上海吗？林岳仁……”

赵章光离不开电话。有一次，在峨嵋山上开产品订货会，因山上电话不方便，

他住了一夜便匆匆驱车赶回成都峨嵋山饭店。今年夏末秋初，赵章光应邀去青岛为患者治病，济南军区青岛第一疗养院为他安排了一座别墅小楼，这里面向大海，环境幽静，是著名的八大关风景区。赵章光楼上楼下走了一圈，拿起电话试了试，然后笑道：“这里是疗养的好地方，可我是来工作的……”当晚，他住到黄海饭店。一晚上打出七、八个长途电话，其中包括国际长途。

有时，“奔驰280”行进在长安街上，他忽然想起什么事，随手拿起移动电话，要通巴黎的国际长途……

事业发展如日中天，跨行业、跨国际、跨国界的投资经营规模，使赵章光必须日理万机，电话自然成了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他说：“电话自然成了千里眼，顺风耳，没有电话，肯定是闭目塞听，难免耽误时机。”

他的秘书总结道：“只有在飞机和火车上他才不打电话，别人也无法通过电话找到他。”

有趣的是，赵章光尤其喜欢在晚上乃至深夜打电话，他曾笑呵呵地总结了如下三个好处——

第一、线路畅通，很少有占线的时候；

第二、找谁都会找到，一般都在床上；

第三、因时差关系，打国际长途也往往容易将对方在办公室里找到。

现在，101总厂的有关负责人、各分厂厂长，公司经理及各城市办事处负责人在深更半夜接到电话已不觉得奇怪了，他们已经习惯：赵厂长的电话来了！

赵章光正是以这种独特方式遥控整个企业，高效、迅速地处理各项事情。对企业内部而言，他似乎形踪不定、难见其人，同时却仿佛无处不在……

## 将军赶路，不抓小兔

而今，101事业日益壮大。

数年时间里，这神奇的“东方魔水”已创销售额3.8亿元，创利税1.6亿元；

它远销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的43个国家和地区，为国家创外汇3650万美元，而且仍呈强劲上升势头。

北京章光毛发再生精联合总厂之下，设立了三家分厂：北京厂、郑州厂、乐清厂，还有两家海南公司和中港合资北京丽晶章光保健品有限公司、章光生物技术公司。

在国外，101开办了美国CAZ有限公司、法国巴黎101国际公司、日本华日毛发研究所。

世界上被101治愈的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脱发、粉刺患者已达288万人。

美国《侨报》1992年6月17日报道：今年1—5月，章光101出口创汇额比去年同期竟增长70%。……一位西方观察家说，“章光101”产品不仅在生发养发方面确有神奇功效，而且它纯粹由中草药制成，不含化学物质，这是西方消费者青睐“章光101”的主要原因……

新华社《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13日刊登该报记者发自希腊雅典的专电：“101上市两个月来，已卖出近两万瓶，凡是使用过的男女患者均反应良好。代理商耶罗利莫斯打电话给记者称：101效果好得惊人。欧共体国家早有销售，希腊政府药物检查严格，刚刚批准进口……”

在101事业蓬勃发展之际，赵章光与他的同事们头脑是清醒的，有几点他们一直紧抓不放——

第一、高度重视产品质量，患者利益放在首位；

第二、加大科学投入，不断开发新产品；

第三、引进优秀人才，使他们的科技发明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并迅速商品化。

一个企业家总是要赚钱的，但赵章光的信条是：要赚大钱，不赚小钱。广州一位记者对他的评价是：“将军赶路，不抓小兔”。

“中国还不富裕”，赵章光说，“缺钱的患者毕竟占大多数”，这是他在多次寻诊、咨询中掌握的第一手材料。

尽管近年许多原料都已涨价，但赵

章光坚持101不涨价，而由企业来承担原料涨价的压力。一旦发现经销或邮购部门涨价，他一定要去制止。

他多次为患者义务咨询，甚至免费治疗。有的晚期脂溢性脱发患者头发已基本脱光，仅剩下一圈发际，赵章光说：“毛囊已经萎缩，治疗效果不理想。兄弟，你就不要破费了。”

一次，一位年轻人带着5岁的外甥来治脱发，赵章光审视小孩的头皮状况后说：“这是烫伤脱发，我无能为力……”他抚摸着那小男孩的脑袋，语调流露出愧疚。

巡诊中，赵章光发现，有的脱发者用101效果不理想，重要原因在于用药量少，为了省钱，每次像滴香油似地滴一点，一瓶101能用20天，甚至一个月……当了解到对方确实经济困难后，他说：“你买五瓶，我再送你五瓶，既然要治脱发，就一定要用足药水，不要贻误时机……”

一些患者加大药量后，生发效果果然明显起来，复诊时，他们往往带着鸡蛋、酒、可乐和糖果。赵章光平时不爱吃糖，但此时此刻，他吃了，甜在心里……

正直、善良、诚恳的赵章光，因其卓越的科技发明而成为“温州首富”。名列中国首屈一指的富豪行列，但他本色未变。

“全国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十大新闻人物”、“有出色贡献的科技实业家”……甚至海外称他为“红色大亨”，国内诸多报刊也这么称呼他，在种种荣誉面前，他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看淡一些！”近几年，他为教育事业捐款总数已达530万元，国务院将他评为“尊师重教、振兴中华”先进个人，李鹏总理亲手为他授奖，并且赞扬他：“你在全国带了一个好头！”

有的外商出重金购买他的101配方，赵章光正色道：“这是我的祖国的，你有兴趣，可以代理经销，但配方不能卖！”

有的外商深知其经济价值，表示愿意帮助他全家移民海外……他笑道：“有些中草药只能生长在中国，我就是如此。”

对方说：“到国外，你肯定会成亿万富翁。”

“离开了中国，我可能除了钱之外，

一无所有”，赵章光说，“有的东西，是钱买不到的。”

……

今年初，邓小平在南方巡视时，就改革开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赵章光迅速作出反应。在2月28日海南章光实业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上，他面对中外来宾发表了如下讲话：

“……我理解，邓小平同志这一系列讲话，是再一次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的决心！”

“……赵章光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中华民族，我本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平凡的人，但却生活在一个不平凡的时代。从古至今，有多少杰出的人才和非凡的发明被落后的社会制度埋没！我个人发明101的成功，实在是得益于改革开放这个伟大的时代……”

一语未完，掌声骤起。

掌声，鲜花，奖杯，赵章光见得比较多了，他显得很平静。午夜，在他梦境中回旋的，是那些忘不了的记忆：雁荡山余脉的仙崖上，怪石嶙峋，杂草丛生，他在攀登，一步一步攀向高处，攀向理想的境界……

〔责任编辑 晓度〕

## 梁实秋四字论鲁迅

梁实秋这个中国现代卓有成绩的散文大家被人们所认知，还是近几年的事。在这之前，由于鲁迅那篇有名的文章被编入中学读本，梁实秋便在大陆青年中一直因「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而闻名于世。鲁迅先生的杂文文笔犀利，驳论严谨，的确是不可多得的范文，其中对胡适等「新月派」文人的批判也的确入木三分，言之有理。然而人们对梁实秋在文学艺术及教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确实是知之甚少。鲁迅先生痛斥过的这个人，虽然没有站到无产阶级的阵线上来，却也是个同情民间疾苦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不仅桃李满天下，且个人著作甚丰。散文独出一家不论，把莎士比亚全集译成中文则不可不提。他早年留学美国各大学，深受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影响，回国后成为「新月派」主将，同当年一些作家如鲁迅等人进行过世界性的论战。那时，梁实秋就曾以《我不生气》一文表态。人到晚年，梁实秋对此却不置一词。有学生问到他对鲁迅的看法，他笑而不答，却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四字：「鲁迅与牛」，对鲁迅的倔强与执著记忆犹深。

（融）



印度门卫

当中国大地掀起一股出国热时，一批普普通通的“洋人”却走进神奇的东方古国，干起那些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也不屑一顾的厨师、乐手、餐厅服务员等蓝领阶层的工作，实实在在地刻写着生命的历程

●叶晓

广东人把做一般工种的人称之为“打工仔”。随着这些没有经理、老板等显赫头衔的“洋人”进入广东，“洋打工仔”的名称诞生了。

尚没有确切的官方统计数字能表明广东的“洋打工仔”到底有多少，据知情人士粗略估计，广州市的“洋打工仔”少说也有两三千人之众。目前，主要分布在饮食、宾馆等服务行业和“三资企业”。

### 广州南海渔村：“老外”为你开门

位于广州人民北路的“南海渔村”并不是广州最负盛名的酒家，但自从两个“老外”往门口一站后，广州商界人士中便马上流行开“请客吃饭不到南海渔村就是不给面子”的说法。于是，食客们趋之若鹜。这家仅1000个席位的酒家，年营业额高达8000万元，曾创下一天28万元的营业额纪录。

不能说这一纪录与两个“老外”站在门口毫无关系。这两位名叫B星和咖喱星的门卫，是印度人。据说，香港有请印度人作银行酒店门卫的传统习惯，港商独资的南海渔村就引进此法。两名印度门卫身材高大魁梧，缠着头巾，蓄着黑漆漆的络腮胡，足蹬大皮靴。一个穿红色制服，红得惹眼；一个穿白色制服，白得耀目。每当有就餐的客人进出，他们立即殷勤地拉开玻璃门，极有礼貌地微屈身躯，点头微笑，以示欢迎或谢意。

“老外”看门，使羊城街头顿添一景。很多人一开始还以为是中国人的化装假扮的，只不过是酒家玩点新鲜花样，招徕“大款”。一些玩童还要上去摸摸他们的胡子是真还是假。来此就餐的客人，倘若随身携有相机，必定要在门边留影，以作留念。

# 羊城时髦“洋打工仔”

让广州人惊奇的并非仅此一处。

走进“添美食”(TIMMY'S)西式快餐店,坐在以红、白为主色调,间以绿叶掩映的餐厅里,马上就会有“洋小姐”为你端盘送水。这里有12名来自美国、瑞士的服务员。

瑞士籍姑娘奎斯汀小姐是一位旅游爱好者,她游览过世界许多地方,亦到过中国的好几个景区,她尤其迷恋漓江和九寨沟的风景。她临时来“添美食”做工,一是为了挣点旅游费,同时也是想体验一下生活在普通中国人中间的滋味。

七彩霓虹,显示出广州是一座不夜之城。羊城人轻松舒曼的夜生活使这座古老商埠更显婀娜多姿。

自从4位菲律宾歌手在花园酒店咖啡厅演唱以来,这儿又成了广州人尤其是年青人夜生活的“热点”。

来自菲律宾的沙吉欧(SERGIO)、卡琳娜(CARINA)等4位歌手,颇似“流浪”艺人。他们自备乐器,在世界各地演唱,4个人既是乐手,亦是歌手。先后到过日本、伊拉克、南朝鲜、澳门等地演唱。1986年在澳门皇都酒店演唱时,邂逅广州白天鹅宾馆的“老板”,随之与白天鹅宾馆签下演唱合同。在白天鹅服务3年半后,又转到花园酒店,在咖啡厅演唱,直至今日。

虽然,羊城街头不象在北京街头能时不时地发现成群结队的“洋人”招摇过市,但在广州的酒吧、咖啡厅、厨房、餐厅、车间……,你会发现许多正埋头工作的“老外”们。他们,就是广州人嘴中的“洋打工仔”。

## 每月能攒 20 万元与没有早餐没有午餐的工作

一般人都忌讳别人问他的收入情况,“洋人”更是如此。但白天鹅宾馆日本餐厅的厨师佐野峰幸男却很大方地抖出他的收支细帐。

佐野峰幸男身材不高,面容和善。他来自东京,已从事32年的厨理工作,在新加坡、伊拉克工作过一段时间。今年2月又来到白天鹅宾馆日本餐厅。

他说,在日本做厨师,如果能就职于较高级的酒店,并做到厨师长一级,每月能拿到70万至100万日元。但这样的厨师是很少的,80%的厨师每月只能挣30万日元左右。这种收入在消费水平甚高的日本,只能算中等水平,生活比较紧张。

据佐野峰幸男介绍,他在日本收入是30万日元,来中国后每月可增加10万日元左右。他由日本餐厅包吃包住,每月的消费也就是抽抽烟,到咖啡厅里喝喝咖啡、听听歌,没有家室需供养,600元外汇券就可满足。因此,他每月大概能攒下20万日元。他说:“如果在日本,我就不可能有积蓄。”

其他不愿透露收入的“洋打工仔”绝不会比佐野峰幸男逊色。接近“洋打工仔”的人士说:“很明显,如果他们的收入比在国内差,就不可能来中国做工。”

也许,有些“洋打工仔”收入的绝对数不比在母国高,但他们在中国的消费支出则大大低于母国,这样,相对收入还是增加的,算总帐还是在中国做工划算。

但“洋打工仔”的工作节奏是很紧张的,工作精神也是令人钦佩的。工作是他们的第一位任务。

有一种说法:外国人干象干,玩象玩;中国人干不象干,玩不象玩,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花园酒店咖啡厅的菲律宾小乐队,每天晚上8点到凌晨1点在咖啡厅演唱,但他们从傍晚6点就要开始工作,安置好乐器,再合练一下晚上要演唱的曲目。为了不影响发声和运气,演唱前他们一般不吃晚饭,直到凌晨1点演唱结束后再吃晚饭。沙吉欧说:“我们的休息时间与正常人完全颠倒过来了。晚上工作,白天睡眠。每天凌晨2点到5点这段时间,有时练练新歌,有时骑单车出去逛马路,兜兜风,或者在宾馆的游泳池里游

泳。凌晨5点左右开始睡觉,到下午两三点才起床。我们既不吃早餐,也不吃午餐。除了每周一休息一天外,一年到头,天天如此。”

34岁的沙吉欧已有15年的歌手生涯。他除了一副低沉暗哑的歌喉外,还会弹吉他、钢琴、电子琴,会吹笛子、会敲鼓。他把音乐视为自己的生命。15年这种紧张而劳累的生活,他依然乐此不疲。

菲律宾小乐队由于工作原因而显得特别一点。但在中法合资的广州标致汽车公司工作的夏迪和儒尔诺的休息日也常常要用来工作。广标公司每周工作5天,周六和星期日休息。但从事材料采购工作的夏迪是无法按这个时间表来安排工作的。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东跑西赶,别人在家怡然自得度周末时,他可能在与广标公司配套的厂家间忙得大汗淋漓。

在冲压车间当工人的儒尔诺,虽然不管整个车间,但自然是技术上的师傅。尽管中国工人的技术进步很快,但在某些关键技术上还不完全熟练,自然不能让他百分之百地放心。因此,每两周他必定要加一次班,以保证整个生产线的运行不致于在他们车间出现“断痕”。

佐野峰幸男在工作之余也忘不了他的工作。下班后,他总爱到菜市场逛逛,看看是否有合适的肉菜供他们餐厅用。日本餐厅的原料几乎全部是进口。如果能在广州就地取材的话,餐厅的成本就能降低,菜肴的价格也就可降低一些,就能吸引更多的中国消费者。他还打算利用暑假到北京、大连走走,一方面多走几个中国的地方,另一方面他可以寻找一些更符合他们要求的原料。

## “洋打工仔”流露 出对中国的眷恋

近年来,中国国门开启,有人为出国花巨款买了假护照也不悔,有人用青春美貌换一方伪“绿卡”而无怨。

相反,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的“洋打工仔”们倒流露出对中国这个正勃发向上的国度的眷恋之情。

沙吉欧带着对“共产党国家”的一丝畏怯心理,小心地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很快,他发现广州是一块很安全的地方。上街问路,尽管交流很费劲,但中国人还是极热情地用手势为他指点。因此,即使深更半夜,他亦敢独自一人骑着单车在街上闲逛。他说:“徜徉在广州街头,我感觉如同一个毫无拘束的中国公民。”

有中国血统的马来西亚人杨秀和在中港合资的凯旋华美达酒店工作。来广州之前,许多朋友对他说,广州很大也很乱,经常有人白天拿着刀子抢钱。但他来广州之后发现并不象他的朋友们说的那样邪乎,他感觉比起世界别的地方,“广州治安很好。”

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使“洋打工仔”们亲身感受到中国的进步,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来自法国的儒尔诺说,他1989年来广州时,太太和孩子随同前来,第二个孩子才15个月,他感到带孩子颇有难处,很多必需品缺乏。但仅过3年,他发现“现在要什么有什么,我没有感觉到在广州生活有什么不便。”

正因为如此,这些“洋打工仔”都希望延长在中国工作的合同期限。白天鹅宾馆日本餐厅的佐野峰幸男目前只与餐厅签一年的合同,但他希望能长期在中国工作。他到过的国家中,有些地方规定工作满5年以上就可申请“永久居留证”。因此他亦希望有领到中国“绿卡”(永久居留证)的那一天到来。

去哪不去哪全凭自己定夺的菲律宾小乐队,与花园酒店的每期签约是6个月,他们已经续签了多次。小乐队里无形的“头儿”沙吉欧说,如果花园酒店的“老板”愿意,他就一直签下去。即使不在花园酒店干了,广州还有那么多大宾馆,他们都可以去试一试。沙吉欧之所以有这个决心,是基于他在广州生活6年的亲身感受,他很自信地下结论说:“10年后,广州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值得每个中国人思考的是,“洋打工

仔”在流露出他们对祖国眷恋的情感时,丝毫不贬抑自己的祖国。当记者请沙吉欧把广州和马尼拉做一番比较时,他以外交辞令式的语言回答说:“很难比较,各有长处,也各有缺点。”

有意思的是,接受记者采访的“洋打工仔”,除已有太太的外,都表示愿娶中国姑娘为妻。

已50岁的佐野峰幸男离过婚,如今孑身一人。在设计他未来的生活蓝图时,他说:“如果我从事现在的工作,收入也跟现在差不多,再找一位中国女人作妻子,就在广州长期住下来,那是再好不过的事。”

佐野峰幸男尚未觅到心上人,他说中国的男女交往太严肃,他目前与中国姑娘接触不多,短期内想“拍拖”上恐怕不可能。

他并不想找太漂亮的,只要心地善良就行,即使女方40岁也没关系。当然,他也担心一些中国姑娘愿意嫁给他是为了出国,去日本,这与他的意愿又恰恰相反,因为他想与中国姑娘结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广州安个家,长期住下来。

对音乐痴迷的沙吉欧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终身大事,他同样想找一位中国姑娘结下秦晋之好。他很谦逊地说,他不太英俊,工作又特殊,想找一位能理解他的工作的中国姑娘。由于语言障碍,再加上中国女孩的羞怯心理,他虽然接触了不少中国姑娘,但尚未射出丘比特之箭。

年轻漂亮的卡琳娜是菲律宾小乐队里唯一的女性。她时常在咖啡厅用中文演唱《我曾用心爱着你》等港台流行歌曲,如泣如诉,婉转缠绵。当她的同伴为中国姑娘漾起爱的涟漪时,她会不会为中国男人敞开心扉?哦,难说。

## 夏迪忘不了中国的交警,罗伯特以雷锋为偶像

东方民族是一个礼义之邦,尤其是在对待国外友人方面,更表现了中华民

族的热情好客和宽宏大量。这是在中国生活时间不长的夏迪的感受。

在广州标致汽车公司工作的夏迪,以法国式的幽默讲述了一件他难以忘怀的事。

夏迪嗜好四川的辣椒,对川菜情有独钟。他听人家讲白天鹅宾馆附近有一家川菜馆,川味纯正,他再也抑制不了一饱口福的欲望。一个晚上,尽管不知详细地址,他还是贸然驾车去寻找。那片地区是广州最古老的街市,街道狭窄,七拐八弯,走着走着,他已辨不出东西南北,并且走上了单行线,还是逆行。他正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骑摩托的交通警察过来了。他心里想,罚挨定了。他走出车子,出示别人给他写的那家川菜馆名称的纸条,并用他自己所理解的手势,告诉那位交警,他是想找这家川菜馆就餐。只见那位交警手一挥,示意夏迪开着车跟他走。那位交警就这样开着警车,带夏迪到了那家川菜馆门前。而且,交警还特意找到川菜馆的“老板”,破例允许夏迪把车停在“禁止停车”的餐馆门前。办妥后,那位交警又去执行他的公务去了。夏迪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这在外国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这一切居然是靠手势完成的。

当“雷锋精神”在中国人眼里日渐淡漠的时候,“洋打工仔”中却有人把雷锋当作心中的偶像。受雇于广州的民间教育机构“现代英语中心”的外籍教员罗伯特便是其中一个。他把雷锋当楷模,雷锋的言行亦引为他的生活准则,他常与学生们聊雷锋的事迹,还从书店买回许多有关雷锋的书籍和画像。在他的教学中,也体现出雷锋对他的影响,例如,为了让他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练习口语,每天晚上他都自愿地加上一节课,辅导学生的口语练习。

同在这个英语中心任教的安琪和鲍勃也热衷于广州的公益事业。今年1月12日广州举行“首届教育基金百万行”的游行活动时,他们俩肩扛横幅,手持彩旗走在队伍的前列。那份真诚,那份热情,使亲眼目睹这一场面的每个中国人

都为之动容。《广州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他们的特写镜头。

罗伯特、安琪、鲍勃受雇的“现代英语中心”只不过是一个民间机构，他们也不是由我国政府部门聘请的专家、学者，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洋打工仔”。然而，他们对工作的严谨、对中国公益事业的热忱，使与他们共事的中国人深受感动。

美好的东西是共同的，无国籍、肤色的区别，它能超过国界，打破文化隔膜，跨越语言障碍。

## “洋打工仔”的介入使中国人说出了：“大家很平等！”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血泪和耻辱交织的历史。被迫割地赔款，无奈出卖主权，使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文明最悠久的国家曾被蹂躏在异族的铁蹄之下。

尤其是一块“华人与狗不遘入内”的耻辱牌，深深地烙在每个中国人心里，以致于华人低人一等的阴影至今未全部散去。

“洋人”进入中国做“打工仔”，不仅是中国人，连外国人都觉得似乎意味着什么。去年世界女足赛期间，美联社记者特意到南海渔村采访，想探究南海渔村为何要聘用“老外”看门。总经理徐峰先生意味深长地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所意味的，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在有“洋小姐”作侍者的“添美食”就餐的一位姓陈的顾客说：“‘老外’服务，这挺新鲜，也很自然。在这里，我付钱，她服务，大家很平等！”这似乎更直接地点明了徐峰先生的“意味”。

中国经济正日益强大，中国的形象亦日益伟岸，中国人没有理由自卑。人类，应该是平等的。或许，“洋打工仔”的介入，加深了每个中国人的这种认识。

客观地说，“洋打工仔”与“打工仔”仅一字之差，字面意义应毫无区别，

但比起中国的“打工仔”，“洋打工仔”尤其有着丰厚的收入，工作条件也相对较为优越，而且目前绝大部分供职于“三资”企业，并没有真正进入中国的普通行业，他们仍然具有较优越的求职条件和特殊的就职环境。

也许，再过若干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再上新的台阶后，“洋打工仔”与中国的“打工仔”在择业机会、社会地位、收入等方面才能彻底摆平。那时我们将以平淡而不是猎奇的眼光去看待“洋打工仔”，以司空见惯而不是少见多怪的语气来谈论这一现象。

中华民族，既不能因为一些中国人出外只能靠洗盘子谋生而妄自菲薄，也没有必要因为有“洋人”在中国打工而妄自尊大。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永远脚踏实地地走出自己的路。

结论，自有历史评说。

〔责任编辑 晓霞〕



时代风



杨尚昆对古月说：“生活中你也要象毛泽东嘛！”  
照片左一为杨尚昆夫人李伯钊，右一为在舞台上第一个饰演毛泽东的著名演员于是之。

他是个孤儿，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加入革命队伍时，组织上问他“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生日是哪天？”他挠了挠头说：“我好象是9月出生的，就填9月9日吧。”想不到这个日子却和一个伟大的人物发生了某种联系。

●郭向星

# “毛泽东”奇人奇事

临别时，李纳把古月的手拉得更紧了。……突然，她回身扑到古月身上失声流泪，古月也忍不住流下眼泪。

1976年9月9日，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长空上一颗巨星陨落了：毛泽东主席溘然长逝，哀痛遗留历史之中。

在漫长的期待和盼望中，终于，一个复活的“毛泽东”从影视舞台上阔步向观众走来，带着《四渡赤水》的用兵如神，带着《西安事变》的沉着稳健，带着《开国大典》的惊天动地，还带着《父亲》、《毛泽东的故事》的儿女情长平平凡凡……他就是古月。

1990年初夏，西柏坡《大决战》外景地。这两天正穿插拍一些毛泽东和他小女儿李纳的过场戏，正巧李纳本人到西柏坡故地重游，参观完纪念馆后，来到《大决战》拍摄驻地。中午，当演员们从领袖旧居拍摄现场回到住地，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李纳一眼便认出了父亲的扮演者古月，她显得异常激动，急忙把“父亲”让到屋里的沙发上坐下，自己却象孩子般地久

久仰望着“父亲”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古月问：“我演的戏你看过没有？”“看过，看过。”李纳连着说出一些片名，还说一些戏的细节，不知不觉中，她拉住古月的手，不断地抚摸着，陷入了对当年西柏坡生活的回忆。

父亲常常带她出去散步，“对父亲的手我的体验可深刻了。小时候，我用小手牵着父亲的一根手指头，后来大了点，我就能握着父亲的两根手指头了。父亲就这样带着我走啊走啊，一直走到了北京城……”李纳十分动情地说，“你的手和我父亲的手感觉一样！”临别时，李纳把古月的手拉得更紧了。然后松开手迈步上车，突然，她回身扑到古月身上失声流泪……古月也忍不住流下眼泪，古月拍着李纳脊背反复说着：“我理解你，我理解你。”在场的许多人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古月因为成功的扮演了毛泽东，成为中国艺界影坛的一颗明星，有人说毛泽东的一生就是一部现代史，再现毛泽东的古月正是一支描绘历史的如椽巨笔！正因如此，古月成了社会关注的一大奇人。奇人必定奇事多！最奇的莫过于古月随口报出的生日。1949年，解放军南下大军从桂林孤儿院中把古月



教了出来，那年他9岁。从此，部队成了他的家。童年的历史在古月脑海中已是七零八落的碎片，有一天，填登记表的人问古月：“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生日是哪一天？”小古月挠挠头皮想了一会：“我好像是9月出生的，生日记不起来了，就填9月9日吧，这样好记。”

冥冥苍苍中难道真有股神秘的力量？9月9日，古月随口报出的生日，恰好是毛泽东逝世的日子，而古月又从茫茫人海中被选出来成了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用艺术表演又复活了一个伟大的生命。

**当胡诗学向他发问时，中年人大大方方地回答：“解放军同志，我发现你特别像一个人。”**

“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古月像毛泽东的？”采访古月夫妇时，我提了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两个有趣的故事。

古月，文化大革命中，风行一幅油画叫《毛主席去安源》，有一回，我出差乘坐火车，在硬座车厢，一个40来岁的中年人不断从面前走过盯着我看，我是学过画的，心想，这人是不是学画的想找模特？因此，待他再盯着我时，便说：“你为什么总看我啊！”中年人大大方方地回答：“解放军同志，我发现你特别像一个人。”说着，回到座位上拿来一幅刚买的油画印刷品

# 奇遇录

《毛主席去安源》。我和中年人的对话把邻座旅客们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了，大伙看一眼油画，看一眼我，纷纷说：“像！”“太像了！”

古月说的故事是生活中的发现，桂萍说的故事却是舞台上的发现，那一年桂萍所在的国防话剧团演一出话剧，桂萍演女主角游击队长，一位文学编剧同志演毛主席，他身高1.80米个头，和毛主席挺像，但他是单眼皮，坐在前排的观众很容易看出破绽。尽管这样，毛泽东的出场仍然次次赢得热烈的掌声。导演、编剧和全体演员们都想，如能让“毛泽东”再像一些就好了。几个导演、编剧们在脑海中搜寻记忆，有一个人提出如果让桂萍家的那位来演保险像，大家一想，真是的，“胡诗学真像毛泽东！”但大家知道胡诗学是军区机关里的人，不可能把他请来演戏。

回到家，桂萍有意帮丈夫把头发梳向脑后，然后指着镜子里的古月说：“我们团好多人都说你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古月把镜子拿开：“别逗了，像，我也不到你们那去演戏的。”

有人叹了口气：“十亿神州，外形似毛泽东的

人有，会演戏的人更多，可既像毛泽东又会演戏的上哪去找啊？！”

1978年，国务院文化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分别下达通知，在全国全军挑选适合塑造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特型演员。

经过大海捞针般的搜寻和沙里淘金般地苛选，数十名特型演员来到北京，仅“毛泽东”候选人就有20来名。

数十名专家学者用百般挑剔的眼光审视着这些候选人，有人叹了口气：“十亿神州外型似毛泽东的人有，会演戏的人更多，可既像毛泽东又会演戏的上哪去找啊？！”

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著名剧作家胡可听完这种议论却笑了：“堂堂中国十亿之众，什么人才没有？只是没有跑到咱们眼皮底下就是了，伯乐是个相马专家，据说他找千里马从来不进显贵的马厩，总是跋涉于荒郊野漠，每次总有所得，咱们是不是可以走出演员的圈子，到各个行当去找？！”

有人报告：“听说云南有个人像，但从来没演过戏。”

“不会演戏可以学！一定要去考察一下这个人。”胡可拍



板了，他亲自带人来到云南。

昆明军区某部正在召开一个会议，胡可不动声色地出席了会议，对会议的内容他只是听听，却格外关注一名中年军人。只见他1米80开外，脸庞线条柔韧有力，尤其是那双大眼，双眼皮有韭菜叶那么宽。胡可失声叫道：“不错，很像。”

这名中年军人就是当时在昆明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化科任科长的胡诗学。

**叶剑英元帅案头，十几张扮演毛泽东的演员定妆照和生活照一溜排开，叶帅一会儿拿放大镜仔细观看，一会儿在屋里踱步沉思……**

如果说“古月出山”是一出戏，“桂萍功夫”无疑是最为精彩的“折子”。

在胡诗学犹豫不决的日子里，桂萍几番分析大局：“你的确是当官的料，领导也信任你，可当演员毕竟是一门业务啊，又是一门留名于世的职业。”“你是从孤儿院被解放军救出来的，你感谢共产党，深深热爱毛泽东，你当干部表达这种心情只是用辛勤工作表达你个人的情感，而你当演员则可以用形象语言表达千百万人的情感。”胡诗学心里最没底的是从来没有从事过表演。桂萍又鼓励他说：“表演并不难，你学什么都能学成，学表演你准行！”回忆起这段经历古月说：“你学什么都能学成，你准行。”这句话，“使我终身受益匪浅。”

北京，胡可很快收到了胡诗学的扮装照片。挑选特型演员的组织者们立即决定调胡诗学进京来八一厂试妆。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胡诗学一旦停止了徘徊，成功便出人意料地向他招手。定妆后，所有专家和导演们的共同感觉是，这个“毛泽东”经得起电影特写镜头的放大，经得起观众的凝视。

叶剑英元帅案头，十几张扮演毛泽东演员的定妆和生活照一溜排开。叶帅一会儿拿放大镜仔细观看，一会儿在屋里踱步沉思，这些演员“毛泽东”和自己头脑中十分熟悉的亲密战友毛泽东，哪一个形象最能重合呢？叶帅终于拍笔在胡诗学的定妆照背面画了一个红圈。

**在苏联，饰演列宁的演员享受着种种惊人的特权。我国呢？**

人们知道，苏联自1928年爱森斯坦在影片《十月》中第一次塑造列宁形象起，在影视屏幕上塑造革命领袖形象已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努力。我国观众十分熟悉的在《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影片中扮演列宁的特型演员史楚金，国家为了培养他，专门给他创造了一个模拟当年列宁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向他提供了一切有关列宁的资料，他享受着种种惊人的特权。这一切就在于使演员抛却原来的自我，从气质、心理以及生活习惯上都最大限度地与所饰演的角色融为一体，以达到艺术创作的最佳境地。

我国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于1978年在《大河奔流》中，首次出现毛泽东与周恩来形象的。相比苏联，我国对特型演员



●在《大决战》拍摄现场，毛泽东的女儿李纳猛地扑向古月泣不成声。

的培养、提高和使用都显得相去甚远，基本上还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式的传统梨园格局。

胡诗学来到八一厂，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作为“特型演员”自己只是具备了一半条件：“我是特型，但还不上演员。”古月说：“而后者，对我说更为重要。”

妻子桂萍从遥远的云南给丈夫寄来了《斯坦尼拉夫斯基全集》。对这位剧坛巨匠胡诗学只是闻其大名，今天，“斯基”的巨著摆在面前，他觉得简直像面对一部天书。他去信向妻子诉苦，可妻子来信对如何学演戏却说得更加具体了。

“妻子的每一封来信，都使我对如何表演更加深了一层了解。”古月至今难忘学艺起步时妻子给自己的一封封来信。

“最出色的表演是深入角色的内心世界，把演员化为角色。”“不要停留在单纯模仿和形体动作模仿上。要找准心理动作线，找到角色的核心，使自己进入角色并积极地进行，使自己和角色融为一体……”

桂萍说得很具体，而每一个具体意见都如一把钥匙为古月打开了一扇艺术宫殿的大门，古月感到接近毛泽东的形象已不是山重水复，而是柳暗花明有路可循了。

在妻子的启发下，古月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大量阅读毛泽东的所有能看到的资料，看毛泽东的资料片，收集毛泽东的照片。第二步，从这些资料中模仿毛泽东的形体动作，一招一式都不放过。第三步，从自己对毛泽东的体验中追求“神似”。他开始有计划地跑图书馆，跑电影院和电影资料馆，跑博物馆；大量研读毛主席著作、近代史料和电影表演著作；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秘书、警卫员请教访问；拜演过毛泽东的于是之、金乃千为师，向本团的导演、演员、小工友求教。

有一次，看资料片，发现毛泽东抽烟的方式独特：毛泽东手大，烟总是夹在手指中间，吸烟时烟放在嘴唇正中，夹烟的手掌整个捂住了嘴。他试着这样抽了几次烟，有人注意了的这种抽烟方式肯定地说：“这样的动作更像了。”

从此，他更加注意发现毛泽东的独特动作，发现一个就一阵欣喜，赶快用笔记下来，然后反复练习使之烂熟于心。他还细心搜集了600多幅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历史照片，按年代顺序挂在自己八一厂招待所的客房里，夜深人静时，面对照



●每年的12月26日，古月只要在北京都来到毛泽东大女儿李敏家参加聚会。

片，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功夫不负苦心人，1980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在推出影片《西安事变》的同时，还推出了两颗影坛特型巨星：饰演毛泽东的古月和饰演蒋介石的孙飞虎。

### 第一次试镜头，成荫交给三位“毛泽东”候选人的表演小品，是剧本的同一段内容。

第一次试镜头，成荫交给三位毛泽东候选人的“表演小品”是剧本中的同一段内容：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讲话。正式表演规定，三个候选人不能观看别人的表演，这更增加了表演的紧张气氛。古月是第一个表演的人，尽管他心里说“别紧张，别紧张。”但离表演的时间越近，看到那么多人准备道具：准备摄影机、录相机，仍不免心中“扑扑”乱跳。他想：“这样紧张可不行。”于是乘别人准备拍摄，古月一转身找到一个墙角面壁而坐，抽着烟，把先前准备表演的招式又在脑海中“过了遍电影”，然后说：“好，现在可以拍了。”

录相机沙沙作响，古月在镜头前轻松自如：“蒋介石是不会自动抗日的，我们要逼他抗日。”

古月边说边打手势，左手叉腰，右手抬起手心向外，再讲到“逼他抗日”时手势有力地向左劈下——一个典型的毛泽东讲话动作，“一推二拉三打”古月用右手掰左手的小指，再无名指，再中指，又一个典型的毛泽东分条条讲问题的手势。

“停！”随着成荫导演的一声命令，一组镜头录完了。所有在场的人都十分关心地前来看镜头。当表演过程和同期录音声一起从镜头中“流淌”出来，观看的人群中发出阵阵窃语：“真像啊！”“动作也像极了！”“他的形体条件太好了”……

赞扬声中，古月却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他觉得饰演领袖人物，还可以更潇洒一些。录相一放完，大家都沉浸在欢喜情绪中时，古月马上说：“成导，让我再来一遍吧，有些地方我还没表演出来。”成荫抬头看着古月：“好啊，那就再录一次。”

第二次录相开始了，古月背对镜头，站了起来，在会议室的地图前踱了几步，一转身对着会议室里的“同志们”开始讲话，边讲话边作动作，边踱步……

第二组镜头一放，大家感到古月的全套动作在镜头里大换样，“毛泽东”更加洒脱自如了。结果，他理所当然当上了“毛泽东”。延水河畔诞生了古月饰演毛泽东的第一个镜头。

### 妻子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一个逝去的伟人正在复活，一个熟悉的丈夫正在消失。

《西安事变》上映后，古月受到许多观众的称赞：“嘿！那里来了个胡谭学，真像啊！”一些热心的观众还给古月来信，希望古月能担任主角，让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毛泽东成为影片的主角。

古月深知，自己离观众的这种期望还差得很远，在《西安事变》中，他的镜头不多，仅仅是解决了像与不像的问题，而党和人民给我的任务却是：塑造一个形神兼备的毛泽东！

古月陷入了苦恼，一种追求的开拓的苦恼。

渐渐地，古月变了，活泼开朗的性格逐渐隐退，他变得越来越庄重、深邃。他想让自己的心境、气质逐渐溶化在角色中。

知子莫如母，知夫莫如妻，桂萍开始注意到丈夫的变化，她觉得这个朝夕相处的人越来越陌生，便向丈夫说：“老胡，你变了，我感到，你不是你了。”

“我现在不就站在你面前吗？”古月自己都不知道，他对妻子用的是角色语言。

待古月明白了妻子所指，问道：“那我该怎么办？”

妻子深明大义：“就这么办吧。作为人民演员，我们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更是属于党和人民的。党和人民需要你变成毛泽东，你就要全身心地去做……”

说着话，妻子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为失去的感到痛苦，也为得到的感到幸福。痛苦和幸福在胸中交织，着实把桂萍折腾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和丈夫相处的时光里，桂萍最先感觉到，一个逝去的伟人正在复活，一个熟悉的丈夫正在消失。

### 摄制组车队终于赶到了出事地点，远远望去，翻倒的吉普车“安祥”地“睡”在稻田里，古月在哪儿？

1982年冬天，八一厂《四渡赤水》摄制组开到赤水河畔。这部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开辟一个崭新领域的重大意义，它是中国影坛第一部以毛泽东为主角的影片。古月在这部影片中挑大梁，摄制组人员，八一厂人员，甚至总政和中央的有关领导都关注着古月，对他寄予无限的厚望。

一个月色挥洒的晚上，一辆北京吉普车一样在公路上飞驰，这是古月星夜兼程赶往拍摄现场。

司机的驾驶技术虽然很棒，但连续数十小时赶路，加之路面不好，车速太快，又是夜间行驶，在江西省一段地界行驶时，猛然冲向路边的稻田里。强大的惯性，加之路沟的起伏，使小车连续打了两个滚，侧身陷进稻田的泥水之中。当飞快转动的车轮停止了挣扎后，车门一阵响动，又一陣响动，终于开了。



样兴奋地迎来一批历史巨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这是长影厂正在拍摄历史巨片《开国大典》，在这历史与现实交融的奇妙瞬间，长安街上，金水桥头，围观拍戏者万头攒动，看到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群众挥手高呼：“人民万岁！”许多人泪如泉涌。

毛泽东的扮演者正是古月，这是他在第16部影视片中扮演的第12个毛泽东了。

1989年10月1日国庆40周年前夕，《开国大典》隆重上演了，强烈的反响为建国后少见：

电影拷贝的发行量居当年发行影片数量的魁首；评论家们说：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一部有划时代意义、里程碑式的巨片；党中央总

书记江泽民看了这部片子后连连称赞：“资料片运用得很好，过渡很精彩，几乎以假乱真……这是以史实为依据的，有一定艺术性的历史巨片！”各界群众反映更是强烈！

《开国大典》的成功，无疑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但饰演毛泽东演员的成就，无疑应当排在头一功。

1990年11月3日，第13届电影“百花奖”揭晓，古月众望所归被评为最佳男主角。

**古月说：“中午饭时间到了，去见首长合适吗？”院长说：“杨副主席叫马上去！”**

198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90诞辰纪念日，为纪念毛泽东，中央歌剧院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了专场演出，特邀八一厂特型演员古月在歌剧《长征》中出任“毛泽东”。

演出结束后，在场的中央首长和数千名观众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次日，古月在八一厂录相车间办事，下班的时间到了，突然有人跑来找古月：“中国歌剧院院长到处找你呢！”古月回到家，从院长口里得知是杨尚昆和夫人李伯钊找古月到他家去。古月说：“中午饭时间到了，去见首长合适吗？”院长说：“杨副主席叫马上去。”坐上车，一路上古月心里犯开了嘀咕：“是不是昨晚没演好？……”

古月来到杨尚昆家，才知杨尚昆、李伯钊同志看了演出很高兴，提出要见见古月和歌剧院领导，并设家宴款待他们，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李伯钊不仅是杨尚昆的夫人，也是中央歌剧院的老院长和这次正在演出的《长征》歌剧的编剧，“妇唱夫随”，杨尚昆同志当然格外关心《长征》的演出。

家宴非常丰盛，席间杨尚昆仔细打量古月：“你这个古月不化妆还很像嘛，你就缺个痣。”杨尚昆不断给古月挟菜，还说：“来尝尝我们四川家乡的豆腐乳，这是小平同志送给我的。”他操着浓重的川音边吃边谈：“演出总的效果很好。我不懂表演，提两点建议供你们参考：一是主席出场时，师长、政委不要跟得太近，灯光要重点跟主席，要突出主席。二是十八勇士冲向大渡河铁索桥时，不要从主席身后过，要从前面过，这样毛主席就正面对观众了。”

当晚演出时，便按杨副主席的意见进行了修改，毛主席一

先从车内出来一双手，接着一个高大身影的面庞，这是古月。古月打开前车门，艰难地把血流满面的司机拉出了汽车……

赤水河畔，蔡继渭导演等人正焦急地等待着古月的到来。他们已接到八一厂的通知和古月出发的时间。许多人不断抬起手腕看表：“应该到了。”突然，有人风风火火地跑来：“蔡导演，古月他们的车出事了。”“古月怎么样？”“据说满面流血。”“快，去接古月他们。”蔡导演心急火燎。

摄制组车队终于赶到出事地点，远远望去，翻掉的吉普“安祥”地“睡”在稻田里，一看这事故就不小。

蔡导打开车门，第一个跳下车便四处张望，夜色遮挡了他的视线，他对后面下车的人说：“快找古月，准备抢救！”

古月被找到了，他是自己迎着车队走来的，左手还习惯地拿着香烟，不时抽一口，烟头在黑夜中一闪一闪地亮着。“伤着哪里了？”大伙迅速把古月包围起来。古月说：“一点伤也没有。”大伙纷纷说：“你可把我们吓坏了。”古月说：“快帮司机包扎一下，还有汽车。”

起重机轰轰吊起着稻田里的吉普车，蔡导演和古月并肩站在公路上观看，他拍了一下古月的肩头：“你真神了，连一点伤都没有。”古月笑了：“我练出来的。”“这也好练吗？”蔡导不解地问。

古月用手势比划着解答：“不能练翻车，但能练反应能力，您不知道吧，我在昆明军区是军区手球队员，每次比赛，我只要上场都是主攻手，让守门员防不胜防。”“全军区主力球队只有两名能评上国家级运动员，我就评上了国家二级运动员。”

古月一番话把蔡导说笑了，蔡问：“翻车时你知道吗？怎么连一点伤都没有呢？”古月又连比划带说：“我正迷迷糊糊打瞌睡，车猛一颠，我醒了。一看车向田里冲去，我就双手抱头，作了个飞机上紧急降落时自保安全的动作。不然非弄个伤筋动骨一百天不可。”两个人都笑了。

## 1988年底的一个星期天，天安门城楼盛事重现，金水桥头万头攒动……

天安门城楼，举世瞩目的地方，开国大典震惊世界。1988年年底的一个星期天，天安门城楼盛事重现，又象40年前一

出场亮相，一道追光照在毛泽东身上，立即受到数千名观众暴风雨般的掌声。演出在北京展览馆连演十多天，场场爆满，中央政治局委员大部分来看了戏。演出获得巨大成功！

歌剧《长征》演出结束后，杨尚昆同志专门在北京饭店又一次请古月等同志赴宴，还请了中央文化单位的领导和我国第一个在舞台上扮演毛泽东的演员于是之。

吃饭前，杨尚昆把古月拉到身边问：“你姓胡吗？古月不是你的真名吧？”古月答：“我姓胡，叫胡诗学，因为过去发表美术作品时把胡字拆开作为笔名，就成艺名了。”

交谈中，杨尚昆看古月拘谨，便说：“我们见过许多次面了。”“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我认识的毛泽东不会拘谨，他不修边幅，什么时候都那么大度、坦荡、潇洒。”古月忙解释：“我是假主席，您是真主席，我怎么能够太随便呢，我毕竟是演员嘛。”杨说：“演员不仅在舞台上银幕上要像，在生活中也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人物感觉，平时模仿多了自觉了，表演时就能习惯成自然。所以，生活中，你也要像毛泽东嘛。”古月说：“那好，我就按首长指示办。”接着，古月就拿出了毛泽东听人讲话的神态，目光不看讲话人，只用耳倾听。此时杨尚昆正讲着话，怕古月听不清马上扭过上身向“主席”讲话，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抓住时机按动快门，留下了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见图）。

受杨尚昆同志的启发，古月在生活中更加有意识地沉浸于角色之中，为以后出神入化地扮演毛泽东奠定了基础。

### 杨主席签完字后，指着江泽民总书记说：“让江总书记也签个字。”

1989年9月30日，古月参加国庆40周年宴会被安排在著名文艺界人士一桌。席间，古月首先引起了大会堂服务员的注意，他们不断三三两两地过来请“毛泽东”在他们的邮票首日封、纪念册等物上签名。这一热闹的场面，很快引起邻桌海外侨胞的注意，他们先以古月作前景，一个个地轮次站在后面照像，后干脆请“毛泽东”和他们一起照像，这又引起了外宾的注意。外宾们纷纷请“毛泽东”合影，内外宾纷纷请“毛泽东”在他们国庆宴会请柬上签名。宴会散了，古月边走边被人截住，找“毛泽东”签名照像的人越来越多。一位将军来了，古月连忙叫：“迟总长您好！”迟浩田总参谋长也拿着邀请柬请古月签名：“也帮我签个名吧。”古月签后忙说：“总长也帮我签个名吧。”总长高兴地签了名。此时，“毛泽东”周围的包围圈越来越大，堵塞了宴会厅的大门。

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来解围，他一边让大家让开，一边拉着“毛泽东”说：“跟我走，跟我走。”古月被拉到了楼下首长休息厅。一个念头突然在古月脑海中转来：“他们找我签名，我何不请中央首长为我签呢？”，正想着，那边走来了李铁映，古月迎上去：“首长请您签个名。”李铁映说：“哦！是古月，我早在银幕上认识你了。”他欣然签了名。此时，李鹏总理从内厅休息室出来，刚好走到李铁映身旁，古月凑近说：“李总理请给我签个名吧。”李鹏乐呵呵地接过笔签上了名。

国庆晚会很快就要开始了。杨尚昆主席迈着稳健的步子

从厅内休息室出来，老远和古月招呼：“古月，你来了。”古月迎上去向杨主席问了好；杨主席询问了古月近况后，古月递上了国庆宴会请柬：“请主席为我签名留念。”“好吧。”杨主席签完名指着江泽民总书记说：“让总书记也签一个。”江总书记马上注意到古月：“你很突出，不化妆也很像。”他边签名边说：“你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我们需要传统教育，人民需要好的影片。”古月说：“我一定努力，不辜负党的培养。”此时，王震副主席走近了正在谈话的古月身旁，审视一番后，指着古月说：“嘿，真像毛主席。”他高兴地接过递上的笔签上名。李瑞环、李锡铭、陈希同等也高兴地地为古月签了名。国庆晚会的演出就要开始了，首长们在热烈的掌声中依次入座。古月怕再被包围，等剧场灯暗了，才悄悄进入观众席，他手里紧紧握着那张签满名的珍贵的纪念请柬。

### 将军们依次向影坛“毛泽东”行军礼

1991年春节前夕，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上将带领总政各部领导到八一电影制片厂看望大家，并和正在进行《大决战》拍摄的主创人员合影。

礼堂里，同志们都站好了队等待首长接见合影。杨白冰等领导来了，一一和大家握手，杨白冰走到古月面前，边行军礼，边乐呵呵地操着浓重的川音说：“我要给毛主席敬个礼！”古月慌忙抱拳作揖，操着湖南乡音说：“我这个假主席不敢当，不敢当。”大家都发出会心的欢笑。

古月和杨白冰主任也是老熟人了，他真切地感到主任对毛主席的怀念之情是那样深，尽管古月一再强调：“我是演员。”可杨主任一见到古月总是边敬礼边说：“我要给毛主席敬个礼！”在全军创作工作会议上，杨主任敬礼后和古月交谈时间：“古月，你说影片中领袖是讲方言好，还是普通话好。”古月说：“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三种意见，一种是讲普通话，这主要是适应青年观众的要求。二种是讲方言，这主要是适应老年观众的要求。三种讲揉和进普通话的方言，这主要是一些演员们的想法。我是第三种意见，因为这样更能抒发情感，观众听着也有点味道。”杨主任听得连连点头。于永波副主任和八一厂厂长肖穆当时也在场参加了意见。《大决战》样片已用普通话配音了一部分，后来杨主任拍板：改用揉和进普通话的方言为领袖配音。

最令人难忘的是1989年8月1日，总政为庆祝“八一”组织了一台《人民军队爱祖国》的晚会，演出结束后，杨主任等解放军总部首长跟随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等中央首长接见演员，在掌声中江泽民、杨尚昆站在“毛泽东”两边准备合影，古月为此激动万分，深深感到沾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此时，杨主任来到古月跟前：“我要给毛主席敬个礼！”紧跟着杨主任的多名将军，走到“毛泽东”面前都举起右手敬礼。

观众们看到这一幕掌声骤起，每一个将军敬一个礼，掌声的潮水就猛涨一次：台上，将军们用敬礼表达心声；台下，观众们用掌声倾泻心中的激情……

（本文摄影 陈明旭 郭向星）

（责任编辑：古力）

# 毛泽东的

延安是他爷爷毛泽东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 孙子

毛新宇站在爷爷祭祖的碑

人海  
浪

文面前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 访延安

●石玉山 章庭杰

## 去

岁深秋，毛新宇在西安参加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之后，遵照他母亲的安排，专程到延安参加学习和寻“根”。

延安是他爷爷毛泽东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是他母亲邵华出生的地方，也是他外婆张文秋、伯父毛岸英和其他许多亲人生活过的地方。他对延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延安是他的第二故乡。然而，他只是梦中“回”过延安。这次才把梦变成了现实。

## 拜谒黄帝陵

10月24日一早，一辆面包车驶出西安市向北奔驰。车上是毛新宇和他的两位同行者。

黄土高原起伏不平的盘山路，车身不停地左转右倾，使毛新宇的思想也分外活跃起来。

时近中午，快到黄帝陵时，毛新宇吟想起伟大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诗句：

“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

黄帝陵正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墓，毛新宇决定下车拜谒。

黄帝是我国传说中远古时代的伟人。《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崩，葬桥山”记载：这就是黄陵县桥山之巅的“黄帝陵”。

在距今五千余年的民族部落时期，黄帝和他领导的人民，勤劳勇敢，不畏强暴，在农业生产中曾有不少发明创造，从而推动了历史的进程，为我们的“文明古国”打下了良好基础。为此，黄帝被尊称

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陵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瞻拜的圣地，也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团结和统一的象征。

毛新宇拜谒黄帝陵，还因为黄帝陵中的黄帝庙中有他爷爷毛泽东亲笔书写的祭文，长达千字，文中写道：“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社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那是1937年4月5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恭遣代表林伯渠，前往黄帝陵祭祀轩辕黄帝。毛主席的祭文就是当时由林伯渠同志带来的。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建此伟业，雄立东方”。如今，毛新宇站在爷爷祭祖的碑文面前，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是爷爷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青年一代作出了尊祖爱祖崇祖的光辉榜样。他登上“汉武仙台”，俯视黄陵胜景，不由得对轩辕黄帝产生一种仰慕崇敬之情，并愿自己像爷爷等老一辈革命家们那样，继承与发扬远祖的精神，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毛新宇出生于1970年1月17日。人们都习惯地称他的小名“毛毛”。他的长像、举止不无毛泽东的某些遗传，就是在文化爱好方面，同他爷爷也有相仿的地方，这就是对历史科学抱有极大的兴趣。他从小就注意学习历史。在所有课程

中，历史课的学习成绩是最好的。高中毕业后，考入大学历史系。他喜欢历史文学，如古典小说、历史剧、古典诗词、神话传说什么的，还不断写些历史题材的习作，为报刊写点短文。平时讲起历史来，从三皇五帝到各个朝代的历史人物、事件，头头是道。这次拜谒黄帝陵，自然是他学习历史知识的一个难得的机会。

太阳偏西，毛新宇才告别黄陵，乘车继续北上。当晚7时半，终于完成一天七百里行程，到达他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 一枚毛主席像章

毛新宇一出现在延安，人们立刻就认出了他是谁：长方形的脸盘，宽阔的额头，浓清的眉宇和黑红的皮肤，以及1.75米高大的体型，与毛主席颇有几分相象，连走路也有毛主席的影子。

延安的同志喜欢毛新宇。这倒不只是因为这位青年人是毛泽东的孙子，还因为毛新宇朴实、诚恳、忠厚，性格开朗随和。

毛新宇并不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孙子自傲，从小就喜欢与小朋友、小同学们一起玩耍打逗。进入大学后，许多同学都喜欢同他交朋友。每次他从家回学校，要带点好吃的，都要分给同学们共同享用。有时自己一口也吃不上，竟被不大客气的同学全部拿走。这他一点也不介意。



毛新宇在北京有个温暖的家。家里除了爸爸、妈妈，还有一位亲爱的外婆——1926年入党的张文秋。外婆虽已年近九旬，但身体十分硬朗，健谈，一天到晚忙着写回忆录，还常常抽出时间为他讲革命斗争史，讲他爷爷毛泽东的斗争故事，可以说是他的“特级革命历史教员”。他到谁家去作客，那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也断不了为他讲他爷爷的动人事迹。他不断从中受到教育。

现在，他身在延安，感到同在北京、在家里一样温暖。几位叔叔请他吃他爷爷当年爱吃的涮荞面、油馍、南瓜饭、摊馍等延安地方风味。并边吃边给他讲爷爷毛泽东在延安战斗和生活的情景，讲他们怎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培育下成长，讲延安人民怎样怀念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

毛新宇心里明白，“我作为毛泽东的孙子，今天来延安，是向延安人民学习的，是为了继承延安精神、发扬延安作风的。”

枣园——毛主席旧居，是毛新宇到延安的第一个瞻仰点。担任解说的是李建平。

毛主席的旧居在枣园东北的半山坡上，是一座独立幽静的小院，它的左邻是朱德的旧居，右邻是周恩来的旧居。院内有一排五孔面向西南的石窑洞。李建平告诉毛新宇：

“右起第一孔窑洞，是当年你爷爷的会客室，第二孔是你爷爷的办公室，第三孔是你爷爷的寝室。其余二孔是工作人员住的。毛主席他老人家1943年初至1946年底住在这里，写下了不少著作，领导和指挥了全国的革命斗争。在工作之余，他在这里，还读了大量的书。”

她指着窑洞中的书架，继续说：“当年，这里摆着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还有《鲁迅全集》、《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都是他常读爱读的书。”

毛新宇面对这里的一切，更加激起对爷爷的敬重。

他坐在爷爷当年坐过的木椅子上照了一张像。然后，转过身来，面向爷爷的像，深深地鞠了一躬。

李建平从小就敬重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她虽然只有十几岁，身上经常

佩带一枚毛主席像章。“文革”过去，毛主席的失误受到批评，但李建平对毛主席的感情没有改变，她把毛主席像章珍藏起来。现在，当她知道要为毛新宇担任解说时，她特意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毛主席像佩在胸前。她没有料到，这枚毛主席像章，一下被毛新宇看中了。

原来，毛新宇见母亲前些日子从延安带回一枚有爷爷手书“实事求是”的纪念章，他也想要一枚纪念章带回北京。今天，他看到李建平大姐戴的毛主席像章，就把自己想要这枚像章的心意对陪同的同志说了。李建平听说后，便立即把像章从自己胸前取下来，亲手别在毛新宇胸前。毛新宇看着、抚摸着带有爷爷形象的纪念章，满意地笑了；李建平也感到异常欣慰。

毛新宇觉得自己收下的是一份珍贵的礼物，是延安人民对爷爷的一份爱心。

李建平觉得自己办了一件好事，把延安人民的心意送给了毛主席的亲人。

## 向延安老汉学习 耕锄技术

毛新宇又来到杨家岭——毛主席旧居参观。

1938年11月下旬，由于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城，毛主席便由城内的凤凰山迁到这里。他在延安先后住过四个地方，在杨家岭整整住了五年，算是住的最长的住处，到1943年初才搬到枣园。

院内有三口座西向东的接口石窑洞，左边一孔是寝室，中间一孔是办公室，另一孔是工作人员的住室。毛新宇走进爷爷当年的办公室，站在爷爷1939年在这里写作时留下的一张照片前，凝神

肃立，久久舍不得离去。

解说员对他说：“毛主席在这里居住期间，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就是在这里，他领导了全党的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特别是从事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工作。最艰苦的时期，也是他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最好的时期，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

解说员指着毛主席正在写作的照片又说：“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他老人家处处以身作则，和同志们一样同甘共苦，一样吃小米饭、穿粗布衣，一样参加劳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就是在这里写的。他发动大家搞大生产，他自己首先就是大生产的积极参加者。山坡下有一块地，就是他当年种菜的地方。他和小战士们一起挖地，一起抬大粪，身上穿的衬衣都被汗水浸湿了。”

毛新宇听到这儿，想亲身体验一下当年爷爷种菜锄地的生活，便跑下山坡，来到毛主席当年种菜的土地上，拿起一把锄头比划起来。毛新宇用锄头总不如用笔杆那么顺手。这时，正巧从杨家岭后沟山上走来一位60多岁的老汉，便来手把手教毛新宇怎样锄地。

老汉见到毛新宇的神态、动作和长像，总感到这位青年人有点面熟，似乎跟谁有点相象，可是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面。

讲解员看出来老汉的心思，便对他说：

“这是毛主席的孙子，叫毛新宇，是来看望延安乡亲父老的，是来学习延安精神的。”

老汉听说是毛主席的亲人回延安来



了，喜出望外，兴奋地说：“昨晚，我做了一个好梦，今天就遇上了毛主席的亲人，真是件喜事。当年，毛主席他老人家常和我们杨家岭的人民群众在一起聊天。……”

毛新宇告别老汉，上车要走了，老汉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事情，转身从布袋子里捧出一把把的瓜子，送到毛新宇手上，还一一送给和毛新宇一起来的人。他激动地对毛新宇说：“瓜子不饱是颗心，孩子，请带上我们延安人的一点心意吧！”

## 在当年爷爷和伯父谈话的地方

毛新宇来到王家坪时，原来欢快的心绪，突然沉重下来。这是因为他在爷爷的旧居前，看到爷爷和伯父毛岸英1946年的合影，又想起了伯父毛岸英，想起了爷爷对伯父的教育，想起了伯父短暂的一生……

他伫立在院子中的石桌旁，久久沉思。

解说员对他说：“这儿，就是当年毛岸英上‘劳动大学’之前，毛主席同他长谈的地方。”

是的，毛新宇对这个故事太熟悉了。因为他的父亲、母亲、外婆、大姨和一些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常对他讲起爷爷教伯父上劳动大学的故事。

今天，他亲身站在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自然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了。毛新宇对陪同他参观的人们说：“伯父不仅经受了农村劳动大学的锻炼，还经受了城市工厂劳动大学的锻炼，和战争大学的锻炼。他是和工农兵相结合的典范，是我

们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他不仅得到中国人民的崇高评价，同时也得到朝鲜人民的崇高评价。”

接着，他向大家介绍了他两次去朝鲜访问，所见所闻、亲身感受的朝鲜人民群众热爱毛岸英的动人事迹。他说，一天，在去金剛山访问的路上，朝鲜人民军的同志，满怀深情地向他介绍了他伯父岸英在朝鲜牺牲的经过。这位人民军同志当时就在伯父岸英牺牲的现场附近。当他来到伯父毛岸英烈士墓前的时候，一位朝鲜阿妈妮上前一把搂住他，滴含热泪，激动不已。当年就是这位阿妈妮为伯父岸英坟墓上添的第一把土。朝鲜人民对伯父岸英十分尊敬，他牺牲后，朝鲜人民为他修造了半身汉白玉石像，如今这尊汉白玉石像已成为中朝友谊的象征。他在访问期间，金日成主席对他说：“能在朝鲜见到你，我很高兴。”今天面对爷爷和伯父的合影，此情此况，不由再观脑际。

## “飞上清凉山”

10月25日下午，毛新宇游览了延安的名胜古迹万花山、宝塔山和清凉山。

宝塔山，在延安城南川河对岸，与清凉山、凤凰山环峙。山上的宝塔始建于唐代，距今已有1300多年。如今，宝塔山就成为革命圣地的象征，宝塔也就成为这一象征的明珠。现在满山苍松翠柏，郁郁葱葱，景色宜人。毛新宇游览了万花山，又来到这里观赏，同志们问他来延安有什么想法，他心潮激荡地说：革命来之不易，但革命的路程还长。我们青年人的责任就是要继承与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光荣传统，为祖国的未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毛新宇又来到清凉山。

“众星何灿烂，北斗住延安，大海有波涛，飞上清凉山。”这是陈毅同志对清凉山的歌颂与描述。

清凉山，又名太和山。在延安东北延河的对岸，与凤凰山、宝塔山遥遥相望，成三足鼎立之势。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印刷厂就设在清凉山，万佛洞曾是印刷车间。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印刷了大量的马列著作、政治理论书籍、文件和中小学文化课本。战火纷飞，敌机轰炸，这里的印刷工作却照常进行。

清凉山有许多迷人的古迹，还有许多迷人的传说。人们给毛新宇讲述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清凉山下，有股泉水，日夜长流不止。因为这股水中含有一种特有矿物成份，人有伤处，用这种水涂抹在伤口上，很快就定痼痊愈，因此称它为“定痼泉水”。同时，还因为这种水营养成分高，吃了这种水对身体大有益处，当年有一位农民兄弟，赶着一头白蹄毛驴，天天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运送“定痼泉水”食用。

毛新宇听了这一趣闻轶事很受感动，他感到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延安人民群众同革命领袖之间的感情是十分可贵的，延安人民对革命战争胜利所做出的贡献，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为了加深对这件事的记忆，他带了一瓶“定痼泉水”回宾馆，不时地拿起瓶子喝上一口。饮水思源，他要永远记住爷爷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立的延安精神和革命业绩。

（责任编辑：卢弘）



# 珠海 有条



## “西北汉”

——“平湖”奇人杨毓荪小记

○白描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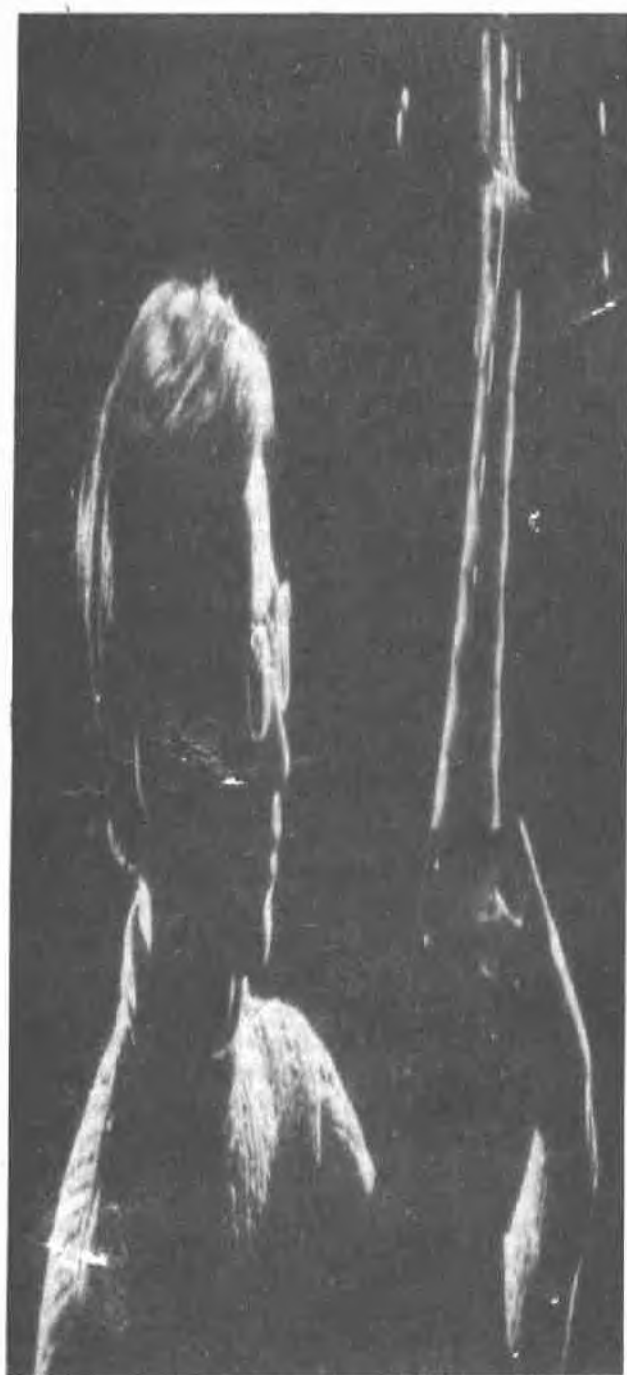
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宣传委员会最近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杨毓荪他们研制成了三把珍宝琵琶！

这位平湖派琵琶第八代传人总会不时弄出一些新闻来。多年前，当他脱身琵琶演奏艺术创办乐器厂时，这条新闻在他所在的西安和中国琵琶界就曾传扬了一阵子，人们不解：一个才华横溢的琵琶艺术家何以去办工厂？不久，他的厂子迁到珠海，忽然有那么一段时间，海内外一些报刊接连报道他和琵琶大师林石诚等人在珠海举办首届国际琵琶艺术研讨会暨中国琵琶研究会成立的消息，连《参考消息》也刊载了海外报章对这次会议盛况以及对他本人的报道。之后，他的玉石相斲琵琶获国家专利，报纸上又有了他的新闻。今年初，《澳门日报》以《中国民族音乐亟待突围》为题，连续两天以大篇幅发表对他的专访，他的呼声和深刻犀利的见解又一次惊动了人们。

这次，他们研制的可绝非一般的琵琶，而是三把盖世绝伦的珍宝琵琶。

一、在乱石滩的猪场，在父亲劳改的“牛棚”里，他完成了琵琶艺术大学学业，从而成为平湖派琵琶第八代嫡派传人。

平湖，浙江省的一个县，晚清时期，这个县弹奏琵



琶者甚多，其中最为突出的当推五世相传的李氏一门。至李氏第五代的李芬园，开始把他家世代相传的琵琶乐谱刻印出来，得以广为流传，从而形成琵琶乐曲与演奏风格上的一支著名流派，称为平湖派。

平湖传派的艺术风格以丰满华丽称著，属于文人特征非常突出的一个流派。李氏五代之后，平湖派名家辈出，杨毓荪之父杨少彝先生，就是平湖派第七代传人中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杨毓荪是杨少彝先生的独子。在一个别墅式的小院和良好的教育中，他度过了童年生活。身为西安音乐学院教授的父亲，早年曾随黄宾虹、谢公展学花鸟画。父亲教杨毓荪画画，弹奏琵琶，但最大的希望却是让他

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不过不久，父亲就改变了初衷，因为他发现小毓荪对音乐有着极好的天赋。他开始潜心栽培他。七岁学琴，十二岁即学完平湖派所有曲目，父亲遂将儿子送与好友、著名琵琶演奏家林石诚门下学浦东派。父亲和儿子心中都有一个极高的目标，杨毓荪开始向这个目标攀登了。

然而此时，“文革”的劫难降临了。

杨少彝成了“封资修”文艺黑线人物，被游街，被批斗，之后被关进“牛棚”。母亲也被限制了自由。杨毓荪琴练不成了，家里的琴全部被没收，学校也不能去了，因他是“狗崽子”，他成了流浪儿，在小树林和城门口楼下那一帮帮舞弄拳脚的人堆里，他开始习武。瘦小的他想用与弹琴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功夫来对付这个世界，来保护自己。而对欺侮他的人，他敢挥动拳头，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被人打得鼻青脸肿。

1969年，初中未毕业的杨毓荪被送到一个偏远的农村插队。

这里老乡很好，没有人欺侮他，没有人再视他为“狗崽子”。相对平静的生活使他对艺术的热情又燃烧起来。他又恢复了弹琴，还喜欢作诗，同时迷上了法国和俄罗斯古典油画。

1969年，杨少彝带着“死不悔改”的帽子，被发到远离城市的学院农场劳动改造。他一人负责喂60头猪，粉碎饲料、担水煮食、起粪出圈，全是一个人的活。农场离杨毓荪插队的地方120里路，杨毓荪赶到父亲那里。

父亲老了，被摧残得不象样子了。原来硬朗的身板，现在弯塌下去，那一双能够神奇拨弄琴弦的手指，被猪食桶勒得肿大变形，骨节突出，十指粗糙得犹如一截截枯枝。杨毓荪去帮父亲干活。到了晚上，在猪圈旁父亲栖身的小破棚里，他提出重新随父亲学琵琶的请求。

父亲先是惊愕，继而沉默，随后缓缓摇了摇头。他早年放弃绘画，改攻琵琶，而这一生他怀抱琵琶捱过了多少人世间的风风雨雨。“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的好友梅兰芳、程砚秋先生执意蓄须，拒绝登台，以示对日寇侵华的愤慨，他也毅然剪断四弦，以铭爱国之志。这是第一次痛苦的记忆。后来，他的老师，平湖派第六代大师朱英先生建国后多受冷遇，最后困窘潦倒病死江南小县的凄惨情景，又给他一次痛苦的刺激。待到“文革”爆发，他手中的琵琶竟不明不白变成了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恶武器”，他也因此而陷入苦难的深渊。他不能让儿子再步他的后尘。

然而第二次杨毓荪来到父亲农场的时候，背上背着一把琵琶。他决心要随父亲继续学琴。儿子了解父亲，不论父亲口头上怎样说，最终他对他的艺术并不死心，什么样的灾难也不可能粉碎他对琵琶艺术的追求与梦想。父亲也了解倔强的儿子。他只好悲叹一声，答应了儿子的请求。

在秦岭荒凉的山脚下，在乱石滩上的猪场里，一对苦难父子开始了他们的教和学。

这里是父亲的“牛棚”，同时又是儿子严格的大学。父亲对儿子进行的全是正规训练。父亲从音乐的起源、讲到琵琶艺术从西域的传入及其发展演进，从二尺谱、字谱、中国的五声音阶讲到转调关系和五线谱，从乐曲结构讲到文史，从练习运用内在感觉讲到五行学说，从民乐讲到西洋乐，从中国的艺术大师讲到萧邦、贝多芬……每一次讲解，父亲都象在学院里的课掌上一样，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儿子练习，他要求得更严。平湖派对于弹奏琵琶姿势有着纯粹士大夫式的极为严格的规范，演奏时必须端坐胸正，琴与胸平行朝外，头稍侧，不准低头弯腰、颊贴琴背，平湖派特别忌讳的是侧抱琵琶、眼盯品相、手不悬腕、摇头晃肩，作出种种夸张的动作。父亲警告儿子，艺术必须纯粹，从事艺术的人假若对自己的要求稍有松懈，沾染上江湖俗习，那便会辱没艺术。

冬练筋骨，夏练皮肉。冬天，破棚屋里四处透风，和屋外温度几乎没有差异，父子满手污垢和裂口，从裂口渗出的鲜血沾到琴弦上，又顺着琴弦往下流。夏天是另一种滋味，屋里太热，父子双双赤背，坐在猪场后边的土坡上，闻着圈内蒸腾而起的屎尿臭味，忍着蚊虫的叮咬，直练到月上东山。平湖派琵琶的显著特征是丰满华丽，字密音繁是丰满华丽的一种表现形式，这当然增加了演奏和学习的难度。而平湖传派又主张意在指先、意至指随，讲究以意带气、以气带力、以力触弦、力足音实、音实韵长。要通此中奥妙，学得精髓，实非易事。两年下来，杨毓荪深得父亲赞赏，认为他不光学到了平湖派的技法，而且学到了平湖派的精神。

在这所“牛棚大学”里，杨毓荪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学业，从而成为平湖琵琶第八代嫡派传人。而后他又再次拜师浦东派大师林石诚、崇明派大师樊炎，广纳博采，融汇各琵琶传派的长处，使他的艺术修养更为丰厚，艺术功力更为坚实。

**二、不公正的命运磨砺了他的意志。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胸中酝酿成熟。向着一个全新的领域，他毅然迈出脚步。**

1974年，杨少彝先生在“批林批孔”的喧嚣声中，被迫害致死。当时杨毓荪正在一个矿山城市的文工团里担任琵琶演奏员。他扒上一趟装煤火车，匆匆往家赶。火车在西安站不停，他不顾一切地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遍体是伤。他一蹶一拐回到家中，一头扑在父亲遗体上嚎啕大哭。

命运对杨毓荪是极其残酷的。他还在农村时，中央、部队和地方先后四十多个音乐团体，都曾企图招收他，但最终因政审不合格而未招。那个矿山城市文工团，还是因为排演京剧样板戏《沙家浜》，《沙》剧琵琶伴奏自始至终，团里没有琵琶演奏员，才破格招了他。

就在父亲被迫害致死前不久，文工团演一出反映阶级斗争的话剧。剧中阶级敌人企图炸毁矿井，演出中出了点小差错，本来应该引爆的雷管，阶级敌人没能炸响，那雷管是真家伙，负责烟火的杨毓荪去清除，不料在手中爆炸了。右手，就是那只拨弄琴弦的右手，三个手指被炸成粉碎性骨折。他被送到医院。打石膏要把手指变成九十度，被他拒绝了。手指一变形，他的艺术就完蛋了，而艺术，他看得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他是缠着绷带回家为父亲奔丧的。后来一年多，右手三根手指一直僵硬麻木，他硬是靠日日夜夜的苦练，才使它们恢复常态。

此后几年，为给父亲昭雪平反，杨毓荪饱尝奔波之苦。苦，他不在乎，只要父亲能够昭雪，能在另一个世界里瞑目就行。他心中焦虑的是，这样折腾会荒疏了艺术。他有着宏大的艺术理想，他要做的事情很多，他有一系列创作计划。过去，他曾将一些世界名曲改编为琵琶曲，如勃拉姆斯的《匈牙利第五》、李斯特的《查尔达斯》、莫扎特的《G大调五重奏》。这是一种尝试。他成功了。这些曲子有的已被收入音乐学院的教材。琵琶畅想曲《高原》和协奏曲《吴戈》已构思多年，他必须把它们写出来。还有许多论文，在几年奔波中提出初稿，只等最后修改定稿了……而与此同时，另一种大胆和激动人心的想法，已在他胸中酝酿成熟了。

他想办一个琴厂。

父亲早在1951年，就提出了改革琵琶的设想——参照西洋乐器，给琵琶加制半音，使之成为更加完整的十二平均律乐器，以扩大演奏内容和范围。杨毓荪早有心思用琵琶演奏五重奏，演奏交响乐，从而让琵琶艺术走向世界。他对中国民族乐器市场进行过考察：一把上海产敦煌牌中国最高档优质红木琵琶售价为910元，二胡170元，古琴270元，古筝700元；而在同年（1985年），一把日本产琵琶500万日元，一把名牌中档吉它1万多美元，而一架德国产斯坦维钢琴售价达80万美元。相比之下，中国民族乐器制造业显然落后，亟需迈上一个新的层次，亟需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背景下提高质量水准。否则，维持落后的现状，那将绝对不可能在国际音乐文化交流中获得理想的结果，振兴民族音乐文化也就成了空想。

父亲弹琴，也制琴。他从小跟父亲学过。当上述认识缠绕着他的时候，他决心自己来试一试了。

### 三、人蚁之战。人蛇之战。破工棚里创造奇迹——国家发明专利产品玉石相轸琵琶从这里问世。

为办乐器厂，杨毓荪曾三下珠海。

1985年秋，抱着建立以珠海特区为中心的中国高档乐器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的宏大志愿，杨毓荪和另一位琵琶艺术家徐明来到珠海。他们先后找到数十家单位和部门，宣传他们要将中国民族乐器生产推向一

个更高层次的思想，介绍高档民族乐器市场的前景，希望能够合作办厂。可是，人们不懂他们的行当，没有人理解他们，没有人敢去看不清前景的事情上投资下注，他们只好快快而归。

1986年春，杨毓荪再次赴珠海与有关单位洽谈，月余时间仍无结果，只好再次西归。

合作办厂不行，看来只有走自筹资金创业建厂这一条路子了。杨毓荪和徐明凑了2000元钱，在陕西一所大学名下挂了个乐器厂的牌子，艰难地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

厂子太简陋了，只能当作是一个小小的作坊。但杨毓荪却请来一些能工巧匠，在他的带领下展开了琵琶的革新和试制工作。要造琴就要造出最好的琴，杨毓荪的“野心”使他把自己产品质量的尺度定得极高。试制工作刚刚过关，按照既定计划，他于1987年冬将厂子迁到珠海。特区政策优惠，信息灵通，对外交流便利，他的产品要打到国际市场上去，珠海作为基地最理想不过了。

在珠海一个偏僻的角落，他们临时租用了几间房子，算是落下了脚。

说是房子，实在有点名不符实，这是一个建筑公司的留守工棚。多年失修的破棚子冬不避风，夏不遮雨，四周荒草丛生，蚊虫成群，还有毒蛇在荒草间出没。有限的资金，全投入到购买设备和原材料上，最初时间内厂里几十号人只能实行“供给制”，即除吃饭外，没有工资，甚至连零花钱也没有，待企业发展起来后再补发。而到后来真的补发工资的时候，杨毓荪、徐明，还有忻美君等几位企业骨干分文未取——他们将该拿的工资又投入了企业的发展中。

他们戏谑地称自己为“丐帮”，一群做着振兴民族音乐文化美梦的“丐帮”。

时间拖不起，他们必须尽快拿出产品来。他们补充了技师队伍，请来了制琴名家。厂里没有休息时间，他们白天黑夜连轴干。冬天，四处是破洞的工棚钻进风来，尽管南方的冬天不是那么寒冷，也够他们受的。夏夜，他们在工棚内点起300瓦灯泡，不一刻，灿烂的灯光迅即变得灰黄黯淡，大团大团的白蚁从四面八方飞来，笼罩了灯泡，同时不停地人头上身上翻飞扑爬。他们只好分工，一拨人工作，一拨人专门对付白蚁，用特大蝇拍不住地挥打，再端来水盆浸淹。这种人蚁之战，他们觉得比跟人作战还吃力。

人蚁之战未休，又发生了一起人蛇之战。工棚厨房无法密封，招致来成群的老鼠，而老鼠又招来了蛇。一天，一条四米多长的大蛇闯入厨房，顿时引起一阵恐慌。经过20多分钟的搏斗，这条令人望而生畏的大蛇终于被打死，蛇肉变成了创业者一顿鲜美的晚餐，而蛇皮则成了制作二胡京胡的专业材料。

这样的条件，他们居然研制成功了玉石相轸琵琶。这是对传统琵琶的一次重要改革。选用玛瑙、玉石

作相、头饰、髯，替代传统琵琶的象牙、牛角，既弥补了国内外市场上原材料的不足，又大大提高了中国琵琶的档次，名贵华丽，古朴典雅，音色、音质、音量却大为提高，而且用这种琵琶弹奏，极富金石之声，使用寿命也大为提高。

一批由著名琵琶演奏家、教授组成的鉴定班子，对玉石相髯琵琶进行质量技术鉴定，从每人写的鉴定意见书上，可以看出他们的惊喜心情。著名琵琶演奏家刘德海试弹此琴后，给予了高度评价，而新加坡琵琶演奏家杜国俊先生被这种琴所倾倒，当他在厂子里参观过后，更是感慨唏嘘，在他看来这也许是个奇迹，一帮子玩命的人竟在破工棚里造出了如此高质量的琵琶。他当即购买了两把，带到海外去宣传。

几乎与此同时，杨毓荪所著《平湖遗韵》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正式出版。那么忙忙乱乱，杨毓荪竟能抽时间最终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不能不教人叹服。

1990年，玉石相髯琵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如今这种琴已是中国琵琶研究会和许多国内大型音乐会的指定用琴。

这是杨毓荪的事业跨上的第一个台阶，也是企业经营方面的第一个转折。厂子搬到了一座挺不错的楼房里。雄心勃勃的杨毓荪，不给自己一点喘息机会，马上着手筹办了中国第一届国际琵琶艺术研讨会，并与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林石诚等著名琵琶艺术家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琵琶研究会。

**四、用宝石装点起来的辉煌梦想，珍宝琵琶伴随着振兴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热望而诞生，又一个中华之最被创造出来。**

1990年6月，广东省在珠海举办国际贸易展览，江泽民总书记参观这个展览时，在民族乐器展柜前站住了。总书记喜欢弹钢琴，喜欢拉二胡。他仔细看了展览的乐器，显得有些惊喜，问：是珠海的产品吗？珠海有乐器厂吗？工作人员回答说是的，总书记感慨地说：很不简单，质量很高。

其实，一种质量更高的乐器早已是杨毓荪的下一个目标了。许久以来他一直有种想法：将乐器制造业与珠宝加工业结合，用珍宝镶嵌装饰乐器，使之成为一件独具东方色彩和魅力的、既具备高质量演奏功能、又具备高雅华贵收藏价值的艺术珍品。这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乐器，是在品质和价值上足以与西洋高档乐器相媲美的中国民族乐器。

杨毓荪开始了他的宣传攻势。他首先必须说服银行家，让他们相信为他掏腰包贷款是值得的。

他需要的资金不是个小数目。没有哪位银行家敢轻易下这个决心。

这位来自大西北、曾经被友人开玩笑称为“西北狼”的黑黑瘦瘦的汉子，这时那种“狼”的执著劲头显示出来了。中国西部荒凉的原野，食物稀少，西北狼一

旦瞅准进取目标，便会不顾一切扑上去，死死咬定，毫不放松。制作珍宝琵琶，创造中华乐器之最，振兴民族音乐文化，杨毓荪已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岂肯轻易罢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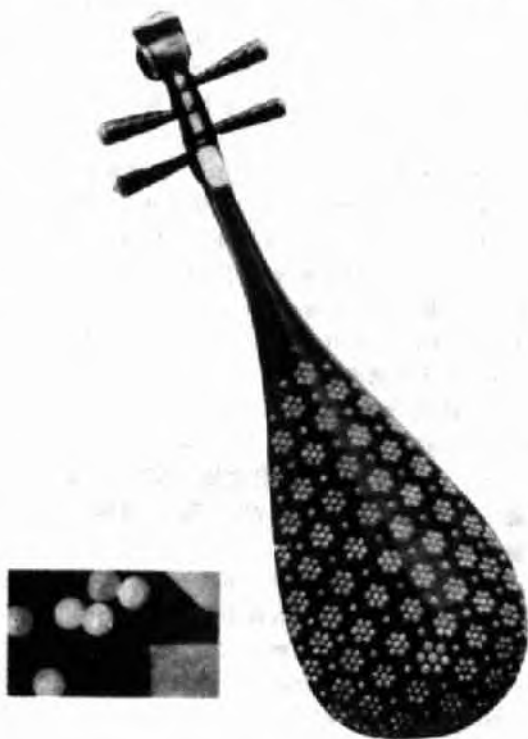
一家有眼光的银行终于被他说动了心。他们严格审查了他的可行性报告，慎重听取了市场调查说明，最后作出决定：向他发放贷款，扶持珍宝琵琶尽快上马。

资金有了着落，杨毓荪立即赶往云南、缅甸采购宝石。这是他事业的又一个台阶，是他追盼许久的梦想，一个用宝石的绚丽多彩装点映照的辉煌的梦想。他象面对一场战争一样壮怀激烈。他怎么也忘不了1990年5月在广州开幕的第二届国际乐器博览会的情景。这届由国家轻工部、文化部主办的博览会，国内乐器厂家参加不少，可是直到会议结束，这些厂家同外客户的订货几乎等于零。从未有过的惨状令人震惊。不适应市场不行，不拿出能震倒洋人的货色不行，不亮出绝招不行。如今，他就是抱着中国民族乐器尽快突出重围的气概与决心，要一扫弥漫在国际市场的阴霾与晦气！

著名平湖派琵琶大曲《淮阴平楚》的旋律在杨毓荪的胸中轰响。两千多年前的那场楚汉战争以淮阴侯的辉煌胜利而告结束，楚霸王终于未能突破十面埋伏。他欣赏韩信，也同情项羽，但他不是韩信，更不是项羽。他面对的这场战争必须用另一种勇气和智慧来打赢。

如今，艰难的征战终于过去，三把神奇的珍宝琵琶就要在世人面前亮相了。

（责任编辑：穆团）



利用矛盾巧周旋 红军冲破封锁线

# 红军向粤军借道长征内幕

●刘学民

## 提

起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许多人并不陌生，但对于红军长征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曾向国民党高级将领陈济棠借道的事，多数人就不大清楚了。今天披露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左派的统一战线工作，在革命的征途中，曾起过巨大的作用。

## 蒋介石怒斥陈济棠“借寇自重”

1933年夏天，蒋介石在美、英、德、意等帝国主义支持下调集百万大军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第5次大规模的“围剿”，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就有50万。蒋介石采取了堡垒主义方针和步步为营、四面合围的战略，委任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9月间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第5次“围剿”。

陈济棠早年跟随邓铿参加国民革命，后来成为广东地方的实力派，号称“南天王”，曾有“广东是陈济棠之广东”的民谚。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历来很深，他曾3次公开反蒋。在第5次“围剿”中，蒋介石虽然封他为南路军总司令，但他深知蒋介石其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只愿能防堵红军进入粤、桂，不愿为蒋介石用来借刀杀人，更不愿蒋介石乘机由赣入粤，夺了他的地盘，在这种复杂形势下，陈济棠在“围剿”中，思想上自然矛盾重重。他认为闽赣地区的红军拖住了蒋介石的主力，隔断了蒋军从江西进取广东之路，他才得以偏安一时。如果，自己与红军作战，那么定是凶多吉少，既损伤实力，又极可能丢掉地盘，只有保持当前各方对峙的态势，让红军留在闽赣地区，蒋介石才不会对他动手。谋划得当，对“围剿”之事，他便表面上应付一下，为的是不引起蒋介石同他翻脸。这时毛泽东从瑞金到达会昌，对粤赣边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后，写下了

《清平乐·会昌》，称赞当时粤赣边的大好形势是：“风景这边独好”。

1934年4月，敌人攻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门户广昌。5月间，南方战线的陈济棠在蒋介石的威逼和利诱之下，攻占了筠门岭后，便对蒋介石耍起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对红军采取“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他一面虚张声势，谎报要向会昌进攻，摆出一副要打的架势，另一面，派出他的少将高级参谋杨幼敏到筠门岭向红军作试探性的不再互犯的谈判。蒋介石虽然怒斥陈济棠是“借寇自重”，但对他无可奈何。

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告民众书》，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人们，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性别，联合在反帝统一战线内，一致抗日。这一倡议，赢得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6月，毛泽东、朱德联合发出《告白军官兵书》，号召白军的广大官兵：“不要打红军”，“实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两边互派代

表，订立停战抗日联盟，联合一起去抵抗日本”。7月，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署，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提出在三个条件下，愿意同中国任何武装队伍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

在这种形势之下，陈济棠急于同红军取得联系，派人到处找关系，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在广州作生意的罗炳辉的内弟，要他担当同红军秘密联系的媒介。1934年9月，陈济棠又秘密派李君到瑞金，要求与我方联络停战谈判和共同反蒋事宜，受到了周恩来、朱德的热情接待，双方都开诚布公地交换了意见，讨论了形势和反蒋的办法。9月27日，陈济棠授意驻在筠门岭的第三军第七师给我方来电：“为适应环境应付时局，先行商定军事，以免延误时机，希派军事负责代表前来会商军事，以利进行，并盼赐复。”

## 朱德亲自起草给陈济棠的复信

对于同陈济棠的谈判，虽然秦邦宪、李德等人表示怀疑，但周恩来却很重视。他亲自主持选择合适的代表、确定谈判方案，并交换了通讯专用密码、联络地点和办法。

9月29日，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上发表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向全党透露了同陈济棠的这次接触。他写道：“近来国民党内部的某些军阀，愿意同我们在反蒋方面进行某些条件的妥协，我们显然是不会拒绝去利用这种机会的。”

9月底，朱德亲自起草了一封给陈济棠的复信，经周恩来修改后，交来人带给陈济棠。同意在筠门岭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信中说：“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河山，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

“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在信中还向陈济棠提出谈判协商的5条：“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10里之处统为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五、请代购军火，并经筠门岭迅速运输。”信中还要陈济棠“派负责代表来瑞共同协商作战计划。”最后表明：“日内德当派员至门岭黄师长处就近商谈。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门岭之电话。”

陈济棠选定的代表是他的心腹杨幼敏、李宗盛和黄廷楨。11月1日13时，陈济棠通过筠门岭的第七师给我方来电，建议先行会商军事问题，并催促我方“速派出军事负责代表去广州面商”。周恩来、朱德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选派1933年夏从上海进入苏区，当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的潘健行（汉年）和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二人为代表，约定了电台的通讯代号，对方代号为KSD，为确保通讯联络无误，周恩来还调来了钱壮飞、伍云甫等老无线电工作者为译电员。当天，周恩来起草了复电，催促对方迅速对朱德去信给予答复，“以便我方依此根据准备协商”，并建议我方即派代表至筠门岭经贵师转达一切。对方收到这一电报后，答复同意在寻乌会谈。

周恩来便立即召集潘汉年、何长工到瑞金交待任务。他说：“这是中央交给你们的任务，望你们勇敢沉着，见机而作。”当时，在场的叶剑英也再三叮咛：“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好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

周恩来为了能保证我方代表安全护送过境，10月5日作了具体妥善安排。

为介绍潘汉年、何长工去谈判，他还代朱德给陈济棠第七师师长黄廷楨写了一封短信：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希予接洽并照拂为感！专此，顺致  
戎祺

朱德手启

十月五日

10月6日，我预先派出报信的侦察班长到了筠门岭，正好第七师师长黄廷楨和他的参谋长都在那里，便当面答复明天一定派人到白铺以北去接我方代表。深夜，我侦察班长返回营地，报告了周昆和黄庭。7日零点20分，周、黄发电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我方同陈济棠的谈判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双方都只有少数人知道。黄庭在周恩来10月5日的来电上曾批注：“此电除我和两个译电员知道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给他看。”对方也十分注意保密。潘汉年、何长工到达筠门岭赤白交界处的羊角附近时，天色已晚，前来迎接的是一个特务连。那位连长一见何长工就悄悄地道：“何先生，我听到了你们的宣传，也看了你们的宣传品。是啊，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了保密，对方特地给谈判代表准备了四人抬的轿子。每到一地遇到岗哨盘查时，那位连长就高声说：“这是司令请来的贵客！”把他们吆喝令回去。代表们一路畅通无阻，走了40里山路，到了寻乌县境的一个小山村罗塘镇，在一幢崭新的小洋楼前停下。小楼四周环境十分幽静，是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潘汉年、何长工被安排在楼上，对方的谈判代表就住在楼下。

## 秘谈就在小楼上进行

第二天，秘密谈判就在小楼上开始，双方代表各叙己见，经过3天3夜的长谈，达成了5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继续协商共同抗蒋计划。

(二) 互通情报, 用有线电通报。

(三) 互相通商, 解除对盐、布的封锁。

(四) 支援红军一部分军火, 并同意予以代购。

(五) 必要时, 可以互相借道, 红军有行动事先通告, 陈部撤离 40 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这是在长征前夕, 红军继 1933 年 11 月同蔡廷锴的 19 路军签订停战协定后, 又一次达成的重要停战协定。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又一重大胜利。陈济棠把与红军达成秘密协议的要点, 传达到前线的少将以上军官, 要他们认真履行协议。

在谈判期间, 潘汉年、何长工接到周恩来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 “你喂的鸽子飞了”(意思是讲红军已开始战略转移, 希望他们尽快结束谈判返回根据地)。当时, 对方的谈判代表杨幼敏看到这份电报后, 非常诡谲地问何长工: “你们是否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非常平静地回答说: “不是。这是祝贺谈判成功, 和平鸽上天了。”谈判一结束, 潘汉年、何长工立即离开寻乌, 速返会昌。陈济棠派出一个骑兵连, 护送到筠门岭以北。

这时, 中央军委机关已从瑞金转移到于都, 周恩来特地派人在会昌等谈判代表归来, 并留下一封短信, 说: “我在于都等你们。”潘汉年、何长工赶到于都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 周恩来十分满意, 说: “你们辛苦了。这次谈判所取得的成果, 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这将对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突围转移起重大作用。”

10 月 16 日, 陈济棠第七师的代表向我方转达了陈济棠的两项决定: (一) 暂时拨给红军弹药 10 余万发; (二) 盐、布准予放行。要我方设法从筠门岭转运到苏区。同时, 要求我方迅速订出反蒋的整个军事计划。当时, 中央红军已开始转移, 陈济棠的这两项决定由留在中央苏区的项英电告了周恩来。

10 月中旬, 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突围的企图之后, 多次下令陈济棠阻截红军, 说红军突围决不是战术动作, 而是战略转移; 也不是南侵广东, 而是突围西进。要求陈济棠大胆地堵截红军。陈济棠既不敢公开对抗蒋介石, 又怕红军进入广东, 占了他的地盘。所以, 就在第一道封锁线上, 以其第三军李扬敬部驻守会昌一带, 派其第七师师长黄延楨坐镇筠

门岭, 以阻止我军南下广东。以其第一军余汉谋部驻守赣州、信丰和安远之间。声言这是一道“钢铁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围西进时, 根据同陈济棠达成的“互相借道”的协议, 红军总部一面派人通知陈济棠, 有部分红军要借道; 一面于 10 月 20 日下达了突围的命令。命令部队在信丰的新坡、小溪和赣县的马岭等地突围。当陈济棠得知中央红军突围时, 即令李扬敬军撤回粤境, 余汉谋军从版石、新田、古陂、韩坊全线总撤退, 没有堵截红军, 让出了一条 40 里的通道。所以, 当中央红军 21 日开始突围时, 未经大的激烈战斗就突破了安远、信丰之间的封锁线。25 日, 红军全部渡过了信丰河, 从南康、大余的边缘地区进入了广东境内。当时, 国外传闻说是红军付给了陈济棠 5 万元的买路钱, 才顺利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那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而真实情况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同陈济棠秘密谈判成功, 建立了反蒋统一战线。红军不仅突破了蒋介石的第 5 次“围剿”, 打破了封锁, 而且还得到了陈济棠的援助, 在开始长征时顺利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责任编辑: 张蕾〕

(上接 55 页) 当铲子往地下用力一戳时, 再提上来带出不少泥土, 这情景猛然触发他的“灵感”, 李鸭子想, 这家伙比铁钎轻巧灵便得多, 特别是能带上原土利于判断地下的情况, 如果用它盗墓不是比铁钎好吗? 于是他找了一张纸, 贴着铲头撕割出一张图样, 回家后马上找铁匠按图打造, 一试用果然得心应手, 效果不错。之后, 其他盗墓者便纷纷效仿。

在长期使用过程中, 盗墓者又不断琢磨改进。现在的“洛阳铲”铲头长 30 厘米、直径 6 厘米, 铲上方连着一米许铁杆, 再安 2 米许木柄, 后把铁柄缩短, 木柄加长很多, 这样可以钻探更深。为了便于携带, 又在柄尾拴绳或接上竹竿, 柄杆采用竖直、细长而又带韧性的腊木, 这样既等于延长了铲柄又不易折断, 还减轻了份量。

### “洛阳铲”成了考古利器

劳动工具是没有阶级性的, 就看干什么用和为谁服务。

解放初, 国家在洛阳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 这里地下文化遗产密集, 先要钻探清理, 才能进行施工。洛阳的有些盗墓贼改邪归正, 献出“一技之长”, 用“洛阳铲”探测地下墓葬、古建, 比采用小型试掘或开挖探沟要省工省时, 而且对文物破坏性小, 为文物保护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

1954 年, 洛阳举办考古钻探训练班, 在文物考古界推广应用这个钻探利器, 并正式命名为“洛阳铲”。

但是, 事物的发展往往存在着“否定之否定”。

50 至 70 年代, 盗墓者和他们手中的“洛阳铲”改邪归正。谁知到了 80 年

代, “洛阳铲”重又“由正入邪”, 在全国刮起的盗墓风中, 有些手执这些探测利器的盗墓者, 竟是进过考古钻探学习班或曾在考古工地受过训练的民工!

在“青铜器之乡”的陕西周原, 咸阳塚上汉唐陵区, 西安西周都城镐京遗址保护区, 近年发生多起盗墓案件, 不少被盗墓葬选点之准确, 发掘之缜密周详, 其水平均令专业人员惊讶。

“洛阳铲”重又沦为盗墓工具, 历史开了个颇具讽刺性的“玩笑”!

对这股席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盗墓狂潮和走私文物黑风, 中央、各地政府和公安、文物部门正采取各种措施, 进行严厉打击。历史的经验教训必须总结记取, 社会主义时代的“洛阳铲”必将继续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 古力〕

者看到这个题目，可能首先发问：轩辕黄帝不是一个传说人物吗？怎么会进军美洲呢？这未免太荒诞了吧？

我们说，这是旧史学造成的误会，黄帝与黄帝族实有其事，至于进军美洲，则是去年美国人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披露的，只是美国人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且听我讲明白。

司马迁作《史记·五帝本纪》，首说黄帝，他是亲自作了调查的，《山海经》成书于战国以前，明确记载着轩辕丘、轩辕台、轩辕国，以及黄帝在涿鹿与夸父、蚩尤决战的历史事件。夏商周三代青铜器上铭刻着轩辕族的族徽，是大龟和大蛙，甲骨文中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黄帝族的族徽：头向西北的龟，郭沫若根据《国语·周语》的记载，我姬姓出自天鼈，考定为周族祖先就是轩辕，很对。后人以天鼈巨龟不雅，以为辱没祖宗，就用通假字“轩辕”代替，所以天鼈氏就写作了轩辕氏，黄帝就称作“帝轩”，实际上是“帝鼈”。明白了这个基本事实，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知道“黄”是正面看的龟形，“姬”是侧面看的龟形。天鼈氏征服了各部落后，成为“天元可汗”，也就是“大天子”、“元首”，叫作帝鼈，简称为“鼈”（音龙），也就是“帝龟”。揭开这个秘密，就能看懂《史记·天官书》。那上面说轩辕十七星是“黄龙体”，可分明是一只龟形，根源就是“鼈”与“龙”同音。

好了，黄帝氏族古已有之，无可非议。那么，考古学上有他们的文化遗存吗？有，这就是在张家口宣化一代古涿鹿轩辕城，和再往北的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距今6000—5000年，出土大量玉龟、玉鸮、玉云佩、玉马、玉象等，证明轩辕确实以龙纪官，称缙云氏。

美国有位专门研究北美洲易洛魁印第安文化的学者，叫摩尔根，写过一本《古代社会》，非常有名。书中谈到易洛魁人有六个部落，结成联盟，以莫哈克部为核心，其中又有奥次顿哥人，是轴心。这话怎么讲呢？原来这六个部落中均以龟、狼、熊为基本图腾——也就是以这三种动物为族徽为祖先。大家知道，黄帝是少典氏的子孙，史称有熊氏，其下又有虎、豹、狼和雕、隼、鸮等。龟为首席氏族。

# 轩辕

# 黄帝族

# 进军

# 美洲

〔旅日〕欧阳可亮  
王大有 宋宝忠



有关易洛魁族的最主要传说，比如首领乘白色龙舟飞升仙逝，以贝珠带象征王权等，都与黄帝族相同，就先不说了。我们这里只就黄帝族族徽至今仍由奥次顿哥人保存，来谈黄帝族进军移民美洲。

1991年10月号第四期美国华盛顿国家地理学会，出版了第180卷第4期《多国地理》，是一个1491年前哥伦布时期的美国境内的印第安文化专号。哥伦布是1492年10月12日到美洲的，在此之前，美洲大陆欧洲人从来没听说过，也就是说，1491年前的美洲土著文化，绝对没有后世文化的混入。这一期刊出了奥次顿哥人的一幅鹿皮画——编辑们根据原画进行了重绘，但格局未变——是天鼈军旗族徽（见图）。

图上方是一幅熊皮画，贴在鹿皮上。熊皮上画着一只头向着西北，尾指着东南，四足指东西南北的龟。这是先天八卦方位图，方向与今天习惯正相反。龟的背上13片甲，象征十三重天。龟背甲边缘有24片甲，为24节气，龟腹甲9片，象征九重天在下。龟腹甲和人的腹相对应，人腹为龟甲形，说明是龟人，龟的四脚有28颗黄色星体，就是28宿。龟在中央，就是土星。中国人都知道，地上有五色土，天上有四陆（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星座，中间是帝星。不论天上地下，都是中央黄帝土，与此龟完全吻合。在它们下方是雨点，这和传说黄帝以雷精兴起，主管雷雨，《史记》说与云雨雷电有关的14种天象，都由轩辕主管，也与此相同。商代甲骨文有一个字，是雨下有龟，鼈，正是这个意思。再往下就是太阳、彩虹、彗星、星斗了。而且星星把人圈起来，说明人是轩辕酋长。他的胸上右有三个锥形犁、一耙一镰，左有三个箭头，分别代表农业和狩猎。再往上是太阳升起的纹身符号，说明轩辕是日神，而且是和炎帝族融合了。为什么呢？因为那太阳画作阳鸟，从两边飞向中央的日出处。画面上有16种动物，8种植物，各有名称，不一一列举了。只指出两点：一是龟头右上方有狼、鸮和熊，这与摩尔根记载也吻合，二是植物中枫树是扶桑，其它都是农作物。

这幅图虽然被加工，使画面形象“现代化”了，但一切构成因素、格局却依旧。所以这幅图，明确地指示着他们的祖先。



# 从盗墓工具到考古利器

●玉兆麟



只能是中国的轩辕黄帝族。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当年黄帝和蚩尤大战时，蚩尤纵大风雨，布弥天大雾，三天不散，黄帝军队在大雾中迷失了方向，指挥混乱，屡战屡败。这时军师风后说：“将天鼉军旗龟头对天山，尾向东南，四足定四方，东西南北，就可辨别清楚。”黄帝按风后的办法，后半夜观察北斗星定军旗方位，才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终于战胜蚩尤。这个灵龟，殷甲骨文中。但人们只是把这当作民间传说，所以也没有人去深究。不料易洛魁人画得一清二楚。于是轩辕军旗徽真相大白。这真是20世纪末最令人振奋的惊天动地的考古大发现。

这证明，轩辕黄帝族至少有一支在6000—5000年间曾进军美洲，把那赫赫扬扬的鼉旗立在了美洲大地，一个黄帝族在那里定居下来。当欧洲人发现他们时，已定居在美国纽约州的伊利湖、休伦湖、安大略湖和圣劳伦斯哥一带几百年了。再往前他们是从密西西比河上游迁徙来的。那么再向上追溯，就到了阿拉斯加，这是有传说中的度朔山和桃都山（见《山海经》、《史记》），也和黄帝族有关。不过，这篇小短文是不能讲了，容后再谈吧。

## 怎么知道地下有8千兵马俑？

举世闻名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面对成千上万来自五大洲的仰慕者，讲解员不无自豪地说：“这批和真人真马差不多大小的陶质兵马，总数超过8000，分别摆放在呈品字形排列的三个俑坑里。”

有的观众提出了疑问：“我们现在只看到两个俑坑，发掘出了1000多个兵马俑，地下有多少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这个问题提得有道理，但讲解员所言也非信口开河。考古工作者对地下情况如此清楚，主要靠一种很不起眼的探测工具——“洛阳铲”。

1974年3月底，秦始皇陵东的西杨村农民打井抗旱，竟掏上来若干陶俑碎片。7月15日，袁仲一等四位考古工作者奉派来此清理试掘，他们原估计搞它10天半月即可“班师回朝”。谁知围绕废井带连续试掘了几个月，陶俑竟源源不断地出土，总是找不到边，于是考古队边试掘边用“洛阳铲”向周围进行大面积的密集钻探。经过一年多的细心工作，终于得出惊人的结论：这是个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巨型陪葬坑，内藏兵马俑6000多个，以后他们又在附近钻探出二、三号俑坑，共埋藏1000多兵马俑。考古队随后对3个俑坑进行发掘和试掘，完全证实了“洛阳铲”探出的结果。

## 地下文物是怎样探明的？

秦俑考古队的队员们在村西荒野前后左右每隔2米用“洛阳铲”向地钻插。“这里有陶俑！”“我这里也有……”队员们兴奋的报喜声此起彼伏。前来看热闹的村民直楞楞地发呆：“这铲扎下去咋能晓得地下有陶俑？”

考古人员把“洛阳铲”拿到农民的眼前指给他们看，说：“这种铲和一般的铲不同。你们看：铲头宽2寸，弯成‘凹’字半圆形，这种铲每向地下钻插一下就可进深三、四寸，往上一提，就能把地下卡在铲头半圆口的土原封不动地带上来。这样不断地向下钻插，我们对不同的地层土壤的结构、颜色、密度和包含物进行分析，如果是经后人扰动过的熟土，地下就可能埋有墓葬或古建筑，如果碰到异物，提上来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什么东西。你看，这个铲头带上的土中有鱼鳞大的陶俑残片，就证明这下面埋有陶俑，如果带上铁、铜、木质等物，就可以推断地下文化遗存的性质和布局了。”

“真是能看穿地下的‘千里眼’哩！”围观的农民不禁啧啧称奇。

但是人们绝没有想到：这个神奇的考古钻探利器，原来竟是一个农民发明的！

## “洛阳铲”是怎么发明的？

“洛阳铲”的“出身”和名声并不好，它是盗墓贼创制的一种盗墓工具。

九朝古都洛阳北部有个“风水”极佳的邙山，人们形容这里墓葬多到“无卧牛之地”，这给世代居此的农民提供了一个不光彩的谋生门路——盗掘古墓。

盗墓最难的是如何选准进入墓穴的通道，特别是地面上没有坟头标志的古墓就更难了。如果把盗洞打到生土（原封未动过的天然地层）上，那盗墓就要落空；如果打到被扰动过的熟土的墓顶上，又容易塌陷，弄不好丢了性命。只有找到生熟土之间的墓道边缘，才能顺利地从业道进入墓穴。

千百年来，历代从事盗墓的盗墓贼，不断地探索如何既准又快、既方便又安全的盗掘手段和方法，因而挖掘工具不断改进。

邙山南坡马坡村有个农民叫李鸭子，出生于清光绪晚年，自幼以盗墓为生。据他的孙子回忆说，在民国12年间的一天，他到十几里外的孟津县赶集。有个来自偃师马沟村的熟人正在搭棚准备卖煎包子。李鸭子和这人寒暄了几句，只见他忙着一把筒瓦状的短柄铁铲在地上挖一个竖直的小圆坑，以便插入棚柱。（下转第53页）

# 写

他们，总觉得笔和心都有千钧重。

这是一群道地地，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祖籍台北、彰化、嘉义、台中、台南、屏东、高雄……

钟灵毓秀的宝岛可以作证，他们确曾年轻过，而且是潇洒倜傥地年轻过。想当年国民党用于内战的四百万军队还是以陆军为主的时候，作为一群年轻的海军士官，他们是天之骄子，在日制、德制、英制、美制的战舰上，着一身漂亮的海军制服，铜扣熠熠生辉，个个雄姿勃发，英气逼人。尽管他们是被国民党骗到大陆来的，充当的是打内战的炮灰。

还是这群台湾人，在当年那个风疾雨骤的历史性关口，被国民党遗弃在大陆。这些人除少数长眠异乡之外，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均已年愈花甲，垂垂老矣。他们星散在全国各地，同当地人民一道，为大陆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了几十年，不少人还做出过突出的贡献。

他们在大陆都有一个家，家中有妻子和儿女，有的还做了爷爷外公。虽说儿孙绕膝，可他们偏偏就是乐不起来，因为在海峡那边，他们还有一个家，家中有老父老母，兄弟姐妹……

或许是天缘，一个十分偶然的时机，使我逐一结识了他们，并结成了忘年交。为此，我走入了只属于他们的世界。

## 来自大洋彼岸的飞鸿，载来一份天缘

算来，该有五个年头了吧！

滞留大陆台籍老兵是不该被遗忘的一群。他们的故事并没有收尾。他们曾饱经忧患，国民党有义务还他们一个公道。要想做点什么现在还来得及，千万不可再拖，因为几乎每个月，他们都在减员……



# 大陆有一群

# 台湾郎

● 阎

那年7月，我在一家对外宣传的杂志负责通联工作，每日都要处理大量的来信来稿。

那天上午，一封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信函放到我的办公桌上。写信人是位台湾同胞，好一手漂亮的繁体汉字，但落款却是一串英文字母“JUNG F·KYO”，没有署汉字姓名。信中这样写道：

最近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拜读了贵刊，敬感贵刊同仁为促进台湾两岸人民之整合，为台湾人前途及子孙之幸福，不遗余力，深为感佩。鄙人有两件心事，郁积已久，不知可否借贵刊或热心之乡亲帮助，以寻求存殁于大陆的台湾同学之下落？倘有确切线索，获得联系，鄙人有意前往大陆探访一趟，以偿心愿。

这位“JUNG F·KYO”先生郁积胸中多年的第一桩心事是寻找一群猜测中还活着的人——

1947年前后，为接收日本赔偿的军舰并扩充海军兵源，国民党政府在台湾以“技术员兵”名义，招募了二百余名台湾青年到青岛中央海军学校受训，然后把他们分别编入海军舰艇服役，随着时局的变化，绝大多数人随舰船撤回台湾，还有些舰船或起义，或投诚，留在了大陆。在这部分舰船上，有着二百余名他的同学乡亲，这些人是否还幸存。

另一桩心事是寻找一具尸体的下落——1949年8月，“JUNG F·KYO”先生曾将阵亡的同舰乡亲林渊嵩的遗体寄放在山东蓬莱海外长山岛上的一座小庙里，因战事吃紧，生死关头，来不及掩埋，便惶惶出逃。希望能帮助寻找这具遗体的下落。

这样的蹊跷事我还从未遇到过：找活人，没有任何线索，也不知姓甚名谁；找尸首，事隔40年，历经沧桑巨变，谈何容易！更何况，当时海峡两岸关系还是坚冰一块，任何来自海峡彼岸或与之相关的信息都弥足珍贵。

但这是一封不应被忽视的读者来信。

于是，一场艰难的查寻展开了——记不清挂过多少次电话，也记不清发出过多少封信函。为了掌握更多的情况，我又给加拿大的“JUNG F·KYO”先生连续发了几封信，请他打消顾虑，积

极配合；我们还多次走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部，请他们予以帮助。

20天后，加拿大方面回信了。这位台胞名叫许昭荣，是台湾屏东人。他于青岛中央海校毕业后，到美国接“太湖”舰，后随舰撤回台湾。退役后从事国际贸易活动，曾被国民党当局罗织入狱，在火烧岛渡过了十个春秋。获释后许先生继续经商，因他在海外参加了声讨国民党侵犯人权的集会，被当局吊销回台护照，沦为政治难民。

又过了十几天，在有关部门协助下，许先生要找的乡亲竟有了音讯。三个月后，就连林渊嵩的遗体也奇迹般地有了下落。

在查询过程中，我深入到了另一个世界，看到了一个个辛酸的故事——

## 别家难——这个故事属于他们每个人

查寻结果显示，目前滞留存殁于大陆的“台湾技术员兵”共有22人，分别隶属于三期。

这一群台湾郎当年是怎样加入国民党海军，又是怎样离开台湾的呢？

“往事不堪回首”。现住福建永安的童象说，“当初国民党在台湾登报招生，说到大陆可以学官话，入海校，拿高薪，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谁不想有好的前途呢？更何况当时家中一日三餐难以为继，为了养家，我中了圈套。我们太轻信国民党了。”

“我报考技术员兵是迫不得已。”黄酒洪愤愤地说：“‘2·28’过后，国民党军队在台湾疯了似的杀人。当时，我在嘉义一家农场做农具保管员。一天中午，我正在宿舍吃便当，进来几个军人不容分说就把我押到营部，刺刀在胸前身后逼着，动弹不得。他们让我站在大礼堂门口，我好言好语磨了半天，他们才答应带我去见长官。亏得这位长官懂得台湾话，又看我言语平顺，便准许农场来人把我领回。我总算在刺刀底下捡了一条性命。他们还规定我每星期必须到军营做一次汇报。我深怕摆脱不掉‘2·28’的干系，后来，看到报上刊登招生的启事，我就报考了。谁知这一选择，竟使我离开家园四十多年。”

转业后在广东兴宁定居的侯玉辉

说：“我们这一批人大多参加过‘2·28’起义，那年月，有血性有正义感的台湾青年有哪个没参加过那场如火如荼的斗争？我们恨国民党。我们曾经敲着锣，打着鼓，像迎接亲人一样欢迎他们光复台湾。心想几十年的‘弃儿’回到祖国怀抱，台湾人总算有出头之日了。但是，他们太令台湾人失望了。‘2·28’之后，我们不少人都遭到通缉，整天东跑西藏。由于接收的日偿军舰急需技术兵，国民党知道台湾有不少青年人曾经在日本海军服役过，便有意收拢，声音只要入伍，便不再追究参加‘2·28’的责任。我们又听说要到日本接军舰，都想借机往日本跑，所以就报考了。这是国民党张开网让我们钻，我们被径直押运到大陆，随后又投入战场。我们被国民党算计苦了。”

## 骨肉情——这个故事属于一对亲兄弟

在二百多名“台湾技术员兵”中，刘彩云和刘谨言是一对亲兄弟，一奶同胞。刘彩云是长子，刘谨言是次子。弟兄俩双双考入“技术员兵”第二期，又双双乘坐那可诅咒的“中练”号离开了故乡。

到了大陆，哥哥分配到了接舰班，在青岛海校受训，1948年12月赴美国接收“太昭”舰；弟弟谨言被直接分到了由“32号”舰改装成的“201”扫雷艇。两条船，分别续写了哥哥和弟弟两个不同的故事。“太昭”舰从美国接回，便被投入封锁渤海海域的战役，随后撤回台湾。1953年，利用“太昭”舰在日本横须贺维修的机会，哥哥彩云和另一名乡亲成功地逃离。那位乡亲留在了日本，彩云则毅然选择了刚解放不久的大陆。回来了，做什么呢？百废待兴的大陆正可使好男儿一显身手，河南刚刚组建了一座联合收割机厂，急需技术人材，刘彩云义无反顾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来到古都开封安了家。

弟弟刘谨言所在的“201”扫雷艇留在大陆，纯粹是国民党仓皇溃逃时的一个失误。当时，青岛已经解放，国民党大大小小的官员能逃的只恨自己的腿短，但不知何故，“201”艇的艇长却没有收到开往台湾的航位、航线，而扫雷艇又不具备测定航线和航位的能力。他妈的，这样的主子孝忠做作甚？于是，反正了。

1966年，刘谨言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广东南海安家。刘谨言记挂着哥哥，忘不掉手足之情，他知道“太昭”去台湾了，想像中哥哥早已回台湾同家人团聚。却万万没想到风雨四十载，哥哥也在大陆，相隔不过十来个小时的火车路程。而且一直在茫茫人海中找他呢！

刘彩云回到大陆，就立即向天津海军司令部查找弟弟的下落，但没有结果；又向国防部查寻，发下来一张表格，填好后递上去，便再也没有下文。好端端一个人，怎么就会没了呢？他不死心，一直在明查暗访，但阴错阳差，就是没一点音讯。到了1981年，刘彩云迂回地同家乡亲人取得了联系，三弟来信说，有人在半导体里听过老二的广播讲话，你在大陆，怎么就找不到呢？于是刘彩云又通过组织向全国27个省市发出了查询公函。不久，便有了二弟的确讯，但已经亡故三年了。刘谨言因患脑溢血于1978年2月19日突然去世，享年仅49岁。弥留之际，未能同故乡的亲人通一丝音讯，留下了终生的遗憾。他的四个子女记住了父亲的临终遗言：一定要把他的骨灰运回故乡去。

死并非是死者的不幸，它把更多的痛苦留给了生者。刘彩云终于有机会在香港见到了老母和三弟了。面对老母，他不知如何交代，便用日语悄悄告诉三弟，老二已经死了。三弟说：“母亲有高血压，岁数也大了，怕受不住，千万别说破。”于是谎说老二有病，正在某地疗养，哄骗了老人。老人将信将疑，念念不忘，见不着儿子不死心啊！不知这件事究竟瞒了老人有多久。前些日子，我接到了刘谨言的长子刘志敏的来信，说今年3月，奶奶去世了。别不是老人家知道了儿子故去的真相过于悲痛而致吧？刘志敏还说，大伯于6月23日回到了台湾，是为老母去奔丧的。

## 生死恋——几位饮恨长眠者留下的故事

到目前为止，22名台湾乡亲同学中，回台返乡探亲的有柯永顺、吴声铭、杜清池、王喜森、吴国宏、尤锺铨、刘彩云等人；定居的则有杨玉荣、洪荣泰；另外几位如周清樟、莫松、曾炳贵等人，虽暂时还未成行，但也不会等太久，

总有一天能同家人团聚。惟独五位已作古，圆不了团圆梦，抱恨于九泉。故乡成了他们心中的恋人，生也牵魂，死也摄魄。

“黄安”舰是解放战争期间最先起义的国民党军舰。林允玲是这艘舰上七名台湾人中唯一已作古的，他因骨癌于1984年在上海逝世。他兄弟姐妹共8人，几十年了，对不知是否健在的老父老母他总是念念不忘。林允玲的子女给我的信中写道：“家父生前，曾托战友（尤锺铨先生）到日本探亲时打听一些家里的情况，回来后获悉，家父的兄长还健在，子孙满堂。家父从未这样高兴过。他迫不及待地给家人写信，信写好了又不知怎么寄。当时，海峡尚未解冻，以至家父临终也未了却心愿。病榻上，家父一再叮嘱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他的骨灰送回老家去。”

关于赖步海的情况，多是从杜清池那里得来的，因为杜从北大荒离休后，异地安置在山东临沂定居，而赖步海生前则是临沂一中的日语教师。谁知行伍出身的他，竟然精通珠算，而且有着很深的造诣。他在日本求学时，曾通过严格的考试获得日本珠算等级检定三级证书，一生同珠算结下了不解之缘。赖步海寡言少语，他将思乡之情深深地埋在了心底。若不是对故土亲人一往情深，他那搏动的心藏和大脑怎能经不住一封家书带来的兴奋？1984年8月26日，他因脑病猝发与世长辞。临终时，手中还紧紧地攥着妹妹从海外辗转寄来的信。

## 一部传奇——是那条屏东汉子留下的

当年“台湾技术兵员”被押解到青岛中央海校受训，校方有一位姓钱的处长在一次训话中出言不逊：“你们台湾人都是乞丐。”一句话惹怒了台湾学员，大家集合起来找到校方，要求钱处长公开道歉，校方不应充。双方僵持半日。一队军警把台湾学员包围起来，要求交出挑头闹事的。大家用沉默来回答。校方不甘休，扬言不说出来就不准吃饭。这时一个身量不高的学员站了出来：“是我”！声若炸雷。在一片“是我”“是我”声中，学员们全站了起来，但第一个站起的他已被拖了下去，一顿军棍，打得血肉模糊。

好一条硬汉，竟没吭一声。这位代大家受过的汉子，就是下面要讲的“传奇”中的主角——林渊嵩。

对于许先生——林渊嵩的同舰战友来说，那是永远难以从记忆中抹掉的一幕——

“1949年8月5日，‘太昭’、‘太湖’两舰由美国接回的护航驱逐舰在舰队司令黎玉玺准将的指挥下，驶抵渤海，巡弋于葫芦岛、营口、大沽口一带，执行封锁沿海港口之任务。

“8月8日黎明，两舰驶至塘沽海域，从外海发现港内有船只。两舰即刻进入战备状态，慢慢逼进港湾。大约9时半左右，官长下令开火，只见两舰上的机关炮嗒嗒地喷射出火球划成一道道弧线，射向对岸。舰首的三吋炮也跟着呼啸起来。我立在机舱，一方面巡视主副机的运转，注意舰长的指令；时而好奇地推开舱盖，观望炮战。由于这是两舰回国后的第一场战斗，官兵都显得紧张、生疏。但对于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我，好奇却胜过了恐惧。

“大约9时50分，‘太湖’舰的炮火静寂下来。接着，扩音器传来呼叫声：‘医官，请赶快到船头来。’‘出什么事了？’我好奇地爬出舱口，探望舱外的动静。只见救护人员急促地跑来跑去。直到林渊嵩被抬到医务室，我才知道是他发生了不幸。我跑到医务室，只见他躺在担架上，血流满面，呼吸十分窘迫，后脑还在渗血。我抱起他的头，拼命地呼唤、摇晃，吸吮他的鼻孔，但是，始终也没把他唤醒。他没有一句遗言，甚至没向我点点头，挥挥手，就睁着眼睛匆匆去了。

“在‘太湖’舰，林君是我唯一的同学、同乡，而且一起赴美国接舰。我俩每日里除去训练、执行任务，几乎都泡在一起，耳鬓厮磨，情同手足。在夏威夷，他吃不够美国的巧克力和一种马卡达马斯（macadamias）的豆，买了许多回来。那天，他贪婪地吃完最后两颗豆，还说等打完仗回台湾做生意，专门经营这两种东西……他还没有结过婚，他才只有24岁啊！”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也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我才渐渐恢复了平静。我一点点地为他洗涤伤口和身上的血渍，数数伤口，竟多达21处。我向医官要了些棉花

塞入他的伤口；又要了些防腐药，洒入他的七窍。为他换好干净的制服，我又把他重新放在担架上，盖了一条白色的美制羊毛军毯，安放在后甲板深水炸弹架旁。

“深夜下更，我独自来到后甲板，掀开毛毯，借着船尾灯光，瞻望他的遗容，默默地陪伴他，久久不忍离去……”

事故发生后，“太昭”、“太湖”连夜撤至蓬莱外海，下锚于长山南岛海面。翌日上午，黎司令主持召开林渊嵩的善后会议，许先生以同乡的身份列席。这是一起严重的自毙员兵事故，因军官指挥不当，操炮手训练不足，不熟悉舰炮性能，致使20毫米机关炮超越危险角度，击中本舰的驾驶室。当时驾驶台下的主炮上，林渊嵩正在操作瞄准，枪弹和碎片雨点般落在了他的头上……但司令和舰长为逃避指挥与管查失误的责任，向“国防部”谎报“阵亡”了事，同时，拟将林君遗体抛海喂鱼，美其名曰“依海军传统礼节海葬”。许先生竭力反对，大胆抗命，坚决要求运枢回台，交其家属处理。上方作贼心虚，不便强令，只好同意暂葬于长山南岛，俟战事结束后再运回台湾。

当天下午，许先生带了四名士兵运尸登陆。由于海岛很难买到棺木，承蒙一位热心的村长慷慨捐出一具质地很好的寿材。盛殓后的棺木放在了岛上的一座小庙里，由于舰长说第二天将同岛军民举行葬礼，为瞻仰遗容方便，棺盖也没有钉上。谁曾想，就在当晚，许世友纵队便向长山列岛发动了猛烈的攻势。长山八岛相继被攻陷，国民党守军和泊在海面的舰艇仓皇溃逃。眼看大势已去，这些手无寸铁的沮丧士兵不得不放弃尸体逃命。他们冒着弹雨，拾木泅水，在海上漂泊了6个小时，才被自己的“海明”号巡逻艇救起，真乃九死一生。

数十年来，这桩未了的心愿一直折磨着许先生。这位负责治丧者，为自己没能尽责而内疚。他不知当初大胆抗命据理力争是对还是错。只觉得对不起林君，也对不起林君的家属。林君的老父在屏東本町经营眼镜钟表店，兼卖些牛角蛇皮做成的工艺品，林君还有个腿有残疾的哥哥。他不知如何向他们交代。这种感觉随着年岁增长而日益加深。1967年，在台湾《新生报》副刊上，他曾发表一篇题为《遥祭北海孤魂》的文章，记叙了林

君的经历和遭际。怎奈兄弟鬩墙，兵戎相见。“海峡阻隔，天各一方。多年心愿不得了结。北海孤魂悠悠乎，荡荡乎，系归何处？不得而知。”

前文曾做过交待，那具遗体有了下落，那是在长岛县政府的帮助下摸清的。1988年9月，为取得实证，为许先生引魂归台做先期准备，我专程到长岛了解情况。岛上的知情者对这段往事记忆犹新。县政协隋主席就是当年小庙里为林君超度亡灵魂经道士的儿子。那年他十二、三岁，觉得新奇，和一群孩子在看热闹的人群中钻来钻去。我把当事人的回忆录了音，又到当年林君埋葬的乱坟岗——今日的长岛县矿产资源管理局的大院拍了照。寄给了加拿大的许先生。

许先生覆信了，他的兴奋难以自抑——

“手捧墓地照片，聆听您的现场采访录音，不禁悲喜交加，老泪纵横。大陆竟然有这么多热心仗义之人，为一具寒骨奔波！您看，人间毕竟还是温馨、可爱！”

他来了。1989年3月，他迫不及待地来了。他要了却40年未了之心愿——引魂归台。

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动用了两部大型推掘机械和十几位民工，挖了两个多小时，但除了几块朽蚀的棺材板和两根棺盖钉之外，一无所获。毕竟经历过文革那场浩劫，这人来人往的小道边，岂容得下一具国民党士兵的尸体安卧……

在挖开的土坑底，许先生铺开几块棺材板，摊开一卷报纸，摆上了林君最爱吃的美国巧克力、马卡达马斯豆和台湾的风梨酥。热心的长岛人买来了香和纸。许先生将一把香全燃着，插在了祭品前。他点着纸，一张一张地烧着，蓝烟从坑底升起，向四周弥散着阵阵香气。许先生声泪俱下：“老兄弟，我看你来了，你不会怪我来得太晚吧？我欠了你40年的情，今天是来还债的。能做的我都做了，求你原谅我……”围观者莫不泪下。忽然间，坑底拂来一股清风，卷起纸灰和蓝烟旋了几旋，随后向碧蓝碧蓝的大海飘去。是林君孤魂于九泉之下有知，赶来安享这一份迟来的祭祀？！

## 这些故事都还没有收

尾

或许您还是第一次听到有关滞留大陆台籍老兵的故事，您千万不要误以为滞留大陆的台湾老兵只有这22人。当年国民党运送到大陆的台湾青年总数不少于一万人。他们有的刚到大陆连东南西北还没辨清就做了俘虏，有的则连姓名也没有留下就做了冤死鬼。据统计，目前还有九百多台湾老兵还活着。这是怎么样的一群子遗啊！真是九死一生。

一双双颤抖的手

一张张辛酸的脸

四十年回不去家哟

我们心急，我们盼

台湾的官老爷

既开门就不要半掩

人心都是肉长的

也让我们和父亲亲人见一面

这是当年国民党允许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时，这边的台籍老兵的呼喊。当时，为了争取他们返乡的权利，两岸舆论和民众给予了很大的关注，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行动。迫于舆论的压力，台湾当局从1989年3月31日起，有条件地同意他们返乡定居。三年来，约有三百多名老兵返台落籍，一部分老兵也回去探过亲。故而在一般民众心目中，这一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实际情况是，这一群年愈花甲的老人返台之后，几乎都面临着极度的生活困境：救济微薄，求职不易，收入微薄，体弱多病，加之没有医疗保健，随迁的子女无从继续学业……凡此种种，困扰重重。有的因无一席安身之地，不得不进寺院当庙公；有的住在废车棚里度日如年；有的投亲靠友，寄人篱下，受尽白眼；更有的因打工劳累致死，境遇悲惨。于是，有的老兵定居不久又回来了，有的则以定居为名作探亲之旅，宁愿客死他乡；更有的至今未获批准，还在一遍遍地申请，苦苦地等待……

台籍老兵们遭际的不幸，是极不公道的。滞留大陆台籍老兵的问题是国民党一手造成的。对于这段历史，国民党当局应当像对待“2·28”事件一样，有所反思，有所愧疚，并藉这一机会有所补偿。台湾当局为什么不为那些当年曾经替他们卖过命，如今已百不存十的台籍老兵——自己的骨肉同胞，做一点点什么呢？

【责编：穆图】

# 「亚洲小姐」

# 王玮

●叶雷



当 选'91香港“亚洲小姐”的王玮近日回到她的故乡南京，参加江苏电视艺术节开幕式演出，与王刚等一道主持晚会节目，这是继利智后又一位由内地移居香港的“亚姐”，在1991年香港大选美赛中，王玮以出众的身材、伶俐的表白、机敏的辩论及优美的歌喉博得香港舆论普遍赞誉。这位年轻的华夏女儿自信地站在电视屏幕前，向亚洲、也向全世界观众展示了她夺目的光彩。

## 出身艺术世家

王玮1968年8月生于南京，1988年随家人移居香港。她自小便受到家庭艺术氛围的影响喜爱唱歌。她的外祖父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美术馆高级创作员，舅舅、舅妈、姨妈都是南京市歌舞团的著名吉它演奏员，父亲王延林也弹奏得一手好曼陀铃。中学毕业后，王玮在父亲开办的“通利琴行”工作，曾被南京市歌舞团聘为歌唱演员随团赴全国巡回演出。

王玮自1988年去港后一直在歌厅唱歌，也常回到深圳演出，她的演唱热烈、纯朴，观众反映很好，许多歌迷登台送花，成为她的老观众。1990年，她与著名的BMC国际音响公司签约，成为其旗下歌星，驰骋香港歌坛。去年中秋节，她又以一曲真诚的《我曾用心爱着你》在泰国和香港电视台联办的“迎月大演唱”中引起轰动，那是她在香港和泰国电视屏幕上第一次亮相，她以稳健的台风、娴熟的歌喉和活泼的舞步博得观众们热烈的掌声。王玮说，她的声乐除天赋外，其实还有良好基础。在内地时，她便师从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著名声乐指导陈美娟。到港后，她又拜著名声乐教授戴思聪为师，她的广东话已讲得很好，几乎听不出乡音，但她严格要求自己，无论走到哪里干什么，始终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她声音、唱歌

是自己最大的愿望。

## 拥有“骇人身材”

1991年香港“亚洲小姐”竞选帷幕拉开后，王玮在亲友的鼓励怂勇下报名参加，在2400多位佳丽角逐的亚姐竞选中，自幼喜爱游泳的王玮以出众的身材引起香港舆论大哗。港报纷纷赞誉道：“王玮骇人身材为港人争了光！”王玮身高1.73米，三围数为37·24  $\frac{1}{2}$  ·37吋。在准决赛遴选出的20位佳丽与新闻界见面时，香港各报、电视台、电台等传媒便对她的优美身材赞不绝口。称她“拥有骇人身材”，“泳衣呼之欲出”，“甚至比她的美貌更能吸引我们的注意”，港报甚至称：“王玮对自己的表现甚感满意，她以伟大身材压倒其它佳丽入围，她胜利的秘诀是被人‘察’的时候还可以笑脸迎人。”

可是王玮却最不愿人们注意她的身材，而希望大家注意她的歌声。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竞选亚姐不是靠虚荣，而是为了长见识，为今后的歌唱事业提供更多的经验。因为尺码问题，竞选组委会替王玮找了一件与众不同的三点泳衣，王玮委屈得要哭，直到后来换上“密实”的西班牙民族服装在街头起舞，她的笑容才灿烂起来；然而，此间人们对她的称赞并无多少猥亵的成份，多为由衷的人体美的赞赏。王玮在竞选中与同伴和组委会良好的合作也受到人们好评。她谦虚地说，世事是公平的，别的佳丽也有别的优越条件。在亚姐团赴西班牙拍外景期间，王玮均抱全情投入的态度，虽然经长途旅行，活动时间安排又紧，十分疲累，但一切组委会的活动、拍照、表演她均接受坚持下来，因而她荣膺了随行记者团评出的“最合拍佳丽奖。”

王玮自己说：“我体型出众要多谢我爸爸、妈咪了。”她是家中独女，小时个头并不高，常受同学及同学姐弟欺负，但她身手好，打架常获胜，因为她食欲不错，小时候胖嘟嘟的，结果小名便叫了“泡泡”。王玮回忆自己小学时还是“蛮纤细的”，“直到初中二年级放暑假，突然



●站在中间的王玮以她出众的形象和气质在去年香港选美大赛中赢得“亚洲小姐”称号。

高了，高了半个头多。”她极爱游泳，这或许是她身材发育优美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对选美赛时舆论界、观众这么多人注意她的身材，她确实有点受不了。她说：“我这么大是第一次穿三点式泳衣，还要在众目睽睽下给人拍照，太难受了，所以我才哭起来。我苦恼自己不能穿紧身衫，其实我最想的是拥有一副跳芭蕾舞的身材，那才漂亮。”

### 内心“真我表现”

1991年香港亚姐竞选与往不同的是不仅重视佳丽的言貌、身段，也十分注重其品行、学识。王玮在电视台现场辩论时表现的坦诚与机敏也得到一致好评。

在“亚洲小姐”电视现场直播比赛的辩论中，作为友方选手，王玮在驳斥“金钱万能”的论点时，运用华东水灾香港演艺界人士的赈灾大义演和父母对子女的感情投入等，有力地说明许多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她的伶俐与深刻赢得了有成龙、张艾嘉等香港著名演艺界人士参加的评委的热烈掌声。

王玮也在生活与艺术实践中不断提高着自己对人生和艺术及周围世界的看法。她说：“大陆和香港简直是两个世界，初到香港半年，我开始感到彷徨，不知所措，从前在国内，唱歌是一种艺术、一种光荣，但在香港只视为娱乐，然而我仍会继续唱我的歌，追求我的理想，当一名成

功歌手。”

作为从内地出来、读书时男女生座位都分开的女孩子，要穿三点泳衣在观众前亮相，王玮确实有一个心理过程，现在她走过了来，她说，选美比赛是要穿比较性感的服装，才能使评委看到你的身材。虽然我以前不敢穿背心，现在敢穿一些吊带背心，但决不会走香港三级片影星的路，因为将来结婚要面对丈夫和儿女。

王玮坦言道，对于家庭，她一向看得很重要。“父母抚养我成人，我应好好孝顺照顾他们，并且要努力工作，将来我有成就，父母也骄傲。现在我们虽然在一起，但不知何时会分开，所以更珍惜与家人相聚的时刻。”对于友情，王玮说：“我对朋友一向真心，从不去欺骗别人，也不伤害人，不存歪心。交朋友的方法就是对方给我一分好，我回他一分，甚至两分，因为我待人热情、好客，喜欢结交朋友。”对于爱情，王玮的回答也十分真诚：“爱情是人必须的，但也要讲求缘分。我是一个追求浪漫的人，但到目前为止仍未找到一份跟初恋情怀那样浓的感情。

作为美的使者，王玮称其秘诀没啥与众不同，“食量一般，喜吃米饭，合口饭菜多吃一点。”除游泳外，她喜欢睡觉。“我可以一睡就是24小时，求学时，母亲知道我在睡，就不会叫醒我。”我一向健

康良好，很少生病，相信睡眠对我保护声线嗓子很有帮助。”

王玮荣膺“亚洲小姐”后，即被香港亚洲电视台聘为亚视演员，并担任了亚洲“香港也都有”和“活色生香”两个节目的主持人。王玮说以前没接触过电视这行，广东话也说得不太好，今后得加把劲。近来她常在马路上追踪采访，常在荧屏露面，和著名主持人沈殿霞（肥肥）一起做节目，知名度日渐上升。获“亚姐”称号后，影视片约亦不断。目前，她已拍成电视4部，最近她又在香港与台湾合拍的故事片《航天行动》中任女主角。又在《李小龙传》中饰李小龙的情人、女主角丁蓓，她正努力向歌、视、影三栖明星迈进。





# 中国歌坛

李谷一和韦唯 小报的轰动效应 法庭上的音符

# 第一诉讼案

法庭调查 有关“艾滋病”的对话

# 全景曝光

国徽下的辩论 宣判

● 田浩 杨文杰

生 活，常常跟钟情于她的人们开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对过一天少两儿半晌的平头百姓来说，一切都可用三个字来概括——无所谓。

真的如此。

可对有些人来说，仿佛每说一句话，每办一件事都要付出代价，当然，有时也能得到诸多酬报。遗憾的是，这代价和酬报是极难成正比的。

因为她们都是头上顶着各色光环的名人。

光环荣耀，却也沉重。

她们活得很累。

就是这样。

……

著名歌唱家李谷一，青春派歌星韦唯，“无冕之王”记者，报社的“老总”，无论是谁，都从未想到过，他们能在法院的“大堂”幸会，在世纪末跳动的中国歌坛上留下了一曲令人瞩目的“劲歌”。

他们和她们都怎么了？因何这样？

……

人们急于知道这一切。

歌是由音符组成的。

生活中，每一个人是一个音符。





这首“劲歌”自然也不会例外。

## 李谷一和韦唯

李谷一，当代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相当于教授级），1944年11月10日生于云南省昆明市，原籍湖南长沙，父亲是英语教授，母亲是体育讲师。中学毕业后考入湖南艺术学院专修科专修中国古典舞蹈。1961年，因她良好的嗓音条件被选入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担任演员，从此她便登上了舞台。

从事戏剧表演14载，她塑造了20多个不同时代和类型的年青女性的艺术形象。1964年主演花鼓戏《补锅》获得巨大成功，该剧被评选为中南省表演奖，此后被拍成电视，广为流传。

1963年开始，她学习西洋发声法。1967年又师从金铁林教授。1974年调入中央乐团任独唱演员。此间，她博采众长，兼收并蓄，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创新，使演唱不仅保持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韵味，而且合理地借鉴了西洋唱法的技巧，形成了中西合璧、独树一帜的演唱风格，开创了一代歌风。

1968年中国轻音乐团正式成立，她被任命为团长。在此前后，她还曾担任香港工委举办的通俗歌手大赛的特约评

委、中央电视台大奖赛评委。1985年，她应日本邀请参加在东京举办的第14届国际音乐节，与日本著名歌唱家千仓夫在东京电视台共同演唱了“北国之春”，给日本的听众和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88年，她又应邀担任了南斯拉夫举办的由17国参加的“国际流行音乐比赛”评委。

鉴于她对音乐事业的追求精神，以及她在通过音乐加强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方面所做出的卓越成绩，1988年，她被列入美国传记学会编撰的最具权威性的《世界杰出名人录》。

韦唯，中国轻音乐团女中音独唱演员，同时也是国家一级演员。

她1963年出生，母亲给她取的名字是张菊霞。

韦唯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里，母亲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小妹，父亲是山东大汉，他们的血缘基因决定了韦唯爱说、爱动、能唱会跳的天性。

初中毕业时，恰好广西柳州市歌舞团公开招收学员。韦唯此时已同母亲从呼和浩特市来到了柳州，生性胆大的韦唯决心去闯一闯。她唱了一首《我的祖国》，得到了主考老师的认可，她终于如愿以偿，就此使自己和艺术结缘。

1979年，韦唯来到京城，成为中国铁路文工团的一名学员。

韦唯曾在东方歌舞团拜岑冰副教授门下学习。既然是学员身份，那么在专业文工团里，她的命运也不过就是个“板凳队员”，偶尔在后台为他人伴个唱什么的。

但机遇总是垂青于追求者，一次，团里在首都体育馆演出，阴错阳差，韦唯临危受命表演自己生平的第一次独唱。一首《康定情歌》引起轰动，在唱完第五支歌后才得以下台。

她在铁路文工团6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个没有户口的“黑人”，所谓工资也仅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这时，她又经朋友介绍被东方歌舞团的一位资深“伯乐”注意，欲调她入盟。这样，为了得到一个固定的、名正言顺的工作，韦唯回到了父亲复员后的工作单位——呼和浩特市铁路局俱乐部当职工，以等待调遣。她承担的工作是每天在铁路工人文化宫的剧场内外检票、找坐，清理污垢，她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同时坚持练声。

一次，中央电视台计划拍一台文艺晚会，因角色的需要，晚会导演电请韦唯回京，在北京录制节目期间，正逢文化部艺术局筹建中国轻音乐团，韦唯经友人

介绍,1984年底参加了乐团到西安的一次演出,引起了著名歌唱家、中国轻音乐团团长李谷一的注意。从而,韦唯(入团之初她还叫张菊霞)成为中国轻音乐团的女中音独唱演员。

李谷一和韦唯的师生情义,曾被传为当今乐坛的佳话,也曾带有传奇色彩,而笔者亮给大家,不过是一张她们留给生活和艺苑的底片。

说到李谷一和韦唯,还必须从韦唯现在的这个名字说起。

因韦唯进团时用的是“张菊霞”这个名字,的确,这个名字是平庸了些,它很难使人产生艺术上的联想,记忆和使用起来似乎有些“生猛”。

一开始,身为团长的李谷一常常因记不全“张菊霞”这三个字而叫她“什么霞,你叫什么霞来着?”李谷一在一次演出中,自己又一次健忘之后,笑着对她说:“你干脆就叫张霞吧,字少,又好记。”韦唯想了一下说:“我还有个名,叫韦唯。”“那我就叫你韦唯吧,名字挺好听,也好记。”“行”。就这样,李谷一告诉报幕员,从下场开始,就报“壮族歌手韦唯演唱”。

为了使韦唯在短时间能够在艺术修养、演唱技巧和舞台经验等方面上一个台阶,李谷一决心向正在进行的歌坛大赛推荐韦唯。1986年6月,轻音乐团前往湖北演出,李谷一批准韦唯留京参加全国“孔雀杯”歌手大赛。后韦唯因故退出比赛。此时,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也正在进之中,初赛和复赛已经鸣金。决赛的参赛名单已经基本确定,靠拼搏而走向成功的李谷一当然知道机遇对一个追求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于是李谷一八方游说,经过反复努力,使韦唯成为唯一的一名未经初赛和复赛而直接进入决赛圈的歌手。

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李谷一方才率团出征。待李谷一率团转场演出至湖北“五三”农场时,又接到韦唯忧虑的电话。原来她在演唱顺序抽签时又抽了个第一号,稍有舞台经验的人都知道,第一个演唱是不易被听众接受的,更难以理想的分数,这一是因为大部分听众及评委还没有进入状态,二是人们无法进行比较。

爱才如命的李谷一有些急了,她找

到农场领导讲,北京有紧急情况需要她回来处理,乐团的演出必须向后顺延,农场同意了。

晚上,李谷一从剧场出来后卸完妆连夜坐了近7个小时的汽车,第二天一早赶到武汉乘飞机回到北京。大赛前夕,李谷一找到韦唯,就比赛时的表情、演唱、服饰、如何对待突发情况等一一做了指点。当时和韦唯一同参赛的还有毛阿敏、苏红、王虹等。李谷一作为本次大赛的评委之一,给韦唯打了最高分,比赛结果,韦唯位居第二。韦唯——这位此前名不见经传的通俗歌手,终于以她自身的实力和风采闯进了中国通俗歌坛,在电视观众面前亮相。

这时的韦唯,仍有一个基本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户口问题。

做为中国轻音乐团的团长,李谷一为了能让韦唯解除后顾之忧、安心唱歌,继续往返于文化部和北京市相关部门之间,以争取韦唯的户口早日落到北京。她恳请各级领导给中国轻音乐事业一点实际的支持,希望他们能够对韦唯按特殊人才做一次特批,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了李谷一的请求,韦唯终成为法律上认可的北京市公民。

就在韦唯户口进京的同时,轻音乐团还向文化部递交了一份申请报告,要求将韦唯由工人转为国家干部。于是,几乎与她户口进京的同时文化部批准了乐团报送的韦唯工转干的报告。韦唯的工资便由原来的工人级42元套改为干部级的64元。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不断拓展,我国的民族文化和艺术开始越来越频繁的走向世界。

1987年8月,国际歌唱节比赛在波兰举行,经轻音乐团向文化部推荐,韦唯奉命远征。此大赛云集了世界上十多个国家的二十四名选手和演唱小组,可谓强手林立,群星灿烂。韦唯以她窈窕的身材,浓密黝黑的秀发,深情的明眸展现在观众和评委们面前,她那特有的东方女性的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之后,韦唯又用她那纯正的歌喉赢得了全场阵阵热烈的掌声,4天之后,组委会将大赛的特别奖和此次比赛唯一的密司(miss)奖授给了她。以后,她又经轻音乐团向文化部推荐,相继参加了南斯拉夫、民主德国举行

的国际流行歌曲比赛和演出,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韦唯正向她自己事业的峰颠挺进。

不久,文化部演员艺术级别评定工作开始了。中国轻音乐团大胆向文化部破格推荐,要求评定韦唯为一级演员。此动议在整个文化部评定委员会引起了激烈的争议。

部分评委认为应该把这些机会和有限的名额留给那些艺高德重的老演员、老艺术家。但团长李谷一和作为评定委员会成员的轻音乐团艺术指导的刘秉义一致认为,在现代中国,轻音乐以及流行歌曲作为一个新的艺术品种,已被大众普遍接受,无疑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中国民族艺术的殿堂里应给它一席之地。韦唯被通过了,她的工资又在几个月后由64元提到了现在的180元。

作为国家一级演员,韦唯确有自己的天赋和才华,她唱的《爱的奉献》、《亚洲雄风》撼动了亿万国人的心魂。成为中国歌坛大红大紫的明歌星。1989年4月,韦唯被推荐为全国青歌委员。后又被评为“全国影视十佳歌手”。

去年,江淮洪水肆虐,举国解囊赈灾,此时韦唯、刘欢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下在北京搞募捐义演,并以众歌星推出了“共有的家园”大型文艺晚会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韦唯站到了事业成功的峰颠之上,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街头巷尾的谈资。

明星是很难被人们淡忘了,韦唯自然也不会例外。人们希望拧开电视就能见到他们想见的“星”,那么,过不了多久,关于她或他的各类趣闻轶事就会走进家庭,成为人们闲谈的“主要题材”。因为即是闲谈,人们便不必对自己说的话负任何责任,于是“新星”们的私生活便在人们创造性的谈话和丰富的想象力面前变得光怪陆离,甚至让理智一点的人觉得不可思议。

这是与文明社会不相匹配的人的一种病态反应。也是部分国人中那种“恨人有,笑人无”,“好事不出门,坏事传万里”的不良氛围造成的。

恰恰是在此时,一直上视率、上台率较高的韦唯突然从荧屏里、舞台上“走失”,虽然时间并不很长,但关于她的“故事”早已被好事者演义成了诸多“版

本”，在民间流传。

此后，一张小报的一篇短文使人顿悟和愤怒，当然，在众多的愤怒者中，也有中国歌坛著名歌唱家、中国轻音乐团团长李谷一。

中国歌坛第一诉讼案的大幕被李谷一拉开了。

## 小报的轰动效应

1991年1月16日，这是一个值得有心人留意的日子。地处中国河南南阳地区的一家地方报纸《声屏周报》发了一篇记者汤生午采写的报道，从而正式点燃了诉讼的“导火索”。

为了尊重事实和历史，我们将此“导火索”复原，任君评论。

“有人说她得了可怕的病，有人干脆说她已经自杀，舆论莫衷一是（引题）”

“（正题）著名歌星韦唯接受本报电话采访道出个中原因”

“（副题）她得的不是生理上的病，而是各种因素在她心灵上造成了创伤”

“本报讯（记者汤生午）一个让亿万听众揪心的传言，从去年10月份起，在全国广泛流传。传言的内容既震撼人又带有特殊色彩，那就是——韦唯得艾滋病了。更惊人的传言是，韦唯已经自杀。个别报纸证实了韦唯在亚运会期间确实累倒，但未有更详细说明。加之韦唯在公开场合的露面较之过去急剧减少，有关报道也难以见到，各种传言似乎更加可信。

“记者在这沸沸扬扬的舆论热潮中，于上月20日以后，急切地同韦唯进行了几次通话，韦唯在电话那端以平静的口气但却伤心地道出了她从不愿向外人多讲的此事起因。

“在90年亚运会期间的一次演出中，10年前以一曲《乡恋》而名噪大陆的某位乐团领导，不知心怀何意但却明显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愤愤宣告了一个大胆的谣言：韦唯得艾滋病了，舆论哗然。

“在此之前，韦唯在许多事情上，已因这位领导莫名其妙的动因而处处受到非难。韦唯的工资被无故停发已一年。作为国家一级演员，韦唯正常的医疗费这位领导却不准报销。文化部分给该团三位演员三套住房，其中明确指示要考虑



## 中国歌坛第一诉讼案全景曝光

分给韦唯一套，实际结果，不仅同韦唯毫不沾边，而且这三套房子全上到了该领导个人的户口上。一直到租房，一年中能搬四个地方的韦唯，今年初其父分到了一套房后，才算有了落脚点。国外几家电视台通过文化部对韦唯的演出邀请，在各方都通过的情况下，却被这位领导人一人无理拒绝。

“该领导曾对韦唯说，你走吧！离开这里我们关系也许才好相处。但走的方式更见其用意‘特殊’，她希望韦唯，一是去国外，二是辞职。如果想调走，那请拿10万元钱来。事实证明这其中也是有诈。当然，还有一条最简单的，就是要韦唯给她写下一个保证，保证今后永远不再登台演唱。如此荒谬的要求竟能发出，可见该领导对韦唯的演唱事业已多么嫉恨。说到此，该领导种种举止的归因，也就昭然若揭了。

“记者的一位同事曾得到过这位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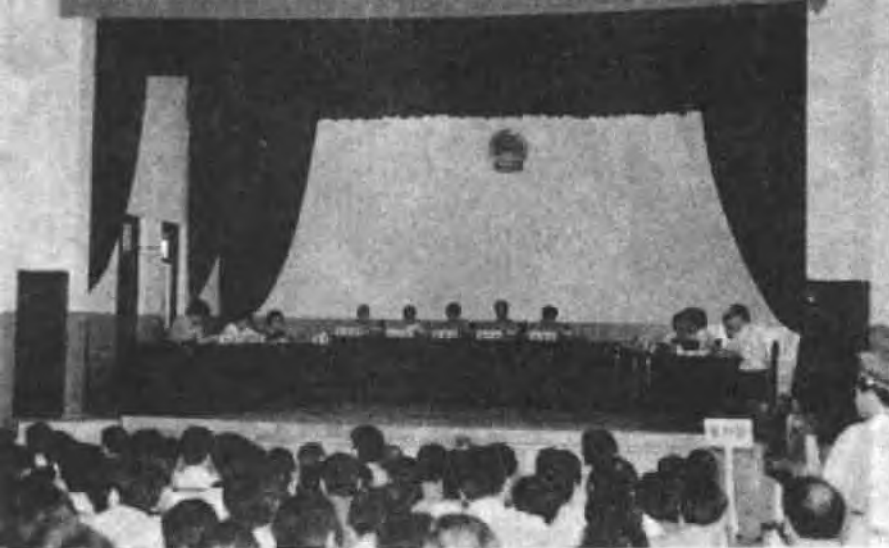
导的明确相告：我就是整韦唯！怎么了？‘共产党’要整个人还不容易？当然，这里的‘共产党’应是该领导的个人认为。

“如上各种因素，给韦唯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创伤，同时也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为此，韦唯没有参加亚运会闭幕式上有十几位通俗歌手登场的联唱。依韦唯的演唱地位，此活动中没她的身影，肯定要引起观众的猜疑。传言再加上现实，更加剧了全社会的广泛议论。

“在此种舆论环境中，韦唯已无心情演唱。另外，她也不愿面对尚有复杂心态的观众。

“从工作环境到舆论环境，韦唯目前都陷入被人刻意制造出的困境。她在电话中怅然地告诉记者，在她感到无助时，她确实也想过不再活下去。

“当年以一曲《爱的奉献》而为社会唤起无数爱的回音的韦唯，如今在自己



亲身生活中却再次感受到“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的巨大价值。对她来说，一心扑在艺术上和事业上的成功，再也不象从前所想的那样是个单纯的事情了。韦唯说：“我知道，人的精力是多么的有限，而人生可做的有意义的美好的事情又是那么多。如果我能够，我是多么希望用我的这一点精力，为社会，为人类留下美好，用歌声为我们长长的人生铺下一道彩虹！”

《声屏周报》是河南南阳地区广播电视局主办的地区小报。汤生午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他们何以急于发表此文呢，是扶正压邪，是仗义执言，还是……，反正《声屏周报》在和自己报刊联络网交换报纸的时候，在这篇文章的四周框以黑线标志，并在旁边注上“请转载”的字样，国内几十家报刊竟刊载了此文，这篇文章的份量是显而易见的。

汤生午所写的《著名歌星韦唯接受本报电话采访道出个中原因》(以下简称《汤文》)发表并被广为转载之后，关于韦唯的传言似乎没有了，因为“汤文”已“澄清”了此事的“个中原因”。而与此同时，关于李谷一的“民间故事”骤然叠起。李谷一——这个在海内外有较高知名度，受人们尊敬并被她的歌迷崇拜的中国著名歌唱家在人们心中早已定型的美好形象被破坏得几乎荡然无存。善良的人们愤怒了，震惊了，嫉恶如仇者甚至当着歌唱家的面拍案而起了。李谷一无形中被“汤文”送上了社会道德法庭的被告席上。

“真是这样吗？”整日忙得几乎脚不沾地的李谷一收到了若干封歌迷质询的

信件和他们寄来的载有“汤文”的《声屏周报》。

李谷一起初确实没将此太当回事，但以后事态的发展却将她“逼上梁山”。她已经无法按常规生活和工作了，此时，她几乎不能再上街，再碰到人，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甚至不能再接电话……，诉诸法律——这已经成了她彻底澄清和解脱的唯一选择。

## 法庭上的音符

1992年1月24日，李谷一委托其丈夫肖卓能、律师巩沙前往两被告所在地——河南南阳，将起诉书递到了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月28日，法院在审查了主要证据后决定正式立案，并于当天将应诉通知书和起诉状副本送至被告《声屏周报》及其记者汤生午手中。

令国人瞩目的中国歌坛第一大案——宛城诉讼战打响了。

5月14日，头顶国徽，肩扛天平的共和国法官在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准备之后，赴京进行了历时一个月零5天的调查取证工作。

原告李谷一的起诉书洋洋5000余字，对被告河南南阳《声屏周报》记者汤生午和《声屏周报》社会法定代表人、总编辑王根礼进行了不卑不亢、有理有据的指责和批评，并依照《民法通则》对被告“侵害名誉权”的行为提出了四点要求：“1. 立即停止被告对我的名誉侵害；2. 被告在国内有影响的报刊上向我赔礼道歉，以消除影响，恢复名誉；3. 被告赔偿由其行为造成我方的一切经济损失；4. 被告给付我精神损害抚慰金。”

被告对原告的起诉倒也表现得大义凛然，随着法院调查的不断深入，原告各执一词的宣传，人们似乎闻到了越来越浓的火药味。

6月3日，赴京调查取证后已返南阳的法官们做出决定，追加韦唯为本案的共同被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法院门前的公告栏里，贴出了7月8日公开审理此案的公告。

李谷一接到法院寄来的开庭通知后，日夜兼程，于7月3日凌晨乘37次列车抵达郑州。5日晨接到南阳法院通知，因目前南阳已云集了近四百名记者，调解环境不佳，故决定约原被告6日在郑州接受调解。6日上午，本案的审判长主持了调解。此次调解“三缺一”，因被告法院追加为共同被告的韦唯不知何故没有参加调解，调解过程中，汤生午只承认文章一些细节失真，而认为文章基本属实。调解从早上8点至下午5点，没有任何进展。没办法，大家只好南阳再见了。

李谷一行吃罢晚饭，20点30分左右便又钻进汽车，披星戴月直奔南阳。凌晨1点她们住进了南阳宾馆。

李谷一已抵南阳……这消息象长了翅膀，眨眼间便尽人皆知了，早已先期到达南阳的记者们更是闻风而动，堵在了李谷一所住房间的门口。一路奔波的李谷一太累了，她对记者们表示，她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是非曲直终会大白于天下。正是基于这种想法，她才在盛夏之时，千里迢迢赴南阳，她现在需要休息。

7月7日下午，由于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调解，法院采纳了双方的请求，再一次主持了庭前调解。同时决定推迟开庭时间。

下午，法院在审判庭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1. 根据案情和法律的规定，决定撤销韦唯被告人的资格；2. 由于案件出现了新的情况，决定延期开庭审理。会场哗然，各种传闻迭起。

法院刘建秀院长应请多记者的请求，当日下午接受了部分记者采访。当记者问到延期审理的原因时，他说：“鉴于双方当事人均有诚意进行调解，并请求法院继续进行调解，法院对此均有双方当事人签字和文字记载，便根据民诉

法的有关规定做出了延期审理的决定。”

当有记者又问法院审理此案，地方党委、政府是否进行干预时，刘建秀院长说：“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审理案件不受任何部门、团体的干预和影响。法院接受地方党委领导，但在审判活动方面，地方党委、政府从不干预，我们只是依法办案，秉公办案。李谷一案也同样如此。”

7月8日，南阳地区中级法院再次召开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7月10日开庭审理。

当日法院发出了公告。

9日上午11点15分，李谷一身穿蓝色长裙、戴着太阳镜来到了南阳宾馆二楼的小会议室。她是应邀来和记者们见面的，她坦诚地说，我很想和大家见面，因为劳累，开庭的时间又比较紧，各位记者朋友来的时间不一样，因此没有过多和大家见面，我感到十分对不起，自从出了这个事，我十分害怕记者，我不知道你们怎样发表我的谈话，是不是我的本意。她说，我的名气已经不小了，我不想用别的机会再出名。

天津电台记者发问，说他们感觉此案有许多微妙和戏剧性色彩，譬如法院调解“搬”到郑州，又突然宣布延期开庭……，李谷一的丈夫肖卓能说，如果说有些微妙之处，那么我们也有同感。《解放日报》的记者郑重的提问，有报道说，你对打赢官司充满信心，能否详作评述。李谷一平静地说，《声屏周报》的文章，我认为是全部失实，正因为此，我才来打官司。关键是事实在我这一边。当然，出现这个事，绝不仅仅是我和韦唯之间个人的事，我自己要总结教训，要反思，报社也要反思。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应从这个事情中吸取教训。如果在这个事情中我有错误，我愿意向全国人民道歉。

《中国检察报》的记者问道，人们说你们这一方有许多背景，通过关系直接影响了法院办案，请做说明。肖卓能严肃的说，老天爷把我安排到一个先是革命者、后来又成为“大官”的家庭（肖卓能系已故的共和国大将肖劲光之子——作者著），因此引起种种猜测。我们是党员，是国家干部，我们欢迎所有关心本案的人士对我们进行监督。对此，我和李谷一向心无愧。

还有的记者问，为什么这个事李谷一一定要诉讼法律？非诉调解不好么？李谷一对此做了专门解释。

她说，起初我并没有准备诉诸法律。去年8月，汤生午来北京讲了一句话，说他感到内疚，他说由他联系和韦唯来我家谈一次，但我们一直等到深夜，韦唯也没出现。后来，《声屏周报》主编也打电话要面谈，但是他并没来，要是当时坐下来谈一谈，可能没有现在的后果。我们整整等了一年，没有办法，只有通过法律解决问题。

李谷一夫妇回答了每一位记者提出的问题，记者们皆满意而去。

下午，记者们得到消息，法院准备发放明日庭审的旁听证，于是人们又驱车来到法院，此时法院门前早已人山人海，李谷一诉讼案明天开庭已成为南阳第一新闻。除了不懂事的孩子和走不动的老人外，几乎人人都想在那个能容纳460位旁听者的大法庭中占有一席。

## 法庭调查

7月10日上午，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新落成的审判大庭成了名符其实的新闻中心。记者们的摄像机、照相机如同一架架开启的雷达，在搜寻着自己的目标。

韦唯乘坐一辆黄伏尔加先期到达法庭，她戴着一副墨镜，头上的草帽压到了眼镜框上，若不摘脱眼镜，无人能认出是韦唯。

差5分8点，李谷一乘一辆黑色轿车来到法庭，头戴变色镜，身着蓝色长裙

的歌唱家在法警的护送下走进法庭。

8点零4分，被告汤生午和王根礼来到法庭。

8点25分，书记员起立，宣布法庭纪律，特别反复强调了不准拍照，不准录音，不准走动，不准喧哗。

8点30分，全体起立，审判长和审判员到庭。

规定的法律程序走完后，原告李谷一的代理人宣读起诉书。起诉书列举了“汤文”的11点失实之处，称被告所涉及的内容“或为捏造，或是歪曲，全部严重失实”。另外，原告李谷一除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在国内有影响的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外，第一次当庭明确提出要求被告赔偿1.8万元经济损失和支付3000元精神抚慰金。被告汤生午做了简短的答辩，他一再强调自己文章所披露的关于韦唯个人的一些事情，都有真实的消息源，即使有些细节有疏漏之处，也不属于原告指责的那种性质。另一被告《声屏周报》主编王根礼在答辩中称，他认为记者汤生午在采访韦唯之前，既不认识韦唯，也不认识李谷一，不可能在主观上对谁抱有恶意。

事实上，两被告都没有对原告起诉书上的事实部分作出相应的答辩。如汤生午在阐述他的写作动机时说，作为一名记者，对社会上的传言有责任给予澄清，指出事实真相，消除群众心中的疑云。如果事实并非如此，也有责任对大家喜爱的歌星进行力所能及的保护，于是，他产生写作动机。

汤生午在“对此案的希望”中谈到，



此案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人力、时间、经济浪费都很大,对各自的事业都造成很大损失,也不必要地分散了大众的注意力。原告在诉讼前的一系列活动对本人名誉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害,对原告自己的声誉也未必有利。

被告《声屏周报》法定代表人王根礼在答辩状中称:“当时,针对社会上风传韦唯的有关消息,汤生午认为有必要澄清事实,消除读者中的疑虑,提倡美好高尚的人际关系,正确地引导舆论,为著名歌星韦唯的成长提供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对汤生午的这一采访意图,本报认为是正确的。报社认为,韦唯是在十年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我国最优秀最受人们喜爱的青年歌星,她唱红的《爱的奉献》、《亚洲雄风》唤起了全国人民相互团结、热爱和平的美好感情。如今她却受到了社会舆论极不公正的待遇,‘艾滋病’和‘自杀’的谣言已把她逼到了生活的绝路,使全国人民喜爱韦唯的善良情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加之要求披露韦唯‘生死’之谜的电话不绝于耳,有位小女孩甚至要以自杀相威胁,希望本报尽快弄清情况,并报道韦唯的真象。基于这些原因,报社批准了汤生午的采访计划,汤生午在采访韦唯后,稿件先后两次寄送韦唯,并经过韦唯的两次核准。这是本报详细掌握的,它说明本报对这篇稿子的态度是谨慎和严肃的。”

“汤生午提供的是一篇以消息形式出现的人物专访,依据新闻工作所通行的惯例,报社是可以签发这一稿件的。发稿中也回避了李谷一的单位和姓名。”

“从消息的发表明确征得了消息来源人韦唯认可这一事实来看,一、这篇文章中不存在‘捏造’和‘杜撰’的事实,更不存在‘歪曲’和‘篡改’的事实。”

“本报认为,李谷一列举的所谓‘侮辱性语言’是作者汤生午对采访的新闻内容所进行的分析和描述,其言词与他所描述的事实之间存在依存关系,没有侮辱性成份。”

对原告告诉《声屏周报》“肆意扩大侵权范围”的指责,被告在法庭辩称:

“记者采访的目的和报纸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根本属性,即在于让社会广泛地知道内容。至于国内其它报刊是否转载这一消息,由这些报刊自己决定。本

报无权也无能力命令谁转载。国内报刊在处理这一消息时,对本报这篇文章的积极意义和善良动机的领会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原告认为扩大了侵权范围,那也是其它报刊的事情,与本报无关。”

《声屏周报》最后提出的“希望和要求”是:希望李谷一拿出国家厅局级干部姿态,对汤生午可能存在的某些失误之处和个别欠妥的言词通过协商的办法解决;原告应停止对本报的一切侵害行为;本报不放弃与李谷一女士握手言和的一切机会,希望李女士放弃诉讼要求,接受法庭调解,把我们的精力用在事业和工作上,共同为我国新闻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做出贡献。希望李谷一、韦唯能在南阳同唱一曲《爱的奉献》和《难忘今宵》。

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开始。

审判员:“汤文中关于不给韦唯报销医药费的报道是否属实?”

李谷一:“不属实。文章发表前我不知道有此事,后来了解到,亚运会演出期间,韦唯持7张外购药品发票找我会计报销,因无医生处方,会计按规定不予报销,这是对的。”

审判员就同一问题向被告:

汤生午:“基本属实。”

审判员:“有什么不属实的吗?”

汤生午:“说不清楚。”

审判员:“报社对此作过核实吗?”

王根礼:“没有。”

审判员:“汤文中分房问题是否属实?”

汤生午:“基本属实。细节不准确,把‘户头’写成‘户口’。”

审判员:“汤文中韦唯出国问题是否属实?”

汤生午:“基本属实。”

审判员:“有没有不属实的地方?”

汤生午:“说不清楚。”

王根礼:“我不知道。”

审判员:“此事报社是否作过核查?”

王根礼:“没有。”

审判员:“李谷一宣告‘艾滋病’问题是否属实?”

汤生午:“基本属实,把‘排练’写成了‘演出’。”

……

在审判员询问被告汤生午的12个问题中,汤生午回答了2个“属实”,6个

“基本属实”,4个“说不清楚”。

在审判员询问被告《声屏周报》社法定代表人王根礼的10个问题中,王根礼回答了6个“没有核实”、4个“说不清楚”。

而李谷一对审判员所有与“汤文”相关的提问回答皆为“不属实”。

上午11时,审判长宣布休庭。

## 有关艾滋病的“对话”

下午3时30分,在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均已到庭,法庭内已坐无虚席之后,审判长宣布“传韦唯出庭作证”。

身穿彩色圆点、横条衬衫、白裙子的韦唯端坐到了法庭的证人席上。

大法庭内鸦雀无声。

审判长在核实了韦唯的基本情况并向其交代了证人的权利义务后开始发问。

审判员:“《声屏周报》上登的有关你的文章你是否看到了?”

韦唯:“看到了。”

审判员:“是否是事实?”

韦唯:“不太好说,我只是提供一些事实,关于是否属实,应由法院判决。”

审判员:“报上内容是否系你提供?”

韦唯:“我提供的是有事实根据”。

审判员:“报上内容与你提供的内容是否一致,有没有失实的地方?”

韦唯:“不好说,因为手里没文章。比如说我艾滋病问题是在排练中,不是在演出中,其他我想不起来了”。

审判员:“在排练中怎么说?”

韦唯:“我们团长手拿话筒说:‘挠什么?别把你的艾滋病菌挠到台下,传染给别人怎么办?’我听得很别扭,说听说这是你们两个传出去的。团长说‘是谁说的,谁说的?’然后接着说:‘好吧,先排练吧!’说完,就继续排练了。”

审判员:“说一年搬四次家是你提供的吗?”

韦唯:“是我提供的”。

审判员:“文化部指名给你一套房是你提供的吗?”

韦唯:“是我提供的”。

审判员:“落到李谷一户头上是你提供的?”

韦唯:“确实落到了李谷一名下”。

审判员：“药费没报销是你提供的”。

韦唯：“是的”。

审判员：“没报原因？”

韦唯：“应该报销，作为一个演员，一个国家干部，应该报。”

审判员：“文章与你提供的内容是否一致？”

韦唯：“应当说事实是有根据的。”

审判员：“亚运会闭幕式演出你没参加的原因？”

韦唯：“我当时心理压力很大，非常伤心，所以没参加亚运会联唱”。

审判员：“你对汤提供文章的内容有何根据？”

韦唯：“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原告代理人发问：

律师巩沙：“关于艾滋病是不是你与

律师陆咏歌：“你把处方交给会计了吗？”

韦唯：“没有交给会计”。

律师陆咏歌：“团长是否为你住房努力过？”

韦唯答：“李谷一老师曾说过为我要租房的话”。

被告代理人发问：

李大进律师：“关于艾滋病，李谷一说的是关心还是其他？”

韦唯：“关心不是这样关心的，不阴不阳”。

李大进律师：“你在这之前听别人说过吗？”

韦唯：“没听别人讲过”。

李大进律师：“别人是否来过信？”

韦唯：“记不清了”。

道‘谁说的？你把这个人找来我跟他对质。’”

李谷一后来解释说，因为当时是团里的排练，非正式演出，每个节目都要过一遍，因此做为团长的她手里始终拿着话筒，并且，她跟每个走台的演员都有对话，演出的各个部门都在忙着自己的工作，整个排练场也不过二三十人，且除了她，别人都不太注意韦唯，至于她何以要问那段话，一是因为当时社会上确曾有此传言，二是她与韦唯自1990年3月之后再没见过面，此次，即9月24日是她们继3月份分别之后的第一次见面，三是她是团长，韦唯是她们团的主要演员，她应该关心她的生活情况。

对此事法庭做了大量的、慎重的调查，除一人证明韦唯所说属实外（李谷一称此人当时未在观场）其余十几位证人证明李谷一所述属实，至于问话动机（指现场给听者的感觉而言）多数证明是“出于关心”，也有说似象文艺圈内常见的“玩笑”，但无一人做“恶意宣告”的证明，说到这里，人们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的生活事实，就是关于“艾滋病”之说出现了三个“版本”。一是“汤文”所登，二是韦唯所讲，三是李谷一所述。

## 国徽下的辩论

7月11日上午，法庭进行了第一轮辩论。原告律师巩沙在他的代理词中引用法理，阐述了主观动机、正常的舆论监督与批评与侵害名誉权的界限、舆论监督与公民名誉权之间的关系，举证责任等问题。他同时提请法庭注意《民法适用释丛书》中“报道失实，是指报刊杂志登载的文章与所报道的客观事实不符，确定报道失实是否侵害了他人的名誉，主要是依据客观标准，即在客观上是否侵害了他人的名誉，是否造成了不良后果”这段话在本案审理中的特殊意义。

被告的辩护律师在发表完辩护意见后，得出如下结论：“无论从事实上、法律上，都不能武断地得出汤生午一文是全部失实地捏造和杜撰，也不应说此文对全部事实的用词就那么完美。”

李谷一在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后，就被告汤生午和《声屏周报》社的侵权故意向法院提交了她的最后陈述，

她说：“被告汤生午和《声屏周报》社



李谷一在一次排练中的一次对话？”

韦唯：“是对话，我认为是李谷一的发问”。

律师巩沙：“你认为对话和宣告是否是一个概念？”

韦唯：“我不想裁决这个问题”。

律师巩沙：“药费报销要医生的处方，你是否知道？”

韦唯：“我不清楚”。

律师陆咏歌：“汤所写的文章，登前你修改过否？”

韦唯：“没有书面改，在电话里说过”。

……

关于“艾滋病”，李谷一是这样向法官陈述的：“在一次排练中，韦唯唱完一支歌，乐队正在找第二支歌的谱子。我出于关心，见韦唯正在挠头，这时我在台下，她在台上，我们手里都拿着话筒。我对韦唯讲‘别挠了，你现在身体怎样？外面传你得了这个病，那个病，还有人说你得了艾滋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韦唯当时的态度，据李谷一讲是这样的：

“韦唯说‘团长，有人说艾滋病还是你传出去的呢’。我听后很生气，就追问

的法定代表人王根礼，在其答辩状以及某些报刊上，一再否定对我名誉权的损害是故意行为。从本案来看，被告人明知其行为将侵害他人的权利，而仍有意为之和听任损害的发生，对此，我依然坚持，被告方的侵权行为是‘故意’这一诉讼要求。”

最后，李谷一：“纵观以上所述事实，无论是被告发表侵权文章的明确动机和目的，还是被告侵权的严重事实和性质，以及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被告对自己行为所持的态度，都充分说明了被告在这一侵权案中的故意乃至恶意请法庭明察，并给予公正裁决。”

由于调解未果，又鉴于被告庭上对此事的总体认识令原告失望，故李谷一表示请法庭判决。

## 宣判

7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座无虚席的大法庭内，审判长起立，宣读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

为了满足审判庭外千余群众的要求，一大早法院还在庭外架设了扩音设备，这些群众都能按值勤人员指定的位置静候法庭宣判。

审判长的声音在大庭里，街道上回荡着

……

原告李谷一诉被告汤生午、《声屏周报》为侵害名誉权一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此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谷一于1992年元月23日向本院诉称：1991年元月16日，《声屏周报》发表了记者汤生午的题为“著名歌星韦唯接受本报电话采访道出个中原因”的报道，其中涉及我的内容或歪曲、或为捏造，全部严重失实，同时使用了很多侮辱性语言，恶意诋毁我的人格和名誉，另外该报在几百家联网报刊散发的报纸上将文章四周标出框线，并注有“请转载”的字样，肆意扩大侵权范围。为此要求二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在国内有影响的报刊上向我赔礼道歉，以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支付因诉讼造成的经济损失18000元；支付精神抚慰金3000元。

被告《声屏周报》社和汤生午均答辩称：汤生午撰写的这篇文章系消息形式

的人物专访，且都有消息来源，基本属实。故原告指责我们捏造、歪曲事实而侵害其名誉权的理由不能成立；我们撰写、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纠正社会上对韦唯的谣传、且稿件经韦唯审查同意后方予发表，并无恶意，我们并未使用侮辱性语言，不构成对人格的侮辱，原告在诉讼前利用新闻发布会等形式损害我们的名誉，应当停止侵害。

本院查明：1990年底，《声屏周报》社记者汤生午听河南省南阳新闻中心工作人员袁×谈到李谷一在许多事情上非难中国轻音乐团演员韦唯，再之社会上流传韦唯得艾滋病、自杀等消息，即经该社批准通过电话采访了韦唯。韦唯通过电话介绍了有关情况。汤生午即将袁×、韦唯提供的消息加上自己的评论写成初稿，寄给韦唯。韦唯通过电话提出了部分修改意见（现修改内容不详）。汤生午整理后写成草稿，经该报社总编辑王根礼审核后在1991年元月16日的《声屏周报》第一版上予以刊登。引题为：“有人说她得了可怕的病，有人干脆说她已经自杀，舆论莫衷一是”，正题为“著名歌星韦唯接受本报电话采访道出个中原因”，副题为“她得的不是生理上的病，而是各种因素在她心灵上造成了创伤”。《声屏周报》社将该报纸发在其联网报刊时，在该文四周标出了框线，并加注了“请转载”的字样。

一、该报道称：“在90年亚运会期间的一次演出中，10年前以一曲‘乡恋’而名噪大陆的某位乐团领导，不知心怀何意，但却明显险恶地抓起话筒，向在座各位愤愤宣告一个大胆的谣言：韦唯得艾滋病了。舆论哗然”。

事实是：在亚运动会演出中，并无此事。

二、该报道称：“韦唯的工资被无故停发已一年”，并称与李谷一有关。

事实是：1989年12月27日，韦唯去瑞士旅游访友的申请被文化部艺术局批准，批准假期3个月，假期期间停发工资。但此次韦唯没有出国。1990年两次参加了本团的演出活动；三次在外演出向本团交了误演费。文化部艺术局的批复，轻音乐团没有发给其财务部门，韦唯的工资自1990年元月到6月一直被造册，其中元至3月份的工资由他人代领，

4至6月份的工资无人领取。1990年6月初，李谷一得知韦唯的工资仍被造册，即问会计刘×：“韦唯已经申请出国，为什么还给她发工资！”刘×回答：“没有接到任何停发韦唯工资的通知。”后中国轻音乐团人事处长田××按照李谷一的意见，口头通知刘×：从当年4月份起停发韦唯的工资。截止汤文发表共停发韦唯工资计10个月。

三、报道称：“作为国家一级演员，韦唯正常的医疗费这位领导却不准报销。”

事实是：1990年9月亚运会期间，韦唯交给了会计刘×7张价值167.98元的外购药品单据，要求报销。刘×审查后，发现韦唯没有按规定提供相应的处方，即让人转告韦唯，提供处方，但韦唯一直没有提供，故该7张单据仍放在刘×处，至今没有报销。此事与李谷一无关。

四、报道称：“文化部分给该团三位演员三套住房，其中明确指示要考虑分给韦唯一套。实际结果，不仅同韦唯毫不沾边，而且这三套房子全上到了该领导个人的户口上。一直到处租房，一年能搬四个地方的韦唯，今年初其父分到一套房后，才算有了落脚点。”

事实是：韦唯1985年调入中国轻音乐团，1990年初搬至其父所分配的房内。在此之间共搬了四次家。1990年2月，文化部购买的房屋，借给了艺术局一部分，其中明确有中国轻音乐团五套。文化部计财司房产处经办人未经李谷一允许以“李谷一”的名义办理了房产手续。房屋落实到中国轻音乐团后，分给韦唯一套。但韦唯与李谷一之间至今没有办理住房手续，韦唯也没有住进所分配的房屋内。

五、报道称：“国外几家电视台通过文化部对韦唯的演出邀请，在各方面都通过的情况下，却被这位领导一人无理拒绝。”

事实是：1990年10月上旬，韦唯通过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向文化部和轻音乐团提出了当年10月份出国进行文化交流的申请。接着，李谷一与该团主要成员研究韦唯此次出国的问题，会议同意韦唯此次出访。10月15日李谷一本人以轻音乐团的名义向主管部门上报了一份“关于外单位借调我团韦唯



出国的情况请示”，后因上级主管部门未作出答复，韦唯此次未能及时出国。

六、报道称：“该领导曾对韦唯说：你走吧！离开这里我们关系也许才好相处。她希望韦唯，一是去国外，二是辞职。如果想调走，那请拿十万元钱。事实证明这其中也是有诈。当然，还有一条最简单的，就是要韦唯给她写下一个保证，保证今后永远不再登台演唱。”

事实是：韦唯欲离开中国轻音乐团，是其本人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做出的“决定”。报道所述该部分内容，是韦唯一人所说，别无它证。

七、报道称：“记者的一位同事曾得到过这位领导的明确相告，我就是整韦唯！怎么了，‘共产党’要整个人还不容易！”

事实是：1990年9月，南阳新闻中心工作人员袁×前去北京联系中国轻音乐团到南阳演出之事。她通过中央电视台祖××的介绍，见到了李谷一，双方谈及了演出等事宜。报道所述内容是根据袁×一人所说，在场的其他人员否认。

八、报道称：“如上各种因素给韦唯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创伤，同时也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为此，韦唯没有参加亚运会闭幕式上有十几位通俗歌手登场的联唱”。

事实是：韦唯没有参加亚运会闭幕式上通俗歌手联唱，系其本人觉得此活动没有意义，不愿参加。

本院认为：被告《声屏周报》社发表的由被告汤生午撰写的“著名歌星韦唯接受本报电话采访道出个中原因”的报道，其涉及原告李谷一与韦唯之间的问题，基本内容失实。由于该报道基本内容失实，其结论性语言也不能成立。被告汤生午、《声屏周报》社未经全面的调查和核实，导致其撰写、发表的报道基本内容失实，损害了原告李谷一的人格和名誉，造成了不良后果，已构成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原告李谷一要求二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支付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应予支持。被告汤生午、《声屏周报》社辩称其报道的内容基本属实，并否认侵害原告的名誉权，其证据和理由

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其在向联网报刊送发时，在该报道四周标出框线，并加注“请转载”的字样，扩大了侵权范围。报道中使用的“不知心怀何意”、“明显险恶”、“愤愤宣告”、“大胆的谣言”、“也是有诈”、“如此荒谬”、“嫉恨”、“刻意制造”等词语，虽不构成对原告的侮辱，但因与事实不符。故而加重了对原告的侵权程度。作为作品审核、发稿单位的被告《声屏周报》社，不认真履行其职责，导致基本内容失实的侵权作品在报纸上登载并在社会上扩散，对侵害原告的名誉权负有主要责任；被告汤生午身为新闻工作者，不尽职责，偏听一面之词，导致其撰写且已发表的报道基本内容失实，对侵害原告的名誉权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原告李谷一要求被告赔偿因诉讼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超出了必要的、合理的限度，其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其请求支付的精神抚慰金数额因所诉部分侵害后果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故要求过高，其过高部分亦不予支持。被告汤生午、《声屏周报》社称原告在此次诉讼前侵害其名誉权。因本案非同一个民事法律关系，故本案不予审理。本院为了保护公民的名誉权不受侵害，制裁民事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1条、106条第2款、第120条第1款、第134条第1款第1、7、9、10项和有关民事法律政策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声屏周报》社、被告汤生午立即停止对原告李谷一名誉权的侵害。

二、被告《声屏周报》社和汤生午在《声屏周报》第一版显著位置登载向李谷一赔礼道歉文章，以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登载内容须经本院核准）。

三、被告《声屏周报》社赔偿李谷一经济损失2000元，被告汤生午赔偿李谷一经济损失500元。

四、被告《声屏周报》社支付李谷一精神抚慰金400元，被告汤生午支付李谷一精神抚慰金100元。

上述第二、三、四项，《声屏周报》社和汤生午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执行完毕。

案件受理费70元，被告《声屏周

报》社负担50元，被告汤生午负担20元。

当审判长宣布完汤生午的文章和《声屏周报》刊登的基本内容失实时，全场旁听者窃窃私语，李谷一当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据了解，李谷一及随行人员原本对一审胜诉几乎是不抱希望的，李谷一在宣判结束之后，在审判庭的一间接待室里，激动的对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建秀说：“我在庭前曾担心南阳法院办理外地案件可能会有地方保护主义，你们今天的判决结果，说明了我的主观想象是错误的，证明人民法院是主持公道的，作出的判决是公正的。”

李谷一的丈夫肖卓能向刘院长解释到：“李谷一当庭痛哭没有别的原因，一是人要一生清白不容易，二是出于感激，她感激你们能公正判决”。

12日下午1时，李谷一在她下榻的南阳宾馆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李谷一说：“南阳判决只是划了一个逗号，本来这件事不打官司也是这样。尽管胜诉了，但我的思想仍很沉重。我来南阳打官司，是没有办法的。从北京到南阳来，听说小汤的父亲原是南阳中院经济庭庭长，没想到南阳中级法院会这样公正，判决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李谷一说：“用法律来裁决是我最不愿看到的，我为打这场官司花了2万多元，光复印费就2千多元。尽管这样，如果终审判决还是3千元，我将全部献给南阳的‘希望工程’。”

8月8日，已回京的李谷一接到了南阳中级法院委托送达的判决书。同时，她也就一些相关事宜致函南阳法院。

她在信函中说：“法院判定的经济赔偿和精神抚慰费尽管不多，我在此十分冒昧的建议，能否用《声屏周报》社、汤生午同志和我三方共同的名义，呈请法院将这笔钱直接捐赠给南阳的‘希望工程’，以表达我们着眼于未来的心愿。敬请法院能向《声屏周报》社转达我的诚意。”

随着被告不再上诉的消息见诸报端，当代中国歌坛的第一诉讼案也就此落下了帷幕。

十

年动乱的过来人都会记得，“文革”一开始就向全国通报了一起耸人听闻的“恶毒攻击”林彪和叶群的“严慰冰反革命匿名信案”。

卢弘

严慰冰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陆定一同志的夫人。她1938年在延安参加革命后，一度经常接触叶群，对其品质作风一直很厌恶。50年代后期林彪权势增长，叶群更加骄横跋扈，到60年代越发不可一世，嫉恶如仇的严慰冰决心写信警告和刺刺他们，结果却给自己及其全家尤其是陆定一带来了滔天大祸！

林彪在其著名的“(1966)5.18讲话”中杀气腾腾地说：“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时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又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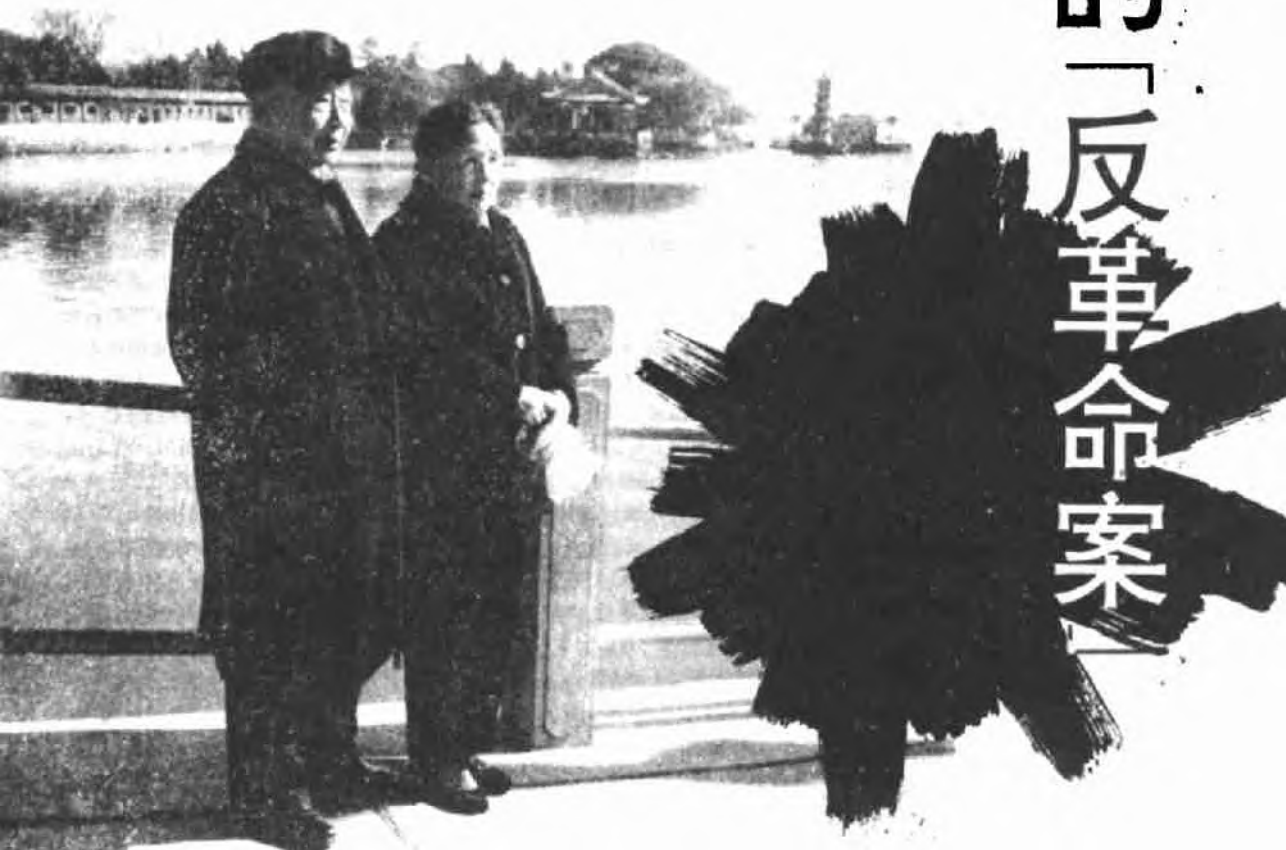
于是，就在林彪夫妇的直接导演下，圣洁的中南海内外，演出了以下的一幕幕人间悲剧、惨剧和政治闹剧、丑剧：

### 增福堂惊梦

4月的北京，正是风和日丽的阳春时节，原来是皇室内苑的中南海，更是一片桃红柳绿，到处鸟语花香，陆史一家所住的院中院“增福堂”，也正群芳吐蕊，生意盎然。那纷纷扬扬沾着人不放的柳絮，吹不尽拂不开，引发了“增福堂”女主人严慰冰的诗兴文思，感到它很象漫天飞雪。现在恰是农历三月，真是艳阳三月飞白雪，不知怎么，她由三月雪，忽然联想到“六月雪”——也就是我国古代著名悲剧《窦娥冤》这部悲剧以违反自然规律的六月飞雪作为象征，为一个贤惠女性的横遭诬陷蒙受奇冤发出了悲愤的控诉……。严慰冰一扬头，似乎要甩掉这个与眼前景色极不协调的不愉快的联想。谁知这个联想没有闪开，又想起了昨夜二妹严昭的一件事，觉得这简直是个不吉之兆或是难解之谜。

中年丧夫的二妹严昭，由于就在中南海工作，身边又无所依，大姐严慰冰就让她来增福堂同住，一来上班近些，二来相互有个照应。多年来倒也平平静静，安生自在。谁知昨夜(4月27日深夜)，

# 「文革」前夕 发生在中南海的「反革命案」



已睡下的严昭，忽然起床出屋，打开院子里所有路灯，到处寻找着什么。什么也没找到以后，又一个人呆在外头，凄凄切切地唱开了一首不知名的悲歌，本来没有睡着的严慰冰，连忙起来拉住严昭，用自己早年给她取的外号叫道：“二木头，你又发什么傻劲，半夜三更，跑出来唱什么哭调？”

严昭一见她，竟越发动情地哭起来。严慰冰更着急了，连声追问她怎么回事，她这才恍恍惚惚地说：“晚上躺下后，似梦非梦地听到院子里有人在哭，声音很清楚，哭得真伤心，我自恃一向胆子大，又想知道到底谁在哭，便独自起来查看。可是满院子都转到了，却什么也没有见到，心里纳闷，睡意全跑了，就坐在外头，好安定一下自己，同时再听听那哭声会不会再出现，坐着坐着，只见冷月寒星，浮云若梦，不由想起自己的孤家和不幸，便随口唱起一首悲歌，以寄托和宣泄自己的伤情忧思，结果却惊动了大姐。”严昭又说，最近她回到增福堂，总是有点心神不定，院子里有一棵梨树，平时她常为它除草培土和浇水，这几天那棵梨树正满树银花。轻风一来，素净花瓣纷纷飘落，满院都是一股清香。可是她今天下班回来，见到那棵梨树，突然产生了一种可能再也见不到它的感觉。

严慰冰道：“你别神神道道地说胡话了，自己活见鬼，还要吓别人，回屋睡你的大头觉去吧！”

严昭还是固执地说：“说不定真有第六感觉。我总觉得有什么事，好像要出什么事！”

大姐道：“能有什么事？有事也碍不着你，只要有我在，就没你的事，什么事也没有！”

她这话是安慰严昭的，也是给自己宽心的，因为她心里，也感到有“什么事”了！

去年入冬以来，她总是摆脱不了一种郁闷烦躁以致想大喊大叫或痛骂什么人来发泄一下的心情，她曾暗自找过原因，发现这种反常情绪主要是由国内政治环境引起的。自己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丈夫陆定一又是我国宣传文化战线上的负责人，直接间接知道不少情况，从去年11月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以来，全国思想文化界都被搅得人心惶惶。到了1966年4月，政治气温直线上升，本来只在军队内部发行的《解放军报》，突然拿着鸡毛当令箭，对全国的所谓大革命问题，气势汹汹地指手划脚甚至发号施令起来，耸人听闻地宣传党和国家已被什么“黑线”、“黑帮”专了政，那个当年上海滩的三流“明星”江青，正和自己一向嗤之以鼻的林彪、叶群打得火热。他们你唱我和，互相吹拍已令人恶心了，而毛泽东主席又公开首肯了他们合伙搞的一个什么《座谈纪要》。这个所谓“纪要”虽以“部队文艺工作”为名，内容却与部队风马牛不相及，说的全是党和国家的大事，特别是文化战线大事，并且又是陆定一所管的事。《解放军报》登的那些火药味浓厚的文章、社论等等，大都与这个“纪要”有关。这不能不引起人的注意；军报和它后面的人，到底要干什么？这是严慰冰焦虑的问题之一。

使她心烦的问题之二是自家的事。老伴陆定一在2月间招呼也不打就去了外地，并且一去无消息，不仅没写过一封信，连电话都没有给家里打过，以至他现在到底在哪里，在干什么，作为妻子的严慰冰都一无所知。这太反常也太蹊跷了！



陆定一同志的妻子严慰冰

她虽然无庸涉足政坛，却感到政治之“足”，正在往她家里“涉”。就在这个月，陆定一和她一直尊重也比较亲近的彭真，突然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原来由他主持的有陆定一在内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被宣告撤销，他们在2月初一起讨论议定的向毛泽东作的“汇报提纲”，当时已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了，也通令撤销并收回。加之《解放军报》和它后边的林彪、江青等人的所言所行，无不使她感到，正有股股阴影甚至是魔影，向她的头上以至家里，越来越近越沉重地袭来！

严慰冰心想，二妹严昭梦魇似的幻觉，是否也是由此而起的呢？她想不清，更没法说，只得连自己带别人一起胡弄着，连哄带劝地拉着严昭回屋睡觉去了。

她们一觉醒来，已经是4月28日，就在这一天，比他们幻觉和梦魇更可怕的事，果然发生了！

## 白日被绑架

严昭一早就上班去了。严慰冰所在的中宣部，因为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形势，搅得人无法安心工作，不上班反而眼不见为净，严慰冰也就没去。过两天就是“5·1”国际劳动节了，严慰冰想利用时间把家里收拾一下，准备全家人都回来过节。孩子们要回来，离家两个多月的陆定一，如果回来过“5·1”，这一两天就该到家了，她想好好安排一下，享受一次全家团聚的天伦之乐，稍稍冲淡心头的愁云。谁知这成了难以实现的梦想，她所渴望的天伦之乐，再也不会出现了！

将近上午11点，严慰冰正忙着整理家务，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她放下手里的事，过去抓起听筒问道：“喂，哪里？”

“我是×××。”对方答。

“哦，×副部长，我是严冰。”×××是××部管人事的副部长，严冰对他比较熟悉和尊重。他知道陆定一不在家，这个电话显然是找严冰自己的，就又问道：“有事吗？×副部长。”

“是这样，严冰同一”不知为什么，×副部长随口而出的对对方的称呼，却咽回了后一个字，“同志”不同“志”了。不过严冰并未在意，只听对方又说：“是这样，我要去看你，你不要出去。”

严冰忙说：“要是有事，还是我去吧，您别亲自来，太不敬当了。”

“不，不，你不要动，哦，你不要来！”平时说话办事都很稳重的×副部长，今天似乎很急，刚才竟脱口说出“不要动”！似乎下一句就是“举起手来！”严冰也没细想，听见对方在电话里似乎尽量用平静的口气继续说：“你不要出去，不要来，就在家等着，我马上就到。”

不等严冰回话，那头就把电话挂断了。她奇怪地瞅瞅手里的电话耳机，这位×副部长，今天怎么啦，往日也没有什么个人接触，为什么忽然要来“看”自己？如果有事可以让自己去，他却要亲自出马，电话里声音又那么急，这都为什么？她本来想自己去一趟，对方却把电话放下了，只得遵命在家等着。她无可奈何地淡淡一笑，搁回了耳机。无心再干别的，随手一拉平了沙发巾和茶几上的桌布，又端来了接待客人用的一套紫砂茶具，静候着×副部长的光临。

才过了十几分钟，增福堂院外就响起汽车声，严冰听出不止一辆车。一会就见×副部长出现在院门口，却见他又回头向什么人招呼了一下，才一个人走了进来。严冰慌忙上前招呼道：“×副部长，欢迎您来，让您亲自来，真是不敬当。”边说边把手向客人伸了过去。

谁知×副部长，却似乎没有看见她伸过来的手，连通常的问好寒暄也没有，更没有接受她的热情邀请入座品茶。劈头就冷冷地说：“中央组织部找你去谈话。”

“找我？”严冰疑惑地问，又暗自想道，就这么点事，电话中也可以说，×副部长何必亲自来，不过既已来了，还得依礼接待，就点点头答应道：“好吧！”又说：“我马上骑自行车去。”

×副部长却说：“不，你现在就去！外边有车——接你去。”

“哦？”严冰奇怪了，中组部这么近，干嘛还要用车接？愣了一下又问道：“谈什么，您知道吗？”

“不清楚，哦，不大清楚。”

“怎么这么急，还现在就去？”

“这也，不清楚。”

“到底什么事呢？”

×副部长回头看看周围没有别人，小声吐出半句话：“好像是，你和叶群……”

“和叶群什么？”

“你们——不和的事——吧！”

严冰同叶群在特供门市部“吵架”的事，早已风闻中南海和中宣部等中央机关。组织上要正式了解一下这事，是可能也是必要的，但是×副部长却在本来可以肯定的半句话后面，加了一个“吧”字，不由使问题又玄妙了。严冰还是没有再细

想，却因为×副部长提到叶群，又引起了自己的一股气，是需要和中组部谈谈，他们也应该管管这事。就对×副部长说：“好吧，我这就去。”她本想进屋换件外衣，见×副部长一直站着等她，便只掠了一下头发，拉平了衣服下襟，就穿着家常布鞋，向门口让出一步，对客人伸手示意，想请他先走。谁知客人却反过来退到后边，严冰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心想走就走，反正公事公办，不必太客套，她领先迈出了客厅。

严冰一出增福堂院门，就见迎面上来两个彪形大汉，很不礼貌地一边一个夹住了她，并且紧紧抓住她的双臂，她正想问×副部长这是怎么回事，却见他低着头连忙闪开，快步一溜烟走了。自己连想什么都没来得及，就被那两个人连推带拽地押向正停在墙根下的一辆黑色小车，她扫了一眼汽车牌号，发现是公安部的车，正想问什么，就被人一下塞进车里，抓她的两个人，一左一右挟紧了。她突然陷入恶梦中似的，很想挣脱和清醒一下，却听那两人低声喝道：

“不准说话，不准动！”

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诱捕”或“绑架”了。虽然她身处全国安全系数最高的中南海红墙以内。

她当时没有想到，那位奉命诱捕她的×副部长同样没有想到，就在他那么认真其事、尽心尽责地完成任任务以后，事隔二三个月，他自己也被揪了出来。

严冰出增福堂时，没注意院外还停着另一辆车，等她一被“请”走，那车里立刻下来几个人，冲进了增福堂，对陆、严全家进行了彻底的搜查。由于他们是公安部的人，较之稍后被称为“打砸抢”的抄家，还是很讲政策的。可是，尽管搜查的专业水平很高，这次却没抄出他们想象中的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任何“罪证材料”或“作案工具”，更没有什么“秘密电台”之类。只发现这家最富有的是塞满所有书柜的各种中外古今和文史经哲书刊资料，此外有陆定一手抄自赏的毛泽东诗词，其中一幅《沁园春·咏雪》还精裱成中堂式挂轴，不仅显示了书写者的文采爱好，也表明了他对自己领袖的敬爱深情。这是对陆家的第一次“洗礼”，随后而来的就不再是“洗礼”，而是彻头彻尾的“洗劫”了。不过，这一切严冰都不知道了，增福堂的女主人，再也管不了这个家，连她自己的生死安危，都管不了！

## 打掉“臭架子”

绑架严冰的汽车，堂而皇之地驶出了中南海饰有庄严国徽的西门。只拐了一个弯，就进了一个外观毫不起眼的院子。

她被押下车来，一定神就认出这是中南海西门斜对过的××胡同×号，距离那高大威赫的红色高墙，只有一百多米，陆家所在的增福堂，离这里也只有常说的“一箭之遥”。严冰平时经常路过这院外，只是从未进来过，也根本不想进去。因为她知道，这不是个“好地方”，而是一个设在中南海墙下的秘密监狱，或者叫拘留所。严冰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会成为这里的“客人”。

似梦非梦，半清醒半迷糊的严冰，没来得及表示惊诧和发出呼喊，目光却被院子里几株盛开着的夹竹桃吸引了过去。她是个热爱生活 and 一切美好事物的女诗人，是个充满热情、柔

情和温情的女主人。面对耀眼的艳红“桃”花和青翠欲滴的修长“竹”叶，刹那间竟似乎忘记了这处所在，甚至是自己的处境以至存在……。

“走！”一声怒喝声把严慰冰一下惊醒，她被推进里院一间大房子里，一进门只听一声怒喝：

“反革命分子严慰冰，你被逮捕了。”声音带着浓重的河北腔，出自一个五十上下干部模样的汉子之口。

“笑话！”严慰冰一抬被按着的头，生气地说：“谁是反革命？凭什么逮捕我？我犯了什么法？”

“你犯了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那河北口音的汉子又说：“你自己知道。”

“我知道什么？”严慰冰真的觉得好笑，可这又不是开玩笑，便半是申辩半是自语地说：“我可什么也不知道！”

“你什么都知道！你怎么能不知道？”又蹦出一个女人憋着嗓子的厉声斥喝。“你，猖狂迫害，阴谋杀害林彪副主席和他的全家，你知罪不知罪？”

“我不知——”没等严慰冰答完这一句，就听那河北汉子一声令下：“搜身！”

几乎同时，一下子跳出四个汉子似的女人，这几个人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几下子就把严慰冰从头至脚，剥得几乎“暴露无遗”了，仅剩了三角裤衩、汗背心。这四条女汉子对严慰冰仅差开膛破肚的搜查，使她被侮辱得想哭，想喊，想骂人！一股从内到外的透心凉，使她迅速冷静下来，不作任何反抗地咬紧牙关，似乎麻木地任凭那几个好像是女人的人，搜遍了她的全身，又把从她身上剩下的衣服裤子等等，一件又一件，一寸又一寸地摸捏探寻着，连穿来的布鞋底子也撕开作了全面深入和广泛持久的彻底搜索。严慰冰默默地看着她们，连自己都希望她们真能搜出点什么来，以免辜负她们的“辛勤劳动”。可惜，她们什么也没查出。

到底才是四月天，不少人毛衣还没脱，赤裸裸站着的严慰冰，只觉凉气逼人，不由阵阵寒颤，她见身边一张床上有条旧毯子，就顺手拉过，想裹在身上挡挡风寒。谁知没等她将毯子披到身上，忽听那河北汉子一声怒喝：“放下！”

毯子被一下扯去，摔到地上，严慰冰被拽得一个踉跄双手连划几下才保持住平衡，没有摔倒。

那汉子又喝道：“你还摆什么臭架子？现在就要打掉你的臭架子！”

严慰冰轻蔑地看了对方几眼，此时此地的她，明明精赤条条，毫无体面可言，竟被认为是“摆臭架子。”

严慰冰从这一天开始接受连日带夜无休无止的逼供审讯。审讯人员和看守差役分为每天四班，轮番连续作战。审讯人员的每次交替时间只有五六分钟空隙，严慰冰连上厕所都来不及，只能抓紧时间啃几口扔过来的冷窝头，不等吞完，下一轮审讯又开始了。她最初还听审讯者的问话，后来慢慢听之任之，以至根本不听也不理了。这是因为自己又累又困又饿又渴，由无力作出反应发展成脑子完全晕眩了；二是发现他们问来问去几乎毫无新内容，只翻来复去地追问她一件事，如何“疯狂迫害”和“阴谋杀害”他们“敬爱的林副主席和夫人叶群同志”。同义反复，周而复始，这一拨逼她交待，那一伙逼她招

供，审到后来，她连白天黑夜，天上地下，更别说左东右西，什么都迷糊、混淆和颠倒了。

终于她实在忍受不住了，就朝着水泥墙，一头撞去……！

## “血溅”政治局

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陆定一，正在安徽合肥作“调查研究”时，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打给他的电话，通知他立即赶回北京，参加党的重要会议。北京来的电话对他说：

“你是坐火车回来，还是派飞机去接你，由你自己定。”

受宠若惊的陆定一，不由热血沸腾，哦，中央要请我回去了，我又可以讲话了，便一扫他几个月来沉闷和压抑的心情，慨然答道：

“如果很急，就请派飞机来，不急的话，也可以坐火车回去。”

结果，还是给他派来了飞机，说明他回京的“任务”确实“很急”。

专程来迎接陆定一回京的飞机升空时，他的情绪不由也随之升空了。可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政治生涯，也从此走到了顶端。北京等待着他的，不是五月的鲜花和节日的欢笑，而是他根本不会想到的自己“政治上的死刑”！他那温馨的家所在的美丽的中南海，对于他来说，已象一首唐诗所描述的：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虽有丰富的想象力，陆定一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他离开北京后的两个多月内，他熟悉的“人面桃花相映红”的中南海及其院中院增福堂里，发生了多少难以想象的事。他的妻子严慰冰，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从中南海和增福堂“此厅中”诱捕和绑架走了；连姨妹子严昭，也忽然失踪，正在某个“云深不知处”被“隔离”着。他更没有想到，自己在增福堂的那个家，已经被彻底砸烂，完全解体，自己回不去了。

陆定一乘飞机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得到通知：“毛主席要你回来，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那时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在其中一次会议上，林彪突然大爆“冷门”，创造了共产党历史上的一大“奇闻”：会议一开始，到会者奉命传阅一份特别“文件”。

他们正传阅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亲笔写的一份“庄严声明”。

“文件”全文如下：

我证明

- (一)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 (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
- (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
-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是造谣。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就是这样一份亘古未闻的“历史文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郑重其事地进行了传阅，并严肃认真地进行讨论。这种奇事大概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未必能遇到一次，很可

能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一次。

林彪为什么要干这种丑事呢？就在严默冰姐妹已经被“揪”走以后，叶群几次向他放刁撒泼，逼着林彪要郑重地声明、辟谣，消除影响。林彪于是就给政治局写了那份“庄严声明”。

匆匆飞回北京的陆定一，按照指定的时间地点，赶到政治局的会场到达时会已开始了。他的视力本来欠佳，进会场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同往常之点。例如他外出“调查研究”前代表中央和他谈话的彭真今天就不在；不该在这里出现的本是他下属的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等人却在场。他更没有想到，过去开会常常因病或在外地请假不来的人，例如林彪和康生，今天却端坐在会场的中心位置，并且虎视眈眈又居高临下地盯着他，而自己的位置恰恰被排在他们的对面。这些他都没有在意，只是在与先到的同志招呼时，感到反应不够热烈，缺少通常必有的握手问好和亲切寒暄，更缺少一种必要的活泼愉快的气氛。对此他都视而不见，没往别处更没往坏处想，安然地坐在位置上，想静听一下今天会议的内容。

会议在过分沉重的气氛中静默了好一会，坐在陆定一对面的林彪，突然对他气势汹汹又怒气冲冲地，直呼其名喊道：

“陆定一！你——”

“我，我怎么了！”——陆定一一惊，茫然地抬起头，林彪正怒目而视地瞪着他，由于气得咬牙切齿，把后面的话也给“咬”住“切”断了。隔了好长一会儿，才又接着说道：

“你天天在想变天，天天在想变天！”

陆定一莫名其妙地嘀咕道：“变天，变什么天？”

林彪声色俱厉道：“你讲，你跟你老婆严默冰，勾结在一起，长期地，用写匿名信等等办法，恶毒地攻击和诬陷叶群同志和我，还有我的全家！你讲，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搞这个阴谋？你立刻向党，讲清楚！”

整个会场内的空气，似乎一下凝固住了。林彪由于说得过分激动和用力，急促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的陆定一，吃惊地看看这位发难者，又看看周围的莅会者，只见有的人忙扭头他顾，有的人似乎在低头沉思，也有人抬头看着他，只是其目光又明显地分为几种，一种是惊异和不安，一种是关切以至同情，还有一种是学着林彪样子作出的气愤状。只是所有的人都一言不发，一声不吭。

陆定一虽然是一位书生，可又是一名长征老兵，革命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乃至急风暴雨，也经过了，他很快使自己从林彪突然袭击中镇定下来。他发现对方“火力急袭”的“弹着点”，只在严默冰写过信这一个“突破口”上，便尽可能冷静地用平静语气解释申辩说：

“这个问题，我可以讲一讲。因为事情的真实情况，并不是——”他抬头示意了一下林彪，接着说道：“不是刚才说的这样。严默冰写什么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谈不到什么‘勾结’嘛！我本人也从来没有发现她写了什么信，这个事情，组织上可以调查，完全可以查清楚。”

他本来还想再说明一点什么，却听林彪突然又尖声嚷道：

“你，你狡辩！你自己老婆的事，你怎么会不知道？”

“那不一定。”虽也能言却并不善辩的陆定一，随口说了一

句。面对这位不顾体面欺人太甚的中央副主席，他不慌不忙地补充了一句不咸不淡的话：

“丈夫不知道老婆干的事，不是很多吗？”说完还直楞楞地看着林彪。

常常不苟言笑比较严肃的陆定一，出人意料地冒出了这么一句看似平常却颇有针对性，且又极富幽默感的话，使全体莅会者一齐愣住了。不断传闻的严默冰匿名信中说的事，加上传阅的林彪亲笔写的“处女证明”，已经成为上上下下窃窃私议的笑料，陆定一这句颇为幽默的话大大刺伤了这位副主席。

果然，只见林彪的脸，先是气得煞白，接着又因极度愤怒，好象被人迎面搥了一个大耳光似地涨得通红，嘴巴张了好几下，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他象电影“定格”似的，足足僵住了几分钟，然后突然跺着双脚，抬起右手，直指陆定一道：

“我，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他的右手食指，还应着骂声，勾手枪扳机似地曲了一下。将他意念中的满怀仇恨的“子弹”，全部射进了对方的“脑门”……

人们不由庆幸，亏得中央早有规定，凡是进中南海参加党的高级会议的人，都不准携带武器。不然的话，今天一定可以看到一部惊心动魄的活剧《血溅政治局》。

好在当时林彪手里不仅没有真枪，并且有枪也似乎只有一颗“子弹”。他刚才打出了那一“枪”以后，又卡壳似的哑火了，虽然怒目而视得憋出了一头大汗，那本来“瞄准”着陆定一脑门的手，却抖抖索索地软瘫着垂了下来。而他的仇人陆定一，却若无其事地纹丝不动，似乎正在回味和欣赏着自己刚才那句幽默的回答。双方正僵持对峙进行“冷战”时，半腰又杀出个“教驾来也”的“程咬金”。只听一个山东老倬腔的男中音吼道：

“陆定一，你是个特务！”

被指为“特务”的陆定一，头也没抬，只凭声音就听出此言出自何人之口。他冷冷地说：“康生同志——”

“谁是你同志？”那山东腔又吼道。

陆定一又淡淡地说：“好吧，就算不是。不过，我想提醒一下，现在不是1942年整风的时候了，你还想搞延安‘抢救运动’的那一套吗？”

延安整风本来是毛泽东倡导的“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内容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康生却节外生枝地借口审查干部，利用整风运动将大批干部特别是来自白区的知识青年，诬为“国民党特务”“汪精卫特务”和“日本特务”等等，冤屈和伤害了许多同志。此事后来由中央作了纠正，但康生当时的所作所为，却给所有亲历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恶劣印象。

“文革”中，康生又故伎重演，不断毫无根据地随口定人为“特务”、“叛徒”等等，以压制和打倒反对者。这时见林彪敌不过陆定一，慌忙祭起他的传统“法宝”，不想陆定一也是过来人，不理他这一套，他便又祭起另一更厉害的“法宝”，重新厉声叫道：

“好！你敢反对延安整风，整风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反对整风就是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

他还要继续“伟大”下去，会议却已经“全场活跃”，无法再开了。康生见自己的“法宝”治不了对方，压不住人，连忙提高嗓门，挥开了似能置人死地的“尚方宝剑”：“陆定一，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从今天起，对你实行隔离审查，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去！”这次会议也赶紧收场，中止了这场“严肃”的闹剧。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林彪，在康生等“军师”的掩护下收兵回朝了。原是书生的陆定一，虽然仅以轻声慢语就初战告捷连挫强敌，却终于胳膊扭不过大腿，不容分辩就被推出了会场。

陆定一是严慰冰的丈夫，当然就是“反革命黑后台”；他是中宣部部长，而中宣部在此之前已定性为“阎王殿”，当然是非倒不可的“活阎王”了。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又被列为一个新的“反党阴谋集团”的第三号人物，其第一号竟是对党忠心耿耿工作兢兢业业的彭真，第二号是与自己很少交往的军队总参谋长罗瑞卿，第四号是仅有工作接触的原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陆定一不清楚他们到底出了些什么问题，更不知自己列名其间的那个所谓“反党阴谋集团”是怎么“反党”的，有过什么“阴谋”，何时“集”为一“团”，自己又何以列为第三号人物，俱一无所知。5月23日，当时的中央通过了立案审查“彭罗陆杨反党阴谋集团”和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人职务的决定。在关于陆定一的决定中宣言：“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9月30日，又正式公布了对陆定一实行“隔离反省”的决定，并与已经成立的以“502”为代号的严慰冰反革命案的专案组，正式开始进行“横向联系”，至此，陆定一被彻底赶下了中国政治舞台。就在彭真、陆定一等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同时，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康生为顾问、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一批从来不务正业甚至不干人事的“党棍”、“文痞”和“投机家”，一齐挤上了我国最高政治舞台，成为红极一时以至主宰一切的政治暴发户。

大半年以后的12月16日，当时中国权力最大的“小组长”兼“小小的老百姓”陈伯达，于百忙之中查问了陆定一的情况，当即对专案组发出指示道：

1. 要降低陆定一的生活标准，不超过12元。沙发，软床，写字台一概撤掉。

2. 要他们写逐日活动。

3. 考虑交红卫兵审判。

上列几项“指示”中，可以看出陆定一在被“隔离”的头几个月，还是颇受“优待”的，这是由于执行者的疏忽还是恻隐之心，就不得而知。但上列“指示”的第3条却早在陈伯达“考虑”此事之前，陆定一等人已经被各派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揪斗批斗得死去活来了，叶群就曾亲临现场“欣赏”过陆定一等被批斗时的“丑态”。

就象林彪“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那样，陈伯达也念念不忘陆定一。1967年3月16日，他又进一步指示专案组说：“不能让陆定一在卫戍区那里反省，那是德国人盖的房子，是解放前北京最好的房子，不能让他在那里休养”。接着又酸溜溜地：“陆定一这些人，一活就是七十八十，比我们活的时间还长。”因此，决不能让他们顺顺当地活下去。尽管此人自称“小小

的老百姓”，又说着一口不知哪国的中国话，却一字千斤重，陆定一马上由“隔离反省”升格为“正式逮捕”，那位“小小老百姓”又进一步指示道：“对陆定一要戴上铐子，要连续审讯”。这样还觉得不解气，又下令把陆定一、严慰冰的儿子也给抓起来，逼他们交代问题。当他将这些“革命措施”呈报“副统帅”请功时，林彪破例地没有让秘书代劳，立即亲笔御批：“同意”。

于是，陆定一全家，旁及严慰冰满门，至少几代几十口人全部陷入了灭顶之灾！

## “陈尸”中宣部

怪事新闻年年有，唯有“文革”期间多。

就在林彪、叶群和陈伯达等“开心之日”，陆、严全家“难受之时”，远在陆定一和严慰冰共同故乡的江苏无锡，一个当地驻军政治部的首长，凭着自己高度的“政治嗅觉”，怀着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副统帅”的无限忠诚，忽然主动上书帅府夫人叶群说，他们搞到了一批陆定一、严慰冰在无锡的“罪行材料”，信中还附了这些“罪证”的照片、复制件和说明。写信者说，如果需要，他可以将这批“罪证”实物，立即亲自送来北京，请“副统帅”及其夫人过目。叶群见喜喜出望外，当下就降旨宣其晋京献“宝”。

这位“首长”到底献的是什么“宝”呢？原来此人所在的人民解放军某部，驻地就在无锡，过去也因当地出过陆定一这样的中央首长而津津乐道，后来风云突变，陆定一出了一堆问题，他的同是无锡老乡的老婆严慰冰，还是“阴谋暗害”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陆严二人与“副统帅”全家，已成不共戴天的死敌。便灵机一动，利用红卫兵正到处抄家破“四旧”之机，组织人闯进陆定一、严慰冰两家祖籍旧宅及所属七户亲属之家，进行了全面、深入和彻底的大搜查。他们兴师动众地查了个天翻地复，只找到些旧日的破烂衣物，仅有几件东西似乎有点价值，一是陆定一父亲生前挂过的几幅画轴，其中有的竟画了个有着顶戴花翎、身穿朝服马蹄袖的清代官员；还有一部残缺不全的“陆氏家谱”，也多少算是反动遗物；最重大的收获，是从陆家的破烂家什中，发现了一顶不知哪个年代用过的青布小轿，这都说明陆家确曾是一个“反动官僚兼恶霸地主”。但是仅仅这些还分量不够，又从县政府所存档案中，找到几份陆家过去的地契，这才算是“剥削劳动人民血汗的铁证”。这批“罪证材料”被集中起来以后，又加进了一些据说也是陆严两家剥削来的“金银细软”以至锅碗瓢盆之类，一一拍成照片，编成目录，由他上书帅府报告，果然一“箭”中标，正投帅府所好。这位首长就带着他的“好马快刀”，用飞机捎带加火车托运着那批“赫赫战果”，奉旨进京投靠林彪来了。叶群对来人表示了热烈欢迎，亲自安排作了高规格接待，请这位首长在“北京第一招待所”洗坐榻。在听取汇报后，又将所带来的“罪证”照片及其目录，命人放大复制几十份，然后一一分送中央文革诸要人及公安部长谢富治等，以便取得他们的支持协助，促其更快、更狠、更彻底地将陆定一、严慰冰及其家族，全部斗倒、斗垮、斗臭！

陆定一和严慰冰的老家横受查抄，他们在北京中南海内的住家，更是在劫难逃，从严慰冰被绑架走的4月28日起，连

续经受了五次掘地三尺的彻底搜查。应该说由公安部执行的第一次抄家,是最为“文明礼貌”的,后来就一次比一次更不“温良恭谦让”了。一批又一批可爱的革命小将们,一趟又一趟地冲进增福堂来,见书籍就撕,据说那全是“封资修大毒草”,虽然其中既有李白、杜甫和普希金、托尔斯泰等“反动家伙”写的,又有鲁迅、高尔基等革命作家写的,却都沦为同样货色,享受同等待遇。陆定一是个文人,也收藏了几件虽不名贵却也珍贵的陶瓷工艺美术品和古砚之类,“无产阶级”岂能搞这一套,兵里兵郎,七里卡嚓,全都给砸烂摔碎了!最令陆家心疼的,他们多年来购买搜集到的几百张京剧名角唱片,也都成为“毒草”“四旧”毁于一旦,这些小将们有的真不知道,有的装不知道,他们心目中最“无产阶级化”的康生和江青,用强取豪夺和诈骗偷盗等手段,搞到了大批也属“封资修”的古玩、文物和国宝,以及更多的老京剧唱片等等,据为己有独自赏玩。但是他是他,你是你,他们怎么都行,你陆定一就不行,就得“打翻在地彻底砸烂”不可!

叶群、陈伯达等人得到报告,在陆定一的北京住家,也查出不少东西,这触动他们,不妨这几批东西集中起来,让更多的人看看,以便接受现实和生动的“阶级教育”。几经磋商,拍板成交,他们决定将无锡送来的“罪证”材料,加上在增福堂抄家所得的各色“封资修”物品,合起来办一个《陆定一、严慰冰反革命罪行展览会》。于是,“史无前例”期间的又一“伟大创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在的原北大红楼后院,以著名学者、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命名的“子民堂”揭幕开张了!

在展览筹办过程中有关人员把各种“罪证”材料摆出以后,发现除了重新整个加工过的青布小轿和几纸地契以外,有许多展品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仅不能揭露陆、严二人如何“反动透顶”,相反还透露出他们生活相当简朴,不失一个革命干部的优良家风,这样如实展出,岂不是作了反宣传。当他们向帅府及中央文革请示报告后,竟获得了完全意外的解决办法,批准他们从国库中借出几十捆大面额人民币,外加十几个纯金元宝,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绸缎布疋之类一起充实进原有的展品之中。这一高招果然取得了强烈效果,展览开幕以后,许多观众看到展柜中陈列的巨额钱钞,特别是那么多皇家才有的金光灿灿元宝,还有整匹整匹的绛罗绸缎,据说其长度可由中南海一直铺到颐和园。人们看后无不对陆定一、严慰冰这对“反革命”及其“反动家庭”,竟如此“骄奢淫欲”和“穷凶极恶”,纷纷表示出自己的强烈愤慨和深刻仇恨。叶群和陈伯达、康生等人,看到中宣部大院内的展览会场中,每天挤满了各个机关、学校、部队和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组织来的观众,连外地“无命派”也都派来了参观学习的代表,不由心花怒放,拍手称快,说这个办法等于进一步宣判了陆定一、严慰冰“政治上的死刑”,他们从此更是两具“政治僵尸”,展览就是将他们来一次陈“尸”示众,这是举办这一展览的重大政治意义。

不过叶群没有注意到,这次展览除了政治意义以外,对于许多“无命派”来说,还有十分实惠和经济收益。原来在展览结束以后,除了那些成捆人民币和金元宝应该归还国库,整匹的绸缎布和大件展品也应“统一处理”,其余全部展品凡是尚有实用价值的,都用内部处理办法折价出售,一件皮大衣只“卖”

10元钱,一个清代出品的细瓷花瓶,标价仅为5角。这使一批“无命派”战友大拣“洋落”发了一次货真价不实的“国难”财。这一政治、经济双丰收的“革命行动”,很快就被推广到全国各地,到处都竞相效法办起了规模大小不一的“罪行展览会”。

上述一切,只是林彪、叶群亲手导演的系列悲剧、丑剧的序幕。以后的部分,许多更加令人触目惊心。陆、严全家及其亲属一一被打入黑牢,分别遭受了多年以至十几年的摧残折磨,严慰冰的老母亲、老共产党员过瑛同志惨死狱中……然而光明必将取代黑暗,正义总会战胜邪恶,林彪、叶群一伙终于自取灭亡,葬身荒漠,与他们狼狈为奸并继承其衣钵的“四人帮”也相继垮台,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传统,陆定一、严慰冰等同志这才大难不死,重见天日。陆老当选为党的中顾委常委,严慰冰也重新工作并出版了著作。可惜,严慰冰同志因为身心受伤过重,于1986年3月不幸早逝。但是,她及全家人亲历过的那些惨痛往事,似乎不该随之湮没。发生在那个不正常年代和不正常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事件,不是可以让人们看到、感到和想到些什么吗?

〔责任编辑:方实〕

## 《炎黄春秋》1993年第1期要目

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

1975年,邓小平出山

班禅大师升天纪实

大右派储安平在哪里?

张艺谋前妻说张艺谋

包玉刚在香港的股市大战

和将军、部长斗酒的省委书记夫人

国民党副总裁陈诚之死

1993年第1期将于年初与读者见面。如需订阅本刊,请汇款至《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北京市文津街7号 邮政编码100802,联系人:张勤 电话6016633—227 6846929—3243。)

每册定价2.98元,全年12期共35.76元,半年6期共17.88元,一季度3期共8.94元。包量批发办法另议。

汇款时,务请写清订阅人(收书人)的详细通信地址、姓名和邮政编码,字迹切勿潦草!





白白净净的脸膛，眉清目秀。高高的个头儿，不胖不瘦。穿着一身极普通的灰色西装，露出洁白的衣领，并没有打上领带。说起话来，声音不大不小，不高不低，弥漫着一种温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书卷气。

他就是亿万富翁陈玉书。

## 地盘工到亿万富翁

● 郭金荣

虽然，陈玉书已离开大陆去香港定居20年了，但他对大陆，对内地熟悉的程度，不亚于我们一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内地的事儿，我是门儿清。”

你问他为什么对大陆的事“门儿清”，他会这样回答你：“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呢。”

陈玉书，香港景泰蓝富商，在港发展迄今整整20年，从一个只有50元港币的地盘工人，跃升到亿万富翁，他的整个历史充满了传奇色彩，同时也看到了他对祖国的一颗拳拳之心。

陈玉书1941年出生在印尼，是个印尼华侨。19岁那年，陈玉书抛弃了富裕的家庭生活，只身一人，告别了亲人故友，飘洋过海，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当他踏上祖国的土地，当他看见那高高飘扬着的那么瞩目的五星红旗的时候，他的热血在胸腔里奔涌，他多么想俯下身子，亲吻一下这块热土，这块令他魂牵梦萦的土地啊！

1964年，陈玉书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到农村劳动锻炼一年后，被分配到北京颐和园附近的西顺中学教历史。一场突如其来的“文革”浩劫，打破了陈玉书为祖国培养青年一代的美好愿

望，他作为海外华侨和资本家的儿子，首当其冲，挨批挨斗，饱经磨难。

他永远忘不了那些“火红”的日子：

一天，陈玉书刚迈进校门。“陈玉书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的巨幅标语映入眼帘，他惊愕，不解，愤怒。“污蔑领袖”的大帽子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他战战兢兢的看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才知道自己的“罪”来自何处。原来，他讲党史课时，只是根据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是富裕农民出身”，这就是弥天大罪，他被批判，被指控，他的身心受到了无法忍受的摧残。

这是陈玉书离开内地的原因。

“我热爱新中国，对祖国有着深厚的感情，‘文革’使我太失望了，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我都没有动摇，但‘文革’对我的精神上的打击，我无法承受。”

陈玉书怀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了他曾苦苦眷恋的祖国。

1972年，陈玉书口袋里装着中国外汇管理局兑换给他的仅有的50元港币，南下香港闯天下。而立之年的陈玉书，到香港的第四天，就已经成为启德机场填海的地盘工了。他每天汗流浹背地干着又苦又累的体力劳动活儿。每天穿着裤叉背心，和泥土打交道，他不觉为难为情，他知道，要在资本主义社会求生存，要想真正干一番事业，必须积累资本，必



须信息灵通。每天下班，船靠码头时，他从不急着往外走，总是走在最后面，为的是把乘客看完丢下的报纸拣走。回到家里，虽然精疲力尽，但仍然坚持把拣来的报纸，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样，既学到不少知识，又了解到香港很多情况，这对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填海工程结束之后，陈玉书便告失业，他第一次尝到了失业的滋味，彷徨苦闷，焦虑不安。幸好天无绝人之路，他又找到了仓库管理员的工作。

一件偶然发生的小事改变了他的人生。

那是1975年一天的傍晚，陈玉书带女儿到维多利亚公园去玩，见到一个妇女正推着儿童车，不久她又将该子抱上秋千，由于体弱无力，几次都无法把秋千荡起来。陈玉书见状立刻上前帮她把孩子荡得高高的，母子二人高兴得眉飞色舞。就这样，陈玉书和这个妇人认识了。他们很自然的攀谈起来，闲聊中，才知道那位妇人也是个印尼华侨，而且是印尼驻港总领事馆高级官员的华裔夫人。

后来陈玉书的一位印尼华侨朋友，为得不到印尼领事馆商业签证而急得团团转，陈玉书毛遂自荐，找到那位领事馆的夫人，根本没费什么口舌，顺利地拿取了商业签证，那位华侨商人在感激之余，给陈玉书5万元港币的酬金，5万元，是他月薪400元的一百多倍，等于他十年

零五个月的工资，这笔财富，就成了陈玉书创业的本钱。

陈玉书就拿这笔钱领取了一个“繁荣公司”的营业牌照，成立了一个有“和尚”没“庙”的皮包公司，开始了商战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甚么生意都干，见缝插针，无所不为，是名副其实的“游击战”。

经过一番艰苦经营之后，他有了名符其实的公司。1978年，陈玉书赚得了第一个一百万元。

但是商场之上绝非都是坦途。

1980年陈玉书在对台湾的贸易中，由于用人不当和缺乏经验，有一次险遭灭顶大灾。他当时从台湾办往大陆的一批涤纶丝，被检验出96.08%是次货、烂货、仓底货，是废布一堆！大陆一方要求索赔，而台湾厂商却逃之夭夭，陈玉书背上二百多万元的债务，幸而获得中方准予分期付款，才免遭破产，总算度过了危机。

陈玉书在对台贸易惨败后，来到北京，意外获悉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北京景泰蓝准备削价大清仓。当时，正值世界景泰蓝市场不景气，北京的景泰蓝也面临乌云盖顶的时期，这种形势，对一般的景泰蓝商人而言，不啻大难临头，但在陈玉书看来，却恰恰相反，正是他一生中难得的绝好转机。因为惟有在这个时期，北京工艺品公司才会把积压的大批“跳楼货”

廉价抛出。陈玉书利用市场供求规律所造成的买方优势，以现金四五折全部购入仓货。其实陈玉书当时手头上只有25万元流动资金，同时还仍在逐渐清偿债项中，但他居然签下了这份1000万人民币的包销合约。

他之所以敢于签订合约，凭借的是他的魄力、眼光、经验，以及对客观形势的冷静分析。他认定，景泰蓝的销售困难，在当时只是进入它暂时的低谷阶段，而非处于绝境。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情况就会好转。

1000万元，对当时的陈玉书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一旦砸在手里怎么办？

尽管他的内心也不无惶恐，但出现在职员同事面前时，却是信心十足。

为了推销景泰蓝商品，陈玉书知道绝不能仅靠推销员去游说，必须运用上乘的商业宣传手段，他选择了出国展览景泰蓝的办法，在新加坡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展览会，不惜花三万元人民币，请专人在国内拍摄一部景泰蓝制作过程的宣传片，准备在现场播放。为了筹备这10天的展出，会就开了10次，以期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他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三求”，求精、求新、求异。要求展出的展品件件都不相同。

经过这一战役，陈玉书实际上把北京的景泰蓝仓库全部搬到香港，在北京工艺品公司没有新货注入以前，国外的

零售商,只能向繁荣公司靠拢,因为只有繁荣公司货品最多、最全、最便宜。因此繁荣公司就由一个普通小公司变为“大而全”的独一无二的景泰蓝垄断公司。这样,陈玉书的声誉空前大振,由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商人,一跃而变成为“景泰蓝大王”,不仅还清所欠债项,而且轻而易举地可向中资银行无须抵押便举债逾千万元。

景泰蓝一役,令陈玉书积累了资本,成为小富。真正令他跻身超级富豪行列的,却是进军房地产和进军深圳两役。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香港房地产有较大的波动,曾经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1982年,香港房地产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出现了不景气状况,再加上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尚无结果,1983年房地产情况更趋恶化,无论是房地产成交宗数还是总金额都显著下降。

此时,陈玉书凭借对世界经济形势的认识,对香港前途的信心,依据着房地产正处于低潮的情况,利用购买一千万元景泰蓝而信用证签定偿还期尚有180天的空档时间,见缝插针,将回笼资金和赚来的利润一起不断投入地产,购入多套楼宇。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以及1984年9月“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香港政治前途趋于稳定,地产商在香港投资信心重新提高,1985年和1986年成为香港房地产进入八十年代最兴旺的两年,仅仅几年的时间,陈玉书所购置的房产价格飞涨,有的楼宇增值数倍甚至十几倍,这一战役使陈玉书积累了雄厚资本,拥有大量财富,成为名副其实的富豪。

同时,陈玉书还向深圳进军,陈玉书的公司1985年发展成为繁荣集团,下面拥有十几个不同性质的附属公司,既是各自独立自负盈亏,又是集团统一安排下的综合性联合企业。

陈玉书认为事业的成功,一定要有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首先是机遇,一有机遇,就要抓住不放,这才使你有一试身手的可能。第二是才能,它会失失误或错误减少到最低程度。第三是奋进,靠自己创造性的思考,锲而不舍的实干。

今天,陈玉书已腰缠万贯,他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他说:“商贾没有国界,但商人却有祖国,有一脉相承而来的文化血缘,这是任何金钱所不能取代的。”十

几年来,他向内地的各种捐款项逾两千万港币,对祖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他说:“当我向内地的建设事业捐款时,我觉得此时此刻,我奉献的不光是钱,而我的一颗心,是辛苦奋斗的一段人生。”

1983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刚成立,穷得连买扫帚的钱都没有。陈玉书义无反顾地成了第一个捐献者,捐赠了第一部汽车,第一台复印机和第一笔款项。为此,国家副主席王震和民政部崔乃夫亲自礼聘他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业务顾问”。1989年5月,陈玉书又独家资助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举办的中国首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会。

数年前,陈玉书发现祖国的玩具事业尚处在萌芽时期,为了提高中国的玩具生产水平,开拓国外市场,由陈玉书个人出资,招待几位玩具业代表团成员,在香港学习、研究6个月,不但负责他们的吃住,发给他们工资,还聘请香港大学一位教授,为他们讲授现代玩具与声、光、电的关系等知识。该团离港之际,陈玉书惟恐他们“入宝山空手而回”,还建议他们到市面上去选购各种玩具带回大陆解剖、研究。该批团员们学习有成,设计的玩具参加国内比赛,获得了优异奖,陈玉书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陈玉书考虑到中国生产力落后,他深深认识到知识应该“商品化”,“科学技术要为生产力服务”。为了促进祖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培养科技人才,他还曾招待清华大学的考察研究代表团20名成员,分三批来港学习。他们研究的内容是“高分子分辨率显示器”、“逻辑分析器”、“定时讯号处理器”、“微电脑配上眼镜”等四个项目。每一个组的研究为期半年,对清华的科研及教学亦作出帮助。

陈玉书除了出资培养国内的科学研究人才外,还资助艺术家、艺术团体创作、展览、演出。并为其他慈善事业,如宋庆龄基金会、曹雪芹研究基金会等,不遗余力作出贡献。他还先后为国内捐赠了“奔驰”、“丰田”等名牌汽车数十部,仅是向在北京举办的第十一届亚运会,就捐助了10辆11座的面包车。此外,陈玉书还出资六十多万美元,帮助北京工艺品公司、北京首饰公司等机构实现电脑化,令科学技术为生产和管理服务。总之,只

要有利于祖国,他就满腔热忱给予支持。

陈玉书从一个地盘工人,发展成为亿万富翁。是由于他在商业战场上的屡屡搏斗,这里有无数次的成功,也有数不清的失败,但他毕竟坎坎坷坷地走过来了。苦尽甜来,已是亿万富翁的陈玉书,按理说可以好好享受人生了,可以轻轻松松地过日子了。然而,陈玉书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他不想停息,他对享受人生有着别样的理解:在对事业、对理想的追求中,会有着最美好的人生享受。

新的理想,新的希望,新的事业,又在不断地向他呼唤。

陈玉书曾对自己许下宏愿,他要成为“三个大王”——景泰蓝大王、出版大王、娱乐大王。

陈玉书是“景泰蓝大王”已是众所周知,目前他正向出版、娱乐两项事业进军。

陈玉书是个出色的商人,他还是一个有名气的作家,他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文学造诣,爱好写作,视写作为人生的一大享受,为了丰富他写作的素材,无论是在内地,还是在海外,他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社会,了解人生的机会,他广交朋友,多方涉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上至中央官员,下至酒吧间的服务员,我都不回避。”陈玉书几乎每天执笔撰文,他的作品经常出现在香港和大陆的许多报刊上。他的名著《商旅生涯不是梦》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好评,迄今已印行十四版,风行一时,1990年三联书店将它列为十大中文畅销书之榜首。

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从事文化事业,似乎不是商人所愿为。有人说,如果希望某人破产,最好劝他去办出版社。但陈玉书偏偏不信邪,敢于迎接新的挑战。他先后成立了三个出版社,出版了几十种书籍。虽然目前他的出版事业已亏蚀了二百万元,但他依然坚信自己的这个选择,他乐观地说:“只要于国于民有益就要做下去,有信心两年内转亏为盈。”

在事业的战场上,陈玉书是个水不言败的人。

陈玉书的三个宏愿,正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一步步接近目标。……

〔责编 穆团〕

# 情海冤魂长恨歌

胡戟



## 1. 腐败的封建专制酿成的惨剧

象征大唐中衰的安史之乱，是马嵬事变的前因，而杨妃之死，又将那幕长达八年的历史悲剧推向高潮。关于酿成这场事变的原因，众多史家各有精辟的分析，诸如边陲形势的紧张，军政制度的紊乱，内轻外重的变化，军费财政的拮据等等，多不尽把责任归到明皇个人的昏愆怠忽，即不再用英雄史观的翻版罪人史观的眼光来解说一切。然而无论讲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要把那原因和原因的原因说全说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按笔者的直感，天宝末年可怕的腐败政治，深深根植于专制政体中的痼毒，是那酿造剧变而难有回天之力的祸根。

且不说开元晚年张九龄先睹未萌，至少在事变发生前十年，安禄山要造反的警告已充斥于耳，从节度使王忠嗣、安思顺，宦官高力士，到

太子李亨，宰相李林甫袒护，后来唐明皇也不予理会，还竟然把上言安禄山谋反的一些人缚送交安禄山处置，以为自己一贯厚待这员目不识书的蕃将，再作出这样不容置疑的姿态，安禄山绝不至造反。那时到过幽州的李白痛心疾首地呼喊：“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

天宝十四载(755)年五月，即安禄山起兵前半年，唐明皇终于有点不放心了，遣中使辅璆琳以赐珍果甘子为名，前往范阳察看动静。不料这个宦官收了大量贿赂，返朝后诳骗皇帝：“禄山尽忠奉国，必无二心，特望官家不以东北为虑。”明皇不明，听信了他的说言，焚毁调安禄山进京的制书，取消了另派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剥夺其兵权的计划。这次至关重要的调查和弭祸的紧急安排，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断送在一个贪官手中。

七月，辅璆琳受贿案发被处死。这时安禄山上书献马三千匹和兵车甲杖三百乘，要派一支拥有二十二名蕃将、六千名牵马夫和九百名车夫的部队押送进京。有人担心是要袭击京师，急奏不要安禄山派兵，待人冬由官方另派民夫去接。唐明皇这回总算对安禄山起了疑心，接受了意见，并遣中使冯神威召安禄山十月进京。但为时已晚，安禄山知事情败露，八月以后公然秣马厉兵，屡给士卒，十一月便发动了叛乱。

从十一月初九安禄山起兵范阳(今北京一带)，到翌年六月长安陷落之间，有约七个半月时间，唐廷如在军事上处置得当，尚有机会阻遏祸乱，挽狂澜于既倒，不必銮驾蒙

尘，两京夷为丘墟。因为顺逆之间，人心还向着大唐，唐廷为抵御十五万叛军，很快就分三次集结了二十余万军队，另外还有河东、河南、河北各地组织起来进行抗击的二十多万军民，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叛军在最初的突然袭击后便不占什么优势了。可惜这时唐廷的决策竟是一错再错。

九月十五日，安禄山起兵一周后朝廷才得到消息，指派正好在朝

的北庭都护封常清往洛阳，募兵守御。但他所募的六万兵尽是市井白徒，未经作战训练，在虎牢、葵园和洛阳上东门、都亭驿、宣仁门连战连败，十二月十二日丢了洛阳后退到陕郡（今河南陕县）。这时右羽林大将军高仙芝率五万军也到了那里。封常清认为陕郡无险可守，而潼关无兵，说服高仙芝一起退守潼关，确保长安。到潼关后总算抵挡住尾随而来的叛军的攻势，为唐廷赢得宝贵的喘息备战的时间。

不想监军边令诚记恨高仙芝不按自己主意行事，回京诬告封常清动摇军心，高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皇帝不分青红皂白，立即派边令诚到军中斩封常清、高仙芝。封常清临刑时呈上遗表，针对杨国忠散布的盲目轻敌情绪，说：“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高仙芝则说：“我遇敌而退，死则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谓我盗减粮响则诬也。”士兵们替他们喊冤，呼声振地。高仙芝、封常清是

库什山南麓）。本世纪初考察过高仙芝远征路线的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对那次进军所表现出的伟大气概赞叹不已，认为他们横越帕米尔超过了欧洲史上从汉尼拔以至于拿破仑同苏沃洛夫诸名将之越阿尔卑斯山的战绩。可叹两位盖世名将被宦官阉竖的一句谗言，便双双横死作了刀下之鬼。

处死高仙芝、封常清后，唐明皇起用病废在家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拖着中风麻痹的病躯勉强去了潼关，重兵把守，全仗河南、河北军民和郭子仪、李光弼等在敌后牵制叛军，战局在反反复复中朝有利于唐廷方面转化，河北十七郡又归朝廷，叛军局促于汲、鄆两郡和洛阳、陕郡间的狭小地区，连同范阳老巢的联系也被隔断了。安禄山忧惧不知所为，大骂当初撻掘他举兵的高尚、严武：“必成何在？汝等陪我！”一度“议弃洛阳，走归范阳。”

但是这大有希望的转机，迅即丧失于唐廷将相间又一次的内耗争

军备战，却恣意报私怨。先于翌年三月间伪造截获安禄山给安思顺的密信，陷这位很早就奏言安禄山必反的前朔方节度使于死罪。接着又有人给哥舒翰出主意，留三二万兵守关，率精锐进京诛杨国忠，以清君侧报私怨。哥舒翰部下骑将王思礼还建议，或者派三十骑劫杨国忠到潼关而杀之。杨国忠听到消息后大为惊慌，一面派剑南军将李福德训练监牧三千，在身边抓起一支亲兵，一面又令亲将杜乾运募万人去灊上戒备哥舒翰。哥舒翰马上奏请灊上军隶属自己指挥，六月初一把杜乾运召到潼关杀掉，杨国忠顿觉“吾死无日矣”，于是告哥舒翰逗留不进，居心叵测地假手皇帝催逼他仓促出击，收复陕、洛。尽管哥舒翰奏明：敌军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之，利在坚守。郭子仪、李光弼也力主固守潼关，不可轻出，很有先见之明地指出：“若潼关出师，有战必败。关城不守，京室有变，天下之乱，何可平之。”但唐明皇信从杨国忠的蛊惑，一个接一个派去中使急令出击，哥舒翰只得于六月四日拗哭出关，结果中敌埋伏，几乎全军覆没，二十万大军退回潼关的仅八千人。九日潼关失守，哥舒翰投降了安禄山。

九日晚平安火不至，长安知大祸已去。次日杨国忠首倡逃往四川。十三日黎明，皇帝带着杨贵妃、杨国忠等悄悄出了延秋门仓皇西去，京城不日便陷入叛军之手。马嵬便在这时演出了又一幕霸王别姬式的历史悲剧。

历史车轮执拗地滑向悲剧的结局，原因何在？仅从以上对安史之乱初起前后形势的简单回顾，唐廷上下腐败政治的种种劣迹已经暴露无遗。那领赃受贿诬主误国的辅理琳，那置用兵之大忌于不顾临阵斩将使军心动摇的高仙芝、封常清二名将的冤死，那大敌当前将相失和置私怨于国难之上的杨国忠同哥舒翰的恶斗，那将在外犹滥用君命胡乱发号施令平白葬送二十万大军的唐明皇……这一切诚然是明皇不明，最后他自己落得在马嵬遗恨千古。然



当时唐廷可以指望的军事家，在天宝六年（747年）他们曾率领一万军队远征小勃律（在今克什米尔兴都

斗。

哥舒翰一向与安思顺、杨国忠不和，这时恃兵权在手，不积极于整

而主导这场悲剧的不正是作为专制政治最高代表的皇帝自己吗？在这个人的明与不明的背后，在那官僚群上上下下令人窒息的腐败空气中，不正是那专制主义的官僚机制充当了历史车轮无情地滑向悲剧高潮的润滑剂吗？

## 2. 亡国祸乱中犹夺权不止的政变

马嵬事变的实质，是太子阉将向父皇权相篡夺权位的一次政变，可以说就是年已四十六岁，在储君位上苦苦等了十九年的太子李亨（唐肃宗）向其父，七十二岁做了四十五年皇帝的唐明皇夺权。且先不论双方的是非曲直和事变的历史后果，但凭人们的直觉去观察事变的这一性质，不过这一点往往被帝王家仁孝的假面具和禁军厮杀的刀光剑影掩盖，而并不易为人一眼看透。

至高无上的皇权争夺，总是古代一切政变的主题。李唐王朝自唐高祖开国以来六传到唐肃宗，竟无一嫡长子继位的。从玄武门事变起，已有建成、承乾、李忠、李弘、李贤、李宪、重俊、李瑛至少八位太子，或废或杀，离开储位。李亨在唐玄宗三十个儿子中排行第三，生母杨妃地位不高，且在他刚成年时便已去世，李亨没有母党的后援。李亨对父皇又没有信心，当年唐明皇一日杀三子（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琬）的做法，在他心头留下无法驱除的阴影。真正的麻烦是在朝中深得父皇信任的两任宰相李林甫、杨国忠都同自己不和。太子处心积虑依靠韦妃兄韦坚和杜良娣父杜有邻组织起来的私党，包括左相李廷之和兼管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西镇的王忠嗣在内，掌握了外廷部分权力和西北军镇，但在天宝五载（746年）被李林甫诬以交构东宫，欲共立太子的罪名，两次兴狱，翦除干净。李亨因此还被迫同韦妃、杜良娣离异，陷于孑然一身孤立无援的窘境。皇帝授权进行的这一行动，在太子心中又添上了怎样的芥蒂，是不言自明的。

杨国忠当年积极参与了那次迫

害太子党羽数百家的行动。李林甫之后，以他为首继续与太子作对。李亨好不容易得到的一位东宫侍读李泌，旋被杨国忠弹劾贬逐。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安禄山攻占洛阳，唐明皇勉强作出要亲征的姿态，下制由太子监国。面临皇权移交，杨国忠大惧，他深知“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均命在旦暮矣！”于是兄妹们让杨贵妃出面“衔士请命”，皇帝当天收回了成命。太子眼巴巴丢掉了承继大权的一次机会。

更可怕的是杨国忠在作着将皇帝和朝廷迁往蜀地的安排。蜀川是杨国忠的发迹之地，经过章仇兼琼、鲜于仲通两位恩人和杨国忠本人三任剑南节度使的经营，杨家在蜀川已很有根基。一旦到了那里，太子必将成为这位权相掌中的玩物，前途凶恶莫测。

安史乱起，杨国忠成为众矢之的，他只有入蜀一条退路，早早安插亲信崔圆在益州（今成都）增修城池，建置馆宇，储备仆器。潼关陷落，杨国忠首唱幸蜀之计，由于杨氏姊妹的推动，皇帝同意跟他们走。

对于太子李亨来说，蜀地是无论如何去不得的陷阱。随着战火的蔓延，当杨家的入蜀计在紧锣密鼓中策划并付诸实施的同时，一场与之对抗的事变在禁军骄兵的推动下酝酿成熟了。起先曾计划在城中诛杨国忠，但未及动手，皇帝就在杨国忠秘密安排下匆匆西行，事变遂延至马嵬爆发。

六月十四日，唐明皇与太子一千人马到了马嵬驿，从驾军士连日劳顿，却无人管饭，众人口出不逊，蓄意闹事。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因势利导，与东宫宦官李辅国找太子商量，就地诛杨国忠以安军心。这主意正中下怀，是太子求之不得的。于是陈玄礼鼓动军士诛杀罪魁祸首杨国忠以谢天下。军队一哄而起，正巧看到吐蕃使者二十余人在驿门找杨国忠诉事，便呐喊：“杨国忠与蕃人谋叛！”呼啸着追上去乱刀将杨国忠砍死，当下又捕杀其儿子杨暄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还围住驿舍不散，要皇帝割恩正法，处死杨贵妃。紧急中唐明皇还为她辩护了一句：“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劝道：“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众怒难犯，唐明皇只得将杨贵妃交给高力士，一条罗巾将她缢杀于佛堂前梨树下。

事变至此并未真正结束。事变意味居于幕后的太子和被伤害的皇帝之间的决裂，因而还有分道扬镳和分庭抗礼两幕来完成这场政变。

从一开始便藏身在后军的太子，在马嵬始终躲避着再不与皇帝见面，翌日皇帝启程时，也便只是留高力士传话，不等太子来送别便径自走了。此间太子按李辅国的主意，并与张良娣和他两个儿子广平王俶、建宁王倓商量以后，决定留下，导演了一场“百姓遮道请留太子”的戏，藉此要挟或简直就是夺了皇帝后军两千人及飞龙厩马归自己。仓皇而去的皇帝，差一点落到只有子孙中官追随入蜀的地步。

事情往下看得远一点，马嵬事变的性质可以看得更清楚。当天留在马嵬的太子一伙紧急措去向，权衡军事形势，在西北、东北（安禄山）、西南（杨国忠）三大军事势力中，只有和自己有些宿缘的西北军镇可以依靠，于是回军北渡渭河，经奉天（今陕西乾县）、平凉，七月初九到灵武，仅仅三天后便擅自即位改元，另立朝廷。又过了整整一个月，从灵武派出的使者才到成都通报此事。分明是先斩后奏了。唐明皇见事已至此，为顾全大局，只好违心地讲些早已有传位之意的话，交出传国玺，自己退居太上皇。而肃宗上台后不过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把原来上皇所命宰臣尽行撤换。收复两京后上皇回到长安，想改葬杨贵妃，肃宗不许。最后连他喜欢的兴庆宫也不让住，被迫迁居西内宫城。搬迁之日走在夹城中，又是那个李辅国领铁骑数百人戛戛而来，直逼御马，幸亏高力士挺身回护未得下手，李辅国骂骂咧咧，杀了高力士手下人倖倖而去。十天后，高力士便以潜通逆党罪名被除名，长流巫州（今湖

南黔城),撵走了老皇帝身边最后一名心腹侍从。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十八日唐肃宗去世,早他十三天,即于当月初五,太上皇凄凉地死在宫里。唐肃宗患病后,唐明皇即与他一前一后而去,不知是否偶然的巧合,难免让人联想起早慈禧太后一日光绪皇帝死之谜,毕竟唐明皇连光绪那样的一份最后的病历也没有啊。

唐代这一对皇帝父子尽管彼此作出了多少慈爱仁孝的姿态,可是在马嵬摊牌的那场父子之争真是至死不能罢休。撩开温情脉脉的面纱,人们当可以藉此窥见一点那被权力腐蚀的封建帝王家庭关系的真谛。

### 3. 在马嵬归天的杨贵妃她冤不冤?

对杨贵妃在马嵬的惨死,历来拍掌称快者有之,抚膺叹息者有之,近年更有愤愤然要在马嵬插一块“杨某受死处”的告示牌,非把杨贵妃钉在耻辱柱上示众不能解恨者。只是这革命得很的义愤似乎并不能扫荡那位最会赚取人情泪的诗人千年前留下的一篇长歌撒在世上心间的悠悠长恨。

中国素有女祸误国的史观,杨贵妃被赐死时自己也说:“妾诚负国恩,死无恨矣。”不过多数人还是认为杨玉环并不是一个政治女性,她对安史之乱这场大难,负不了什么责任。

在武则天时代结束后不久出生的杨贵妃,选择了与女皇迥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她远远地躲避处处旋涡的龌龊政治,她用不着吃力地耍弄权术诡计谋求荣华富贵,她自有丰艳的体貌,过人的聪颖,但凭天生丽质缓歌慢舞博取夫君欢心,她便有了想要的一切。她并不要权力,宁愿轻松地尽情享受人生。一句话,懒散的本性决定了她成不了一个铁石心肠的政治人物。

但是她却不能完全逃离政治。她深深地陷在家族主义的泥潭中无以自拔。当以讨杨国忠为名的安史乱起,她的杨氏家族面临灭顶之灾,

为救杨家,她一反常态,平生唯一一次贸然涉足于政,于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十六日得卫士请命,力阻皇帝作出亲征和让太子留守监国的决定,由此埋伏下她与太子的矛盾,是她在马嵬事变中被指陈为“贼根”或“贼本”而难免一死的真正原因。

无论如何,杨贵妃终究不是一个有雄心或野心的政治女性,她被政治风云席卷而去是她的不幸。明眼人多不过分责难她,反而对她的死寄予无限感慨,于是有了长恨歌,有了长恨传,有了“祸端自是君王启,倾国何须怨玉环”之类千余年不绝响的咏叹。不仅如此,就连那位酿成大祸的风流天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似乎不那么丑恶。对安史之乱后返回长安闲住兴庆宫的太上皇,父老们犹“往往瞻拜,呼万岁。”真是不减尊崇之情。呵,善良的中国人,中国人的善良!虽然历尽苦难,竟有这等胸怀,如此的宽宏大量。历史地理解这种感情和宽容,应该说是人们没有忘记早年大有作为的开元天子曾经将中国的历史推向盛世,人们在自己的记忆中宁愿保存一个美好的而不是可憎的唐明皇与杨贵妃,在他们身上寄托对开元盛世黄金时代的怀念,难道不是吗,杨贵妃三个字已然成为形象化艺术化的大唐盛世的代名词。

生前有明皇真挚的爱恋,身后有国人永久的怀念,长恨歌为她万古扬名。在马嵬熬过了那可怖一瞬的杨贵妃,她纵死又有何怨,又有何冤?!

(责任编辑:晓渡)

## 五帝古陵今尚在

● 陈留美 陈思易

中国历史上有“三皇五帝”的传说,“三皇”为天皇、地皇、人皇;“五帝”为伏羲、炎帝、黄帝、尧帝、舜帝。现三皇之陵已荡然无存,而五帝古陵却保存完好。

伏羲陵,又叫太昊陵,位于河南省淮阳县城北5公里处。现存帝陵占地面积500余亩,伏羲陵高20米,周长150米,帝陵前巨碑上镌有“太昊伏羲之墓”6个大字。

炎帝陵,又称天子坟,位于湖南酃县城西南15公里。明万历48年(1620年),吴道南所撰碑记云,宋太祖登极,遍访古陵不得,忽梦一神指点,才于茶乡(今酃县)见帝陵。陵前原有规模宏大的祠坊建筑,现仅存“天使行馆遗址”、炎帝采洗草药的“洗药池”、“龙脑石”等名胜。

黄帝陵,位于陕西黄陵县城北的桥山上,山上古柏成林,郁郁参天,沮水回绕于左,形势不凡。轩辕黄帝是传说中的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史记·五帝本纪》和《黄帝本行记》都说“黄帝崩,葬桥山”。陵高3.6米,周围48米。墓前有碑亭,内石碑上镌:“桥陵龙驭”四字;再向前有“古轩辕黄帝桥陵”石碑,系清乾隆41年(1776年)陕西巡抚毕沅立。陵的南侧有一石碑上书“汉武仙台”四字,碑侧有座高大的土台,传说是汉武帝征朔方回来,在此祭黄帝,筑台祈仙。

尧陵,在山西临汾市东北35公里郭村西隅滂河北侧。尧都平阳(今临汾县),城南有尧庙,城东筑尧陵,陵丘耸峙,高50米,绕周80米。陵前筑有祠堂,为唐初所建,明清重修。祠内有山门、牌坊、厢屋、献殿、寝殿、碑亭等建筑,布局紧凑,木雕精细,红墙绿瓦,围以清流古柏,相映成画。祠内碑碣十余通,记尧帝功绩与陵宇沿革。明嘉清18年(1539年),尧陵碑上刻有尧陵全图,保存完好。

舜陵,又称舜庙,位于湖南省宁远县九嶷山。九嶷山又名苍梧山,《史记·五帝纪》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虞舜为我国上古时氏族酋长,约生于公元前2250年。今陵仅存舜庙一座,庙建于明洪武4年(1371年),清代屡经修葺,正殿已圯,殿后为护碑亭,内竖石碑隶书篆刻“帝舜有虞氏之陵”几个大字。

# 画家 澹台京开 剪影

●李影 闫玲



19

91年12月,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艺术馆,画廊里挤满了人,这里在举办一位年青的中国画家的中国画作品展览,画家的三十多幅作品引起了毕加索故乡观众的极大兴致,中国画家在马德里国家艺术馆展出作品,据曹之欣大使说,这还是头一回。

这位年青的画家复姓澹台,名叫京开,年仅37岁。

人们也许还记得,1990年亚运会在北京召开前夕,一幅大型的《仙鹤图》在人们面前展开,这幅鹤图有7米长,1.6米宽,画面壮观,气魄宏大,旷野上的仙鹤欲飞、将落、起鸣、振翅、憩息、跳跃,……形态各各不同,造型准确,形象逼真,情趣生动,作者京开用勾线点染相结合,比较淡的墨色,表现不同的光感和质感,以浓墨表现力量,希望,……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体育健儿们在这幅《仙鹤图》前啧啧称赞。

京开为人正直、无私、心胸阔广,他在艺术方面的成就一如他的为人。美术评论家贾方舟说:“京开作画不拘小泥,大而有当”,他说:“京开深得传统的个中三昧,他的作品,常能从有限的景观中,展示出宏大的境界,有些虽寥寥数笔,却能在空灵中显出充实,空白间似有清气回荡……”他说:“一般画家,多能画精致的小品,一旦面对巨幅就乱了阵脚,而京开,却具有一种罕见的驾驭大画的能力,京开的才情、气度、艺术功力也主要体现在这些大构架、大画面的整体布局之中,而那些随意的小品,不过是他艺术的一个很小的侧面。”

1991年10月,他创作了3.5米长,1.2米宽的《迎客松》送给了中国残疾人基金会。

在这次西班牙马德里艺术馆的画展上,他的7米长,2.5米宽的巨幅《松鹤图》尤其引起轰动,舆论界,艺术评论家们高

度评价京开的巨幅大画。

最近,他又画了一幅丈二匹的“碧海波涛”,画面上是一片广阔的绿竹和九十九只形态各异的飞鸟,浩荡春风吹动绿竹,形似碧海波涛,彼得堡艺术馆的专家们看了他的这幅图之后,称他为艺术大师,热情地邀请他去彼得堡参观访问,进行文化交流。

制作巨幅大画,不仅需要精深的艺术功力,而且还需要艺术家具有博大的胸怀、气魄,以及强健的体魄。

由于父母的离异,使京开过早地失去家庭的温暖,偿尽了人间的疾苦,然而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困苦,在幼小的京开的心灵中一直涌动着对祖国、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他自小就没有父母,只有一位年老的祖父陪伴着他,在这位慈爱而要求严格的老祖父身边,他常常坐在小板凳上仰视神秘诡谲的苍穹,眺望山东胶州一望无际的原野,在他那个小脑袋中,产生一种别人捉摸不透的联想和他周围的人不可思议的愿望:他希望有一天能把大自然中所感受到的,所看到的,能形象地表现出来。于是,他从8岁起就开始习武,并开始学习绘画。

年老的颇有武功的祖父对他进行严格的训练,并请名师给他指点。他先学拳,后学剑,能够演练十几种拳,其中单刀、虎拳和埋伏拳最拿手,起伏开合,高击低打,如猛虎下山,动作漂亮实用。他既有一手好的武功,为人又仗义,血气方刚,好打抱不平。有一次他在公共汽车上看到四个流氓欺侮污辱一位女青年,满车的人袖手旁观,谁也不敢说一句话,京开却挺身而出。四个流氓把他拉到车下,企图对他下毒手,京开毫不畏惧,几个回合,他独自一个人制服了这四个流氓,搏斗中,京开的一只耳朵被流氓用砖头砸聋了。但他仍然不“吃一亏,长一智”,经常干出这种“傻事”来。

京开从小热爱大自然,憎恨人间的邪恶势力。他与山东胶州市郊葱外的大自然中的一切同呼吸、共命运,尤其是对那



些在地上奔走，天上飞翔的小动物，他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没有笔，没有纸；没有老师，开始在大地的母亲的身上痴情地描绘着美丽的大自然。

他还记得，为了请教老师，他饿着肚子，跑上几十里路，……为了画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他白天黑夜坐到池塘边、野地里观察各种动物的形态、动作、习性。后来，他到了北京，多少次，为了买一张进入动物园的门票，搜遍了所有的口袋，有一次，他久久地徘徊在动物园的门口，他翻遍了身上的每一个口袋，还少一分钱，他只得向一位大门口卖冰棍儿的老太太借，才凑足了门票钱，年幼的京开，跑进了动物园，狮虎山、猿山、仙鹤馆，一看就是一整天，他仔细观察、速写，忘记了黑夜的降临；更忘记了自己一整天没有吃饭，最后一个走出了动物园，又要饿着肚子跑几里地去求教画家指点。他至今还记得自己饿瘪了肚子，凝视着人家桌子上香喷喷的饭菜的情景。

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时，他比任何一个学生都艰苦，他常常在别人扔掉的废纸上翻来覆去地练习作画，他常常最后一个躺到床上休息。他懂得，自己一个孤苦零丁的孩子，能进入艺术的最高学府学习，多么不易，应该比其他人更珍惜、更刻苦和抓紧时间，他想起年老的祖父临终前对他的期望与嘱咐：“要坚韧不拔地攀登，不要停步，更不能后退。”

京开一遍又一遍地临摹、素描，几百张，几千张……他自幼崇拜梁楷、八大山人、任伯年、齐白石的绘画艺术，在他心目中，这些都是画坛圣人，他们的绘画艺术代表了中国绘画艺术至今可以达到的最高水平。在他们身上，他也找到了中国优秀艺术家的骨与魂。当他得到第一笔稿费时，不买穿不买吃，就设法买了这几位绘画大师的画册。他从书店回来，激动得几个晚上没有睡着觉，手不释书，一遍又一遍地揣摩，一遍又一遍地临摹。

京开认为，一个有出息的艺术家的，当然不应该因袭古人，要有创新精神，可是也不同意如今有些所谓画家，认为艺术应该表现自己的才情，一定要漠视古人，不重视打好中国传统画的艺术功底，而进行所谓创新。他说：传统技法是几千年来智慧之士创造生活经验的积累，我们必须很好地学习和继承，磨练基本功，这是必需的过程，是任何一门艺术必经的道路，一切生命成长发展的过程。一些早熟的画家，才能流露，但总是浅薄的。

京开不急于过早地形成自己固定的风格。他不断地否定自己，作任何一张画，都深思熟虑，一丝不苟，每画完一张画，挂在那里，反复揣摩，反复思考，请人提意见找毛病，一直到自己认为满意为止。他说，我宁肯撕掉，也不能让粗制滥造的作品流传出去，误人子弟。他的画案下面扔满了被撕碎的作品。近20年来，他几乎没有一个晚上是3点钟以前上床休息的。有时发烧39℃多，还是从床上爬起来，一天不画画，总是躺不下去。他不断地否定自己，不断地前进。因此，他每一年的作品都有一个新的面貌。“平生作画万万千，伤筋折骨亦堪怜！”每

一次新面貌的背后，不知道京开经过了多少的艰辛！京开说，我好像蚕在蜕变，成熟了才能破茧而出。

京开深情地说，在我18岁那年，从北京来的一位老干部到山东视察工作，他发现我酷爱绘画艺术，把我从偏僻的小村镇带到了北京，推荐给艺术界的一些老前辈，一位好心的老大姐赵秀英又收留我，给我提供了温暖的住宿条件。他说，一个艺术家必须用生命去进行创作，中国画艺术还有广阔的发展天地，有待我们去继承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顶峰。而不应该有一点成绩，就固步自封，一味去追求高额的金钱，个人的享受，把画家、艺术家的称号庸俗化。

这几年，画家京开的名声正在蜚声中外，他的画为二十多个国家的收藏家们所珍藏。京开始终也没有忘记哺育过、帮助过他的人们。他手头一有钱，就接济那些有困难的孤寡老人，他对同志、朋友慷慨大方，而他自己，却依然室内除书画之外，没有任何一样奢侈品，过着异常清贫的生活。有朋友开玩笑说：“京开在当苦行僧。”其实，京开另有一个极乐世界，那是他的艺术，在他那间简陋、低矮的画室里，每当他一拿起画笔，在他脑海里是一个广阔无垠的天地，可以容得下整个世界。他说，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人生的最大乐趣，莫过于此了。

你从灯市西口，摸到那条窄窄的北口袋胡同，来到14号简陋的京开画室，迎面可以看到壁上悬挂着他自己抄写的刘禹锡的《陋室铭》和他创作的竹子图。京开会告诉你，他很喜欢画竹，无论是中国老百姓，还是国外来宾，也都喜欢他的竹子图。他说，这并非是我的竹子画得多么好，而是因为竹子象征着中国人民的气节，自古以来，不少画家无论在怎样的逆境中，都以青松自喻，以竹子自傲、自勉。

不少人都发现，在京开所作的绘画、书法上，有一般书画家所没有的气感，有人称他有特异功能，香港大公报有人写文章，称他为“画坛神人”，京开谦虚地摇摇手说：“什么神人，没有那么回事，我只是确实向一些著名的气功大师学习过多年气功而已。”不过有一次，笔者请京开给我一位侨居海外的画家朋友遥感一下他的健康状况，不久，那位朋友回信说：“那位气功师，真不愧神仙中人，所云症状均百发百中……”事实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不少记者想采访他，他都谢绝了，因为他需要集中精力进行绘画创作。他说这种雕虫小技，只是朋友间好玩的。

你看京开作画，在那一张宣纸面前，他神情专注，双目圆睁，笔下似有风动，心中可闻雷鸣，他所提起的那支毛笔，有时似乎重如千斤，一点一顿，力透纸背，有时则轻如鸿毛，或湿墨点擦，或一勾一点，细着毫发，画家把视野放到广大的空间，他的绘画艺术力求从有限进入无限之中，他在他那间斗室中，情系他养他的人民，他的心同时代的脉搏、祖国的命运一起跳动。

1900年古都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大劫难，八国联军粗暴地践踏了这块人类文化瑰宝。正主宰大清朝命运的皇太后及皇室却丢下江山社稷仓皇出逃。颠沛流离虽荡尽往日的强权与威仪，国难深重却未使慈禧顿悟分毫。西遁路上充满清王朝的腐败朽臭。

## 一、古都遭劫，皇族出逃

公元1900(庚子)年8月14日的黎明，养育中华民族的黄河之水由哽咽而爆发嚎啕，八国联军的铁蹄踏进了北京城。

八国联军由天津出动的人数，远不及中国官兵、义和拳众和禁卫军三者总数的十分之一，可惜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河西坞一场血战，中国将领李秉衡战死，中国军队军心涣散，节节败退……

北京城里，联军的残酷罪行写成东方有史以来最惨酷、野蛮的一页。带俄军队最残忍，他们每抢劫一家，临走时必须掳去年青的女人，割掉老太婆的奶子。英国士兵酷爱中国女人的小脚，他们把女人强奸了以后，还要剥下她的小脚鞋塞在行囊里。英国的军官喜欢中国字画，他们甚至把中国人家祖宗的容像都搬走了。奥地利军人杀人成性，杀男人是为了要脑壳后面拖着的一条发辫；杀女人是为了要剥下她身上的大红肚兜和脚上的一双绣花鞋。日军士兵深知王府贵宅里文物的价值，一抢而光。德军驻屯的区域里，男人杀光，房屋烧尽，庵观焚毁。据德国士兵史兹密德亲笔记载说：“抢掠是挨家挨户的，决没有一个北京人家能得幸免。前3天里北京的小脚姑娘，都成了我们的爱人，我相信在这座古城里，再没有一个姑娘还是处女，除非她在我们未到之先，便逃出城去了。凡是收容或附和过义和团的人家，我们奉了命令，对此辈不论妇

孺老弱，一律枪杀无赦！”

“单是皇族宗室，满洲官员和他们的家人，投井、服毒、悬梁、自刎的男女至少在5千人以上，被杀的就

更不计其数了。”

没有出京的王公、贝子、贝勒以及宗室近支，被捕之后先是一顿棍楚，然后罚做苦工。男的忍受苦役，女的忍辱就淫；怡亲王被拘在德军营里，替士兵们洗衣服；克勤郡王被日军官逼迫劝诱命妇贵女、福晋格格、郡主小姐们就淫；庆邸即宽在俄营里洗刷马匹；尚书启秀负责打扫府署庭院，大学士徐桐之子徐承煜洗刷军营官兵厕所。尚书崇绮全家所有女眷被拘解到天坛奸污；前任安徽巡抚福润93岁高龄的老母也未逃脱被奸杀的命运……

巍巍榭楼，击碎烧弃，损失数百年来魁伟威严。联军士兵白昼宣淫，公然掠夺，计京城富豪仕宦之家，名门深闺之媛，柴扉蓬门之主，王府佛观之居，竟无一家一人不遭此难！

就在八国联军官兵在北京城兽行之时，北京德胜门内，难民和车辆像潮水般涌出。太阳还没有露脸，天，灰沉沉的。远处枪声不断。

在这人和车的潮流中，有3辆陈旧的小轿车，这3辆轿车的双套牲口着实健壮，仿佛与这陈旧的车厢不太相称。

第一辆轿车顺利地通过了。第二辆轿车却被拦住了，挂辘坐着的一个面貌清癯的青年引起了守城兵丁的注意。

这青年面色忧郁，一双乌黑的眼睛呆滞失神，脸颊挂着泪花。他穿一件黑纱长衫，围了两条黑布战裙，鞋子沾满灰尘，袜子却精致洁白。

检查的兵丁瞪了他一眼，掀起帘子往车厢里张望：车厢里坐着两个标致的妇人，一个正值妙龄，粗布

# 慈禧西逃

## ——八国联军血洗京城时的清皇室

# 记

### ● 张宝瑞

衫掩饰不住她的华贵气质和美丽神韵。另一位是中年妇人，端庄秀丽，雍容大方，一身汉装打扮，乌黑的头发，梳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髻子，穿一件天蓝色夏布衫，煞似一个小京官家的女眷。

“你们检查什么？”她镇静地问。

“除了皇太后和皇上都要检查。”兵丁理直气壮地回答。

“你见过皇上吗？”妇人翻了翻眼皮。

兵丁摇摇头，支吾道：“听说他一直关在瀛台……压根儿没瞧过。”

前面的一辆车子已走出一箭之地，发现这辆轿车被阻，走下来一位老者，他气冲冲来到兵丁面前：“你这人不嚼狗不啃的小子，你是有眼无珠呀！”他打掉兵丁掀帘的手。

“好，你他妈吃了豹胆啦，居然敢满嘴喷粪！你以为北京城被洋鬼子占了，就没了王法？！”兵丁毫不示弱。

“王爷，你不要这样。”车厢里那女人柔声柔气地说，“把这交给后面他们办吧，我们赶路要紧！别耽误了。”

那兵丁被第三辆轿车下来的人，死拉活拽地推到城楼里，门口松动了一下，第二辆轿车鱼贯而出，向西北驶去。

走了一程，到了颐和园后门前，三辆轿车停了下来，有个人从颐和园大门里扛了一件东西出来，安放在第一辆轿车上，这一群人马车轿又继续赶路了。

车子缓缓地朝北走，已经看到了香山之东的卧佛寺，此时皇郊的景色冷静凄凉，远山古寺在这晨曦之际异样的沉寂。隐隐的炮声由城内传来，更加使人惊悚。

第二辆车轘上坐着的那位青年，神思恍惚地跳下了车，在大路边徘徊，并不时地叹息：

“前途渺茫，逃往何处呢？”他喃喃自语。

“我们还是回去吧，我……情愿战死在北京城里，与我的爱妃死在一处，我不能看着老祖宗的帝业毁于战火。逃，逃，逃，逃了这大半天，北京的城楼子还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唉……”

这位青年就是光绪皇帝，车厢里那两个女人是慈禧太后和隆裕皇后。

这时，从卧佛寺的后山小路上走来一群人，有二十多人，大家一看

## 大清国当今圣后太皇太后万岁万万岁



有些慌张。为首骑马的一人商人打扮，年纪稍长，却没有一根胡须。

“老佛爷在哪一辆车上？”为首的那商人问道。

“噢，是李总管”。第二辆轿车上，隆裕皇后正惊疑不定地掀着轿帘，朝外窥视。

那化装的商人正是太监总管李莲英。

“皇上，快上车，洋鬼子已经占了西直门，老佛爷呢？”

车厢里传出女人的哭泣。

李莲英辨出是慈禧太后的哭

声，三步并两步走到第二辆轿车前，掀起了帘子。

“莲英，你赶来了，我就放心了。”慈禧呜咽得不成声了，“如今剩下咱们这点人马，就是遇上土匪大盗也对付不了呀！”

李莲英拍拍胸脯，指着自已带来的那一彪人马：“这可都是大内高手，以一抵百，甭说碰上土匪，就是撞上洋人的大队兵马也不含糊！”李莲英从护卫群中推出两个人，一位50多岁，面容清瘦，儒雅风度，身穿青布长衫，头戴青色瓜皮小帽，另一

位40来岁,面貌丑陋,鼻子向上翻卷,双目熠熠生辉。

“这两位都是武林高手,一位是清官大内护卫武术教头‘瘦尹’尹福,一位是清官大内护卫枪棒教头‘鼻子李’李瑞东。有了这两位武术名家护驾,一路上老佛爷尽管高枕无忧。”

慈禧嗔骂道:“昆明湖的铜牛都叫你吹乎跑了。你把随驾前来的王公大臣点一点,叱名给我听。”

“噫!”李莲英答应着,约略数了数在场的人,说道:“有庆王爷、礼王爷、端王爷、肃王爷、那王爷、溥公爷、泽公爷、定公爷、豫贝子、伦贝子、振大爷、刚中堂、赵大人、英大人,还有溥大爷兴、部院司员一十二人,满小军机二人,汉小军机一人,兵弁二十多人,再就是隆裕皇后、瑾贵妃、大阿哥、缪供奉、崔玉贵……”

“荣禄何在?”慈禧问。

“荣相国可能还不知道老佛爷已经出了城。”李莲英说着压低喉咙对慈禧说:“老佛爷,您老人家一路上早晚会被认出来。”

“我已经改了装。”慈禧说着捧出一颗亮晶的东西。李莲英仔细一瞧,才看出是六根被折断了的手指甲,每根足有六寸五分长,最短的也有三寸来长。

这一行人马走上一条灰沙迷漠的大道,直奔居庸关。

“李公公,大阿哥从第三辆轿车探出小脑袋说:‘我口渴了,能不能给我弄点水来。’”

“你忍着些吧,老佛爷都还没一点水喝呢!”李莲英不耐烦地回答。他见第一辆车子走得慢,问道:“第一辆车子里坐的是谁?”

那王爷回答:“庆王爷的两位侧福晋,三位格格,缪供奉的侄女儿,还有纺绩供奉……”

“一辆车子两口大青骡子拉着,怎么走不快呢?”李莲英又问。

那王爷回头望了李莲英一眼:“车上的大石头太沉了。”

“带石头干什么?”

“是颐和园的‘泰山石敢当’,据说一路上带着这块大石头,万事如

意,国泰民安,圣躬康迪……”

“谁的主意?”李莲英皱了皱眉。

“李总管,是我的主意。那年有一位风水先生说,全北京城里城外只有这一块从昆明湖里挖出来的石头最灵验。”一位红脸膛的官人策马与李莲英并行。

“刚中堂,几个月前,你说义和团可以担当一切,结果担当得北京城丢了!担当得大家屁滚尿流,没命地逃,好,现在你又用一块石头担当一切了……”

“总管,要不是这块石头,车子慢不下来,怎么会碰到你,我们也可以把石头搬下来,放在大路上,也许能挡住追来的洋鬼子。”中堂刚毅嘻嘻笑着,挥鞭打了一下马屁股,朝前去了。

由北京逃出来的这一行狼狈不堪的皇家避难行列,漫走在天寿山、蟒山和妙峰山之间的一块北方平原上,像一群蚂蚁那么渺小。可是在人类世界里,这微乎其微的流亡盲流,乃是怀着中国的命运而流亡。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心目中,皇帝仓猝离京外逃,足以惊天地,泣鬼神,满州帝国的继长,大清社稷的延绵,在此一举!他们的命运关系着当时整个中国的命运。

坐在车夫左首的光绪皇帝紧抿着嘴正沉浸在巨大的悲哀中,那一幕幕惨景重新浮现在脑际:

昨夜,宁寿宫东寿堂前,慈禧传谕光绪、隆裕、瑾妃等一律换上便装。光绪原打算留在京城,这样既可脱离太后控制,又能救出珍妃。

慈禧看见瑾妃,猛地想起珍妃,急忙吩咐御前首领太监崔玉贵道:“你速到三所,引珍妃前来见我!”

须臾,崔玉贵领着珍妃来到东寿堂。

光绪见到憔悴不堪的珍妃,暗自庆幸她终于熬出头了,心里不由一阵高兴。珍妃目视光绪几眼,不敢言语,就向慈禧行了跪叩大礼。

慈禧睥睨着珍妃说:“现在洋鬼子已经打到天坛,时局吃紧,我与皇上即将离开京城。本想带你一同出走,但是人多不便,留下你一个年轻

皇妃,兵荒马乱,万一让洋人玷污了身子,丢了皇家体面不说,我如何对得起祖宗?所以想来想去,你还是不如死了干净!”

珍妃继续跪着说:“皇上乃一国之主,倘若出奔,举国震动,岂不助长洋人气焰。奴才认为,皇上应留在北京城内……”

隆裕皇后瞥了珍妃一眼,一撇嘴说:“唉哟哟!珍妃主子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国家大事啊!”

慈禧太后冷笑道:“狐媚子,你死在眼前,还胡说些什么!?”

珍妃爬到太后脚前,泪流满面,苦苦哀求道:“皇爸爸,皇爸爸,饶恕奴才吧,再也不敢做错事了!”

光绪“扑通”一声跪在慈禧面前,叩了一个响头,然后说:“亲爸爸,她没有犯死罪,就开恩饶她一命吧。即使不带她上路,那就放她出宫,让她自己逃命吧!亲爸爸,孩儿求你可怜可怜她吧……”

瑾妃见皇帝跪下,也壮着胆子跪下求情。

可是慈禧连眼皮也没抬一下,咬牙切齿地说:“我不可怜!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她一世不痛快!我偏要她去死,也好惩戒那鴉片,看她还羽毛稍稍丰满便啄她娘的眼睛不!”又回头命令太监道:“现在这么吃紧,我没闲功夫跟你们磨牙!你们还不动手!把井盖打开!”

一个小太监见太后盯视着他,只好将堂前石板井盖打开。

在场的人都吓昏了,无人再敢复言。

太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忍心下手,还有的悄悄往别人身后躲。

隆裕皇后环顾一下众太监,说:“怎么,老佛爷的话,你们也不听了?”

崔玉贵慌忙跑到珍妃面前,连拖带抱,硬将珍妃往井下推。珍妃双手死死扒着井台挣扎呼救:“李安达!李安达!”她知道,在场的人除了李莲英再无人能够说动慈禧了。

光绪发疯地上前阻止,可是却被隆裕等人拦住了。

珍妃身单力薄,崔玉贵使尽全

身气力一下将她推入井内。珍妃一边扑腾，一边大呼：“救命啊！救命啊！”声音凄惨，疼人。崔玉贵连忙“哐”地一声，将井盖闭上了。

光绪似要发疯了，他猛地把双手一挥，竟出其不意地摆脱拉住他的人，飞步朝井台奔去。

“快把他抓回来！”慈禧吓呆了，慌忙叫着。

太监们蜂拥而上，抓住了光绪。

“你这样儿还像一个皇帝吗？天下漂亮的女人多着呢，有什么希罕呢！”慈禧半像叱责，半像劝慰地向他说道。

王商等人用尽气力，才把光绪簇拥上车，随太后一起西奔。

光绪的心像整个击碎了，他失去了灵魂。

## 二、凶宅骆驼行

雨丝骤收，道路泥泞不堪，天色越来越黑，幸好有点月色，四野显得朦胧昏暗。路，愈来愈崎岖，过了一片平沙，便是山道，狭窄得只能通过一辆车，行列拉得越来越长，越走越慢，大多数人没有找到食物，饥肠辘辘，饿过了头，只觉头昏眼花。

车缓，马疲，人意，心慌，随扈官员彬彬有礼地忍耐着，只有长吁短叹，护驾兵丁、护卫起初还默默按着性子，入了夜，上了山，山凹里凄凄惨惨，肚子里虚得发慌，又没有什么可抢可劫的，渐渐地歪了起来，嘴里叽哩咕嘟，不三不四的。

一句句不堪入耳的秽语，尽管被别的闲碎语言和叹息声压掉不少，但还是传进慈禧、隆裕、瑾妃等人的耳朵里。慈禧气得脸色都白了，她那两片干燥的口唇，噘了噘，却没有吐出来。

隆裕似乎听惯了这些淫辞秽语，无动于衷，目光忧郁，其实她的心思不在这里，她想的是如果老太后先于光绪帝归天，她的命运如何，她会不会被无情的丈夫抛出宫墙……

瑾妃毕竟纤弱一些，她被这些野话吓昏了头，全身簌簌而抖，以致于本来要小解，不得不强忍着，在这

荒天野地，一群穷凶极恶的“色狼”之中，她哪里敢步行到树丛里解手呢！

“你怎么了？”一直守候在她身边的缪供奉见瑾妃脸色苍白，身子抖得厉害，盯着她的脸问。这时，缪供奉已闻到一股异样的气味。

“你听到了么？”瑾妃用冰冷的手紧紧抓着缪供奉，颤巍巍地呜咽起来。

“瑾儿，你要忍着些儿，他们只是图嘴上痛快，他们不敢！……”慈禧铁青着脸，这话像是从她牙根里迸出来的。

“皇爸爸……”瑾妃听了这话，委屈地哭得更响了。

“哭什么？！”慈禧大声地喝斥道，耸了耸肩膀。

瑾妃止住了哭声。

夜深沉时，这一支逃亡的皇家之旅终于到达了北路入京的腰站贯市。

尹福摸黑走进一个骆驼行，只见一个老头正蹲在那里煮小米稀粥，他一身青土布衣服，被油揩得发亮。他见到尹福，吃了一惊，紫涨着脸，瞪着他。

“你是这骆驼行的人？”尹福问。

老头惶惶地点点头，结结巴巴地说：“人都逃光了，掌柜的带着老婆逃到山里去了，伙计们也散了。”

“你不怕洋人吗？”尹福望着他那酱色的鱼肚脸。

“子弹打在身上，碗大的疤。”老头甩了一下小辫子：“我是看家的。”

“老佛爷和皇上已到了这里，你准备点吃的，今夜就住在你这里……”

“什么，我的妈，真龙天子来了，老佛爷也驾到了，算我这辈子没白活！……”老头一听，露出了一口糟黄牙板，缓缓地站起身子。

不一会儿，人马浩浩荡荡簇拥到这家骆驼行里，慈禧、皇后等人在中间堂屋降了车，慈禧由李莲英搀扶着走进一间糊了顶的房间，屋子四角放了四盏豆油灯。

“这屋子里好臭！”隆裕一走进来，便皱了皱鼻子。

慈禧瞪了她一眼，坐在一个沾满灰尘的凳子上，没想了凳子是三条半腿，慈禧身子一仰，滑了一大跤，两只小脚，一直滑到李莲英怀里。

没有一个人敢笑。

李莲英慌忙扶起慈禧，崔玉贵从别的屋里找来一个凳子，重又扶慈禧坐好。

慈禧若无其事地说：“有吃的没有，饿坏了。”

崔玉贵两只眼睛骨碌碌地四下里张望了一阵，一眼瞥见旁边有个瓦罐子，他走过去掀开罐盖，从里面摸出两块干瘪的咸菜，他把那咸菜上的盐霜刮了些，可是咸菜硬得像石头，根本无法吃。

李莲英从灶间里端来一木盆温水递给慈禧，幸而灯光黯淡，看不出水面上的油污花儿和水里泥土的混浊，慈禧舀着水，胡乱地把嘴脸和两手洗了一洗，然后拉起衣角抹了两把，然后递给隆裕，隆裕摇摇头。慈禧又递给瑾妃，瑾妃接过扔给李莲英说：“公公，请你叫他们再舀点儿水，在路上蹭了这一天，混身上下刺痒痒地都是腻的了……”

一忽儿，崔玉贵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进来，他喜滋滋地说：“骆驼行的老头刚煮了一锅小米稀饭，嘿，喷香！”

慈禧接过那碗小米稀饭，就要往口中送。这时，只听门外有人大喝一声：“老佛爷，不要喝！”

慈禧听了一怔，睁目一瞧，原来是秋太监大步流星般闯了进来。

“您忘了不吃第一口饭的规矩，大驾在外，恐有不测啊！”秋千鹤态度严肃，一丝不苟。

“哟，我是饿糊涂了。”慈禧放下了那只碗。

可是谁来先尝这口小米稀饭呢？春秋时期曾有介子推为晋文公重耳割股啖君的故事，可是如今，大家你看看我，我瞧瞧你，都不言语。

李莲英和崔玉贵悄悄往后退……

隆裕来到外面，找来一个兵士，让他喝这小米稀饭。

那兵士可能饿急了，二话没说，饿虎扑食一样把碗里的小米稀饭喝得精光……

“啪”的一声，碗落于地面，那兵士七窍冒血，栽倒在地上。

“饭内有毒！”李莲英大叫道。

尹福听说小米稀饭内有毒，急忙去寻那煮饭老人，可是老人不知去向。

慈禧可着了慌，她紧咬住牙，硬撑着站起来，对李莲英说：“莲英，我们还是走吧？”

“走？老佛爷——”李莲英沉吟了一下，“这黑灯瞎火的，人马都瘫了，如果深夜里走山路，遇到伏击怎么办？”

“可是这镇子里有歹人，这是个黑镇、凶宅，凶多吉少！”慈禧咆哮道，气得干咳几声。

隆裕问：“我们走了多少里了？”

李莲英回答：“由西直门到贯市整整七十里。”

“什么？我们才走了七十里。洋兵追上来怎么办？难道让那些洋鬼子把我们全杀光、奸死？”慈禧急下满脸热泪。

“我老了，无所谓，可是这些皇亲国戚怎么办？这都是大清的命根子，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大清的列祖列宗，怎么对得起咸丰皇帝？”她说到这里，再也忍不住地痛哭起来。

隆裕像求救似的望着李莲英，她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他能安慰慈禧，只有他才能说服慈禧。

李莲英搔了搔头皮，凑到慈禧面前，扶她坐下，缓缓说道：“现在洋人还不知道咱们已经逃到这里，他们还以为咱们仍旧躲在紫禁城里，我们出城后一直未遇到洋兵，因此洋兵不会撵下来。即使知道，他们人生地不熟，也未必迫得上。要是往前赶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由此地到南口至居庸关，一路上全是荒山野地，又是深更半夜，如果出了意外又怎么办呢？……今夜先在这里凑合着，明日一早再赶路。虽然贼人用了诡计，但他以为诡计得逞，一时得不到真实消息，不会很快又来骚扰

……”

秋太监也凑过来说：“我就守在太后身边，太后尽管放心，万无一失！”

崔玉贵也说：“皇帝有尹教头守着，王爷们有李教头护着，不会有什么闪失，王爷们蹲在过道，宫眷们挤在灶间和屋子里，兵士散在四周，护卫全都上房，太后尽管放心！”

慈禧见众人都不愿走了，只得垂下眼皮，无可奈何地说：“好，听你们的……”

光绪带着隆裕和瑾妃住进右首一间房屋，尹福守在门口。这间屋子里面只有两张破旧的雙人长凳，靠墙角有块一尺来宽满是油腻的案板，中间有一个残缺的栓马石桩。光绪与隆裕背靠背坐在那里，瑾妃倚着墙角似睡非睡。

一忽儿，隆裕发出轻轻的鼾声。

光绪却睡不着，借着月光他见墙壁上满是炭画污渍，有五个字一句的纪游歪诗、乌七八糟的污话、乌龟王八的图案、粗里粗气的春宫画。光绪看了感到无聊，只得抬头望着顶棚。顶棚糊的年代久了，满是窟窿，左一片雨渍，右一片老鼠尿，西北角上根本露了顶，东南上的裱纸垂了下来，千疮百孔，危危欲坠。一忽儿，光绪朦朦胧胧看见珍妃走了进来，“珍儿，珍儿……”光绪扑了上去。珍妃呼的上前拔出龙泉宝剑，朝光绪刺来，大叫：“你这昏君，名为皇帝，实为饭袋，没有骨架，只是衣架！八国联军铁蹄踏入京都，你有几十万八旗兵，却不战而逃；我堂堂中华古国，有多少男子被杀，女子被淫，奇耻大辱，举世奇冤！看我一剑杀了你……”

光绪一听，急得淌下泪来，慌忙叫道：“我……作不了主啊，你是知道我的……怎么连你也怪罪起我来了……”光绪一急，睁眼一看，哪里有什么珍妃的影子，依旧是这座荒凉之屋。

### 三、解忧宫女说官房

北国初秋的气候，瞬息万变，过了十三陵，太阳竟冒了出来。

车里奇热，像蒸笼一般，歪脖太阳几乎把人晒干瘪了，下过雨的地经太阳一晒，热气反扑上来，夹带着牲口身上的腥膻味，薰得人非常恶心，车帷子，褥垫子到处都烫手。这时候，虫子多了起来，可能是骡马身上有汗腥味，它们围着骡马转，一团团，哼哼唧唧，赶也赶不走，就在迎面随着车飞。用手一拍，它们的肚子像烂杏一样，一摊脓水出来，使人起鸡皮疙瘩。

路越来越陡，东西两边的群山挤压过来，活像凶猛的野兽，从两边在追逐着一个猎物，终于头碰头地冲撞在一起了。慈禧如同钻进了葫芦里，闷得像干沟里的鱼向着天，嘴一吸一合地喘着……慈禧生平从来没有穿过布衣服，如今穿起来如同披了一件牛皮，浑身到处刺痒，脖子底下，两腋周围长了小痱子，不搔就奇痒，一搔就痛得钻心。

这时，瑾妃坐立不安起来，身子蠕动着，眼睛淌下泪来。

“怎么回事？”慈禧问。

“我……我要解溲……”瑾妃脸涨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

原来这一路上女人厕所成了一个难题，未进山前还能见到一些人家，可是也不知是什么年代兴的，说女人借厕所用会给本家带来晦气，必须进门喝口凉水，压一压邪气，出门送一个红包，散一散晦气。昨日车马走到温泉时，来到一个大户人家，女人们再也按捺不住了，死说活说，好不容易，户主才答应了，并搬来一缸凉水。瑾妃口干舌燥，多喝了一点凉水，有点闹肚子了。

车马到贯市时，骆驼行后面倒有个茅厕，没法子下脚，蛆全长了尾巴，又肥又白，瑾妃上厕所时苍蝇顺着脸爬，黏黏的，赶都赶不散，落到身上有十几只。瑾妃又急又怕，险些扑倒在地上。

这时，隆裕犯难地说：“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瑾小主怎么办呢？……”

慈禧掀起轿帘，望了望外面，又看了看瑾妃：“你真的坚持不了了？”瑾妃咬着牙，点了点头。

慈禧果断地说：“就在路边，人围起来！”

光绪让车夫停车，瑾妃、太后、隆裕等鱼贯而下，太后的侍女荣子、娟子，还有几位格格也下了车，她们在路边围成一个人墙，瑾妃先钻了进去，一忽儿，太后、皇后、格格们轮流着……

尹福从队伍之尾路过轿车时，正听见蜷伏在料筐箩上慈禧的两个贴身侍女的对话。

荣子小声地叹了口气：“唉，也真难为老佛爷了，用野麻的叶子代替了手纸，在宫里手纸是那样精细……”

“可不是……”娟子细声细气地说：“我就加工过这种手纸。先领了细软的白绵纸，把一大张分开裁好，再轻轻地喷上一点水，喷得比雾还细。我们经常比赛，同时含上一口水，同时喷出，看谁的力气足，喷得时间长，雾星又匀又细。俗话说，拙裁缝，巧熨斗，这也是一种技巧。把纸喷得发潮发蔫以后，再用铜熨斗轻轻走过，随后再裁成长条，垫上湿布，用热熨斗在纸上一来一往就行了。”

“整个宫里都没有厕所，解大溲用便盆盛炭灰，完了用灰盖好，解小溲用便盆，倒在恭桶里，每天由小太监刷洗干净，所以无论春夏秋冬，宫里绝没有臭气味……”

尹福听到这里，恍然大悟。他想，怪不得在宫里寻不到厕所，有一次他教光绪皇帝武术时，忽然要解小溲。转来转去，找不到厕所，最后只得找一个宫墙角解了。

那两个小宫女又说下去：

荣子赞叹着说：“老佛爷用的官房真是一件国宝呢！檀香木刻的，外边刻着一条大壁虎，这条大壁虎真漂亮，四只爪子狠狠抓着地，这就是官房底座的四条腿，身上隐隐的鳞，好像都张起来了；肚子鼓鼓地憋足了气，活像一个扁平的大葫芦，这正好做官房的肚子；尾巴紧紧地卷起来，尾梢折回来和尾柄相交形成一个8字形，成了官房的后把手，壁虎头翘起来，向后微仰着，紧贴在官房

肚子上，下巴颏稍稍凸出，和后边的尾巴正好平行，手的虎口正好可以托住，做为前面的把手，壁虎头往后扭着，两眼向上注视着骑在背上的人，嘴张开一条缝，缝内恰好可以叼着手纸，两只眼睛镶着两块红宝石，闪闪亮亮的。官房的口是椭圆形的，盖的正中卧着一条螭虎，作为提手……”

娟子赞道：“这真是一件宝物了！”

荣子又兴高彩烈地说下去：“小壁虎的肚里是香木的细末，蓬松着，便物下坠后，立即滚入香木末里，被香木末包起来，根本看不见脏东西，当然更不会有臭味了……”

尹福听到这里，才知道所谓官房就是便盆，他想起看侠义小说《儿女英雄传》中有这么一段令人费解的情节：“在一个客棧里，何玉凤救了安公子后，呆头呆脑的安公子，拿起一个盆来就洗手。何玉凤这时就嚷着说：‘唷！你怎么在我的官房里头洗手哇！’”

原来这官房就是便盆！

“……老佛爷在宫里解溲时，由我们把油布铺在地上，有两尺见方，我不知有多少次看着老佛爷骑在上面，用手纸逗着大壁虎玩。”

“真有意思，我是负责太后膳食和洗浴的，还没见过这情景……”

#### 四、光绪轿中出现四格格

天蒙蒙亮，皇家行列就出了岔道城，冷冷落落，没有一点仪仗的排场。崔玉贵找来了几乘轿子，是西北人织的蓝咔啦，做轿面，又硬又厚，一种是大红颜色，一种是藏蓝颜色；一顶轿子由4个人抬，慈禧太后坐了第一顶轿子，依次是光绪皇帝、隆裕、瑾妃等。就这样一溜长龙似的出发了。皇家行列出了车门，沿着城墙走，绕道走上了京绥通路。这时，路上的败兵游勇多起来了，三五成群接连不断，他们碰到皇家行列，也不让路，掺在一起走。护卫们提高了警惕，紧紧地盯住那些败兵。

走了大约有一个时辰，将到怀

来境时，天忽然下起大雨，雷声响亮，惊得骡子的耳朵都立起来。风卷着雨点，揭开了车帘子，简直等于往身上泼水。雨由大变小，天虽然不开晴，雨点总算变成雨丝了，轿车拖泥带水地向前走着。

这时，有个管带模样的人骑马朝光绪的轿车冲去。尹福、李瑞东一见，慌忙举手发镖，那管带将身子一缩，把两腿夹在马肚上，躲过飞镖，冲到第二辆皇家轿车。

“有刺客！”李莲英一声大叫，护卫、兵丁纷纷拢来。

那管带骑的马已到车前，扬手一刀，刺进车内。

“唉哟！”只听声声惨叫，皇家行列已乱成一团。

尹福、李瑞东已策马赶到那管带马前，那管带死死拽着马肚子，用两只脚轮番击打马屁股，奔马飞驰而去。

尹福和李瑞东的坐骑经过连日劳顿，已疲惫不堪，哪里有那匹马快，两人只有眼睁睁望着刺客向西逃去，一忽儿，便隐没山岗之后。

“糟糕，可能是皇上遇刺了！”李瑞东担忧地叫着，随尹福驱马奔向那第二辆轿车。

众人围定的第二辆轿车的轿帘一掀，有个鲜花般的姑娘笑盈盈走了下来。她出奇的漂亮，白晰的鸭蛋脸上镶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上能托着四五根木杆，穿着淡青色的绸子长旗袍，脚下是普通的墨绿色缎鞋。

尹福认得这个女人，她是庆亲王的女儿四格格。

这时，光绪、慈禧、隆裕、瑾妃、缪素筠从第三辆轿车上走了下来。

光绪的眼睛像死羊一样，呆呆的。

慈禧阴险地笑着说：“到底是算不过老娘的手段。”

隆裕献殷勤地说：“还是亲爸爸福大命大造化大。”

尹福明白，原来慈禧使了掉包记，换乘了第三辆轿车。

四格格笑盈盈地从第二辆轿车上拖下一个草人，那草人的穿着与

光绪一样，胸前中了深深的一刀。

慈禧走到四格格的身边，笑着拉着她的手说：“怎么，你没有事吧？”

四格格嫣然一笑：“我会缩骨法呗……”

皇家行列又开始蠕动在通往直隶杯来的路上。天，阴沉着脸，人们气短懒言。

李瑞东忽然问尹福：“尹爷，你说方才的刺客是什么人？”

尹福低头不语。

李瑞东说：“会不会是袁世凯派来的？”

尹福道：“也有可能，袁世凯在关键时刻出卖了皇上和维新党人，他深知皇上对他恨之入骨，一旦太后死在皇上前头，皇上能饶得了袁世凯吗？袁世凯也会派刺客来。”

李瑞东道：“荣禄会不会派刺客来呢？”

尹福道：“荣禄与皇上不共戴天，当然也会派刺客来。荣禄是靠着能言会道，见风使舵爬上来的。他是正白旗人，瓜尔佳氏，他在同治年间花巨款买了个候补道员衔，不久入神机营当翼长，以后当上副都统。光绪四年任工部尚书，后因纳贿被罢官。他依靠恭亲王奕訢和李莲英当上步军统领，会办军务。他把妻子弄到宫中，成为太后的红人，故此对宫中的事了如指掌，不久爬上兵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宝座。他深知太后与光绪的政见不一，便死心塌地站在太后一边，反对维新变法，后又在镇压戊戌变法中立下大功，成为后党中的中坚人物，兵权在握，不可一世。他对皇上当然深恶痛绝，一旦太后驾崩，皇上能给他好果子吃吗？”

李瑞东道：“这么说，那刺客也可能是荣禄派来的了。”

尹福将马的速度放慢了一些，缓缓说道：“目前袁世凯在山东当巡抚，镇压义和拳众，荣禄作为北京与皇家行列通风报信的信使，他奉太后之命，肩负与洋人议和的使命，来来往往，他若派刺客行刺皇上，岂不是更便利吗？”

李瑞东听了，哑巴哑嘴：“这么说，这一路上真是山高水深，林密云叠了，不可轻视。”

皇家行列走出榆林堡才10里，已接二连三地倒毙了十几个饿死的兵丁。只要有一个倒毙的，就有两个，这是心理在起作用。那些倒毙的兵丁面目可怖，马玉昆吩咐轿夫们抓紧赶路，以免那些贵妃、格格们看见害怕。岑春煊从队尾来到队前，指挥几个兵丁迅速清扫着路上见到的尸首、弃骨。

慈禧面色蜡黄，形容枯槁，仰卧在轿中，她感到周围是一片坟场。她绝不是一个仁慈怯懦的妇人，而有的是野兽般的残戾和机警。她非常清楚，自从戊戌变法以来，她和洋人的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也许只有俄国是例外，因为在那次变法运动中，俄国人是支持她的。其它各国，尤其是英国和日本，已成为她又恨又怕的“洋鬼子”。她恨的是，洋人们想利用光绪废掉她这个皇太后。她怕的是，数十年来，大清国与洋人打了许多次仗，就没有一次是占了便宜的。戊戌政变，她以果决的手段，镇压了新党，在朝廷内部换上了自己的心腹，将不听话的光绪关在了瀛台。可是那些支持新党的洋人，仍然虎视眈眈，处处作梗。去年义和拳闹起来后，烧教堂，赶洋人，她想利用义和拳刺一刺洋人的威风，巩固自己垂帘听政的地位。没想到义和拳闹进了京城，惹恼了洋人，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又久攻不下，洋人组成八国联军，大举进攻，落得自己寡母孤儿西逃的败势……

自从戊戌变法以来，她早就想除掉光绪这个可怜的政治对手，只是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和全国臣民反对，又有洋人的压力，溥仪这个大阿哥实在不成才，而又另外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来，她才迟迟始终未敢动手。八国联军入犯京城，如果光绪留在北京，凶多吉少，正应了洋人们的心意，说不定废了她这个皇太后。说不定光绪会与洋人议和，掌握军政大权。但说不定洋人会把他笼络过去当政治傀

儡，随意摆布，大清帝国会土崩瓦解……

慈禧哑巴哑嘴，舌尖还沾有小米粥的残渣，她依稀记起几日前在颐和园传膳的情景：

“传膳——哪——！”只见仪鸾殿门帘高挑，几十名太监排成队列，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食盒，恭恭敬敬走进殿内。殿内，又有十多名套上白领头的太监把食盒接过，摆好膳桌，将一百多样菜肴迅速布好。崭新的银器食具，刻着蟠龙和“万寿无疆”的字样，下面托有盛着热水的保温瓷罐，每个菜碟或菜碗上都挂着一个戒备下毒用的小银牌。七张膳桌被摆得银光交映，夺目生辉。

当慈禧被扶到正座之后，有一名太监喊道：“打碗盖！”马上有四名小太监分别打开菜碗上的银盖，并归拢到一个大银盘内取走。这时，每个菜碗内都升腾出一缕热气，三鲜龙贝、口蘑肥鸡、红烧鱼翅、素扒海参、黄焖鹿尾、清烩猴头、软炸蛎蟥、肉烩菠菜、胡桃腰花、芙蓉肺片、甲鱼塞肉、江瑶蒸蛋、珍珠肉圆、山药樱桃肉、干火牛肉丝、白切羊肉片、凤尾虾、面拖蟹、银鱼蛋、东坡肉、爆两样、宫爆肉丁、滑溜里脊、炸春卷、炖面筋、狗不理包子、羊肉串……数不清的珍馐美肴。慈禧的御膳还有一个火锅，里面除了寸长白肉片外，还填进了熊掌、猴脑、鹿脯、鲍鱼、鲑干、银耳、冬菇等山珍海味……

慈禧想到这里，鼻子一酸，滴下几滴热泪，真是不堪回首啊！政治风云，变化莫测，胜者英雄败者寇啊！……

两宫冒雨前进。细雨霏霏，撩得人凉嗖嗖的，上千人似落汤鸡，两宫乘坐的车顶到处漏水，骑马的人畏缩成一团。谷道崎岖，山岫层深。远去的长队被淡淡的烟雾笼罩了。

……

\*\*\*

以后，皇驾经太原，终于来到西安。历时三个多月的西遁生涯始告结束。

（责任编辑：张向阳）



# 七十春秋 笔墨情

——访八旬著名书法家王锦波

●蔡志翔

我是前年晚秋时得识锦波老人的。

初见这位年高八旬的老人，便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老人已是耄耋遐龄，竟全无一息已届暮景的苍老，其硬朗的身骨，真似松身鹤骨般精爽不衰。人说“书道延年”，这话果然在理。

王老祖籍唐山，上溯五代皆善书法，堪称书法世家。祖父王子敬不仅是清朝三品大吏，且对书法艺术颇有造诣。楷、隶、行、草，一应俱全；父亲王晓峰更是深谙书法神韵，博采众长，自成一派。诞生在如此一个书法世家，自然为他幸运地铺就了一条得天独厚的成才之路。在这异常难得的艺术氛围中，锦波老人从小就开始潜移默化地接受祖国书法艺术的熏陶，吮吸着民族文化国色天香的乳汁与琼浆。5岁时，他已得悟天性而提笔习字，初师祖父、父亲笔法，后又广临王羲之、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名家真帖。

70多年来，王老在书法艺术这方清逸、寂寞，且充满了艰辛、劳瘁的园地里，磨杵成针，锲而不舍地探寻、耕耘着，风风雨雨，寒暑不辍，博采众家之精华，苦苦追求自己艺术独特的升华。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几多追求，几多结果。1982年，王锦波——这位长期幽居偏隅，一生献身书法艺术的老书法家，终于在一次全国书法展览中脱颖而出，其一幅笔法流畅，遒劲严整，挺秀特出的楷书《岳阳楼记》被选入颇有权威的《上海书法》杂志，与郭沫若、冯玉祥、肖

勇的书法作品并排在一起。从此，这位犹如“出土文物”似的书坛新秀才蓦然为书法界知晓，中国书协主席舒同先生也为王老书款悦心称慕，并亲自介绍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大器晚成，惜也，憾也，幸也。

早成者未必有成，晚达者未必不达。或许，作为人生旅程，80高龄的锦波老人已到了“闻庭多落叶，慨然知己秋”的时节。然而，老人的艺术生命，却正是金色的秋天，成熟的秋天，色彩纷呈的季节；老人的艺术价值，正源于几十年孜孜不倦的探求和乐此不疲的追索，以其精湛不磨的功力而声誉鹊起，有口皆碑。

今年初春，恰值桃红似霞，柳绿凝翠之节，笔者在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主办的书画笔会上，曾欣赏到锦波老人挥毫落墨的书法表演。只见老人面对书案上一张四尺宣纸，似乎运了运气，只略一审视，便饱蘸浓墨，随即手腕一抖，纵笔遒毫，须臾间，“松鹤”二字已点墨成金地跃然于纸上。叫人看了真是禁不住击节咏叹，回味无穷。

古人道，“书贵瘦硬方通神”，又云，“凡书画当观韵”，无疑，锦波老人的书法艺术是神韵于其中的佳品，尤其在当今书法界风行行草的氛围中，王老以法先师，贵有古意的楷书，更是为色彩斑斓的书苑增添了一处古朴雅的风光。近几年来，锦波老人的书法作品倍受国内外青睐，不仅广被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处收藏，还不断流入美国、西欧、日本、港澳等



地。另外，其作品与赵朴初、楚图南、启功、舒同等十几位书法家一起，去年被首批入选拟建中的“首都绿色文化艺术公园”刻碑铭记。同时，他还多次向全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宋庆龄儿童基金会“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办公室捐赠作品，并为赈灾义写献书，还将自己的《松鹤》等三幅书法送至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即以每幅8千元被售出，表现了一个老书法家崇高的爱国主义品质。

年逾八旬的锦波老人历来追求着一种纯然的中国气派，其书法风格，亦是固有的传统中蜕变而成的。那么，在当今书法界中不少人力主创新的时候，老人有何感触呢？当笔者谈及于此，王老慨然说道：“当前改革开放之风，为中国书法走向海外创造了条件，时代在变，书法创新自然是必要的，应呈百花齐放之势。但是，眼下有些青年不师法而一味“标新立异”，这会走弯路的。须知书法乃寂寞之道，也是艰苦之道。我今年已82岁了；但还要活到老，学到老，艺无止境。我觉得自己还不老，心如老骥常千里，我还要为中国书法不断走向世界，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呢！”

# 致《炎黄春秋》编者

●温济泽

《炎黄春秋》创刊以来,不断在进步。有些订户过期收不到刊物,常向我催问何日出版,足见读者是爱读的。不久前,我托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一位同志,复印总第4期《王实味冤案》一文,据那位同志说,许多同志看了这本刊物,都很喜欢,认为内容新颖,很吸引人,版式、插图、封面也都很好。同时他们也认为我们宣传得不够,以致他们一直不知道有这个刊物,希望我们今后要加强宣传推广工作。

我对《炎黄春秋》基本上是满意的。明年改为月刊,我也赞成。提几点意见如下。不过,我现在只有一本新收到的总第7期,以前各期不在手边,因此,不能提供更多的具体意见。

(一)《炎黄春秋》的内容,应当贯穿上下五千年,遍及海内外炎黄子孙。对象

应是很广泛的。为逐步做到这一点,从第1期到第7期,不断地有进步。总第7期中《神农氏》、《司马光》、《华人王安》等文都比较好,都是合乎这个要求的。希望今后多开辟这方面的稿源,保持古今中外有一定的比例。辽宁电视台正拟拍海外著名华人传记的电视系列片,如需这方面的文章和材料,我可联系。

(二)回忆“文革”及其他“左”的错误文章,是受读者欢迎的。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讲到主要应防止“左”,“左”是根深蒂固的。我们今后不妨适当多登些挖“左”的根子的文章。但一定要实事求是。过去有个别文章,在写自己的所见所闻之外,加上些主观的推想和臆测,含有水份,这就不大好。总第7期《一个看守员眼中的……》一文写得不错,但写12月底的批斗大会,没有写明是哪一年;从

文章看,林枫好象在批斗后不久就逝世了。我记得似乎没有那么快,这些事都要写清楚才好。

(三)在当前和今后改革开放大潮中,适当登些反映改革开放的文章是必要的。总第7期《一家大饭店》、《赵新先与“999”交响曲》等文都很好。但也一定要注意实事求是。我听说“999”的效果并不如宣传的那么好,未知确否。这类问题也应多加注意。

(四)创刊之始,曾宣布过本刊是在《中华英烈》和《炎黄子孙》两个刊物的基础上创办的。开头有些有关英烈的文章,也曾受读者欢迎,后来越来越少了。改为月刊后,不知能否适当刊登些。有好几个读者向我提出这个意见,我想是可以考虑的。

(五)有些封面标题与正文不一致。如总4期《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一文,封面标题改为《延安谜案:王实味平反》,又如总7期《一家大饭店与四位国家首脑的故事》,封面标题把“国家首脑”改为“国家元首”,这些改动都是不妥的。有些按语也不完全恰当。错字还不少,总7期比较少些。这些都希望注意改进。

## 本刊重要启事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要求,本刊按原报批所定,自1993年1月起由双月刊改为月刊,每月二日出版。

本刊将继续保持其思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并强调其真实性价值和史料价值,以广阔的选题和丰富的史实,以多色多味的栏目和雅俗共赏的文体,展示炎黄文化成果,记颂中华历代英杰,回顾民族发展历程,描绘神州人文风貌,讴歌改革开放大潮,同时将切实改进版面,提高质量,密切与读者、作者的联系,使本刊以崭新面貌成为广大读者更为亲切更可信赖的朋友。

《炎黄春秋》欢迎老读者继续订阅,热切期望有更多的新读者。现将有关1993年度《炎黄春秋》杂志订阅事项公告如下:

订阅处:《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订阅时间:本启事公布后至1992年12月30日。

定价:每册2.98元,全年12期共35.76元,半年6期共17.88元,一季度3期共8.94元。批量包销办法另议,少量临时需要者,收款后即寄刊物,每册另收邮挂费0.30元。

银行汇款户名:《炎黄春秋》杂志社,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地安门分理处,帐号:032-144230-76

邮局汇款: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炎黄春秋》发行部,联系人:张勤,邮政编码:100802 电话:6016633-227 6846929-3243。

汇款时,务请写清订阅人(收书人)的详细通信地址、姓名和邮政编码,字迹切勿潦草!

需要发票者请注明,款到后立即邮寄发票。

欢迎您踊跃订阅《炎黄春秋》,本刊保证及时地把刊物寄给您先睹为快!

《炎黄春秋》杂志社



# 邓颖超 身后事 内情写真

## 发生在中南海的“反革命案”



# “毛泽东” 奇人奇事 奇遇录

